



张体先 著

土尔扈特部落史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土尔扈特部落史

张体先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 · 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尔扈特部落史/张体先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 9

ISBN 7-80092-840-3

I. 土… II. 张… III. 中国-民族历史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3711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地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2.625 印张 6 插页 4 折页 267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4500 册

定价: 32.80 元

前 言

浩·巴岱

张体先先生编写的《土尔扈特部落史》就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对蒙古史研究特别是对民族学研究的一件大事。这是一部史学界的大工程，从而填补了我国部落史上的一个空白点，作者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他艰辛的劳动。它将增进我们了解和认识土尔扈特部落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所作的贡献。

土尔扈特是我国蒙古族一个很古老的部落，是著名的王罕的后裔。王罕作为成吉思汗的长辈，对成吉思汗的兴起和他统一蒙古各部落，在历史上做过贡献，也有过矛盾。历史上土尔扈特迁牧于叶尼塞河上游一带，以后成为准噶尔四卫拉特之一，而准噶尔四卫拉特是蒙古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土尔扈特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光荣一员，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他们在历史上西迁东归的行动，是世界罕见的爱国主义行动。他们回归祖国后，为保卫我国的领土完整，在同沙俄入侵者、阿古柏匪徒的战斗

浩·巴岱同志系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土尔扈特人。中国《江格尔》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文字学会副会长，中国卫拉特学术研究会理事长。（编者记）

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土尔扈特蒙古研究是蒙古史研究的一部分，也是蒙古史研究的热点，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家对此各抒己见，研究之为活跃，成绩斐然。我国史学界特别是在“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之后，迎来了史学研究的春天。我国文学艺术界关注西迁东归这个课题。如武汉市歌舞团以《启明星》为名，把土尔扈特东归的历史搬上了舞台，这个歌剧进京演出轰动了北京观众，引起了文学艺术界的关注。随后内蒙古的艺术团用舞剧的形式将《启明星》又搬上了舞剧舞台，之后齐齐哈尔京剧团用京剧的形式将《启明星》也搬上了京剧舞台。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又以《东归英雄传》将土尔扈特热爱祖国的事实搬上了银幕，为此导演塞夫、麦丽斯夫妇和该电影作曲曹·道尔吉获得了金鸡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辽宁省歌舞团以土尔扈特部落回归故土作为主题，创作的歌舞《苍原》，进京演出，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后，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史学界前后对卫拉特历史和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历史发表了许多论文。马汝珩、马大正等几位历史学家合著的《准噶尔史略》一书中，详尽地论证了土尔扈特部落人民东归故土的爱国主义精神。198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委组织十几位专家学者组成了《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经过七八年的努力，完成了《卫拉特蒙古简史》上、下两册，共65万字，该书已出版发行。新疆师范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将卫拉特蒙古史当作重点课题，专门进行了研究，1986年至1992年召开了三次全国卫拉特学术讨论会，研究成果累累，这些对卫拉特历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现在张体先先生编写的《土尔扈特部落史》从蒙古史的

一个侧面，系统地论述了土尔扈特蒙古的历史，他孜孜不倦的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祝张体先先生在今后的研究中作出更丰硕的成果！

1999 年 2 月 26 日

于乌鲁木齐

序 言

马 大 正

1999年的春节前夕，张体先先生自数千里之外的新疆库尔勒市赶来北京，交给我厚厚一叠书稿，这是凝注他心血的专著——《土尔扈特部落史》，请我作序。这些年我最怕为相识和不相识、熟悉和不熟悉的同行著作作序。一则自知学识浅薄，作序自愧无才；二则面对厚重的书稿，不读一遍何以下笔，仓促成文是对作者的不恭。但面对《土尔扈特部落史》，我却难以推辞。

二十余年前我开始涉足土尔扈特史研究，独著或合著了几本相关著作，承学界同行厚爱，每每谈及此领域研究成果时，对拙著多有提及。我有许多土尔扈特朋友也不时鼓励我，我也自认可以称得上是土尔扈特史研究队伍中一员。因此，为《土尔扈特部落史》写几句自己的读后感，当在情理之中，也是自己的责任。

土尔扈特作为卫拉特蒙古的一个分支，是我国蒙古族的一个部落，是我国境内古老的游牧民族之一。公元7世纪就

马大正先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土尔扈特史研究著名专家。（编者记）

生活在我国北方的额尔古纳河两岸的森林中，以后又游牧于肯特山和杭爱山之间广袤的草原上。公元11世纪迁牧于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后定牧于额尔齐斯河和伊犁河流域。三百余年前，他们为寻求新的生活基地，创榛辟莽，辗转迁徙，迁牧到远离故土的伏尔加河下游，并在那里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汗廷。1个世纪之后的18世纪70年代，他们不堪沙皇俄国的压迫，冲破艰难险阻，经过长途跋涉，重返故土。在此后的二百余年间，土尔扈特人身居新疆，为开发边疆，保卫边疆，前赴后继，艰苦创业。这一切在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上，在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均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土尔扈特人为了追求自由、向往故土、热爱故乡、反对侵略、不惜殉身的英雄行为，今天更是激励人们为创造美好生活而奋进的可贵精神遗产。

70年代以来，土尔扈特史的研究成绩喜人，我国学者的成果为国际同行所推崇和关注，但将一个部落的发展进程作为研究视点，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全方位研究的作品尚属罕见。作者是一位资深的地方志工作者，在参与撰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的学术实践中，将自己的视点落到了土尔扈特部落史的研究中，穷十数年精力，为我们呈献一部数十万字的《土尔扈特部落史》。

《土尔扈特部落史》在学术的建树上两点颇可注意：

以时代为章，以民族发展为纲，以此为基本框架，笔触到土尔扈特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为读者提供了人类社会生活殊趣异俗的视野，忠实于历史真实，具体化再现土尔扈特部落的历史，做到综合与分析并重，挖掘与演绎兼蓄。

作者写作中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所谓继承，即充分吸纳

了土尔扈特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一点在阐述 17—18 世纪土尔扈特史中较为突出；所谓发展，亦即创新，19 至 20 世纪土尔扈特史研究尚不充分，作者充分发挥地方史志工作者独特的优势，将这一段历史做了较系统的补释。

历史的研究应力戒大工业托拉斯化，集体化的写作不是最佳方式，只有个人缜密的思考、深入的研究，才能做到接近于或忠实于历史的真实，立体化再现土尔扈特部落的历史发展轨迹！

我愿重述马汝珩教授与我合著《漂落异域的民族——17 至 18 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一书“献辞”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

“寻求先辈的足迹，谱写光荣的业绩，我们时时感到根植于我们民族之间的一种无形而又十分强大的凝聚力，它是维系祖国统一的强有力的纽带，也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繁荣的巨大力量。通过土尔扈特英雄业绩的回顾，如果能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所阐发，并对今天我国民族团结有所补益的话，我们的心愿足矣。”

我想在这一点上作者的心愿与我们是相通的。

1999 年 2 月 18 日

写于北京自乐斋

目 录

前 言	浩·巴岱
序 言	马大正
第一章 土尔扈特部落的来源	(1)
第一节 名称的由来和涵义	(1)
第二节 土尔扈特部落的印记、口号、系谱	(5)
第三节 土尔扈特部落早期的历史	(14)
第四节 土尔扈特部落早期的居住地	(17)
第五节 土尔扈特部落早期的社会生活	(20)
第六节 土尔扈特部落早期的经济生活	(24)
第二章 元代的土尔扈特部落	(29)
第一节 黄金家族的属民	(29)
第二节 由血缘到地缘	(32)
第三节 经济的勃兴	(35)
第三章 明代的土尔扈特部落	(39)
第一节 由客列亦惕到土尔扈特	(39)
第二节 四卫拉特联盟	(43)
第三节 经济的发展	(47)
第四章 西迁伏尔加	(52)
第一节 西迁的原因	(52)

第二节	汗国的创立	(56)
第三节	建置札尔固	(71)
第四节	同祖国的联系和睦邻的关系	(74)
第五节	敦多克达什的改革	(112)
第六节	经济的兴衰	(117)
第五章	东归祖国	(123)
第一节	隐蔽酝酿, 寻机待发	(123)
第二节	武装起义, 东返故土	(127)
第三节	清政府的接纳方针	(137)
第四节	土尔扈特部落的安居	(143)
第五节	渥巴锡的致盼致祷	(150)
第六节	东归的历史意义	(153)
第六章	清代中晚期的土尔扈特部落	(157)
第一节	设置盟旗	(157)
第二节	卓哩克图汗	(164)
第三节	平定张格尔叛乱, 反对热西丁宗教仇杀, 征剿阿古柏侵略军	(172)
第四节	等级制度的弱化	(177)
第五节	经济的起伏	(182)
第七章	民国时期的土尔扈特部落	(188)
第一节	改土归流	(188)
第二节	砥砺察罕通古	(204)
第三节	生钦五世活佛的改革	(222)
第四节	三区土尔扈特骑兵团和尤勒都斯革命政权 的发展	(229)
第五节	经济的复苏	(242)
第八章	土尔扈特人的分布	(253)
第一节	土尔扈特人在国内的分布	(253)
第二节	移居青海的土尔扈特人	(256)

第三节	安居内蒙古的土尔扈特人	(263)
第四节	土尔扈特人在国外的分布	(267)
第五节	留居俄国的土尔扈特人	(271)
第九章	土尔扈特部落的文化	(279)
第一节	哲学思想	(279)
第二节	宗教信仰	(285)
第三节	语言文字	(292)
第四节	文学艺术	(297)
第五节	天文历法	(306)
第六节	医药卫生	(310)
第十章	土尔扈特部落的风俗	(314)
第一节	衣食住行	(314)
第二节	家庭、婚姻、丧葬	(319)
第三节	节日祭祀	(328)
第四节	娱乐活动	(334)
第五节	风俗习惯	(339)
附 录		(344)
附录一	参考书目	(344)
附录二	土尔扈特部落大事记	(346)
附录三	人名索引	(366)
附录四	土尔扈特部系谱表	
后 记		(387)

第一章 土尔扈特部落的来源

第一节 名称的由来和涵义

土尔扈特部落是蒙古族的一部分，他们自古就生息在我国北部西部的森林和草原，是一个勤劳、勇敢，有着光荣历史的部落。

每一个民族都由部落形成，每一个部落都有他的名称和涵义，弄清他的名称和涵义的由来，有利于阐述部落的起源、形成和早期的历史。

早在唐朝时期我国的史籍上就有漠西蒙古族的记载，元朝又有了“西蒙古的记载，史称斡亦剌惕”、“外剌”、“外剌歹”，明朝又称“瓦剌”，清朝称“厄鲁特”、“额鲁特”、“卫拉特”，外文书籍又称为“卡尔梅克”、“克尔梅克”、“哥尔梅克”。

“斡亦剌惕”（Oyira 或 oirai）是蒙古语，它最早的含义比较普遍的解释有两种：一种含有蒙古语“卫拉”（Oyir-a）即“近亲”“邻亲”的意思，有“近亲者”、“邻近者”、“同盟者”的含义（《元朝秘史》卷十）；一种含有“林中百姓”

“林中人”“林中民”之意（《亚细亚历史字典》卷二）。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这不仅从语义上来解释，语源“oi”作“森林”解释。Arad作“民”解释，合成语为“林中百姓”“林中人”“林中民”。更主要的是根据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类型来称谓的。他们曾经过着林中采集渔猎的生活，草原上的牧民称他们为“槐园亦儿坚”（《元末译文证补》四）。也就是林中百姓的意思。随着历史的变迁，明代西蒙古出现了“大小四卫拉特联盟”，卫拉特一词更具有“亲近者”“同盟者”“联盟者”的实际意义和词源意义，尤其是18、19世纪帕拉斯、施密特等外国史学家认为“联盟说”更合理。从四卫拉特联盟角度分析，前一种说法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俄国的布里亚特蒙古学者多尔济班扎罗夫则认为卫拉特是由“卫”（Oyi）——“林木森林”——加“阿拉特”（arad）——“百姓”组成的，即“林中百姓”。人们普遍认为，多尔济班扎罗夫的解释更接近事实，理由较充分，颇具权威性。

土尔扈特部落是我国卫拉特蒙古中其中的一个部落。

历史的记载中，土尔扈特部落的先祖是王罕，亦称翁罕。据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史集》记载，王罕所率领的是克列特部^①。“克列特”一词，蒙古语古老的形式是Kerlyed（客列亦惕）现在发音为Kered。土尔扈特一词与克列特有着密切的联系，“克列特”有“包围”、“警卫”的意思，因为王罕家族中的克列特人确曾充任过成吉思汗的护卫。而土尔扈特方言中“护卫军”亦称土尔扈特（tougud），因此，克列特便称为土尔扈特。从古老的族源学考证，“克列特”原是土尔扈特部落的一个姓氏，王罕的姓就为“克列特”，以后发展成为一个

① 《史集》第297页。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氏族。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政府设立的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其中最大的一个旗就是“克列特”旗，也就是汗旗，各代汗王均属此旗。其分布地域最广，人数最多，文化素质最高，权力最大，历史最悠久。在西蒙古专门使用的一种蒙古文字托忒文中，“土尔扈特”一词的词根中还有“强大、强盛”的意思，在蒙古族普遍使用的胡都木文中，客列亦惕一词的词根中也有“强大”、“强盛”之意。土尔扈特一词从客列亦惕一词演变而来，土尔扈特无论从哪一种蒙古文字中，都能找到“强大”、“强盛”之意的词根。还有的史学家认为，土尔扈特人善于骑马作战，缴获俘虏较多，并融合于自己的部落，逐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部落实属强大，因而有了“强大、强盛”的名称^①。汉文原来翻译“土尔扈特”一词还有“剩人”、“余人”或“剩下的部落”、“余下的部落”的意思，意为剩余在俄国的最后一批人、一个部落。对“土尔扈特”一词还有一些其他的解释，但第一种说法学术界认为，有一定的理由，更接近事实。

外文书籍中称“土尔扈特部落”或总称1628年西迁至俄国土尔扈特部落为首的卫拉特各部为“卡尔梅克”、“克尔梅克”、“哥尔梅克”、“禹尔梅克”，这些都是汉语的音译。“卡尔梅克”这一名称，是巴什基尔人看到伏尔加河沿岸来了一群游牧民，惊呼为卡尔梅克，按巴什基尔语（Kalmyk. Kalmnk），其意为“迁移者”、“迁涉者”、“流浪者”、“西迁者”。这一词意，均被汉、俄、蒙文史学者直译。据帕拉斯的说法，是“留下”“留下来的人”之意，是根据民族词源学

^① 巴德利著《俄国、蒙古、中国》上卷，第一册，第9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动词)卡尔马克(Kdkmak)即留下之意,它似乎表示那些留下的信仰佛教的土尔扈特人,以区别于那些皈依东正教的土尔扈特人^①。还有一层意思是:1628年后和鄂尔勒克领导土尔扈特部落西迁至伏尔加河沿岸定居,一些人思乡心重,暂时回了准噶尔盆地。“留下”、“留下的人”就是指当时定居的土尔扈特部落,而没有回准噶尔的部落人。据伯希和《卡尔梅克历史评注》第一节《给卡尔梅克人起的各种名称》一文中费舍尔的看法,卡尔梅克是“高帽子”的意思;文森认为,之所以如此称呼卡尔梅克人,是因为他的头上的帽子高高隆起,有高帽子的意思。

对于“卡尔梅克”一词的使用范围,科特维奇在他写的《有关17—18世纪对土尔扈特人关系的俄国档案资料》中提出:在俄国和外国的档案材料中,常使用三个术语来表示俄国的卫拉特人:“土尔扈特”出自蒙文史料;“卡尔梅克”出自俄文史料;“客列亦惕卫拉特”出自中国汉文史料。据布莱特耐德尔的说法:“卡尔梅克”一词,在1398年已为人知晓,“留下”、“留下的人”的词意,似乎是表示那些异教徒卫拉特人,以区别于皈依伊斯兰教的东干人。而“卡尔梅克”这个词以后表示那批住在伏尔加河、顿河、乌拉尔河一带的卫拉特人,已习惯于“卡尔梅克”这个名称,而遗忘了古名——卫拉特、客列亦惕、土尔扈特^②。

土尔扈特一词的语源、含义,蒙古史的学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都在努力发掘充足的历史涵义和语言依据,因此,“土尔扈特”一词的确切含义有待于深入研究。

① 东方文献编辑部主编《巴托尔德文集》第五卷,第538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年版。

② 伊·亚·兹特拉金著《准噶尔汗国史》第5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第二节 土尔扈特部落的印记、 口号、系谱

印记、口号、系谱是游牧民族在生产劳动中创造的一种文化。

印记：土尔扈特人以游牧为主，牲畜是牧民赖以生存的基础。牲畜互相混杂，到处流动，难以识别，往往和邻近的部落、氏族、宗族互相混杂，而产生纠纷。“为了分辨自己宗族、氏族、部落，以至个人家庭的牲畜，减少矛盾和纠纷，他们在牛、马、驼、骡、驴、鹿大牲畜身上打上印记^①。”

印记还是奴隶主管理奴隶的一种残酷方法。古代奴隶主为了防止奴隶逃亡，往往在奴隶的脸上和身上打上印记，以区别于奴隶主、自由民和属民的标志，最早的纹身始于印记。由于给奴隶打印记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奴隶印记由脸上转到打手上，以后转到打在身上。随着部落进入封建社会，在各部族人民的反对下，各级封建主彻底取消了给人身上打印记的做法。纹身作为印记的继承文化，在土尔扈特部落中保留了下来，不少优秀的骑手、猎手、射手、摔跤手，在自己身上刺有鹰、虎、龙、凤等美丽的纹身图案，表示他们勇敢智慧而又光荣的历史。因这种方式易损伤皮肤，纹身之法现已渐渐失传。古代土尔扈特人在部落的旗帜上也印有自己的印记。在劳动中，在战斗中，因土尔扈特人骑马较快，易散难收，一旦看到自己部落的旗帜，就立即向自己氏族集中，

^① 周鸣崎、李人风主编《中国各民族年节祭会大事典》第34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很容易找到自己的队伍。印记在战争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土尔扈特部落牧地广阔，部落要定期会盟祭祀举行游乐活动，他们往往选择一个固定的地点，在山岩上刻上印记作为牧民会盟的标志。“在和静县巩乃斯阿尔先沟有石刻印记一处，在和静县尤勒都斯草原嘎哈提沟山岩上有石刻印记一处，在和静县乌布鲁克村乌兰达坂上也有石刻印记一处^①。”据考证这些石刻印记均刻于清代中期，这些地方都是清代土尔扈特部落会盟祭祀之处，而且石刻前面草地平坦广阔，环境幽雅，非常适合牧民在会盟后举行游乐活动。这些石刻印记正是土尔扈特部落会盟的标志。印记还是各部落互相结盟，缔结条约，签订合同时作为诚信誓言的标志。印记还有古代首领玉玺大印、关防印章的作用，部落的首领以此发布文书命令，执行法律条文，宣布安民告示。

印记在古代土尔扈特部落广泛地使用。《唐会要》卷二十七《诸蕃马印》中记录了不少游牧民族使用印记之事。《北史·高车传》在记述古代人的印记时称：“其富产自有认识，鱼纵在野，终无安取。”这就是说各个部落的牲畜都有各自的标记，有了这种印记，不会混杂难分。

土尔扈特人至今还保留着给马、牛、驼、驴打印记的习俗。届时，人们赶着成群的牲畜，到固定的牧场集中，各个家庭和生产组织，根据自己要求的印记符号，请一位经验丰富的打印师给牲畜打印记。在给牲畜打印记时，要给打印师敬献哈达，唱祝福歌，有不少小伙子还要进行骑马、套马、摔跤、射箭比赛，用他们的强悍英勇获得姑娘们青睐。打马印

^① 金向宏主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第1091—109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的日子往往成了集生产活动和娱乐活动为一体的日子。

土尔扈特部落古代的印记符号有：

称克列特部时，十 × 止 止 米 半 木

称客列亦惕部时，I II III III T 上 T 止

称土尔扈特部时，L J F T E J F T E J

称卡尔梅克部时。止 止 止 F 平 击 0- 0

现在草原牲畜印记，S O 8 9 6 7 8 9

除了以上较为流行的而外，有的还用古代的印记，有的用阿拉伯数字做印记，有的用汉文数码小写或藏文字母做印记，还有的以拼音字母做印记，但打马印师都能根据他们的要求打出各种马印。

口号：古代土尔扈特人就有自己部落的口号，至今仍在土尔扈特人中流传，无论历史上的口号，还是现在土尔扈特人的口号都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影响和无法替代的作用。

口号用于克服困难中，遇到风雪转场等各种灾害时，通过呼喊口号，来回忆部落光荣的历史和战胜困难不屈不挠的精神，成为激励人民顽强拼搏夺取胜利的信心和勇气。

口号用于竞赛的娱乐活动中，当骑手、摔跤手、射手等进行比赛时，成百上千的啦啦队呼唤着自己氏族的口号，激励参赛者取得佳绩。

口号还用发生战争时，在勇士冲锋陷阵时呼喊口号，一是不易掉队，二是激励勇士们的士气。

口号主要用于生产劳动中，人们在集体套马打马印时，在围猎活动中呼喊口号，迫使动物惊慌失措将其捕获，口号使人们激发劳动热情，提高劳动效率。

口号还用于会盟、祭祀、婚丧等生产和生活中，它是土尔扈特人民互助团结、奋发向上和光荣的历史相联系的纽带。

土尔扈特部落的口号，一是来源于祖宗或某个传说中英雄的名字和现实中的英雄，如江格尔（勇士）、洪古尔（能人）、巴特尔（英雄）、伯东尔（好汉），这是用神话史诗传说中的英雄作口号。王罕、阿木胡兰、贤义王太平、和鄂尔勒克、敦多克达什、渥巴锡、阿玉奇、多布栋（生钦五世活佛），这是用部落祖先的首领的名字作口号。“刚格尔（焉耆马第三代良种培育人）、舍盖（三区革命英雄）、旦孜（著名蒙古族医生）、浩·巴岱（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这是用部落现实的生产英雄、战斗英雄和名人作口号。

土尔扈特部落的口号，二是来源于部落的名称，或者各个氏族的名称，以及所在地名称，如克烈、客列亦惕、土尔扈特、卡尔梅克、卫拉特，这是用部落名称做口号。“伊克、木胡尔、吉尔格楞、巴音其汗、德楞^①，”这是以氏族名称作口号。巴音郭楞、哈拉莫敦、尤勒都斯、开泽，这是用地名作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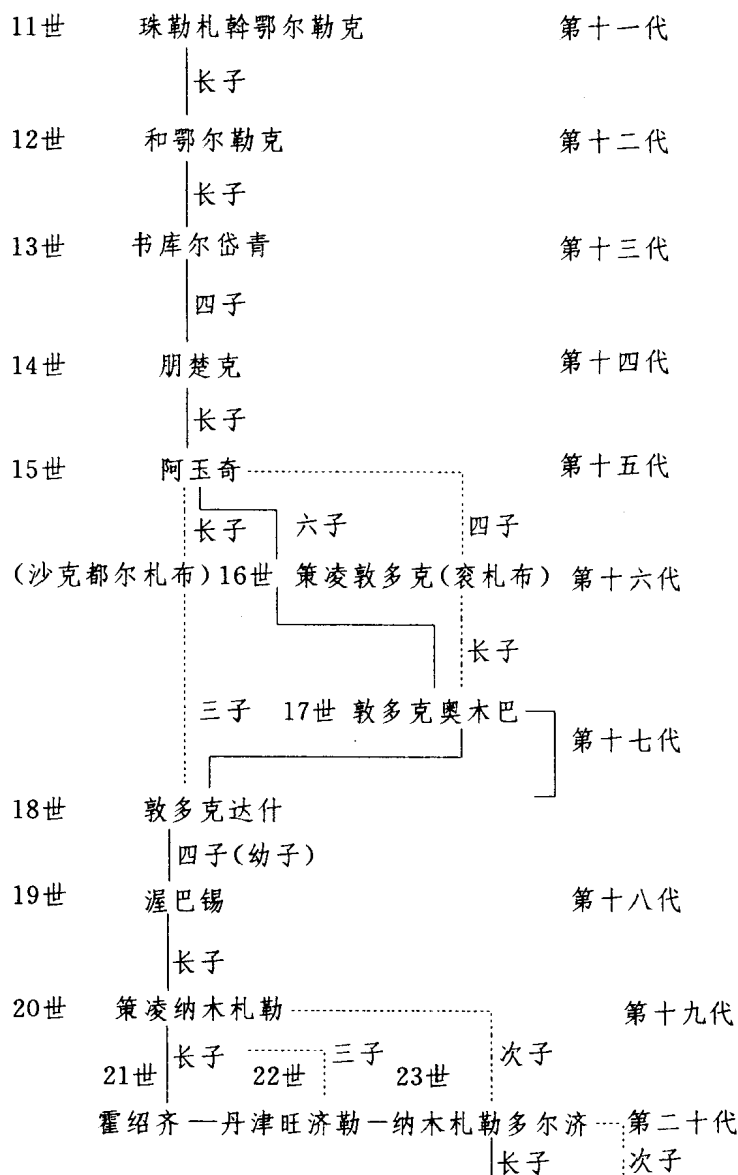
口号不仅用以激励人民的士气，鼓舞部落的民族精神，还是用以了解土尔扈特部落的历史，探讨和研究土尔扈特部落古代文化特征的钥匙。

系谱：土尔扈特人记事起就要学会背诵祖先的系谱，最少要学会背诵七代，有的人会背诵几十代祖先的名字，这样的人将被认为是能人或智者，他们将受到部落人民的尊重，如土尔扈特部落最后一个汗王恭本德吉特（满光强），他将土尔扈特部落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历代汗王首领的系谱，全能十分准确地予以背诵。这个系谱的传承关系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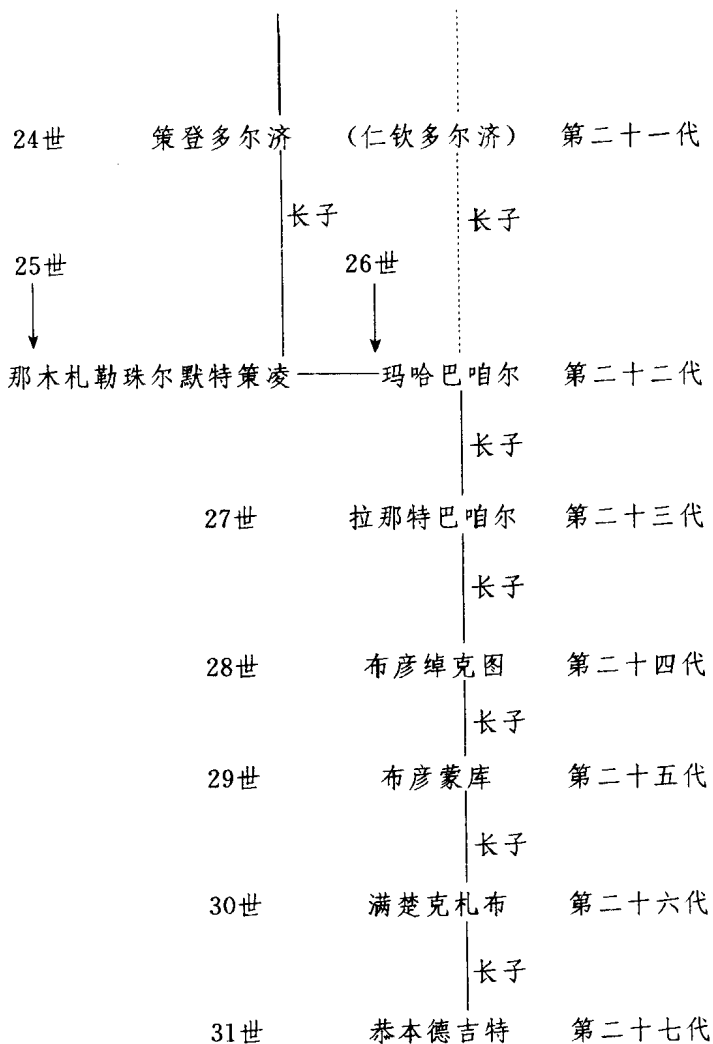
土尔扈特部落传承关系表

① 以上均为旧土尔扈特部落南路盟一些氏族的名称。





注:实线表示承袭汗王爵位,虚线表示非承袭汗王爵位的宗亲关系



牢记祖先的名字，是每个土尔扈特人的责任，只有脑子不够用的人，或是父母早逝的孤儿才不知祖先的名字，土尔扈特人把不能背诵 7 代祖先名字的人称为孤儿或傻子（部落人只有同情之意，没有蔑视之念）。各个氏族都有记录系谱的人，系谱保留在汗王和贵族手中。土尔扈特人背诵系谱一是给父母子女背，二是给同氏族的背诵，用以纠错，三是给史学工作者背诵。一般不会给其他人背诵。背诵系谱时特别虔诚，点上佛灯，口念真经，跪着背诵（恭本德吉特（满光强）《土尔扈特系谱记》，1990.12.18）。由于不少的系谱是口头流传，有的含混不清，有的带有神话色彩，有的掺杂人为观念，应该深刻地真实地加以研究，并以历代史籍和汗王及贵族遗老的文字史料相互印证，才能得出科学的结果。土尔扈特人民的系谱为研究土尔扈特部落的起源以及部落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土尔扈特部落的系谱经过数百年的变迁，支系繁多，谱记纷杂。但从土尔扈特部落历史活动的纵横观其系谱，尚可清理出土尔扈特部落系谱的大致线索。

根据土尔扈特部落历史发展的轮廓，构成了土尔扈特部落系谱的纵断面，可分为 3 个时期：

早期，马儿忽思——珠勒札斡鄂尔勒克；

中期，和鄂尔勒克——渥巴锡；

晚期，策凌纳木札勒——恭本德吉特（满光强）。

早期也可称为迁牧八河时期，中期也可称为西迁伏尔加时期，晚期也可称为东归祖国时期。

土尔扈特部落从进入奴隶社会、封建领主制社会以来，汗王系谱共计 27 代，31 世。

早期从马儿忽思到珠勒札斡鄂尔勒克共计 11 代；中期从

和鄂尔勒克到渥巴锡共计 7 代 8 世，其中敦多克奥木巴和敦多克达什，两人是叔伯兄弟为 1 代 2 世；晚期从策凌纳木札勒到恭本德吉特共计 9 代 12 世，其中霍绍齐、丹津旺济勒、纳木札勒多尔济 3 人是亲兄弟，为 1 代 3 世；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和玛哈巴咱尔，两人是族兄弟，为 1 代 2 世。

根据土尔扈特部落的分布变迁的线索，构成了土尔扈特部落系谱的横断面，可分为 5 大谱系：

1. 旧土尔扈特谱系；
2. 新土尔扈特谱系；
3. 额济纳土尔扈特谱系；
4. 青海土尔扈特谱系；
5. 伏尔加土尔扈特谱系^①。

在这 5 大谱系中，从马儿忽思到和鄂尔勒克，为主线索谱系，随着历史的变迁，发展为土尔扈特 5 大谱系。

一、旧土尔扈特谱系：1628 年和鄂尔勒克西迁伏尔加河流域，经过 7 代人艰苦卓绝的斗争，1771 年在渥巴锡的率领下回归祖国，清政府乾隆封渥巴锡所领亲族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从渥巴锡到恭本德吉特为汗王谱系，为长系，主系，发展成为旧土尔扈特谱系。

二、新土尔扈特谱系：1628 年，和鄂尔勒克二叔父卫衮察布察齐，没有随和鄂尔勒克西迁伏尔加流域，而是仍然附牧于伊犁境。1757 年卫衮察布察齐 6 世孙舍楞赴土尔扈特汗国，1771 年随渥巴锡东归祖国。因舍楞赴伏尔加河流域晚于和鄂尔勒克一百多年，清政府乾隆故封舍楞所领亲族为乌纳

^① 马汝珩、马大正著《厄鲁特蒙古史论文集》第 138 页，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恩素珠克图新土尔扈特，后发展为新土尔扈特谱系。

三、额济纳土尔扈特谱系：1698年阿拉布珠尔，携众从伏尔加流域归国礼佛，来时被准噶尔部绑架，归路又被阻截，后求清政府赐牧地于党河、色尔腾流域，1731年安居于额济纳草原，后发展为额济纳土尔扈特谱系。

四、青海土尔扈特谱系：1628年和鄂尔勒克的三叔父保兰阿噶勒琥和五叔父莽海，没有随和鄂尔勒克西迁伏尔加流域，而是附牧于中国的科布多境和乌里雅苏台境，1636年移牧于青海高原，后发展为青海土尔扈特谱系。

五、伏尔加土尔扈特谱系：1771年1月16日，土尔扈特部落在渥巴锡的率领下回归祖国，由于伏尔加河一直未封冻，无法通知西岸的土尔扈特人一起东归祖国。西岸的土尔扈特人留居伏尔加流域，后发展为伏尔加土尔扈特谱系。

第三节 土尔扈特部落早期的历史

大约在公元7世纪，祖国北方的森林中，克列特部的祖先，就有生产和生活的踪迹。她的人种、语言、民族和哲学文化都属东胡和蒙古系统，与我国许多古老的民族鲜卑、契丹相近。

公元9至10世纪，克列特部生活和生产活动详尽的记载，保留在《蒙古秘史》中。当克列特部走出森林，和蒙兀室韦部——蒙古部落一起进入了水草丰盛的克鲁连、土拉、斡难河流域。

克列特部有一个传说。克列特部有一个君主，他有7个儿子，肤色全部是黑红的，因此他们被称为克列特部，后来这7个儿子的后代逐渐获得了专门的名号，最后克列特部就用来称呼

其中的一个君主的那个部落，其余的兄弟都做了那个兄弟的仆从，他们都不是君主。这个传说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由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的一般历史轨迹。

克列特部逐渐成为肯特山和杭爱山中间的草原上一个人数众多、畜群成片的畜牧部落^①，《史集》列举了克列特部属下的只尔斤、董合亦惕、撒合亦惕、土别亦惕、阿勒巴惕等6个部落。

1092年克列特部首领马儿忽思（王罕的祖父）反抗辽朝对部落的压迫，击杀了辽朝的西北路招讨使耶律达卜也于镇州之地。1110年马儿忽思的起义被辽朝契丹人所镇压，马儿忽思被塔塔尔首领纳兀儿一不亦鲁黑汗所俘虏，送到契丹首领处，契丹首领将马儿忽思钉在木驴上杀害了。

克列特部和草原上其它部落一样，都被辽朝统治，辽王朝是一个以契丹族为主，联合一部分汉族地主和其它各族上层分子组成的政权，在草原畜牧部落中曾经设政权机构进行管理，并且派遣官吏对部落人民进行统领。但遭到了草原部落人民的反抗，到1115年，辽王朝就灭亡了。

马儿忽思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忽儿札忽思—不亦鲁黑（王罕的父亲），一个叫古儿汗。忽儿札忽思—不亦鲁黑有6个儿子：

脱斡邻勒，就是王罕

额儿客—合剌

台—贴木儿太师

木花—贴木儿

^① 内蒙蒙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亦勒合一桑昆

客列亦台

忽儿札忽思一不亦鲁黑死后，古儿汗与王罕之间，王罕兄弟之间为争夺克列特部的统治权发生了内讧和战争。王罕作为长子，按氏族社会秩序应有当然的继承权。而且王罕7岁时被米儿乞人捉去舂米，13岁又被塔塔儿人抓去放牧骆驼（《元朝秘史》卷二、卷七），几经辗转，靠机智和勇敢才回到部落。他因为受过生活的磨难，对部落的下层人民艰难的生活比较同情，并且经常接近和了解下层人民，深受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还得到了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改巴阿秃儿的帮助。王罕从而战胜了他的叔叔和弟弟，取得了克列特部的统治权，因而他和成吉思汗的父亲结义为兄弟。以后成吉思汗的妻子被三姓蔑儿乞奴隶主抢去，成吉思汗联合王罕和札答兰部落的首领札木合薛禅消灭了三姓蔑儿乞奴隶主。口口声声称王罕为罕父，建立异常亲密的安答父子关系，并且将三姓蔑儿乞部众掠夺为奴隶送给王罕。

乃蛮部不亦鲁黑汗派军队洗劫了王罕部和他弟弟亦勒合一桑昆部，王罕向成吉思汗求援，成吉思汗派孛斡儿诺颜、才华丽国王和赤老罕巴阿秃儿，援助王罕和王罕两个弟弟，并取得了胜利。

1201年奴隶主们看出了成吉思汗野心勃勃，推举札木合（古儿汗）为天下之主，联合合答斤部、撒勒只兀部、豁罗刺恩部、朵儿边、塔塔儿部、翁吉刺部、蔑儿乞部、斡亦刺惕部、泰赤乌部，在阿勒灰地方聚会，组织征伐成吉思汗及王罕（《蒙古秘史》141—144节）。成吉思汗和王罕联合迎战于阔于田的地方，蒙兀室韦部和克列特部两个部落紧密配合，奋勇反击，打败了奴隶主们的联合进攻。王罕沿额尔古纳河追

赶札木合等，成吉思汗沿着斡难河追赶泰赤乌部。把有的奴隶主部落给击溃了，有的给杀掉了，并俘虏这些部落的属民充实自己的部落，两个部落更加强大起来。

1203年，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兀室韦部落日益强大，寻求借口消灭克列特部落。一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向王罕的女儿求婚，王罕未准，王罕的孙子向成吉思汗的女儿求婚，王罕没答应。二是札木合听说成吉思汗当了蒙古部的首领，就组织兵力3万攻打成吉思汗，王罕没有及时出兵援助成吉思汗。三是成吉思汗听到两个奴隶巴歹和乞失黑的告密，说王罕准备联合札木合、阿勒坦汗、忽豁儿赤汗部要进攻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乘机去进攻王罕，经过两次激战，打败了王罕，将克列特部的一些部众向西派遣给了自己的属下。另一些部众做了成吉思汗的护卫军。

蒙兀室韦原来也是草原上的一个部落，以后又叫蒙古部落，其统一草原后，蒙古这一名称就成为草原各部落的通称^①。克列特部被蒙兀室韦部战败后，成了蒙兀室韦的一部分。

第四节 土尔扈特部落早期的居住地

大约在公元7世纪，在唐朝望建河的地方，即现今我国版图内的额尔古纳河南岸的森林中，土尔扈特蒙古的先民，便留下了活动的踪迹。他们当时和《旧唐书》称之为“蒙兀室韦”蒙古族部落，过着相同或相似的生活。

大漠南北广阔的草原，一些游牧部落民族的统治者，为

^①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第91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了拓展领土，发展畜牧业，他们征伐森林部落。而森林中的民族部落，他们也不断和草原畜牧部落交易，并认识到畜牧业较他们先进的生产力。他们开始向草原部落拓展，森林民族走向了草原。

根据《蒙古秘史》记载，公元7世纪，蒙古族的先祖带领各部落离开额尔古纳河向西迁移，渡腾汲思海^①，到了鄂嫩河上游的不儿罕山（大肯特山）驻牧。

这个大漠南北草原的历史舞台上，远在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生存。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统一了草原，第一次把这块牧地上不同种族，不同部落，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的发展水平的各部，置于一个奴隶制政权之下，成为统一的匈奴族。公元1世纪末，匈奴分裂，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入塞，鲜卑贵族入主草原，柔然族又兴起主政。公元6世纪，突厥奴隶主又控制大漠南北。主要的统治者先后更迭不已，原来的统治者领着一些臣民先走了，相当一部分臣民留在故地接受新来的奴隶主统治。在这块草地上，匈奴、柔然、鲜卑、突厥、蒙古在不断地接近、交往、融合。

唐王朝统一全中国以后，北方各少数民族部落，受唐中央政权管辖。唐朝在今北京市的蒙古各部落中设燕然都护府、瀚海都护府。在辽代，即公元10世纪，土尔扈特部落最早的史称“克列特部落”出现于文献记载中。据《蒙古秘史》载：“克列特部的居住地在杭爱山和肯特山之间，是人口众多的部落^②”。辽王朝曾在克列特部设置官吏统治部落，蒙古族其它部落也都在史籍中有所记载，她们和土尔扈特部落一起，在

① 即呼伦湖。腾汲思，蒙古语，湖泊的通称。

② 内蒙古蒙古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上游广阔的草原上驻牧。在土尔扈特部西边靠近阿尔泰山的地方，是文化较为发达的乃蛮部，往西北的在叶尼塞河下游的是斡亦剌惕部。

12 世纪，女真贵族取代了契丹贵族对克列特、蒙兀室韦等部落的统治，建金朝，克列特部属东北招讨使管辖，还在部落设立猛安谋克制统治部落。这时蒙古各部落进入克鲁连、土拉、斡难河流域之后，畜牧业迅速获得发展。据《史集》载：当时蒙古各部马匹牲畜不计其数，每当这些牲畜站立起来的时候，从山脚大河边到山顶，大片的草地全被蹄蹄覆盖。经济的发展，使蒙兀室韦、克列特等部落强大起来，有了和金朝女真奴隶主抗衡的能力。12 世纪初，金朝 8 万女真攻蒙古，历尽 8 年不能取胜，只好纳贡求和。

封建社会由奴隶社会转换的历史中，往往容不下两个强大势力并存的局面。1203 年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兀室韦部落打败了王罕领导的克列特部落，王罕被杀，其部向西迁移到离乃蛮部和斡亦剌惕部不远的察乞儿马兀惕的地方。

1204 年克列特部的一个那颜，联合乃蛮部的塔阳汗、斡亦剌惕部的忽都合别乞等十多个部落，准备联合进攻成吉思汗部。被成吉思汗知道消息，由 1204 年 4 月 16 日用主动出兵、远道迂回突然袭击、先发制人的战略战术，“打败了诸部进攻，使诸部投降了成吉思汗^①，”克列特部又向西迁至失黑失惕的地方。

1207 年成吉思汗派长子术赤率领右翼军，由投降了成吉思汗的忽都合别乞带路，向斡亦剌惕余部前进，到达失黑失

① 内蒙古蒙古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 17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惕的地方，忽都合别乞又重新招降了斡亦剌惕部等十余个部落。以后，斡亦剌惕又向西北迁移，这些是原斡亦剌惕部的禹儿惕部的驻地——八河之地，原斡亦剌惕部余部、克列特部余部也来到了这里。在古代，秃马惕部就住在这儿，八河从这个地方流出，汇成一条叫谦河的河。

克列特余部和斡亦剌惕余部为什么要向西迁移到这个地方呢？原因是成吉思汗部与秃马惕部的一次战争。成吉思汗曾允许巴阿邻的豁儿赤那颜娶 30 个妻子，巴阿邻的豁儿赤那颜听说秃马惕部落的女子长得美，便去秃马惕部挑选美女，激起了秃马惕人民的反抗，被秃马惕人抓住。成吉思汗知道后，因忽都合别乞熟悉林中情况，便派他去镇压，忽都合别乞也被抓住。1217 年成吉思汗派四杰之一的右翼第二千户孛罗忽勒去征讨，这时秃马惕部的首领歹都秃勒已死，其妻孛脱浑塔儿浑领导部众进行反抗，杀了孛罗忽勒。成吉思汗大怒，准备亲征，被人劝阻，命令朵儿伯朵黑申再去征讨，其采取抄小径放大批军队，而正面放小股部队迷惑秃马惕部的战略战术，等正面秃马惕部大部队一出去迎击正面部队。小路的朵儿伯朵黑申在后边突然袭击占领了部落，秃马惕部猝不及防，朵儿伯朵黑申出奇制胜。秃马惕大败。成吉思汗将孛脱浑塔儿浑赏赐给了忽都合别乞做妻子。忽都合别乞率其招降的十余部就移驻到秃马惕部原驻地——八河流域（《蒙古秘史》240、241 节；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 128—129 页）。

第五节 土尔扈特部落早期的社会生活

土尔扈特部落的先民生活在我国额尔古纳河南岸的森林中的时候，森林、草原、高山和河岸栖息着众多的野兽猛兽，

其中有虎、狼、豹、野猪、隼、鹰、鹞等。野兽虽然是“林中人”获取食物的一种重要来源；但森林部落的人民随时都会受到这些野兽猛兽的侵袭和骚扰，甚至被当作食物吞噬。所以部落的人们必须结合成群，否则就无法生活，这种自动结合的原始群落，是部落最早的社会结构组织。

公元7世纪，蒙兀室韦和土尔扈特部落的祖先领着部落的人们来到草原后，因各部落战乱较多，他们随时都可能被其它的部落打垮而被奴役，去做奴隶。为了保护部落不受侵害，部落人推选酋长，一是作为军事统帅，二是担任主祭（祭天地两种），三是定期召开部落小酋长的会议，或不定期召开紧急会议，四是由此选出部落的总的酋长。一切都听命于部落酋长会议。这就是氏族部落军事民主主义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

公元10世纪，史书对部落酋长世袭制度，“在克列特部有了较详尽的记载”。

马儿忽思（王罕的祖父）传位给忽儿札忽思—不亦鲁黑^①（王罕父亲），之后又传位给脱斡邻勒（王罕）。酋长之位原来传给贤才改为传给子孙，古老的民族部落制度被奴隶制所取代。酋长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它是家庭、私有制、阶级和阶级剥削已经存在的标志，从此以天下为公的原始社会走向天下为家的阶级社会。

王罕即位酋长时，正是辽王朝统治土尔扈特部落时期。辽朝在部落内设州、县，置卫、司政权管理机构，并且派遣刺史、县令、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对部落人民进行统治。

^①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14—21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3 世纪初，女真贵族取代契丹，建立了金王朝，土尔扈特部落属东北招讨使统辖，一些部落的贵族在部落内担任详稳、令稳之类的官职，并在部落内推行统治基层牧民组织猛安谋克制“即一百户或三百户组成一个谋克，设百夫长一人，每十个谋克组成一个猛安，设千夫长一人。猛安谋克都是部落的壮丁，平时从事放牧，战时应征作战。这个基层组织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基层政权的编制^①。”这是所有朝代在部落中设立的最早的基层政权组织，1234 年金朝灭亡后，这种制度在很长时期内还在部落中实行。

由于游牧部落畜牧业经济分散性和脆弱性的特点，以及历史形成的特殊环境，土尔扈特部落形成的部落奴隶制中的奴隶，其来源有 4 个方面：1. 战俘奴隶，即战争胜利后获得的奴隶；2. 买卖奴隶，即奴隶主在市场或在其它奴隶主手中买来的奴隶；3. 赠赐奴隶，即奴隶主为了友谊和利益互相赠送的奴隶；4. 世袭奴隶，奴隶未获自由前，其子女继续为奴，这是奴隶代代不息的来源。

土尔扈特部落的奴隶制，是由下述奴隶主和奴隶以及自由民的阶级关系构成的。

奴隶主分为 4 种：

- ① “汗”（王），② “额毡”（主人），③ “那颜”（官吏），④ “别乞”（长老亲王）。

自由民分为 3 种：

- ① “薛禅”（贤者、谋士、知识分子），② “巴特尔”（勇士），③ “都里因古温”（平民）。平时独立生产为己，战时骑马御敌为部落。

^①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第 71 页，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奴隶分为4种：

①“合兰”（室内奴隶，即奴婢），②“札刺兀”（世袭奴隶，做长年工役），③“引者”（陪嫁奴隶，即赠赐奴隶），④“兀贴古字斡勒”（战时俘虏为奴，这种奴隶处于社会最低层，往往平时给主人放牧，战时为部落作战^①）。

在牧业经济的条件下，奴隶主不可能将大批奴隶集中起来管理，只能是让奴隶一家一户跟着畜群走。在这种情况下，氏族的血缘关系对奴隶主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氏族的血缘纽带在土尔扈特部落中保留了很长时间，而且极其牢固，不论是奴隶主、自由民、奴隶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出身的家庭，每个人从记事起，要向祖父遗留的小刀磕头，吻小刀的刀背，舔小刀的刀刃并向小刀宣誓：牢记先祖的业绩，背诵氏族的系谱，弄通亲族之间的血缘关系。氏族中的长支受人尊敬，老人也受到尊重，同部落的人有互相援助的义务。这些掩盖着奴隶主统治的实质，维护着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有力地起着把奴隶束缚在奴隶主统治下的作用。奴隶主把自由民做为本部落的人来统领。有了氏族组织，奴隶主还可以把被打败的氏族部落的头目当做奴隶主的代理人来使用。像土尔扈特部落和斡亦剌惕部落被成吉思汗打败了，部落的牧民都成了成吉思汗的奴隶，但部落奴隶主忽都合别乞、王罕的子孙，仍然承袭部落，替成吉思汗管理奴隶，并使土尔扈特部落承袭制度绵延不息。因奴隶主们竭力要保持这种世袭制，如一位部落的奴隶主被擒后，给成吉思汗带口信：“乌鸦擒鸭子，奴隶擒主子，我们可汗安答（大王父亲）请不要这样做；小鸟

① 内蒙古蒙古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6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抓野鸭，奴隶害主子，我们可汗安答请不要这样做^①。”在奴隶主看来，奴隶主神圣的世袭制是不可侵犯的，奴隶主只能世代世袭，仿佛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天条。

部落奴隶主凭借自己手中无上的权力，对外掠夺，对内镇压，如果奴隶敢于反抗奴隶主，就把他们的“脚筋挑了，心肝割了，性命断了”。

但是，广大的奴隶和自由民，强烈反对奴隶主的压迫和奴役，反抗对内镇压，对外掠夺的政策。奴隶们大批逃亡，或杀死奴隶主，自由民冲破氏族血缘纽带离开同族奴隶主。

一些有新思想的奴隶主主张用新的方式来统治部落，他们往往是以保护奴隶和自由民的形象出现，收留保护这些逃亡和反抗的奴隶，这部分人和部落首领间的关系就成了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关系。部落的首领得到了属民，扩大了部落，而被保护者，也不再是奴隶，而是部落中的“合刺除”（属民），室内奴隶也成了那可（伴当、朋友）。部落奴隶主统治分崩离析，由此，部落为走向封建社会准备了条件。

第六节 土尔扈特部落早期的经济生活

关于土尔扈特部落早期的物质生活，历史文献中没有什么直接的记载，只能通过史诗、传说、神话，间接地了解土尔扈特部落人早期经济生活的情况。人们从流行于我国西北边疆土尔扈特部落民族史诗《江格尔》中，可以看到土尔扈特部落“林中百姓”的早期生活和部落人为了生存，勤劳勇

^① 内蒙古蒙古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1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敢地搜集食物的情形。

“江格尔吃了一片树叶，
站起来奔跑。……
江格尔跑到树旁，
没找到树叶。
江格尔只得往上爬，
爬到一棵树杈上。
从这支树杈上爬到另一支树杈上，
江格尔从这些树杈上，
找到二十片树叶，
江格尔心中无限欢喜，
把一片树叶放到嘴里。①”

这则史诗说明，早期的林中人采集和狩猎时，经常食物严重短缺，生活极其艰难。

从其它蒙古族部落林中生活的传说中，也可以看到部落早期林中生活的情形。一个猎人在森林中狩猎时，发现了一个婴儿躺在树下，那棵树的形状像一个弓形的管子，从中流出树汁哺养婴儿，旁边有鸮守护，于是传说弓形树就是婴儿的母亲，鸮就是他的父亲，他们认为这孩子是天的外甥。喝树汁，树为母，鸮为父，这则传说可以看出林中人从母系社

① 色·道尔吉译《江格尔》第九章《西拉·胡鲁库败北记》第282—2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会走向父系氏族社会的生活踪迹。

《蒙古秘史》中说：“林中百姓的狩猎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符拉基米尔佐夫说：“森林居民主要从事狩猎，但也没有放弃渔捞，他们住在用桦树皮和其它木料搭成的简便棚子里……‘森林居民’驯养野生动物，特别是西伯利亚鹿和小鹿，吃他们的肉和乳，虽然他们在森林游动时用西伯利亚的鹿来驮载日用器具，但他们也知道使用马，马似乎曾被森林居民用于狩猎，而酋长、富裕者和贵族更可能是使用马的……森林的蒙古族部落缝兽皮做衣服，使用滑雪板，喝树汁^①。”这位史学家描述的林中人，他们已经学会了驯养动物，使用马匹，搭建棚屋。已经在和林外民族的接触中，逐渐地踏上了历史文明的脚步。但也看到了他们生活物资极其匮乏，穿兽皮衣服，喝树汁。

一些原始部族的文明进步的历史，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向前发展，他们永远不会在原地踏步。土尔扈特部落史前的原始祖先，随着和其它民族的交往、贸易、融合、碰撞中，已经有了工具、武器、服装、建筑、畜牧、语言、符号、艺术、原始的宗教和森林的文化。土尔扈特部落有着不应小看的历史文明和社会进步。

由于草原人经济发展，畜群增多，而劳动力严重不足，不得不向森林民族掠夺生产力。随着草原人不断进攻林中人，一部分林中人做了俘虏，不得不随着走向了草原。另一部分森林居民，通过对外界的接触、交往中，得到了林外生活的文明和进步，再也不愿意过着那种食不果腹、猎不充饥的生活，

^① 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俊译《蒙古社会制度史》第54—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也走向草原。当然大部分林中人不愿放弃原来的森林生活，父母亲往往对不听话的女儿说，你如果不听话，就把你嫁给那些放牧牛羊的草原人。姑娘们听说要离开定居的小木棚，要丢弃取之不尽的木柴森林，要孤零零地一家人到遥远的草原上放牧，要捡拾动物的粪便来取暖做饭，要住永不固定的蒙古包。听后一想就大哭起来。整个部落经过极其复杂的思想斗争的历程才走向了草原。

进入了草原，土尔扈特人由采集渔猎生活改变为草原的畜牧生活，是土尔扈特部落的一大进步，从此整个部落由氏族社会走向了奴隶制社会，卷入了草原上阶级历史的大漩涡。

10 世纪的历史文献中，土尔扈特人祖先的畜牧经济发展迅速，拥有的马匹和牲畜不计其数（中华书局标点本《新唐书》217 卷，下册，6140 页），他们已经学会了选育牲畜的良种，来促进生产的进步。他们的食物主要以牛、羊肉为主，喝的是牛、羊、马乳汁，住的是三角形状毡做的、以木杆为支架，以毡毡围起的大约十多平方米左右古蒙古包。已经有了制造皮革、毡毯、弓弦、箭簇之类手工业的基础，又出现了锻冶业和木作业，专业的手工匠已从牧民中分工出来，担任制造幌车、帐幕、家俱、枪矛、刀剑和胄甲等器具。家庭手工业也出现了分工，男人们则以制造鬃绳、马鞍、挽具、弓箭、帐幕、木器、马车为主，妇女们则以擀毡、揉皮、缝衣、制鞋为主。“冶铁术已经有了历史，部落有着杰出的铁匠、木匠和皮匠^①。”

已有文献记载和内地商人进行互市贸易的情形。草原牧

^① 内蒙古蒙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 3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人用毛皮、牲畜换取平原内地商人的锦帛、铁器和面粉。后来还和祖国西北地区的畏兀儿族（今新疆维吾尔族）、西夏党项族（藏族的一支）贸易往来，用畜产品换取维吾尔、党项族商人的干果、金属品和粮食。由于经济的发展，土尔扈特部落发展成为蒙古草原上一个强大的部落。

生产力大大提高，各部落经济的发展，生活的互相渗透甚至融合，而旧有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变成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桎梏，腐朽的奴隶主阶级更加反动，他们互相攻击，杀伐不止，使草原陷入了天下大乱、互相攻劫、民不聊生的状态，这给社会的经济生产和部落人民的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第二章 元代的土尔扈特部落

第一节 黄金家族的属民

蒙太祖二年(1207年),成吉思汗派长子术赤征服了林中百姓后,土尔扈特部落的贵族们以此为荣,因为他们作为被奴役部落的管理者为蒙古汗国立了一次战功,他们的地位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因此也成了林中百姓的协同征服者,并受到了许多嘉奖和赏赐,人民生活也相应发生变化。历史上仍然称客列亦惕部。

蒙太祖十二年(1217年),成吉思汗再次派术赤镇压了秃马惕部叛乱后,土尔扈特部落的牧区扩展到秃马惕故地^①。随着成吉思汗的西征,并收复新疆,作为黄金家族属民的土尔扈特部落,开始扩散到天山南北和中亚各地参加征战。

蒙太祖十三年(1218年),土尔扈特部落被蒙古大汗将军哲别所召,参加征讨屈出律军队的战斗,大败屈出律军队于

^①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62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塔里木盆地南部巴达哈桑山中，天山南麓喀什噶尔、鸭儿看、和田诸城依次而下。迄此天山南北各地皆归蒙古汗，新疆割据纷争的局面才宣告结束，也为元、明两代成吉思汗的后代统治天山南北各地打下了基础。

蒙世祖元年(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借助内地汉族地主的势力，在开平夺取了蒙古汗国的大汗位，引起出身于黄金家族^①而又是卫拉特部落的脱勒劣赤女婿阿里不哥的不满。“在土尔扈特部落和其它卫拉特部落的支持下^②，”阿里不哥在合剌合林也被拥立为大汗。经过4年的战争，阿里不哥遭到了惨败，撤退到伊犁河流域。随之支持阿里不哥的土尔扈特部落和其它卫拉特部落，又一次离开八河流域迁徙到察合台汗国境内。

蒙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阿里不哥和支持他的土尔扈特和其它卫拉特各部走投无路，向忽必烈投降。当时的土尔扈特部落和其它卫拉特部落虽然已经强大起来，但是受到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没有去争夺蒙古大汗的汗位。在东蒙古的黄金家族的封建主们纷纷去争夺蒙古大汗位时，土尔扈特部落和其它卫拉特部落支持出身黄金家族的阿里不哥去争夺大汗汗位。因为不管西蒙古封建主军事势力强大到何种程度，除了黄金家族大元后裔之外，均不可能自己成为东蒙古本土的汗。尽管阿里不哥酗酒无度，指挥无方，刚愎自用，屡战屡败，也只得支持这位和卫拉特各部有亲缘关系的大元后裔，甚至导致卫拉特各部大撤退和向忽必烈投降也在所不惜。

蒙古汗国又一次统一了土尔扈特等部落及卫拉特各部落

① 黄金家族——以蒙古大汗为首，包括王储、后妃、公主、驸马、勋爵、贵族等贵族。现今驻于内蒙古草原的喀拉沁部落。

② 屠寄著《蒙兀儿史记》卷七十四，第492页，北京中国书店出版1984年版。

之后，让卫拉特斡亦剌惕的首领做被奴役部落的管理者，管辖属地的部众及领地外，还在谦河一带设置万户府，由黄金家族的子孙担任万户长。蒙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得悉土尔扈特部落及卫拉特各部管理秩序较为混乱，万户府花天酒地，酗酒无度，斡亦剌惕部管理者敷衍了事，不负责任，造成尾大不掉之势。忽必烈果断派保定府汉人刘好礼，“为叶尼塞河上游吉里吉思五部断事官，管理卫拉特各部^①。”刘好礼团结土尔扈特部落和其它卫拉特部落的头领，大胆革除各类弊政，认真审查了多年余积的各种民事刑事案件，并任用土尔扈特部落的王罕之孙阿木胡兰作为助手，协调各部落因为争夺牧地而造成的矛盾，一时八河流域秩序井然。

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窝阔台汗的孙子海都利用阿里不哥的残余势力，占领察合台汗国的七河流域，并联合察合台汗曾孙八剌，继续同元朝斗争。海都死后，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海都长子察伯尔回到原窝阔台继位，汗帐设在叶木尔河，和元朝展开了一系列的拉锯战。土尔扈特部落和卫拉特部分部落愤然退出了察伯尔同元朝毫无意义的内讧。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察伯尔正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同元朝作战的时候，背后遭到了土尔扈特部落和一些卫拉特部落以及察合台汗国其它世系皇子们的袭击而失败。在阿里不哥残余势力和海都长子的反元斗争过程中，土尔扈特部落的人民逐渐觉醒，脱离了阿里不哥、海都子孙的分裂势力，加入了忽必烈的统一事业。

14世纪中叶，土尔扈特部落参加了统一察合台汗国的战

^① 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第29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斗。随着海都的失败，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而西察合台汗国逐渐穆斯林化。为了区别已经穆斯林化的西察合台汗国，这就迫使蒙古王公必须拥戴一个有权威的汗。当时在察合台蒙古系列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是朵豁剌惕部的播鲁只，他的属地正在西察合台汗国的中间，包括库车、阿克苏等七河流域的一部分。

元惠宗至正八年（1348年），播鲁只从伊犁河流域图尔扎的地方，迎接察合台汗笃哇的孙子秃黑鲁克贴木儿，到阿克苏继汗位。元惠宗至正二十年（1360年），秃黑鲁克贴木儿统一东西察合台，土尔扈特部落参加了一系列战斗，为维护统一做出了贡献。

随着元朝的灭亡，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起义军首领牛倌朱元璋建立明朝，新疆的农牧民起义风起云涌，他们推翻了察合台汗，秃黑鲁克贴木儿也率领部落逃回了东蒙古草原，土尔扈特部落的人民没有走，他们也一同参加了这次反抗元朝的农牧民大起义。

第二节 由血缘到地缘

公元1206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它和土尔扈特部落发生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土尔扈特部落依据行政系统和社会关系实行了领户分封制，而受封者即是元朝黄金家族的大小领主。土尔扈特部落因王罕被成吉思汗所败，全部落受到奴役，而原部落的首领王罕的子孙只是土尔扈特部落的管理者。

领户分封制是把各部的牧户编为十户、百户、千户和万

户，并设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和万户长^①。土尔扈特部落领主有一块很大的封地，封地内有成百上千的牧民为封户，大小首领成为各级封建领主。土尔扈特的牧民在规定的封区内放牧，平时从事畜牧业生产，战时则跃马弯弓，投入战斗，他们既是生产的牧民，又是战斗的骑兵。据《元史》载：“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金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领户分封制是一种生产组织与军事、行政组织相结合的制度，是一种具有草原特点的封建制度。

在土尔扈特部落推行的部落议事会制度。部落议事会主要讨论三件大事，一是军事征伐，二是放牧围猎，三是祭祀庆典。参加议事会的领主，按其身份的高低贵贱，依次分正坐、傍坐、下坐。就连分配食肉都有等级之别，上坐者食牲畜的脯肉，傍坐者食牲畜的腿肉，下坐者食牲畜的脊肉。服装、佩饰、饮酒、击乐也依据身份的不同而分级别。但开会时可互相评论，谁说得对，首领听谁的，决定权在首领，一经决定，必须执行，不可反对。

这些繁琐的封建礼仪制度，不仅在部落议事会中实行，在围猎中，在庆典中，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表现得等级森严。“原来土尔扈特部落的人民，从事狩猎、游牧没有多少礼仪^②，”由于元朝大力提倡，土尔扈特部落各级领主的极力推行，封建制度便形成了。封建制度破坏了原来的奴隶制。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和人们社会地位的转变，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却又成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奴隶成为封建制

① 内蒙古蒙古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1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 巴托尔德《中亚简史》中译本，第5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度下的个体牧民，牧民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他们只有少量的财产，牲畜和帐具，要为封建主提供各种劳役，如放牧、制毡、剪毛等，还要缴纳赋税。在部落内还有一些战争的俘虏，他们沦为新的奴隶，在经济上，他们一无所有，还要在主人家里从事各种各样繁重的劳动。如果领主征伐得胜后奴隶过多，他们仍然可以被买卖。在当时奴隶过剩时，一万个奴隶都不值一匹马的价钱。奴隶们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有的买来的奴隶，世代为奴，不拿钱赎身，不会改为民籍。而部落的封建领主，他们占有肥沃的牧场和大量的属民和奴隶，每年元政府还给他们成千或者成万两赏银和俸禄。他们过着花天酒地、争相比阔的生活。封建领主的贪暴，连年风雪旱涝灾害，东西蒙古首领的内讧和战争，使人民纷纷要求打乱封建秩序。

土尔扈特部落所在的八河流域，是大领主拖累的领地，分属于大小领主所辖。他们常在东蒙古的合刺合林集会。而原部落的首领王罕的子孙成了部落实际管理者，由此土尔扈特部落封建秩序较为松散，其它部落的人民纷纷愿意归附土尔扈特部落。加之许多不同的祖先和氏族逐渐生活在土尔扈特部落所在的八河流域，他们都在八河之地猎牧，这是由其它氏族分离出来成为新氏族，因为战争和内讧的影响也流落到八河之地，并愿意受土尔扈特管理者的支配，成为土尔扈特部的属民。“在部落内部，由于贫富的变化，有的失去了牲畜和财产，沦为属民和奴仆。阶级和地缘的关系代替了纯粹的血缘关系，氏族组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土尔扈特部落逐步演变成了一个较大的兀鲁思^①。”

^① 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编《准噶尔史论文集》第3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蒙古汗国初期，土尔扈特部落及卫拉特各部的狩猎区所在的秃马惕故地，即叶尼塞河上游的阔阔沐涟河、温沐涟河、哈刺兀孙河、散必敦河、兀黑里沐涟河、阿合儿沐涟河、主儿扯沐涟河、察罕沐涟河的八河流域。成吉思汗将卫拉特各部领地，作为征服者术赤等各大小领主的封地，将土尔扈特部落和其它卫拉特部分为4个千户。这是卫拉特名称最早的起源，也是卫拉特联盟最早的雏形。后经过160多年的黄金家族争夺，成吉思汗幼子拖累及子孙打败了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及其子孙，八河流域逐渐成为拖累及其子孙的领地。经过半个世纪磨练的土尔扈特部落在成吉思汗子孙内訌中强大起来，到元末，成了东西蒙古争夺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第三节 经济的勃兴

迁入八河流域初期，土尔扈特人民仍然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随着牧地的固定，他们开始在固定的草场区域放牧，以春夏秋冬四季转场的方式定牧（张德辉《塞北纪行》（藩属舆地丛书本））。由游牧转变为定牧是土尔扈特人民畜牧业经济生产的一大进步，使畜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有计划地使用草场，使草场得到恢复，固定草场放牧使牧民不致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使牧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畜群由于四季牧草充足，减少了疫病和疲累，得到提纯复壮。

土尔扈特人到八河流域定牧之后，主要放牧的畜群有牛、马、羊、驼、驴、鹿等六畜。驴和鹿是他们迁入八河流域后，狩猎活捉驯养的野驴和马鹿。六畜以羊数量为最多，较多是马，牛、驼、驴为第三位，鹿最少。羊是专供食用，其皮制革，其毛擀毡用。马是供乘骑的交通工具，其乳为饮用之佳

品，牛为拉挽车，食肉挤奶之用。驼主要供转场时妇女、老人、小孩乘骑之用。驴主要由新疆小野毛驴驯服而成的，虽个小但力大，能驮耐耕亦粗饲，很受当地维吾尔农民欢迎，大多卖给新疆和内地的商人。鹿是作为食物结构调剂的佳肴。

元朝政府对畜牧业采取了扶植政策，因此牧场的质量不断提高，季节牧场增多。土尔扈特的牧民们已在八河流域打井引渠，筑圈搭棚来保护牲畜。由于和维吾尔、东干、乌兹别克人、俄罗斯人地处较近，出现了农牧结合，便利了牧民用畜产品换取农副产品、手工业品和生活日常用品，从而刺激了牧业的勃兴。由于畜牧技术的改进，生产关系的变更，畜群增加，牧民生活大为改善，牧场出现专门从事放牧的牧工、牛倌、马倌、羊倌。他们为主人放牧，年底得到一定羊只的收入，以后逐渐变为有牲畜的牧民。元朝曾在八河流域设官马道、皮子局、鞍子局、毛子局，八河流域的草原走上畜牧业良性发展的道路。

土尔扈特人这时已经向维吾尔人民学会了用红卤沙揉皮，揉出的皮革既柔软又美观，无论手感和观感都极精致。土尔扈特自创了一种用玉米面、麸皮、米糠揉皮的方法，揉出的皮子无味无臭，剩余的揉料（玉米面、麦麸、米糠等）又是喂马的上等饲料。此项技术逐步流行于其它民族，土尔扈特人至今还用此法揉皮做酒囊。在部落同时兴起了家庭手工业，如剪毛、制毡、畜产品加工、日常生活用品加工、简单牧业生产工具的制造，这对土尔扈特畜牧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驿站在八河流域普遍的建立，为土尔扈特人民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方便，同时促进商人来八河流域进行商业贸易。中国内地和外国的商人带了丝绸、瓷器、编织品和金属用具，广

大牧民可以用自己畜产品换取生活商品。随着商品交换的开展,商业集市的固定刺激了市镇的必然出现,“这时在土尔扈特居住地周围出现了镇州、防州等重要市镇^①。”市镇的出现是各族人民劳动的结果,对于繁荣土尔扈特部落的文化、吸收各兄弟民族的文化起了促进作用,成为各族人民相互联系的纽带。

狩猎业、捕鱼业、森林采集业是土尔扈特人重要的生产副业,不仅是调剂生活的手段,而且还是开展军事演习,辅助救灾的一项民间娱乐活动。猎获物大都为虎、狼、豹、貂、鹿、野驴、狐狸、黄羊、狍獐、熊、松鼠、旱獭等。打猎工具主要是火銃、石槌、弓箭、兽夹等,采取挖陷井、置围网、犬捕鹰获等方式进行。土尔扈特猎鹿方法是趁母鹿生下小鹿几十分钟内迅速飞上前去,拾取小鹿加以驯养(因小鹿生下一小时后,再去捡拾,小鹿飞奔而去,马难追上),拾幼鹿驯养既保护鹿的发展(使之不易被其它动物捕食),又是牧民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由于鹿茸的珍贵,拾鹿驯养的收入占土尔扈特牧民狩猎收入的大半。土尔扈特人狩猎一般分个人狩猎和合伙狩猎。个人狩猎一般采取挖陷井、拾小鹿的方式;“合伙狩猎以合围、网捕的方式,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不等^②。”一般猎人傍晚集合,将猎物集中,也就是比赛谁的猎技高,获取的猎物多,取得猎物由总指挥给大家平分后(无论有无猎物人人有份),然后回蒙古包给亲人们品尝。捕鱼也是土尔扈特人一项集生产与娱乐为一体的活动,春夏进行几

① 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第1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 薛宗正等主编《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第42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个人拉大网网捕，网捕时往往在鱼群易逃散的地方呐喊或敲击乐器，使鱼群入网。冬季往往采取凿冰捕鱼，举起松子火把，鱼看见火光，全部来到冰洞口，或用罩捕，或用叉扎，捕鱼数量极为可观。因八河流域鱼多类杂，使土尔扈特人捕鱼业在元代极为兴旺。

森林采集业是土尔扈特妇女和少年在元代特别喜爱的一项活动。每当秋末，子实果香之时，土尔扈特妇女和少年骑着马驼，成群结队向原始森林奔去，她们在森林里拾榛子，采野果，每每都满载而归，不少野果晒成干果，以备春冬改善生活和救灾之用。

在元朝统一的局面下，土尔扈特部落随着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进程，使其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

第三章 明代的土尔扈特部落

第一节 由客列亦惕到土尔扈特

1368年，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原农民起义军领袖放牛娃朱元璋建立了明朝。由于明朝政府实行封建闭关锁国政策，中央政府对故元势力及土尔扈特部落政治控制削弱了，土尔扈特部落贵族获得了更大的政治独立性，军事实力也增强了，一个强有力的元朝的瓦解，使东西蒙古各部都想争夺蒙古的汗位和掌握蒙古的实权。土尔扈特的首领们也自称为太师，而蒙古只存在着一个汗位。明代，无论西蒙古任何一个部落强大到何种程度，都无法实际控制东蒙古的各部落，因为他们缺少“黄金家族”的显赫的出身，支持者及其势力大为减弱。15世纪是蒙古进入封建正统时代，土尔扈特部落尽管在卫拉特各部中是较为强大的一个部落，同样也无法夺取全蒙古的汗位。

明建文二年（1400年），东贴木儿汗继承全蒙古的汗位之后，其子坤贴木儿继承汗位。阿鲁台任知院，以后又任太师。明永乐三年（1405年），蒙古各部在阿鲁台的率领下出兵攻打

明朝。明朝为了挑拨土尔扈特部落（阿木古朗凯王）和阿鲁台太师之间的关系，以达到远交近攻、分而治之的目的。多次派使臣和阿木古朗凯王联系安定边疆之事，土尔扈特部落积极予以协助，使明朝很快打败了阿鲁台的势力。

元朝灭亡之后，土尔扈特部落一直是东西蒙古中一支强大的势力，辉特部的秃孛罗称蒙古汗 10 年，同土尔扈特部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明朝和东西蒙古，谁没有土尔扈特部落做支持，谁就无法统治全蒙古。明朝和土尔扈特部落共商安定众蒙古之计，封太平为贤义王^①，就等于安定了整个蒙古族区域。

明朝利用土尔扈特部落稳定了东西蒙古之后，明永乐七年（1409 年）随即在蒙古族聚居区授官设治，在各地设卫所，在各部落中设都督、指挥、千户长、百户长和镇抚等官制，其均由各部落中的大小封建主充任。土尔扈特部落与明朝建立了正式臣属关系，明朝政府就从此开始统治全蒙古人民和土尔扈特人民。

阿鲁台太师为了夺取故元的汗位，推举绰罗斯部脱欢为代理人，明朝政府为了西部蒙古的更加稳定，于永乐十六年（1418 年）同意脱欢承袭其父马哈木的爵位，封为顺宁王。脱欢表面上表示忠顺明朝。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初，顺宁王马哈木第一次同贤义王太平、安乐王秃孛罗等人一起向明朝政府称臣和选派使者驻扎大都城。但脱欢等人怕贤义王太平和土尔扈特部落对明朝政府真正的忠顺，在永乐二十二年七月，贤义王太平

^① 1409 年明政府封辉特部秃孛罗为安乐王，封绰罗斯部马哈木为顺宁王，封客列亦惕部太平为贤义王。见《明太宗实录》卷六十，永乐七年（1409 年）五月乙未。

被顺宁王脱欢杀害。土尔扈特部落随即人马溃散。^①安乐王秃孛罗失去控制全蒙古的靠山，也在同年底被脱欢杀害。明宣德元年（1426年），明朝政府为了用土尔扈特部落钳制脱欢，又袭爵太平之子乃剌忽为贤义王。为此脱欢大为不满，随即派兵征服了土尔扈特部落，并让土尔扈特部落作为他的附属部落，随绰罗斯部落东征西杀。明政府国力虚弱，无力西顾，只好听之任之。明宣德九年（1434年），脱欢利用土尔扈特部落的军队袭杀了妄图恢复故元势力的阿鲁台太师。

明正统二年（1437年），绰罗斯部落的脱欢太师将客列亦惕部落正式更名为土尔扈特部落，意思是护卫军部落或常备军部落，语意即最强大的部落，因当时脱欢利用土尔扈特部落打败故元的大汗阿岱汗后，又接二连三地征服卫拉特的众多部落。脱欢之意把卫拉特蒙古组成一个整体，成立了大四卫拉特联盟，这时他特别需要土尔扈特真诚的支持，他曾说：

离开窝巢的鸟儿，像美丽的孔雀一样典雅俊俏；

离开森林的马鹿，像奔腾的大海一样渊博浩渺；

离开故乡那颜，像伟岸的大山一样忠诚崇高。

因此命名为强大的土尔扈特。

此时，这位绰罗斯部落的脱欢太师既有土尔扈特部落作为统治的支柱，又有大四卫拉特联盟尊其为太师，可谓权倾一时，在蒙古诸部落中被誉为：

以苍劲的雄鹰为翅膀

驾乘着战车旋转在战场

箭法神奇，胆略过人

生来勇猛的君王

^① 《明太宗实录》卷一二八，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辛亥。

居住着大山一样的帐房

因他不是大元后裔，在死守封建正统的 15 世纪，要想成为全蒙古的核心只能是梦想。明正统五年（1440 年），位高权重而野心难以实现的脱欢带着遗憾去世，其子也先继位。也先仍然妄想继承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业绩，并作为奋斗的目标，把主要的矛头指向明朝政府，以图推翻明政府，统一全国，恢复蒙古大汗帝国。但是，也先的其兄其弟，以及蒙古各部落，纷纷背叛也先，一时东西蒙古大乱，土尔扈特部落为了整个蒙古的稳定，在关键时刻帮助了也先，助他一臂之力，有力地巩固了也先的西蒙古的盟主地位。

明正统十四年（1449 年），也先太师向东西蒙古各部发出了“令彼南迁，与我大都”的口号^①。是年七月也先率军袭击宣化卫所土木堡之地，明英宗被俘，明军覆没。明景泰二年（1451 年），也先又起兵攻杀脱脱不花王，并自立为全蒙古的汗，自封为大元“天盛可汗”，一时东西蒙古内讧蜂起。这时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厌恶封建主的内讧，渴望安定和统一，他们不接受也先的约束，并将部落移至额尔齐斯河以北，而也先本人也在明景泰五年（1454 年）被阿剌丞相所杀。土尔扈特部落南移准噶尔盆地游牧。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 年），明政府封土尔扈特部落贤义王太平之孙满哥王为野也可力之地的酋长之一^②。当时野也可力之地有一个强大的部落，它在当时安定了西部边疆的局势，使土尔扈特部落进入了这个部落所驻之地。满哥并担任这个部落的知院。

①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正统十四年十月庚戌。

② 《明孝宗实录》卷一零一。

明弘治九年（1496年），西蒙古各部发生矛盾，各个兄弟部落相攻。土尔扈特人民讨厌内讧，为了避免各部落互相残杀的局面，又退至伊犁河西岸和额尔齐斯河以北放牧。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东蒙古俺答汗大败卫拉特各部，使土尔扈特人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仍然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放牧。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鄂尔多斯封建主库图克图彻臣洪台吉行兵四卫拉特于额尔齐斯河，征剿土尔扈特（《蒙古源流》卷六）。将土尔扈特部剿杀一半，存留一半，安置后撤兵。各部蒙古的互相攻杀，又使土尔扈特人民经受了—次劫难。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因牧地拥挤被占，土尔扈特部落首领和鄂尔勒克和杜尔伯特的首领达契台什及哈喇忽拉进攻硕垒乌巴什，曾—度获胜，不想返回时受硕垒乌巴什前后夹击，遭到惨败，哈喇忽拉妻妾儿女被俘。明崇祯元年（1628年），又为争夺牧地两部战争再起，土尔扈特部落首领和鄂尔勒克不愿参加这次兄弟部落相残的战争，主动退出。土尔扈特部落面对种种内讧外扰的压力，决定西迁伏尔加河，去西方寻找 55 个善良而又美好的腾格里（天）。

第 二 节 四卫拉特联盟

土尔扈特部落在明代仍然保持着封建领主制度。牧民逐步分为三个阶层：上等户、中等户、下等户。

上等户：叫做“莎音洪”^①。他们生活富足，牛羊成群至

① 内蒙古语文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 42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万，并拥有牧工放牧和仆人管理家务。他们必须向所属的土尔扈特各级领主纳赋税，服劳役，不亲自服役，要用仆人去顶替他们服役，他们在政治上欺压贫苦的下等户，在经济上剥削下层牧民。他们中一些人成了官吏，一些人成了领主的宗亲僚属，还有一些人因给各级领主效力有功，被免除了赋税和劳役，他们是王公贵族之下一个新兴起的富有殷实的阶层。

中等户：叫做“都未达洪”。他们的牲畜几百至千头不等，牲畜可以自给自足，他们自己放牧牲畜，没有仆人，家中的男子为主要的劳动力，担任放牧畜群，出外服役，家中的妇女进行家务劳动和较轻的生产劳动，如挤奶、剪羊毛等，中等户是被征用实物的重要对象。中等户有的是小封建领主。

下等户：叫做“阿达杂洪”。他们只有少数几十只或近百只牲畜，甚至没有牲畜，生活极为贫困，无力缴纳赋税和财物，却是领主们征用劳役主要的对象，有的沦为贵族和上等户的仆人，有的给王公和富牧当牧工。这部分人数众多，占土尔扈特部落内比例最大，有的成了打马印的铁匠，有的成了制造挽车的木匠，有的成了专唱《江格尔》英雄史诗的“江格尔齐”。他们是土尔扈特部落主要的生产力，他们和中等户一起养活整个土尔扈特部落。

封建领主和上等户对中下等户的剥削有以下几种形式：

1. 征税：他们根据中下等户牲畜的多少，按百五税征收，即有百头牲畜每年交五头牲畜，用作部落公共费用和通贡费用。

2. 摊派：如遇移牧、婚丧、祭祀、文化、教育之费用等，也让中下等户摊纳，一般按百一费摊派。此费有能力者都要交清。

3. 服役：让中下等户到封建主府中服役，如放牧牲畜、拾燃料、挤奶、剪毛、运水、筑圈等。

4. 征徭：中下等户还要整修军器，自备鞍马，为领主出征作战，用人力物力保证驿站畅通；驿站所用牲畜、车辆物资要准备充足，为过往官员提供食宿等等。

由于明朝政府对少数民族的闭关、控制的封建政策，又加之卫拉特也先等封建领主兴兵掠夺内地，“与我大都”的政策和明政府相对抗。明政府对卫拉特蒙古人民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的政策，给土尔扈特的中下等牧民造成了日用品奇缺，生活极为困难的境况，他们缺内地锅碗瓢盆、布衣绸缎、茶糖火石等基本生活用品。赋税、差役、兵役、驿役以及日常生活品的匮乏，使土尔扈特人民生活日益陷入贫困。

领主们通过掠夺和剥削，过着身穿绫罗绸缎、口尝美酒锦食、手着金银首饰、逸乐无穷的生活^①。王公贵族等级森严，可汗、济农之下的有洪台吉、台吉、塔布囊等，他们是各氏族和各宗族部的领主。土尔扈特领主独自处理军事、行政、司法一切事务，大小领主参加土尔扈特领主召开的各种会议，应召出征、进贡、缴税、征役。

明正统二年（1437年），卫拉特的绰罗斯部的脱欢立脱脱不花为岱总汗，自己称为太师。同年，并联合土尔扈特部和硕特部打败了阿岱汗，脱欢为了对内统一卫拉特，对外号令全蒙古，又于同年建立了大四卫拉特联盟。

第一卫拉特：绰罗斯部落、土尔扈特部落、和硕特部落（巴亚尔著《蒙古秘史》卷四，第462页）。

^① 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论文集》第4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二卫拉特：辉特部落、巴图特部落、土默特部落。

第三卫拉特：巴尔浑部落、不里雅惕合部落、兀良合惕部落、布喇斯部落、毕尔曼部落、黑勒特部落、吉拉特部落等。

第四卫拉特：余下的全体西蒙古合并为一个卫拉特。

早期四卫拉特联盟时期，土尔扈特部落、和硕特部落是绰罗斯部的附属部落，而不是与他平行联合的部落。当时的土尔扈特部落虽然是游牧在阿尔泰山以北、额尔齐斯河南岸广阔草原的一个强大的部落，但是由于部落首领贤义王太平被脱欢所杀，部落被脱欢打败，只得从属于脱欢的绰罗斯部落。

以大四卫拉特建立起来的卫拉特联盟，实际上是西蒙古各部在行政、军事上的联合体而已，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和思想联系。明景泰五年（1454年），随着也先汗被杀害，看上去十分强大的大四卫拉特联盟，顷刻间重新分裂了（浩·巴岱、金峰、额尔德尼著《论四卫拉特联盟》第19页）。

明成化二十二年（1487年），土尔扈特部落贤义王太平之孙满哥王脱离了已告解体的大四卫拉特联盟。西蒙古再次出现了统一的局面，卫拉特的额鲁特部落养罕为丞相，其叔阿沙拥立为最高太师，两人着手建立卫拉特联盟，在大四卫拉特联盟分裂32年后，又组成了小四卫拉特联盟。

第一卫拉特：额鲁特部落。

第二卫拉特：辉特部落、巴图特部落，合并为一个卫拉特。

第三卫拉特：巴尔浑部落、不里雅惕合部落合并为一个卫拉特。

第四卫拉特：绰罗斯部落、和硕特部落、土尔扈特部落，

合并为一个卫拉特^①。

小四卫拉特联盟建立之后，阿沙太师和养罕丞相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协调内部关系，而解决这一问题极为困难。另外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打开通往内地的互市道路，解决这个问题又极为复杂，小四卫拉特联盟困难重重。明弘治九年（1496年），土尔扈特贤义王之孙满哥王与绰罗斯部养罕之子、首相阿歹不六发生矛盾，因阿歹不六侵占土尔扈特部落的阿尔泰山南麓大片牧地，遭到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坚决反对。由于阿歹不六不公正，其领导权在小四卫拉特联盟逐渐丢失，并发生了两部人民“兄弟相攻”的现象。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出现联盟危机，导致了小四卫拉特联盟与东蒙古达延汗和吐鲁番阿黑麻汗的斗争，小四卫拉特联盟由于失败而解体了。

第三节 经济的发展

元末明初，由于八河流域草原受灾较多，土尔扈特已逐步从八河流域往南迁徙至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伊犁河流域、准噶尔盆地已成为他们固定的牧场。

明代土尔扈特部落的经济已经形成相当规模，部落的封建主富户之家牛、马、驼已经数以万计，羊已有数十万计，他们进藏熬茶的费用马以1万匹计，“他们送给喇嘛的大牲畜（牛马驼）一次就达5千头乃至1万头^②。”由于畜牧业经济的实力，使土尔扈特部落足以成为大小四卫拉特联盟的一支。

① 加班拉沙勃著《四卫拉特史》第182页，乌兰巴托，1976年版。

②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一，第十一、十二页；拉那特巴德拉著《札雅班第达传》7—12页，乌兰巴托，1959年版。

土尔扈特人已开始使用骗马技术，选配种畜，保护幼畜的方式来提高牲畜的品种和质量，已经开始注意进行分群放牧，分种放牧，杂交优势，提纯复壮等一系列畜牧技术。他们更加注意保护草场资源，更加注意合理而有计划地使用草场，除以季节转场保护草场外，并出现隔年放牧来管理草场。这时不仅出现了由于牧业管理形成的水草丰美的私牧场，而且还形成了各级封建主通过权力而获得广阔富饶的成片的官牧场。这一系列的措施改善了畜牧业的条件，促进了畜牧业较快的发展。

明代，狩猎业在土尔扈特部落牧民生活中仍然占有一定位置，20里至50里一个大猎围已不在少数。野兽不仅仅是他们改善生活之用，优美野兽毛皮成了封建主炫耀富有的象征，也成了牧民换取生活用品的一个来源。捕鱼不仅使用罩捕、叉捕和拉网捕鱼，已经学会使用船只在赛里木湖、在额尔齐斯河上驾船撒网捕鱼。采集不仅是为备灾时人食用，而且采集范围之广，如沙枣、野梨、山葡萄等，可以在受灾时喂牲畜用。

明代土尔扈特部落的手工业得以发展，已经有了专门的木工、车工、钳工。他们不仅能制作牧民转场用的幌车、木轮车，而且还能制作精致牢固的战车。这时看一个封建主是否富有，且看他的车有多少，土尔扈特部落的大封建主当时已是车帐如云。内地的能工巧匠，俄国、瑞典、土耳其、德国先进的造车技术，使土尔扈特造车手工业甚为发达。土尔扈特部落通过战争掠夺大批内地妇女，使家庭手工业制作品种增多，土尔扈特妇女学会了制作面食，如擀面条、包饺子、蒸馒头、烙大饼、炸油条，还学会烹饪肉食和蔬菜等。土尔扈特妇女还学会刺绣、挑花、织图、纺线等。民族民俗文化

的交流，促进了土尔扈特部落经济的发展。土尔扈特部落和內地的联系日益亲密，土尔扈特迫切需要內地的日用品，而內地也迫切需要土尔扈特部的土特产品和畜产品、木材、盐碱等；內地的需要又促进了土尔扈特部落的木材采伐业、晒盐业、制碱业的发展。

明代，针对故元势力退居塞北西域，但对中原仍有觊觎之志，明政府便沿长城诸险要地带建立了“九边”“三卫”^①。并用封官授爵、军事征伐、开放贡市、限制贸易的办法，以达到控制蒙古稳定明廷的目的。这都使土尔扈特人民深受其害，陷入了食无釜，穿无帛、饮无茶则病的困境。土尔扈特部落南迁准噶尔盆地不久，生活日用品更加匮乏。而内地人民是耕少牛、乘少马，影响了内地经济的发展。蒙汉人民要求促进经济交流呼声日益强烈，在蒙汉人民一些私下的交易点往往出现了蒙古军民替汉族军民瞭望放哨，汉族军民替蒙古军民牧马放牛的民族团结的情景。土尔扈特人民主要参加私下交易点有哈密、宁夏、肃州、青海等。

明政府和蒙古封建主对蒙汉人民实行了让步政策，主要开设了如下形式的交易市场：

1. 贡市：明政府让土尔扈特和各蒙部封建主派遣使臣带着数量众多的牛、马、羊、驼等土特产品，去明廷朝贡，明廷则用赏赐的名义予以钞币、丝绸、衣帽。明廷规定：朝贡有常时，道路有定处（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八）^②。

2. 馆市：贡使 11 月入京，来年 2 月离京。此间，贡使住

① 翟九思著《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上，明政府设的九边三卫是大同、榆林、甘肃、宁夏、太原、辽东、贵府、薊州、固原设置九个边疆重镇合称为“九边”，在长城以北设太宁卫、东胜卫、开平卫合称“三卫”。

② 《明英宗实录》卷二三四、第九页。

在馆舍，遇有非朝廷所需或贡物低劣的剩余的，明政府亦许就所在馆舍与民间进行贸易。后贡使所带随从和贡物渐多，有时一次带随从达两三千人，活畜达十几万只，明政府无银出资赏赐以退贡，贡物在馆市交易兴隆。这是我国早期商贸城的雏形。

3. 马市：明政府和蒙部封建主在边疆专一交易军马的地方。开市期间，土尔扈特及蒙部封建主赶来大批军马上市交易，不少都是较富裕牧民的马匹。具体交易是与官府有联系的商民，他们利用官方或自己的资金进行交易，交换来的军马，除作为明政府军马外，大部分转卖给内地汉族人民耕骑之用。这种市场每年开1—2次，时间15天以内。

4. 互市：是蒙汉人民在明廷指定的地点，进行的一般性贸易的市场。这种市场是明政府控制下进行的，明政府专门委派官吏负责组织、管理市场事务，调剂市场的货物和市场流动资金。这种市场1年只开1—2次，时间也只有3—15天不等。互市也叫官市，畜产品和土特产品官方发给定价，就是易货贸易也如此，每只牲畜值绢、布各若干都有规定。

5. 民市：是蒙汉人民自由交换的市场。就是土尔扈特及各蒙部人民用马、牛、羊、驼、驴、骡、毛皮、马鬃等物与汉族商人交换绫罗绸缎、布针线、粮食等物。市场自由定价，仍由官方管理，“禁货兵器铜铁^①。”发生土木堡之变后，民市停止。

6. 私市：是不受明廷限制政策所束缚的民间自由贸易点。私市以后发展到远近商贾多以铁货与蒙部交易。“村市居民相率犯禁，以斧得裘，以铁得羊肘，以银耳得马尾，以火

^① 《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一，第十页《巡抚大同右会都御史卢睿言》。

石得羔皮，明廷虽发布多次命令，禁绝私市，遭到了蒙汉人民坚决的反对^①，”明政府只好不了了之。

明政府对土尔扈特及蒙部人民的贸易限制颇多，所谓开市有日，货物有禁，地点之遥，而且每年开市次数少，时间短，根本不能满足土尔扈特及蒙部人民的经济交流的要求。随着也先势力“求大元一统天下”的土木堡之变阴谋逐步破产，明朝对土尔扈特人民及蒙部人民也做出了让步，由1年1—2次的贡市、互市、马市、馆市、民市，遂改为3个月1开的季市，蒙汉人民还是不满意，又改为“月市”。月市也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又改为5天1候市（因5天为1候）。中国现在部分地区5天赶1集的由来在此。这是土尔扈特及蒙汉人民强烈要求的结果，它有助于经济发展。

^① 《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五十，第八页。《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七，第六页。

第四章 西迁伏尔加

第一节 西迁的原因

1628年时，准噶尔部不相和睦，加之四卫拉特联盟组织松散，无法控制争夺牧场的冲突，无法克服各部实力的发展，根本维持不了内部的平衡。17世纪初，四卫拉特联盟首领和硕特汗拜巴嘎斯，兵力雄厚，德高望重，但到20—30年代准噶尔部哈喇忽拉的力量和影响增长，严重威胁着拜巴嘎斯的盟主地位，特别是哈喇忽拉长子巴图尔珲台吉独立游牧以后，准噶尔部更加强大，较小的王公和部落被巴图尔珲台吉征服。在1615年巴图尔珲台吉曾与和鄂尔勒克发生冲突，据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八《纪事始末》记载：由于内部的争吵，和鄂尔勒克早有离开准噶尔、西迁伏尔加河两岸的打算。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十四中明确记载着：“初，卫拉特诸酋以伊犁为会盟地，各统所部不相属。准噶尔酋巴图尔珲台吉者，游牧阿尔泰，恃其强，侮诸卫拉特，和鄂尔勒克恶之，掣走俄罗斯、屯牧额济勒。”上述汉文史籍记载，西迁的主要原因，是内部不甚和睦。

促使土尔扈特西迁另一个原因，是内部的大动乱。这次大动乱始于1625年，内讧引起的原因：准噶尔台吉（哈喇忽拉之子）年仅二十岁去世，其无子嗣，属民牲畜无人承嗣。其兄楚琥尔吞其遗产，其弟拜巴吉什不满，发生争吵，兵戎相见，发动大战，拜巴吉什战败，损失过半，退至额尔齐斯河北岸。其父哈喇忽拉知悉，率千人来救拜巴吉什，楚琥尔溃逃，此内讧波及卫拉特各部落，并导致了土尔扈特部落、楚琥尔集团同杜尔伯特部落、准噶尔哈喇忽拉集团之间的大战乱。正是这次大战乱促使和鄂尔勒克决心西迁。

土尔扈特西迁，除了上述内讧和战乱原因之外，还有经济的原因。

自17世纪初以来，由于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卫拉特各部落牲畜增多，人口稠密，而牧地有限，必然引起内部的纷争和相互间争吵、不公平和受欺侮的现象，甚至造成互相残杀和内乱。和鄂尔勒克看到牧场紧张，向巴图尔珲台吉禀报：“和布克赛尔地方狭小，我部虽人口不多，却不能耕牧以求生计，难以恢复元气。我们想迁至乌拉引嘎克查墨顿安居，以求丰衣足食^①。”其它卫拉特部人民听说此事，又逢一些部落饥荒死人，于是就纷纷归附了和鄂尔勒克，和鄂尔勒克收留了他们，因而在短短的几年内户数达到4万户。正如渥巴锡所说：“因我祖所居之牧地不能容之。”应该说这是指上面史实而说的，可见寻求新的牧地，以及摆脱因牧地紧张而造成的各部纷争，是土尔扈特西迁的经济上的原因。

西迁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了摆脱来自沙俄方面不断

^① 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的侵扰。

1606年，俄国人入侵卫拉特部辖地巴拉宾地区，土尔扈特部落的人民纷纷转告和鄂尔勒克，和鄂尔勒克和卫拉特各部落首领商议对策，准备夺取属地。1607年初，俄国塔拉地方当局派了一个外交使团来到卫拉特各部落，建议他们转入俄国国籍，遭到各部落人民的拒绝。同年9月，土尔扈特部落派出使者：“表示愿意同俄国和睦相处，并请求允许部落在伊希姆与卡麦什洛夫河一带游牧。”然而，和鄂尔勒克善良的愿望却受到刁难，“以不入俄国国籍，无权在俄国土地上游牧为由”，威胁和鄂尔勒克。同年底，一支200人俄军骚扰卫拉特部落被全部歼灭。1609年，塔拉当局又派使者戈鲁平，要求卫拉特各部落向俄国缴纳实物税，并不准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游牧。卫拉特人回答：他们不向任何人缴纳实物税，也不想给任何人缴纳，他们部落是游牧民族，不是定居的，想到哪里游牧，就到哪里游牧。1616年，俄国又向卫拉特蒙古各部施加压力，派出彼得罗夫与库尼使团，向卫拉特各部游说，要求卫拉特人加入俄国籍。第二年又派萨尔维耶夫使团到卫拉特部，打探部落是否准备加入俄国籍，卫拉特部只好派代表去莫斯科周旋。外部压力对卫拉特各部越来越大。

1623年，俄国又派出切尔卡索夫使团来卫拉特活动。由于俄国的多次威胁，引起卫拉特各部落的强烈不满，当俄使团提出建议要卫拉特各部落加入俄国籍，卫拉特部落的首领群起反对，除了留下切尔卡索夫活命外，其余的人全部被杀掉。事发后不久，同年，受俄国支持的蒙古阿勒坦汗向卫拉特部发动战争，所有的卫拉特部落在哈喇忽拉领导下，一致抵抗了阿勒坦汗及其同盟者，但是战争还是以卫拉特各部落失败而告终。

内乱外扰，牧场拥挤，促使和鄂尔勒克决心带领部落西迁。

早在1618年，和鄂尔勒克便派出了忠实可靠而又精明稳健的人去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做了实地调查，了解到那里确实是一块无主之地。即在伏尔加河与厄姆巴河之间有一块宽阔草地，原本是诺盖汗国游牧的地区。诺盖汗国是蒙古金帐汗国分裂出来的一个游牧部落，由于内讧战乱和自然灾害侵袭，部落衰微之极，“他们离开了伏尔加河中下游的游牧区，迁往亚速夫和希瓦草原^①，”使这儿成了一块无主之地，而俄国当时势力还没有延伸到这块土地，这样土尔扈特部落找到了这块当时还无人控制的人烟稀少水草丰美的牧地。

1628年，土尔扈特部落的首领和鄂尔勒克决定，与其像过去那样，互相内讧，互相残杀，争夺牧地，备受外侮，倒不如奔赴异域他乡，找一块安乐的牧地。他将此决定通知杜尔伯特与和硕特等部即赴伏尔加河中下游游牧。

和鄂尔勒克率领本部落的属民以及和硕特、杜尔伯特、辉特等部落的属民，共计5万户，25万人，带领他的6个儿子，离开故乡塔尔巴哈台（塔城）向西迁徙。他们首先北上走托波尔河上游，并且打败了无端袭击他们的鞑靼部人，又拐向西西伯利亚，经过哈萨克草原，越过乌拉尔河，经受了诺盖部落兀鲁思几次突袭，打破了诺盖人、哈布奇克人、吉普恰克人、吉捷桑人的包围和堵截。1630年，土尔扈特部落到达伏尔加河中下游沿岸的草原上，开始安置牙帐，放牧牛羊。当诺盖人看到土尔扈特部落在他们丢弃无主之地游牧时，也就暂时不再进攻他们，彼此相安无事。

^① 兹特拉金著《准噶尔汗国史》第131—132页，莫斯科，1964年版。

土尔扈特人用自己的行动，缓和了卫拉特人相互不睦的紧张气氛，平衡了准噶尔牧地拥挤的局面，打破俄国征服卫拉特蒙古的梦想，得到卫拉特各部落和祖国人民的理解和尊重，使卫拉特联盟更加牢固，以至于土尔扈特部落西迁 140 年间和祖国的友谊源远流长。

第二节 汗国的创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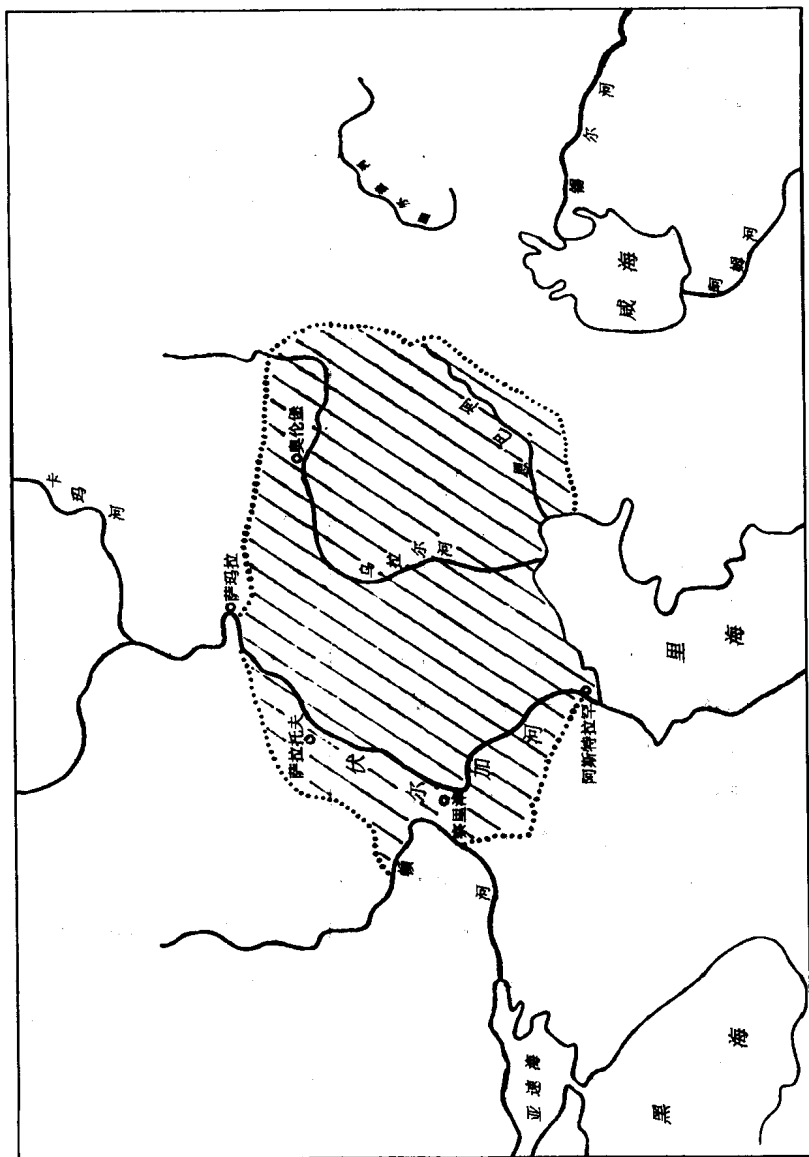
和鄂尔勒克是土尔扈特汗国的开创者，他率部西迁，缓和了卫拉特蒙古各部落的关系；“他反抗俄国压迫，为土尔扈特汗国创立了新的生存环境^①；”他备一代制度，为土尔扈特汗国的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伏尔加河下游两岸，这片水草丰美、气候温和的草原，给土尔扈特人创造了良好的生存条件。1630 年，和鄂尔勒克把牙帐设在伏尔加河东岸的阿赫图巴镇，他在这里统率部众，建立起了新的游牧汗国。1640 年，和鄂尔勒克为了反对俄国限制土尔扈特人民通商和游牧的政策，毅然将牙帐迁往阿斯特拉罕城附近，汗国和俄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和鄂尔勒克为了更有利于土尔扈特人民自由贸易和自主游牧；1644 年，又将牙帐迁到了卡巴尔达镇，离乌发、喀山、基辅更近了，但是，遭到了俄国军队不断的侵略。1645 年，和鄂尔勒克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在阿斯特拉罕城下，不幸中了埋伏，和鄂尔勒克和他的几个儿子，以及多半土尔扈特青年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和鄂尔勒克死后，其长子书库尔岱青采取一系列措施集

① 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 56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17世纪—18世纪伏尔加河畔的土尔扈特汗国



中汗的权力，以达到政令统一，外可以抵御俄国的高压控制，内可谋求部落的发展。他审时度势，认真对待，他清楚而又谨慎地看到局势发展的全部危险性，认为政权的集中是唯一的生路。

书库尔岱青在内部巩固自己的势力，排除了一切不拥护他的台吉，并且把那些不支持他的政策和策略的台吉，不给分配游牧地或取消游牧地。对和他闹内讧的弟弟伊勒登和罗卜藏，既让他们渡过雅依克河去寻找新牧地，又让他们和难以对付的俄国进行谈判。通过种种措施，使兄弟们认识了团结一致，服从汗权的重要性，使部落内部政权得到了巩固。

书库尔岱青采取缓称“汗”的策略，部落到了新牧地，称“汗”势必引起沙皇俄国和部落周围的汗国及民族的恐惧和反对。部落远离卫拉特蒙古兄弟部落，称“汗”势必引起准噶尔故地的兄弟部落首领的嫉妒与离析。书库尔岱青新出，称“汗”势必引起部落内部大大小小的台吉们一片反对之声，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即便是在达赖喇嘛那里取得对他汗权的承认，即得到了藏传佛教黄教神权对他的汗号的认可，但在其它三种势力的作用下，书库尔岱青若公开称汗，势必引起内外大乱，出于策略的考虑，他暂未称“汗”。

书库尔岱青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军队（鲍戈亚夫连斯基著《17世纪前半期卡尔梅克人历史资料》1《历史札记》，第5卷，第87页，1939年版），是相应的兀鲁思的行政长官的札固尔齐领导的，虽然和鄂尔勒克在世时由于进攻阿斯特拉罕城造成重大伤亡，部落的常备军仅剩1.5万人，但在书库尔岱青的隐忍发展、积聚力量的政策下，部落的常备军骑兵发展到约8万人。

到17世纪60年代，随着书库尔岱青权力集中，又建立

起了一个以土尔扈特部落为中心的游牧民族的封建汗国。权力的集中与汗国的形成，使书库尔岱青成为土尔扈特汗国最高的统治者，这时书库尔岱青始称“汗”。根据俄国使臣戈罗霍夫 1660 年出访土尔扈特汗国时写道：“在书库尔岱青营帐（小木房）之前设立了一个大厅，大厅里面的周围坐着 200 多人，岱青小木房门边，站着 15 个身着花绸子和缎子男长衣的人，两个佩宝剑的人在走动。只要走进小木房，就可以看到书库尔岱青，靠墙坐在对面自己的座位上。他的座位拔地 1 俄尺多，四周有 1 俄丈，铺着红地毯，一端放着枕头，座位旁边放着中国制的彩绘箱子。他的膝上盖着貂皮外套，身上穿着绿色的印花长衣，手捻念珠。就在小木房里，在他旁边，约有 20 个身穿皮袄和花缎长衣的亲信、领主坐在地毯上，还有 10 个人站着^①。”这段描述是对书库尔岱青称“汗”后的最高统治者形象的写照。

土尔扈特汗国在书库尔岱青执政时期，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对内和对外的有力措施，致使这一新迁来的游牧民族，得以立足于伏尔加河中下游，并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汗国。

1667 年，书库尔岱青去世，其四子朋楚克继承父业，担任土尔扈特部落的首领。朋楚克在集中权力方面，竭力削弱部落的敌对势力。

他利用矛盾，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他抓住机会，借用墨尔根（伊勒登之子）及其兄弟闹内讧的理由，先将墨尔根软禁起来，并将其属民占为“汗”有；将其余几兄弟尽行抚慰，使其顺从于他，从而安定了部落。

^① 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 130 页，莫斯科，1967 年版。

他又采取分化瓦解、分而治之的政策，将和他争权夺利的杜加尔，采取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将其击败。对服从杜加尔的人实行劝说诱导，将其归顺了自己；而对杜加尔则穷追猛打，使其不得不到克里木鞑靼人那里避难，从而使部落得以进一步地巩固。

随着朋楚克权力的集中，土尔扈特汗国的形成，使在祖国准噶尔卫拉特蒙古部落，不断有人前往伏尔加河中下游归附。此间“和硕特台吉昆都伦乌巴什从准噶尔带三千多户臣民，迁到伏尔加河，并入土尔扈特汗国”^①。朋楚克对其采取热烈欢迎，接纳安抚的政策，并划分牧地予以安置，使汗国的势力进一步扩大。

虽然朋楚克执政时间较短，但是，他在其执政时期采取了一系列对内对外的有力措施，致使土尔扈特汗国立足于伏尔加河流域，如果说和鄂尔勒克开辟了游牧地，书库尔岱青为土尔扈特汗国举行了奠基礼，那么朋楚克就是土尔扈特汗国真正的统治者。总之，和鄂尔勒克祖孙三代通过生生不息的奋斗，建立起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汗国。

1670年朋楚克卒，汗权交给了长子阿玉奇。他生于1642年，卒于1724年，执政54年。他是书库尔岱青儿子朋楚克和准噶尔巴图尔琿台吉的女儿所生。在其外祖父巴图尔琿台吉处长到12岁，书库尔岱青赴藏熬茶礼佛后归部落时；因其外祖父去世，将其带回。他在幼年和童年时期就表现出了灵活的头脑、坚强的毅力和卓越的才能，深受其父朋楚克、祖父书库尔岱青、外祖父巴图尔琿台吉的喜爱。

① 诺尔布译《卡尔梅克诸汗简史》第3页。中国民族研究所，《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四集，1985年版。

阿玉奇为了巩固和集中汗国的权力，首先采取使汗国内部团结一致、反对外来势力的措施。1671年，他的两个弟弟受俄国火枪兵的挑唆，发生争执，以至发生到互相械斗，一个弟弟还请俄国督军派火枪兵援助，两兄弟在鲍尔洪地区即将开战。对此阿玉奇强压怒火，以他的大智大勇，亲自出面反复劝导和解了兄弟们的怨仇，使两个弟弟联合起来一起袭击火枪兵，后将火枪兵全部消灭。

阿玉奇还采取将土尔扈特部落的各种势力团结起来，用以反对和硕特的阿巴赖势力，挫败了其妄图分裂汗国的阴谋^①。阿巴赖是和硕特部落的台吉，是和硕特部落首领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异母兄弟。阿巴赖性好争吵，与兄弟们长期不和，由于分配父亲拜巴噶斯的遗产不均，多年来怀有仇恨，因而爆发了武装冲突，双方各有3万军队在喀敏河对峙。鄂齐尔图车臣汗有准噶尔首领僧格与珲特部首领索尔多支持，而阿巴赖则有和硕特部昆都伦乌巴什儿子们的支援，因而这场和硕特内部的矛盾扩展为卫拉特各部的混战，战争的结果是阿巴赖惨败。他只好率部众投到昆都伦乌巴什叔父所在的雅依克左岸一带放牧。阿巴赖一到雅依克河流域后，占取周围部落的游牧地，又洗劫了杜尔伯特部达赖的牧地，并与土尔扈特汗国开战，占领了汗国的兀鲁思。而且土尔扈特部落内部也发生了内讧，两个对阿玉奇不服气的台吉即阿玉奇的堂弟杜加尔和勒克也进行了分裂活动，他们于1670年先后脱离阿玉奇。阿玉奇对杜加尔和勒克采取了隐忍的态度，反复说服诱导他们，并和他们团结一致。1672年阿玉奇和兄弟们联合起来和阿巴赖进行决战。阿玉奇采取果断措施，英勇出击，打

^① 与《阿斯特拉罕省公报》第46期，第283页。

败了阿巴赖^①，并俘虏了他，收回了他夺去的牧地，并把他的兀鲁思归属于“汗”。

阿玉奇战胜了阿巴赖势力后，1673年又着手对汗国的分裂势力进行统一工作，对背离汗国的杜加尔和勒克毫不手软，即使杜加尔和勒克还联合了杜尔伯特台吉索罗木策凌的力量一齐反对他。阿玉奇采取主动攻势，一举击败了这股分裂势力，将杜加尔和勒克的兀鲁思归属于“汗”，并把其堂兄弟及儿子作为反对俄国政权的罪人送到阿斯特拉罕去，决不让他们寻求俄国的支持和保护，并唆使他们反对俄国人。对索罗木策凌余部予以驱逐^②。虽然杜加尔和勒克以及索罗木策凌都曾帮助过阿玉奇打败了阿巴赖势力，而阿玉奇决不宽容这批搞分裂、闹内讧的人物^③，使汗权得以巩固，以杜绝内讧和分裂的再次发生。

阿玉奇卓越的政治才能、高超的战略战术和武功战绩，成为当时遐迩闻名的游牧民族的领袖。1674年，杜尔伯特台吉索罗木策凌也在阿玉奇的强大势力面前，带领一千多户臣民，投降了阿玉奇，成为阿玉奇的属下。1675年，和硕特部首领鄂尔图车臣汗被噶尔丹击杀后，其妻多尔济喇布坦（阿玉奇之妹）率其部千余户来伏尔加河流域投奔阿玉奇汗^④。

阿玉奇以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团结部落人民，协调部落各种势力，在他执政后的短短几年中，他就控制了

①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1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同上书。

③ 巴库宁《卡尔梅克民族及其诸汗和领主的事迹记述》第195页《红档》1934年，第3期。

④ 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土尔扈特汗国在伏尔加河流域所有的卫拉特诸部的兀鲁思。在他执政时期，土尔扈特汗国就不仅颇具军事实力，而且还是一个坚持抵抗俄国侵略压迫的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

1724年2月19日，82岁的阿玉奇汗与世长辞。其在生前汗位继承上未作妥善安排。本来在阿玉奇汗晚年准备将汗位传给战功卓著，又有统治才能，声誉甚高的长子沙克都尔札布。但是，沙克都尔札布却先于阿玉奇汗两年即1722年早逝。沙克都尔札布临终遗嘱由其长子达桑格继汗位（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70页）。而阿玉奇汗对这位长孙达桑格不满意，认为其说话做事不检点，难孚众望。当时争汗位主要有四支：第一支是阿玉奇想把汗位交给谨慎怕事的幼子策凌敦多克；第二支是俄国政府指定的阿玉奇汗的外甥道尔济·纳札洛夫；第三支是达桑格；第四支是阿玉奇汗的另一个孙子受到阿玉奇遗孀达尔玛巴拉支持的敦多克奥木巴。每支势力都有一派贵族的支持。

正在汗位未决之时，俄国政府就下令“力求避免领主们完全按自己的意愿选择‘汗’（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16页）。还是按沙皇陛下的示意为好。”1724年5月3日，俄国政府要求汗国的贵族们承认道尔济·纳札洛夫为“汗”。俄国政府无理的作法，造成土尔扈特汗国的大动乱，首领将怨恨集中在俄国，开始袭击俄国的边境和村庄。

在这场汗位争夺中首先退出的是道尔济·纳札洛夫。他虽然受到俄国政府的支持，而支持他的汗国贵族甚少，宣布“汗”位后，他的兀鲁思还不时受到无端的袭击。而且俄国政府要他交出儿子作人质，作为当“汗”的条件。1724年9月，因拒绝交出儿子作人质，拒绝继承汗位而出走。

第二支退出争夺汗位的是达桑格。达桑格因在兄弟之间

内讧中不依靠本部落的力量，而求援于俄国当局，遭到部落人民的谴责。达桑格深感理亏，竟然把支持他的亲兄弟尼尔塔多尔济当替罪羊加以毒死，并将其首级送给俄国政府。他的这一卑污的作法遭到汗国人民的愤怒，其堂兄敦多克奥木巴起兵攻击。达桑格在惨遭失败之后，逃到阿斯特拉罕受俄国人的庇护。

第三支敦多克奥木巴，其人一是和达桑格的争斗中得罪了俄国政府，二是和俄国为敌的巴什基尔山民交往甚密，三是俄国政府认为他是一个轻浮不安，不听任何训诫，丝毫不肯过安分生活的人，所以俄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把汗位传给他。

1724年9月20日，俄国政府不得不按照阿玉奇汗的遗愿，宣布策凌敦多克为汗国督办。其执政不久，汗国统治集团上层又发生内讧，以达桑格为一方，以彼得申台吉为另一方，为重新分配父亲的兀鲁思大动干戈。策凌敦多克面对侄儿们同室操戈，相互火并，无力调解^①。后经俄国政府对达桑格施加压力，才平息纷争。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必然导致俄国加强对部落的渗透，给俄国侵略势力左右汗国政治局势一个可乘之机。

策凌敦多克面对汗国日渐衰弱的颓势，曾经联络巴克沙岱多尔济、达桑格以及和硕特台吉们的兀鲁思，来汗国督办府附近的伏尔加河两岸游牧，以加强汗的实力。以上兀鲁思宰桑们也同意，请求俄国政府予以批准，而俄国政府害怕策凌敦多克势力加强，减弱俄国政府对汗国的控制，拒绝请求。

①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3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俄国政府便采用分治的方法控制土尔扈特人^①。”

由于策凌敦多克的势力太小，在部落中无威信。1731年11月9日，敦多克奥木巴率领1万多轻骑兵，向布置在伏尔加河西岸萨塞科俄地区的2000多策凌敦多克的军队发动进攻，并击溃守军。敦多克奥木巴侵夺兀鲁思15000帐。汗与其母和大喇嘛逃往外地。俄国当局虽然派出军队支持策凌敦多克政权，但此举未能奏效，人心所向，越来越多的土尔扈特汗国的人民转向敦多克奥木巴营垒。到1734年8月，敦多克奥木巴拥有的部属兀鲁思28000帐，军队3万人。俄国政府终于放弃了对策凌敦多克的支持，并派出使者到库班与敦多克奥木巴谈判，表示支持他统领的土尔扈特汗国。

策凌敦多克在位11年，对俄国推行的各派并存、互相牵制的政策极为反感；对限制扩大他的势力更是激烈反对。俄国的政策使他难以左右汗国的局面，1735年11月10日沙皇强迫他退位。

1735年11月14日，敦多克奥木巴即位。他是阿玉奇的孙子、衮札布的儿子，生于1692年。他天资聪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从青年时期起就跟父兄东征西战，实践经验颇多。由于他对俄国政府的强硬态度，所以在策凌敦多克执政时期，为了回避敌对势力的打击，继续积蓄力量，不得不采用韬晦之计，“约有3年的时间消声匿迹，毫无动静，等待时机，以便东山再起，夺取汗国的政权^②。”1735年他终于如愿以偿。

敦多克奥木巴执政后，坚决实行专制独裁的方针。“要求

① 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189页，莫斯科，1967年版。

② 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1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所有的台吉无条件地服从他，剥夺那些稍有不从的台吉们的兀鲁思。他对汗国内部的异己势力实行集权统治，只要有反对者，不论是领主、显贵、下等人、僧侣、任何男人和任何女人都格杀勿论。他逮捕一些人，完全根除另一些人^①。”

敦多克奥木巴执政后对稍有不同政见者打击过重，失去了部落的凝聚力。他对当时势力强大的敦多克达什有所顾忌，但未敢轻率用兵，但他深知堂兄弟敦多克达什是他统治汗国最大的威胁，因而他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多次要求俄国女沙皇，在适当时机翦除或软禁敦多克达什，他表示如果有敦多克达什的存在，他的思想永远也不得安宁。他这种做法不得人心，逐渐失去了汗国人民对他的尊重和向心力，使他到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地步。

众叛亲离，不得人心，促其自毙。敦多克奥木巴上台不久，指定兰杜勒为接班人（兰杜勒是他在库班时与卡尔巴金公爵的女儿贾恩的非婚生子）。此举引起了正妻之子噶尔丹诺尔布的不满，屡遭敦多克奥木巴迫害的台吉们，聚集在噶尔丹诺尔布的周围，有道尔济·纳札洛夫的儿子鱼布札、有沙克都尔札布的女婿克列别依等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汗势力。1738年，当敦多克奥木巴命令噶尔丹诺尔布率汗国军队，依据俄国政府旨意进攻哈萨克人时，噶尔丹诺尔布调转矛头指向敦多克奥木巴，发生了倒戈政变。他惊慌失措向俄国求援，俄国让他和儿子讲和，后双方罢兵言和。敦多克奥木巴在事后，将儿子流放到喀山，将其它参与政变的及女儿女婿全部处死。1740年7月27日，儿子懊恼着离开人世。1741年

① 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192页，莫斯科，1967年版。

3月21日，敦多克奥木巴也在众叛亲离的阴影中死去。

敦多克奥木巴统治汗国初期，整顿社会秩序，加强集权政治，对部落各项事业的振兴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后期专横跋扈，打击异己，给下层劳动人民带来了苦难，“成了对汗国、对自己、对家族都十分有害的人”^①。

1741年7月31日，俄国政府任命敦多克达什为汗国督办，他是阿玉奇之孙、沙克都尔札布三子。他长期隐居蛰伏，暗中积聚力量，靠自己的实力获得汗权。1724年阿玉奇亡故，达桑格争夺汗位时，敦多克达什主张任用贤能的人统治汗国，反对少德无贤的达桑格仅以嫡长子权继承汗位。当达桑格杀害与其合作的亲兄弟并欲栽赃的阴谋败露后，汗国人认清了达桑格的真面目，并予以唾弃。同时初识了敦多克达什的远见卓识。1731—1734年，当策凌敦多克和敦多克奥木巴争权夺利而不可开交之时，他隐忍发展自己的力量，使他管辖的兀鲁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牧民生活得以改善，使土尔扈特人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部落未来的希望。敦多克奥木巴执政后，深感到敦多克达什，是一支日益强盛而又无法对付的力量。敦多克奥木巴在众叛亲离中死去后，生前曾将刚满10岁的儿子兰杜勒为继承人。兰杜勒之母贾恩虽暂执政，但又不是正妻，并且是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卡尔巴金人，这就为笃信藏传佛教而又封建意识深厚的土尔扈特王公贵族所不能容忍。阿玉奇的遗孀达尔玛巴拉为把自己的儿子噶尔丹丹津扶上汗位，也在积极地组织力量和贾恩挑战。1741年6月，贾恩在鲍尔洪地区大败噶尔丹丹津，俘虏并杀害了噶尔丹丹津

^① 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193页，莫斯科，1967年版。

及其追随者。贾恩虽然取胜，但却激怒了汗国的王公贵族们，两种军事力量对垒起来，大战一触即发。这时俄国人“也不容许贾恩及其儿子统治土尔扈特部落”。（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26页）在这种情况下，敦多克达什是众望所归，登上督办之位。

敦多克达什不但以他智谋卓识、出身显赫，任命为汗国的督办，而且是当时汗国实力最为强大的台吉。敦多克奥木巴执政时期专横跋扈，已引起汗国王公贵族的普遍不满，故敦多克达什出任督办既可缓和王公贵族的不满情绪，又能以他强大的实力控制汗国的政局。敦多克达什执政后，首先正确处理了民族的内部关系，较为恰当地解决了汗国的内讧，对他的反对者采取了极为缓和的安抚政策。他刚执政不久，俄国政府就命令他逮捕贾恩和兰杜勒等人。他没有执行命令，为了缓和矛盾，他把曾经激起汗国人民愤怒的贾恩、兰杜勒等人送到库班供养起来，定期发饷银和面粉，并派人保护其母子，后又让俄国人弄到莫斯科养尊处优。他这些化干戈为玉帛的做法，得到了部落人民的拥护。

敦多克达什统治的20年间，汗国太平无事，人民生活提高。他所颁布的法律表现了他灵活高超的行政才能和得心应手的领导艺术；他对自己时代责任的了解和对人民迫切希望的通达，使中外史学界把他誉为“最优秀的汗”^①。

敦多克达什反抗沙皇俄国对汗国的统治和压迫，坚持独立自主、自主自强的民族精神。使沙皇俄国感到他是经常给俄国制造麻烦、制造困难、制造头痛事件最多的一位汗，使

①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5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得他直到 1758 年 4 月 30 日（就任督办 17 年后）才被批准为汗，才赐给他诏旨，并送来了汗的标志，旗子 1 面，马刀 1 把，貂皮帽 1 顶和缎面皮大氅 1 件^①。而他把这些东西看也不看，嗤之以鼻，永远扔在了仓库里。

1761 年 1 月 21 日敦多克达什逝世（诺伏列托夫著《卡尔梅克人》，第 63—64 页），渥巴锡承袭汗位，他当时只有 19 岁，他是敦多克达什的幼子。“他心怀坦荡，为人正直，待人友好，心地善良，颇得部众的拥戴^②。”

渥巴锡上台伊始，沙俄政府从彼得堡放回了敦多克奥木巴的夫人贾恩和她的儿子道迪比和阿沙策。渥巴锡以团结的大局为重，按照沙俄政府的要求，及时拨给贾恩及其儿子 1800 帐兀鲁思，供其生活之用。而贾恩和其子野心之大，以怨报德，又从渥巴锡手中夺取了 3000 帐兀鲁思。还妄想进而夺取汗王之权。母子 3 人原来是信仰伊斯兰教，到彼得堡之后，为了讨好俄国，改信了东正教，回到部落之后，为了取悦于人民，竟然又改信了喇嘛黄教。一时部落人民大哗，土尔扈特人民对渥巴锡的正直和善良，表示同情和尊重，对贾恩母子忘恩和野心，表示愤慨和谴责。渥巴锡没有公开表态，而是暗示土尔扈特人民向俄国反映，揭发和抗议，终于使女沙皇下达了谴责贾恩母子的文件：“并准备把贾恩母子重新弄回彼得堡去”。^③ 贾恩母子从此只好夹起尾巴做人，并向渥巴锡表示谢恩和尊重。

渥巴锡对待策伯克多尔济则采取了另一种团结的方针。

①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 54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卡尔梅克札尔固案卷》1758 年，第 32 号，第一册。

③ 《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1763 年案卷，第 305 号，第 75 捆，第 143 页。

敦多克达什亡故之后，策伯克多尔济想得到汗位，他到莫斯科，向沙皇和贾恩母子求援，均受冷遇。回到部落之后，他又大造舆论，说渥巴锡要杀害他，要剥夺他的兀鲁思。而渥巴锡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非常尊重他，并给他加官晋级，还让他进札尔固领导班子。谣言不攻自破，人民唾弃他，在土尔扈特人民面前名声扫地。他无地自容，走投无路之后，渥巴锡更加亲近他，关心他，依据他的才能，让他做札尔固首席，比其它札尔固齐多拿一倍的俸禄。使他看到了渥巴锡的宽宏大度和善良之心，终于投入渥巴锡的旗帜下，做了东归祖国领导核心成员。

渥巴锡以他的韬略安定了部落之后，对俄国得寸进尺的种种控制汗国的做法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俄国妄图在部落中进行牧帐登记，渥巴锡让土尔扈特牧民快速地移牧，使俄国永远无法得到汗国牧民和牲畜的真实情况，从而无法驾驭汗国。

对于俄国不经汗王和札尔固批准，在部落随意签署商约和经济合同，渥巴锡针对这种轻视汗国的做法，让牧民不予履行契约和合同。出了问题，渥巴锡不予处理。这些使俄国政府吃了不少大亏，再也不敢轻视土尔扈特汗廷。

针对俄国给告密者无功行赏，渥巴锡公开向人民宣传告密者的卑劣行为，使他们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①渥巴锡又派出一些人向他们提供假情报，使他们向俄国提供的情报失真，致使俄国再也不相信他们了。

渥巴锡通过一系列的治国方略，稳定了部落，安定了人

①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6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心,为土尔扈特回归祖国做了充足的物质准备和精神准备,终于使震惊中外的伟大事变,在伏尔加河沿岸的草原上爆发了。

第三节 建置札尔固

1630年,和鄂尔勒克到达伏尔加河中下游两岸的草原以后,即在部落内建立了一套统治汗国的组织机构——札尔固。它是个议事机构,其成员叫固撒刺克齐或者叫札尔固齐,共有8名。即顾问、助理、法官、金库总管,札尔固齐枢密总管,两个喇嘛教僧侣主管念经超度、人们精神修养、祭天祭神、给人们看病消灾等;还有1名萨满教巫师主管看天象、算吉日、测风水、祭敖包;其他是和鄂尔勒克最信赖的万户长参加。汗王府通常设在汗的住所附近,在1个单独的蒙古包内。每年春天和秋天在上述代表出席时,决定什么地方给某个部落,或者部落首领过冬和过夏的牧地,全部汗国的管理事宜,都由这8名札尔固齐决定。“并在这个政权机构中起草汗给土尔扈特汗国领主们有关……公开事务的指令^①,”初稿交给汗审核批准,然后誊清并盖上汗的大印,它保存在汗最信任的札尔固齐总管那里。经汗批准的指令,下发领主们及其领地万户,这样就不会经常发生争端。札尔固对汗国的所有诉讼进行审理,对特别重大的案件和法官意见不一的判决才呈交汗审批。

土尔扈特汗国还设立了札尔固领导下的其它统治机构:

1. 兀鲁思——大领地,3个以上鄂托克组成。

^① 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132页。莫斯科,1967年版。

2. 鄂托克——屯营地，3 个以上爱玛克组成。
3. 爱玛克——5 个以上阿寅勒组成。
4. 阿寅勒——5 个以上无血缘禹儿惕组成。
5. 和屯——5 个以上血统关系共同进行游牧的家庭集团组成或 5 个禹儿惕组成。

6. 禹儿惕——牧民住的行帐或蒙古包

札尔固下属的官制：

1. 图什墨尔——札尔固齐总管
2. 札尔固齐——散秩大臣
3. 德黑齐——收税、差派官吏
4. 阿尔巴齐宰桑——专管差役贡赋
5. 宰桑——鄂托克首领
6. 德木齐——检察官、监督官
7. 收楞额——收税官
8. 阿尔班尼阿哈——十户长

土尔扈特蒙古作为游牧部落来到伏尔加河中下游以后，畜牧业仍是他们经济的主要形式，而作为土尔扈特游牧民族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小台吉，支配着他们所有的牧地，致使广大牧民在各自的牧地上独立地进行放牧。据记载，17 世纪初到俄边境游牧的土尔扈特人共有 5 名大台吉和 45 名小台吉。小台吉和宰桑是较小的封建领地的统治者，隶属于大台吉，但是这种游牧的自然经济不利于建立领主之间的联系，“小台吉和大台吉从属关系往往是形式上的^①。”1640 年和鄂尔勒克从卫拉特联合会议带回的《卫拉特法典》，作为卫拉特蒙古共同

① 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 56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遵守的根本大法，也是土尔扈特汗国札尔固必备的治国方略，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 政治方面：如果部落之间发生战争，卫拉特应联合在一起把战争发动者打倒，并没收其财产（戈尔通斯基著《蒙古卫拉特法典》，第36页）。

2. 宗教方面：卫拉特人应向达赖和班禅活佛跪叩礼拜，10人中须有1个献身喇嘛佛教，部落人都应尊重喇嘛教僧侣。

3. 经济方面：保护畜牧业生产，对偷盗牲畜惩罚极严，偷盗骆驼者罚15个“九”（“九”即4头牛马5只羊），偷种马罚9个“九”，母马罚8个“九”，牛、羊罚6个“九”，从偷盗案中救出羊群者受到奖励。

4. 军事方面：作战逃跑，罚穿女人衣服游街以示羞辱；战争中丢弃领主处死刑；听到敌人偷袭不报处死刑，并子孙流放；作战勇敢者进行一系列奖励。

5. 社会方面：禁止逃人，收容逃人受罚，捕获逃人有奖，侮辱殴打统治者受刑罚，杀死男仆人罚5个“九”，杀死女仆人罚3个“九”。

6. 道德方面：维护长幼尊卑的秩序，对救火、救溺、救婴、护理病人、帮助产妇者予以表彰，目的是缓和矛盾，维护现存秩序。

7. 民事方面：40户有4户必为其儿子完婚，10人必需对1人婚事给予援助，不予援助者罚驼两只，马5匹，羊10只。

8. 刑事方面：对杀人、纵火、盗窃、斗殴、强奸、诱拐等刑事犯罪都规定了相应惩罚。

9. 诉讼：原告、被告对质出庭才予以审判，审判讲究人证与物证。

10. 量刑：死刑的使用较谨慎，像儿子杀父母，父母杀儿

子才判没收财产充公，只有危及国家安全才判死刑，如听到动乱不报告者判死刑。连坐、累及家人和子孙这种法极少，大量的的是财产刑，以罚牛羊为主。

和鄂尔勒克把《卫拉特法典》作为统治汗国札尔固的法律依据供奉在牙帐中，作为统治属下法制要则在部落中实施，使他的子孙在俄国的一百多年的统治做到了有序可行，有法可依。

第四节 同祖国的联系和睦邻的关系

土尔扈特部落西迁定居后，针对沙俄的控制采取针锋相对的灵活政策和直接或间接的反抗与斗争。但是，由于他们远离祖国，势单力孤，处境艰险，更加深深地怀念祖国，经与祖国无数次联系后，终于实现回归祖国的心愿。他们与祖国联系的方式可分三种：

一是同清朝政府的联系。

二是同祖国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联系。

三是同祖国卫拉特各部落之间联系。

一、土尔扈特部落同清政府的联系

书库尔岱青继位后，十分懂得祖国的清政府对他统治地位承认的重要性，于1646年（顺治三年）与其弟罗卜藏诺颜随青海和硕特部首领固实汗，向清政府进表贡，“附名以达”（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一）。1650年（顺治七年），书库尔岱青又派使臣与清政府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此后土尔扈特使臣不断来往。

1651年（顺治八年），土尔扈特首领博第苏克等“贡马”，清廷赐以“银币等物”。

1655年(顺治十二年),书库尔岱青遣锡喇尼鄂木布向清廷奉表贡。翌年,和鄂尔勒克另一个儿子伊诺登诺彦,也遣使锡喇尼和硕齐“入贡”。1657年(顺治十四年),罗卜臧诺颜也遣使,其中有其儿子多尔济,使臣沙克西布特、达尔汗乌巴什、阿巴赖等向清廷“贡驼二百只,复携马千,乞市归化城,”得到清政府的允准。与清政府联系的加强,使土尔扈特汗国得到了清政府政治上的支持。

阿玉奇执政期间,继承了先辈与祖国清政府不断联系的方针。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阿玉奇积极参加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的斗争。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清军于昭莫多大败噶尔丹后,为防噶尔丹余部窜伊犁,康熙帝命阿玉奇在伏尔加河积极配合。阿玉奇率军千人与一线防堵的策旺阿喇布坦会集于阿尔泰。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准噶尔部策旺阿喇布坦渐骄横,纵兵洗劫了赴北京向清政府朝贡的土尔扈特汗国使团,杀害了使团首脑额里格克逊一行,并进而绑架了赴祖国西藏朝拜达赖喇嘛的土尔扈特部落阿玉奇之侄阿拉布珠尔一行。阿玉奇企望和准噶尔部改善关系,曾把女儿嫁给策旺阿喇布坦,但策旺阿喇布坦出于扩张的需要,竟然时时制造磨擦。“策旺阿喇布坦所为,一度阻隔了阿玉奇汗政权与清政府的联系^①。”

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阿玉奇又派出以萨穆坦为首的使团,取道西伯利亚,经库伦、张家口,历时两年有余,于1712年春抵北京,其使团公开使命是商洽阿拉布珠尔返回土尔扈特部落问题。但阿玉奇给康熙帝的奏文中称:“所差之使,乃吾心腹小役,圣祖若有密旨,请赐口谕。”磋商机密实则不

① 《清圣祖实录》第一卷,第一七八页。

外乎两个，一是如何联合起来，对付日益强大并威胁双方安全的策旺阿喇布坦，二是探求土尔扈特部落重返祖国的可能性。康熙帝当即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派出了访问土尔扈特的以殷札纳为首的使团。使团成员有：

1. 内阁太子侍读殷札纳
2. 内阁侍读图理琛
3. 理藩院郎中纳颜
4. 新满洲噶札尔图
5. 新满洲米邱

还有阿拉布珠尔派的土尔扈特部落处的舒哥、米斯等人，随从保驾的有3名武官，22名家仆，共计32人。使团成员之一的图理琛，字瑶圃，祖籍热河，姓阿颜觉罗氏，属满洲正黄旗人，生于1667年，卒于1740年，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考授中书舍人，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升为中书科掌印，不久升任内阁侍读；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任礼部牛羊群事务总管，1705年因短牲畜头数被革职。1712年清政府招出使土尔扈特部人员，图理琛精通满、汉、蒙文，粗通俄文，赋闲在家，主动要求出使被允准，恢复其内阁侍读官职。因其撰写《异域录》一书献康熙帝，受嘉奖，准刊行，从此驰名中外，后来中外学者将路经欧洲第一个出使外国的清朝使团通称为“图理琛使团”。1712年6月23日使团从北京起程，于1714年7月12日抵土尔扈特部落阿玉奇驻地马奴托海。次日举行了隆重的迎宾仪式，殷札纳向阿玉奇宣诏递交了康熙帝诏书^①。诏书如下：

^① 《康熙谕阿玉奇敕书》是一件用满文书写的文献。全文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汪玉明同志译成汉文，载于1984年2期《民族研究》。

皇帝敕谕：

谕土尔扈特之阿玉奇，朕统御天下，抚育万邦，从
不分内外，一视同仁，断然不二。据尔阿玉奇疏言：圣
主向广阔无边之神瞻部洲训谕教化，使不灭之金轮谕训，
导致生灵于康乐安泰之境，胜誉如同天雨降下，实不胜
欣悦。将万众引向德化，恩赐如沧海之满福，更念流落
天涯者，像上天似赐予希望。耳闻君之圣躬，君之谕训，
如日之无玷，德威齐树，八宝俱全，天赋东土文殊舍利
活佛，秉公不偏，端座金刚宝座，治理广域，使寰宇共
乐升平。敬尊万灵之释迦牟尼佛法，广行边陲之地。今
微贱之躯善在，更敬仰文殊舍利宗喀巴之教。今遣使之
原委，在于卫藏地方，有达赖喇嘛之弟子，倘若有欲行
善事者，彼处亦可行善。今为万物生灵怀仁德之菩萨，扶
世为君，并以如来之十戒，引导教诲。今小的为主上之
万寿，不时诵经，祈祷上三宝，祝佑圣躬康豫。扶持黄
教，统一德化，向如沧海清明圣主，遣使启奏。所差遣
之使，乃吾心腹小役，圣主若有密旨，请赐口谕。吾将
圣主之教训，同日月之永恒，借鉴不绝等语。

尔阿玉奇，一向恭顺，进贡请安，输诚已久。然被
策旺阿喇布坦阻截数载，未能相通，今又一心一意，自
俄罗斯地方，遣尔心腹差役萨穆坦等为使，特向朕躬请
安贡物，朕甚嘉奖。故朕心宠眷，施以殊恩，赏赐金银
制五十两圆筒奶茶壶一具，五十两银制盆一具，酒杯一
个，镂空雕花马鞍一个，各色绸缎三十匹，布二百匹，茶
叶四篓。赏多尔济拉布坦、沙克都尔札布绸缎各二十匹，
布各百匹，茶叶各四篓。尔所差遣之使者萨穆坦、车臣、
鄂木布、丹津等，也足赏银两、绸缎、布匹、茶叶等

有差。

再之，尔弟之子阿拉布珠尔，与其母同赴藏期间，策旺阿喇布坦与尔相猜交恶，道路被阻，不得返回，而困于嘉峪关之外，嗣后向朕叩乞而来。朕好生天下众生，故授封小子阿拉布珠尔为贝子，安置在党色尔腾地方，年赏赐俸银、绸缎，使之生计有着，以致富裕矣。朕轸念尔自效顺以来，频行请安，一向化之举，亦念小子阿拉布珠尔与伊父及尔分散年久，用何计遣送之处，与俄罗斯商买头目哈密萨尔相询，哈密萨尔亦允送至时，朕正欲降旨接回阿拉布珠尔之随从，同俄罗斯一起遣往之际，适值尔差使者萨穆坦等前来，正合朕意矣。因此，特令侍读学士銜殷札纳，郎中纳颜，主事銜图理琛，护军校亚图，五品官拿那等，手持敕书，会同阿拉布珠尔及其随从等人一并遣往。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①

诏书递交之后，又转达康熙帝的问候，阿玉奇和部落人跪接。之后举行盛大宴会。席间阿玉奇详细询问了祖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并说：“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同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②。”流露出与故乡亲人息息相关的真情。图理琛使团在土尔扈特部落居留14天，盛筵不绝，除阿玉奇

^① 此件敕书发现于新疆和静县，发现经过可参阅马大正、郭蕴华《‘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试析》《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

^② 内达金著，马汝珩译《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重返祖国》《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两次盛宴外，还受到了阿玉奇妻达尔玛巴拉，其子沙克都尔札布，其妹多尔济喇布坦等部落显贵的盛宴款待。7月25日使团离开土尔扈特部落踏上归途，1715年4月30日（清康熙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抵达北京。这次使团出使洽谈的主要问题，是土尔扈特部落东返故土和对付准噶尔部落的问题。回归祖国一事，后来由于清政府对准噶尔征伐事被拖延下来，直到1771年才实现。这次磋商为土尔扈特部落东归祖国，做了思想上、精神上的准备工作。关于东归祖国和联合对付准噶尔部两个问题，在诏书和《异域录》中并无记载，只是密谈，不可能大事宣诏和对外刊行。

策凌敦多克执政后，与祖国多渠道的联系，出现了更多的困难。南路通道清政府和准噶尔部时战时和，处于梗阻状态。阿玉奇逝世后，俄国对土尔扈特部落的控制日益加强，假道俄国北路又处处受阻。尽管如此，策凌敦多克仍排除重重困难与祖国联系。1730年年初，策凌敦多克派遣那木卡格龙、达尔罕格楚尔为使团前往，向清朝雍正帝请安，并呈递奏书和敬献礼品。在北京，部落使团表明：不自认为俄罗斯帝国之臣民^①。清政府认定土尔扈特部落为蒙古所属之一种民族。1730年下半年雍正帝派出托时为为首的使团，赴彼得堡祝贺俄皇彼得二世即位，随同这个使团前往的还有另一个使团，就是以满泰为首的使团，主要是对策凌敦多克使团回访，并对土尔扈特部慰问。

满泰使团成员如下：

1. 梅勒章京满泰
2. 梅勒章京达布什

^① 《故宫俄文史料》第23件，第31页。

3. 梅勒章京阿思海

4. 坦斯里公格齐旺

5. 梅勒章京固鲁札布；随从武官仆役 28 人。

满泰使团比托时使团多 8 人，他们在 1731 年（雍正九年）2 月 30 日抵萨拉托夫，策凌敦多克特遣宰桑刚达什和札布两名札尔固齐专程迎接来自祖国的亲人，并向雍正皇帝请安。满泰使团于 5 月 7 日到达土尔扈特部落牧地附近，策凌敦多克又派遣达木巴达尔札与阿尔达拉鄂木布前来迎接使团。由于阴雨连绵，5 月 11 日使团才达到策凌敦多克驻地，阿玉奇遗孀和其子策凌敦多克、部落首席大喇嘛尚固尔盛宴接待祖国的使团，跪接了博格德汗（指清朝皇帝）交给他们的谕旨：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土尔扈特汗安否？前阿玉奇汗仰慕吾圣祖皇父仁化，笃意遣使取道俄罗斯之路，上书请安，呈进方物。圣祖皇父，明鉴嘉许，特加施恩，遣使致意。彼时，阿玉奇汗曾欲假道俄罗斯再遣使臣，或为准噶尔所困，道路梗阻，或向俄罗斯假道未果，实难逆料。

尔等土尔扈特部，虽远居边陲，然向行善事，人怀忠心，以诚远来，笃请圣安，圣祖皇父业已明鉴。尔纳札尔玛穆特之子阿拉布珠尔，随同其母来藏叩拜，返回时为策旺阿喇布坦所阻，兹念悯其不得返归，封为贝子，且已另行安置，施恩养育。又库莽喇嘛之众弟子为唐古特所截留而不得返，皆施恩收容养育。自准噶尔俘获之土尔扈特人等，亦皆令归各部，施恩养育。

悉闻阿玉奇已歿，朕嘉许其恭顺之举，待以仁德。今朕居龙位，念阿玉奇汗素以忠诚之心，请安于圣祖皇父，故命原副都统满泰、原副都统达布什、原副都统阿思海为使节，前往慰谕土尔扈特。余言由使臣面叙。特谕。

雍正七年五月十八日^①”

汗本人及母亲和尚固尔大喇嘛，不止一次向全体成员赠送了礼品。在慰问部落期间，每日都受到部落各分支头领的盛宴接待。满泰使团启程返国时，策凌敦多克表示：“但愿如天朝大皇帝万万年，临御天下，我在此朝暮于佛前竭诚祷祝，烦天使奏闻。使臣所告准噶尔自噶尔丹至策旺阿喇布坦、噶尔丹策凌之所做所为，与我所闻相同，其事属实，清朝皇帝派大军进剿，我必获悉其部，尚有准噶尔人败北窜入我处，我将收留之后，再行奏闻。”达尔玛巴拉表示：所蒙清朝皇帝之恩，趁老妪身死之前，亲往谒见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

5月24日满泰使团启程返国，策凌敦多克遣台吉1人、桑2人，赠送珍贵盘羊100只，送至伏尔加河西岸，满泰使团和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托时使团一道回国。

1740年，敦多克奥木巴还多次呈请俄国政府，开释1730年策凌敦多克派遣出使北京的那木卡格龙等人，因他们在北京期间只承认是中国清政府的臣民，否认是俄罗斯臣民，而被俄政府拘禁。后经敦多克达什多方奔走力争，使彼等由拘禁中得蒙开释。

^① 此件敕书是与前文提及之《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同时发现于新疆和静县，发现的经过可参阅马大正、郭蕴华《‘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试析》《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

敦多克达什执政期间,为了抵制沙俄政府对部落的控制,他努力保持同清政府的联系,以求清政府对部落的帮助。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敦多克达什遣使吹札布等人,冲破俄国的重重阻挠,历时5年,到热河行宫朝觐乾隆,并请求去西藏礼佛。乾隆于万树园热情^①接待吹札布等代表,敦多克达什向乾隆呈献贡品,有方物、弓箭袋等。乾隆允其所请,派官员护送其到西藏拜谒达赖活佛。次年,吹札布返京,乾隆再次召见,并询问部落与俄国的关系及处境。吹札布向乾隆道:“俄曾经与雪西洋(瑞典)及西费雅斯克国(土耳其)战,土尔扈特部落出兵助俄,因而部落的实力被削弱,兵弱不足以抵沙俄压力,后才被沙俄控制,但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敢为人臣仆”(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三《厄鲁特要略五》)。吹札布建议清政府谕令哈萨克,以后土尔扈特部落纳贡路途近便,不必再假道俄国,免俄阻难,并详细表明他们所居住的疆域,绘制草图献给乾隆帝。

渥巴锡执政后采取秘密措施,策划东归,他为摆脱沙俄对部落的控制,反抗沙俄当局的剥削和压迫,派人秘密和清政府驻伊犁的官员联系,提出要求东返祖国,清政府同意了他们这一合理要求,随时准备迎接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

二、土尔扈特部落同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联系

土尔扈特部落的首领们在西迁的140年间,与西藏黄帽派喇嘛多次联系,同时取得了藏传佛教对这个漂落异国的部落有力的支持。

1640年,和鄂尔勒克率领其子书库尔岱青和伊勒登,返回准噶尔牧地,参加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诸部王公联席

^① 《清高宗实录》五二二页。

会议，会议中和鄂尔勒克拜会了跟随达赖喇嘛当经师，诵经整整 22 年的札雅班第达（拉特纳巴德拉著《札雅班第达》，第 3 页），并邀请其去土尔扈特部落传经。札雅班第达于 1645 年春到土尔扈特部落，并为和鄂尔勒克、达优额尔和台吉们亡故做法事。书库尔岱青、衮布伊勒登、罗卜藏、桑杰达等人，分别邀请札雅班第达经师为他们讲诵经典，转抄佛经，广传妙法，满足了上、中、下三等人的心愿。“部落向札雅班第达布施仅马就达两万多匹。1646 年 6 月札雅班第达一行回到中国^①。”和鄂尔勒克及其子和札雅班第达的联系，加强了黄帽派喇嘛在部落的正统的宗教地位，增强了部落同祖国的思想联系，求得了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神权上，对部落最高统治权的承认与支持。

1646 年秋，书库尔岱青赴西藏拜谒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②。在西藏期间，达赖喇嘛封他为土尔扈特部落的“汗”。此间，他熬茶礼佛，对喇嘛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649 年春，书库尔岱青返回伏尔加河下游的部落驻地。1658 年又第二次赴藏礼佛^③。期间，他又拜谒了达赖活佛和班禅活佛。书库尔岱青于 1659 年回国。书库尔岱青两次赴藏礼佛，借助神权取得了对部落有力的统治，使部落人民思想趋于安定。最主要的是借助了祖国藏胞和藏传佛教有力的支持，抵制了俄国的威胁。

阿玉奇执政期间，为了加强与西藏佛教神权的联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使先辈建立的这条渠道更加顺畅。先后派出

① 拉特纳巴德拉著《札雅班第达》第 5、6 页，乌兰巴托，1959 年版。

②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 12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③ 诺尔布译《卡尔梅克汗诸汗简史》第 3 页，中国民族研究所，《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四集，1985 年版。

8批赴国去藏礼佛，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其侄阿拉布珠尔所携达500余众，去朝拜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

1690年，西藏达赖活佛赐给阿玉奇“汗”的封号，并送去了这一汗号的大印，阿玉奇始自称“汗”（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阿玉奇极力与西藏僧侣上层，特别是与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多方联系，从而大大增强了部落的政治地位。在阿玉奇取得“汗”号的10年，使俄国政府在其政府的文件中也不得不称阿玉奇为“汗”。只是18世纪初，由于策旺阿喇布坦的梗阻，汗国与西藏僧侣上层的联系才一度中断。

策凌敦多克执政后，仍致力于和祖邦故土的藏传佛教积极联系。1730年（雍正八年），策凌敦多克派那木卡格龙为首的使团向雍正请安进贡的同时，并请求去西藏礼佛。雍正准许他们赴西藏谒见达赖喇嘛、班禅喇嘛，随即成行礼佛，第二年方返回北京向雍正汇报礼佛的行情。

敦多克奥木巴同样奉行先辈与西藏僧侣上层神权联系的方针。1737年，敦多克奥木巴派遣札木巴·札木索，率领一个73人代表团到西藏参拜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由于蒙部土谢图汗嫌其使团有沙俄政府译员和官员，作为拒绝理由，终未成行。

敦多克达什在执政期间，为了抵制沙俄东正教对部落的思想渗透，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派遣吹札布为首的使团除朝拜乾隆外，又请求去拜谒西藏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乾隆允其所请，并派官员护送吹札布赴西藏礼佛。

渥巴锡在俄执政的10年间（1761—1771年），秘密散派了许多部落臣民赴藏礼佛。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有的改道俄国的西伯利亚，经蒙古草原、北京等地去拜谒达赖喇嘛、班

禅喇嘛，有力地阻止了东正教对土尔扈特部落思想控制的企图，顶住了沙俄要求部落人民皈依东正教的强大压力。

三，同祖国的各卫拉特部落之间的联系

对于远离祖国的土尔扈特人民来说，在强大的俄国势力面前，不能不加强与卫拉特蒙古各部的联系，并与之改善关系，以得到他们的支持。1640年，和鄂尔勒克率领其子书库尔岱青和伊勒登返回祖国的准噶尔，参加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的联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6个各部落的首领，还有西藏派来的佛教僧侣3人，共29人作为会议的正式代表。会议由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和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共同倡议，于1640年在塔尔巴哈台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东、西蒙古各部首领共同制定了《蒙古一卫拉特法典》。会后，和鄂尔勒克拜会了卫拉特各部首领，并向他们介绍了土尔扈特部落在伏尔加流域的情况。和鄂尔勒克与巴图尔珲台吉进一步调整了双方的关系。1644年，俄国政府派遣克列皮可夫使团去准噶尔部诱骗巴图尔珲台吉，共同出兵攻打土尔扈特部落。巴图尔珲台吉识破了俄国的阴谋，并说：和鄂尔勒克不是他的敌人，不可能攻打^①。他的态度是对土尔扈特部的声援。“和鄂尔勒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巴图尔珲台吉，而他的孙子朋楚克又娶了巴图尔珲台吉之女为妻，使两部的关系得以改善与加强^②。”

书库尔岱青执政期间，对准噶尔部落采取了一系列的忍让政策，以图和祖国的卫拉特兄弟部落搞好关系。1645年，书库尔岱青在进藏礼佛当中，遭到了准噶尔部的袭击，致使妻

① 兹特拉金著《准噶尔汗国史》第170页，莫斯科，1964年版。

② 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第20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子被俘，侍卫被杀害。1650年，书库尔岱青之弟罗卜藏，也在与准噶尔部斗争的一次自卫战中战死。书库尔岱青对这两次卫拉特其它部落侵害他的行为，为了对付沙俄的欺压政策，对自己胞族采取了礼让的政策。

朋楚克执政后，仗着自己是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女婿，1662年打败了准噶尔部落一些不友好的王公，排除来自准噶尔部的干扰，并给宗族报了仇，使新建的土尔扈特汗国，对祖国卫拉特各部的联系有所改善，但又与准噶尔部分王公有所纠葛。

阿玉奇执政期间，把其先辈与祖国的多种渠道的联系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阿玉奇特别重视与卫拉特各兄弟部落加强联系，奉行与祖国蒙古族部联姻的政策，和硕特的首领鄂齐尔图车臣汗娶了阿玉奇之妹多尔济喇布坦为妻，阿玉奇还把两个女儿嫁予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喇布坦和喀尔喀部首领墨尔根汗额列克（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由于阿玉奇的联姻措施，增强了土尔扈特部落与祖国的蒙古各部落的政治联系。当鄂齐尔图车臣汗被噶尔丹击杀后，他的遗孀——阿玉奇之妹多尔济喇布坦，率领余部一千余众投奔了阿玉奇，增强土尔扈特的实力。但是阿玉奇执政时期，同准噶尔部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阿玉奇虽然努力通过联姻措施加强同准噶尔部联系，由于准噶尔部势力逐渐强大，特别是策旺阿喇布坦为珲台吉后，采取对卫拉特各部同室操戈的掠夺政策，致使土尔扈特汗国同准噶尔部落的关系紧张起来。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西部落首先发生了“散札布事件”。散札布是阿玉奇三子，因“与父有隙”，率一万多人投奔策旺阿喇布坦，“阿玉奇几经索还，策旺阿喇布坦才放逐散

札布归额济勒，扣留从属户不归还，反而分给准噶尔各鄂托克^①。”

1698年，阿玉奇的侄儿阿拉布珠尔，陪同其母率众由伏尔加河借道准噶尔部，赴西藏熬茶礼佛，被策旺阿喇布坦绑架，后经阿玉奇之女（策旺阿喇布坦之妻）多次说情，才予以放行。回归伏尔加流域时又被阻截，策旺阿喇布坦欲留阿拉布珠尔于准噶尔部以增其势，阻留竟达5年之久。

1699年，阿玉奇派遣使者额里格克逊等人赴京朝贡，在回归伏尔加流域时，策旺阿喇布坦竟然亲自指挥予以洗劫，并且不听其妻（阿玉奇之女）劝告，将额里格克逊杀害。

准噶尔部落策旺阿喇布坦在以上3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不仅恶化了准噶尔部落同土尔扈特部落之间关系，而且阻隔了土尔扈特部与祖国联系的一条最近的渠道，更重要的是造成了我国西部边疆的动乱局势，给土尔扈特部落维护祖国统一事业造成了不少困难。

策凌敦多克执政期间，接受了卫拉特准噶尔部罗卜藏苏努的避难，罗卜藏苏努是策旺阿喇布坦的次子。“其父在世时，他因倾向和清政府和好相处，与土尔扈特汗国友好交往，因而遭到其父的打击，并将其囚禁^②。”策旺阿喇布坦去世后，罗卜藏苏努同父异母兄弟噶尔丹策凌掌准噶尔部之权，奉行其父与清政府和土尔扈特汗国交恶的政策，竟然将罗卜藏苏努的亲母、亲弟弟、亲妹妹全部予以杀害。在土尔扈特汗国使者的帮助下，罗卜藏苏努才得以逃到伏尔加河草原避难。策凌敦多克也在寻找时机，借助准噶尔人民的力量准备东归祖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二，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壬子。

②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561页。

国。罗卜藏苏努的避难，策凌敦多克如鱼得水。以后，由于种种内忧外患的原因，终未成行。

敦多克奥木巴执政时期，他多次派出信使，到准噶尔部联系，请求准噶尔部和土尔扈特部联合起来，准备共同对付俄国的高压政策。1736年8月，敦多克奥木巴和其祖母达尔玛巴拉，共同写信致意准噶尔各兄弟部落，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准备随时重返祖国。但由于准噶尔之地战乱不停，内讧频仍，使土尔扈特人民回归祖国热情冷了下来。

敦多克达什执政期间，1745年5月21至28日，敦多克达什和其祖母达尔玛巴拉，同准噶尔部使者袞济克札布和公曼喇嘛，共同制定了摆脱俄国控制、东归祖国的宏伟计划。由于保密不慎，被阿斯特拉罕省长布莱尔金发现后，及时地报告了俄国外交委员会。卡尔梅克总督和居民准备在雷恩沙漠游牧时，打算率领卡尔梅克人渡过乌拉尔河，击败吉尔吉斯人，打开通往布哈拉的道路，返归准噶尔^①。卡尔梅克人受领主的影响，对俄国抱有越来越严重的敌对情绪，在伏尔加河两岸抢劫俄国居民日益猖獗，不断袭击俄国商人，用来准备回归准噶尔的食物和资金。1749年，准噶尔部战乱又起，并致使准噶尔辉特部的诺颜丹津率领自己的兀鲁思离开准噶尔，来投奔土尔扈特汗国。此事又使土尔扈特汗国东归祖国计划又一次被暂时搁浅。

渥巴锡执政期间和卫拉特各部的联系日益频繁。渥巴锡多次派人赴西藏熬茶礼佛，并通过辉特部的巴达诺颜、杜尔伯特部的鄂勒登告知清政府：“土尔扈特部落准备回归祖国。”

①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5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渥巴锡和他的先祖在异乡身处逆境时，便自然产生重返故土的思想，和鄂尔勒克 1643 年就制订过重返准噶尔的计划。书库尔岱青，朋楚克也准备实施这个计划，阿玉奇两次蓄意出走中国。策凌敦多克、敦多克粤木巴、敦多克达什都有此意图，面对渥巴锡来说，重返祖国的思想更加迫切坚定。而这时祖国的卫拉特各部也确实需要一位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正确民族导向的卫拉特人民的领袖。

正是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和卫拉特各部落人民，绵延不已的交往和联系，才促成了东归祖国的伟大行动。

土尔扈特部落同睦邻的关系的形式可分两种：一是同俄国的关系，二是同邻国和邻部的关系。

四、同俄国的关系

和鄂尔勒克西迁后，沙俄政府在征服喀山阿斯特拉罕之后，进一步向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扩张其势力，刚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落，便成为其征服的对象。和鄂尔勒克率领的土尔扈特部落，不可避免地要和力图扩张的沙皇俄国有所接触。尽管伏尔加河下游一带的草原，正是诺盖人迁移后留下的弃地。1632 年，俄国政府派了 1 名使者到土尔扈特部落活动。和鄂尔勒克很好地接待了这名来使，并派出使节到秋明予以回访，表示愿意和俄国和睦相处，但从来不曾有过一丝一毫臣属于俄国的想法（霍渥斯著，《蒙古史》，第 1 卷，第 562 页）。然而和鄂尔勒克善良的愿望，并不能改变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1634 年、1635 年，土尔扈特人不断遭到沙俄军队的袭击，并发生了争斗。为了休养生息，缓和部落人民西迁之苦，和鄂尔勒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冷处理办法，但这并不能阻止沙俄的不断挑衅。和鄂尔勒克面对沙俄的扩张势力，不得不组织部落的两万多常备军骑兵严阵以待。因当

时沙俄政府还不够强大，而土尔扈特部落的自卫常备军足以和沙俄政府军事力量相抗衡。1639年，和鄂尔勒克采取“阻截援兵，直攻城中的战略战术”，“一万多土尔扈特部落的自卫军骑兵进攻萨马拉城，使该城陷入了极大的危险之中^①。”和鄂尔勒克和沙俄当局发生的“第一次大的冲突”以沙俄当局的失败而告终。

1643年，由于沙俄当局力图对土尔扈特部落加以控制，用限制通商自由的这种蛮横无理的贸易政策，来压迫土尔扈特人。俄国不准和鄂尔勒克和他儿子的兀鲁思来的150名商人去萨马拉城经商，双方关系急剧恶化。

1645年，和鄂尔勒克为争得土尔扈特部落自由通商的贸易权，进逼到阿斯特拉罕城下。不料，沙俄当局采取了正面迎敌，侧有伏兵，引诱和鄂尔勒克的自卫军18.8万多人进了沙俄军队的口袋阵中，不幸中了埋伏，和鄂尔勒克和他的几个儿子都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土尔扈特部落自卫军骑兵伤亡极为惨重，仅有1.5万多部落子弟突围出来。和鄂尔勒克伟大的抗俄行动，激励了后代子孙，认清了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真面目，成为西迁后百余年间，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反抗沙俄斗争的旗帜。

书库尔岱青执政时期，他审时度势，在对俄关系上作了灵活的调整，制定了以谋取胜的策略方针。1645年，俄国利用土尔扈特部落战败之机，一方面煽动早已臣服俄国的巴什基尔人不断地袭击土尔扈特的牧地，一方面派出使节对土尔扈特部落进行外交活动，妄图用军事威胁和外交讹诈来控制

^①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整个土尔扈特部落。俄国从乌发派出了库德里亚佛采夫使团来土尔扈特部落，迫使台吉们宣誓臣服俄国，并要求部落派兵去和俄国人一起攻打克里木。出于斗争策略，书库尔岱青没有接见使团，参加谈判的是书库尔岱青之弟伊勒登和罗卜藏；而在幕后指挥的却是书库尔岱青。土尔扈特的台吉们声称，“他们从来没有请求加入俄国国籍，为什么要进行臣服保证^①。”并指出巴什基尔人侵袭土尔扈特部落的事实，使库德里亚佛采夫连想都不敢想沙皇训令中的要求。在土尔扈特台吉们强烈谴责和坚决抵制下，库德里亚佛采夫请求沙俄政府做了如下的重大让步：一、允许土尔扈特牧民在伏尔加河流域放牧；二、命令巴什基尔人停止侵扰土尔扈特部落。但是，俄国政府让步不过是骗人的花招，沙俄政府没有一次禁止巴什基尔人对土尔扈特人的抢劫和骚扰，从来也没有放弃要土尔扈特人臣服俄国的野心。

1649年7月，俄国政府在给书库尔岱青的信中要求：“土尔扈特人离开伏尔加河流域。那时和巴什基尔人的冲突就会停止^②。”

同年9月，书库尔岱青会见了来土尔扈特部落活动的俄国使臣昂乌钦时表示：“土和水都是神的，土尔扈特人游牧的地方，原来是诺盖人放弃的地方，从来就不是巴什基尔人的领地^③。”

尽管书库尔岱青抵制了俄国使团的无理要求，但俄国政府还是不止一次地给阿斯特拉罕地方当局发出指示：“禁止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放牧。”

① 《卡尔梅克档案》1645年，案卷二，第228页。

② 《卡尔梅克档案》1649年，案卷三，第53—59页。

③ 《卡尔梅克档案》1649年，案卷五，第24—25页。

1655年4月，沙俄政府却又允许土尔扈特部落沿伏尔加河流域放牧。俄国政府出尔反尔的原因，是俄国政府正与波兰、立陶宛王国争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处于战争状态。在这一战争中，克里木汗国站在波兰方面，而地处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土尔扈特部落的向背，便成为战争双方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双方都极力争取土尔扈特部落作为同盟。沙俄政府为了战胜对方，不得已以承认土尔扈特牧地为条件。另一方面，土尔扈特人从来就不听从沙俄政府不让放牧的禁令，经常越过规定的界线，去伏尔加河流域的其它城镇地带去游牧。土尔扈特部落已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这已无法改变，沙俄政府用武力已无法征服，只好承认事实。

但是承认土尔扈特部落的牧地却是有条件的。自1655至1661年，土尔扈特部落首领一共同俄国举行了5次谈判，双方交涉的焦点，主要在于土尔扈特部落牧区的确定和俄国人、巴什基尔人停止骚扰土尔扈特部落的问题，而沙皇方面则要求土尔扈特人臣服，每次谈判都以沙皇政府要履行约定和土尔扈特部落首领对沙皇履行“保证”而告结束。

第一次保证是在1655年，“书库尔岱青等土尔扈特汗国首领保证对沙皇坚守信义，不诡诈，不向沙皇的违抗者和叛逆者通风报信。并承诺土尔扈特部落派军队为俄国服军役的义务。”但由于汗国首领们的抵制，俄国要求汗国出兵攻打克里木和波兰的计划未能实施。

第二次保证是在1656年3月。虽然形式上首领们作了保证，但未收到实际效果，因为不久汗王接待了俄国的敌人波斯国王的代表，因此俄国政府要求部落首领们作第三次保证。

第三次保证是在1657年3月，并且还手签了保证书，规定土尔扈特汗国不得与土耳其苏丹和克里木汗来往，以此限

制土尔扈特人对外关系的自由^①。虽然俄国政府通过了3次保证,但当时俄国政府要求汗国派兵攻打克里木汗国的协议,始终未能履行。因此1661年初俄国政府再次遣使来部落进行第四次谈判。

第四次保证是在1661年6月,共同保证反对克里木汗国。书库尔岱青答应出兵远征克里木汗国,并将克里木战俘送莫斯科和俄国的其它城市,战利品(包含马匹)全部由土尔扈特汗国支配^②。但是不久,俄国政府发现汗国的首领没有把获得的战俘交给俄国政府。

1661年冬天又进行第五次保证,朋楚克代表全体台吉还签了保证书:“保证对沙皇永世顺从,不要任何阴谋诡计。”而俄国政府也要履行不骚扰土尔扈特汗国的保证书^③。

通过外交上的多次谈判,土尔扈特部落面对俄国政府强大的压力,虽然表面上表示和解,但是汗国首领只不过把保证当做一种策略和手段,是为争得部落牧民的游牧地与生存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实际上每次保证之后,汗国首领们依旧我行我素,并不受诺言的束缚,也从未履行保证书。因为沙皇政府也从未履行过停止骚扰土尔扈特部落牧民的诺言。书库尔岱青以灵活的两手策略来对付沙皇政府两面手法,争得了俄国对土尔扈特汗国在伏尔加河中下游游牧区域的承认,为他的继承者奠定了汗国疆域的基本格局。书库尔岱青不愧为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为土尔扈特部落对抗俄国制定的两手策略奠定了政治基础和外交基础。

① 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118—119页,莫斯科,1967年版。

② 同上书,第121页。

③ 同上书,第121—122页。

1661年，书库尔岱青传位给温敦持重的四儿子朋楚克。朋楚克即位后，对俄国政府抱有深深的敌意，却唯恐被俄国人所征服，因而对俄国政府关系的处理，比较审慎和戒备，并时而与俄国的扩张政策针锋相对，予以抵制。“但是他奉行的是比较温和的对俄政策^①，”客观上为土尔扈特汗国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1661年冬，书库尔岱青和朋楚克参加了反对俄国政府的巴什基尔人的起义。用以反对俄国人的高压政策。

1664年，朋楚克派人告知俄国政府，克里木汗国又将举行反俄行动，并答应土尔扈特汗国出兵支持俄国的军事行动，其目的是为了缓和同俄国日益紧张的外交关系。俄国政府得寸进尺，让土尔扈特朋楚克，参加镇压斯杰潘·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1668年，朋楚克拒绝派兵支援俄国希尔科夫军，拒绝去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行动引起了俄国政府的极大不满。同年底，朋楚克又不得不在俄国高压政策下，参加了包围被起义的哥萨克所占领的叶克（乌拉尔斯克）城的战斗。由于在叶克城立下了汗马功劳，莫斯科谕令督军们厚待土尔扈特人，并以沙皇的恩典来鼓舞他们。朋楚克曾娶卡斯普拉特·切尔卡斯基王公的妹妹为妻^②。1661年，朋楚克刚即位，就把曾反对过他的札尔巴堂弟击败后交给俄国政府，表面上是札尔巴反对汗国向俄国保证，实质上朋楚克是为了巩固政权翦除敌手，却遭到有病退位的父亲书库尔岱青的坚决反对和极大愤怒，强烈要求尽快释放札尔巴，“否则他将重新带病即位，去

① 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1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攻打阿斯特拉罕军政长官，以武力解救自己的侄儿^①。”由于其父的强烈要求，使朋楚克不得不要回了自己的堂弟札尔巴。朋楚克即位当年发生的这件事，也使他认识到，只有坚持先辈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灵活的对俄两面政策，才符合土尔扈特部落客观实际，才能赢得部落发展的相对稳定的环境。朋楚克卒于1670年，他在位10年间奉行了比较稳健的对俄两面政策。

1670年阿玉奇即位执政，他在对俄关系中继承了其先辈制定的两面政策。阿玉奇执政时期不同于先辈的是，由于俄国政府对汗国的控制逐渐加强，因而使阿玉奇反控制的斗争事件更加频繁、尖锐，策略更加灵活、巧妙。

阿玉奇执政时期正是俄国彼得一世在位期间，他对外谋求霸权，频频发动了对黑海和波罗的海控制权之战，以争夺俄国的出海口。他向土耳其、瑞典、波兰等国兵戎相见，侵略别国。对内实行中央集权，巩固贵族统治，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疯狂掠夺弱小的民族地区。他妄图以高压手段控制土尔扈特汗国，以保持南部地区的稳定，进而利用汗国强悍的骑兵为其服务。而对汗国来说，虽然较过去发展壮大，但毕竟远离故土，缺少足够的后援，时而受到周围部族的侵扰，尤其俄国政府的高压控制，无时不对汗国造成威胁。为了维护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也必须在不损害汗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与俄国建立联系，并与之进行频繁的交涉和尖锐复杂的外交斗争。这斗争是以5次保证的形式出现的。

1673年2月27日，阿玉奇在夏尔科克河畔进行了第一

^① 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次保证，表示愿意像他父亲朋楚克那样“不进攻俄罗斯的城镇，不同克里木、鞑靼汗、土耳其、苏丹、波斯5国往来，保持俄罗斯地方免遭进攻”^①。而阿玉奇汗国新统治者的地位，在这次谈判中得到了沙皇俄国的确认。阿玉奇汗要求俄国政府保证汗国的边境和牧民不受巴什基尔人、哥萨克人的侵袭和骚扰。但是俄国政府首先不信守诺言。第一次保证后，顿河与雅依克河的哥萨克对汗国的侵扰又趋加剧。1675年春，阿玉奇汗向俄国使臣科兹洛夫提出了抗议：要求归还被哥萨克抢去的和赶走的牲畜，阿玉奇汗还派遣使者带着他的抗议信控告哥萨克野蛮的掠夺行为。他信中说：“顿河的哥萨克们从我们的兀鲁思赶走的牲畜，真是不计其数。”^②阿玉奇汗为了抗议俄国政府对顿河哥萨克侵袭小国的放任态度，毅然同俄国的敌人克里木与亚速夫联系，共同对抗俄国。俄国政府为了有效地控制汗国，进行了第二次谈判。

1677年7月15日，阿玉奇汗在阿斯特拉罕城附近举行了第二次保证。然而俄国政府并不履行诺言惩罚哥萨克，阿玉奇也不被一纸保证书所束缚。他与杜尔伯特台吉索罗木策凌一起，同克里木和亚速夫贵族达成协议，于1680年共同进攻了平札。土尔扈特汗国的骑兵，还袭击了顿河、伏尔加河以及雅依克河一带的骚扰过汗国的一些居民点。俄国政府为了平息土尔扈特人的愤懑，采取措施制止了哥萨克对汗国的侵扰，但同时要求与阿玉奇举行第三次谈判。

1681年3月13日，阿玉奇汗在阿斯特拉罕军政长官普

① 诺尔布译《卡尔梅克诸汗简史》第47页，中国民族研究所，《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四集，1985年版。

② 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141页，莫斯科，1967年版。

西金的主持下，举行了第三次保证。然而保证后，经过一段短暂的平和后，汗国的边境在哥萨克人的骚扰下又动乱起来。而且俄国政府在 1682 年竟然要求阿玉奇汗送交 3 名亲信为人质来履行诺言。对此，阿玉奇汗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和部落的骑手参加了正在兴起的巴什基尔人的反俄起义。起义的军队开进了乌发和喀山，并进攻了萨马拉。俄国政府针对汗国和巴什基尔人的联合，采取了分化瓦解手段，向巴什基尔人挑拨说：“土尔扈特人带领你们打仗，引诱你们哗变，致使你们倒霉，像过去一样，巴什基尔人因土尔扈特人的到来而破产^①。”而对汗国则同阿斯特拉罕军政长官戈利琴来劝说阿玉奇汗停止反俄的军事行动，并要求阿玉奇汗信守和承诺诺言，因而又举行了第四次谈判。

1683 年 1 月 24 日，在阿斯特拉罕城郊举行了第四次保证。保证后，双方都没有受保证的限制。由于俄国不信守诺言，并用宗教的或其它种种手段，勾引土尔扈特人，逃往顿河一带哥萨克人的居住区，并强加洗礼，迫使信仰东正教。“阿玉奇汗坚决与之斗争，又派兵参加了巴什基尔人的起义，使俄国政府大为恐慌^②。”直到这一年的冬天，阿玉奇汗的骑兵撤离了巴什基尔人的起义队伍，起义才停止。俄国政府鉴于以上情况，又命戈利琴赴伏尔加河下游和阿玉奇汗举行了第五次谈判。

1684 年，在伏尔加河下游汗国的营帐内举行了第五次保证。

五次保证的内容都不尽相同，但不外乎以下几项：(1) 阿

① 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 142 页。莫斯科，1967 年版。

② 同上书。

玉奇对沙皇要表示服从；（2）汗国承担俄国的兵役义务；（3）不得与俄国的敌人往来；（4）不得袭击俄国辖区。从上述内容看，双方有明显的的不平等性质。关于保证，土尔扈特人认为那是一种有利的交易，往往使他们不负任何责任。阿玉奇的外交出发点就是维护部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可从阿玉奇对俄关系的特点显现出来。

第一，坚持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尊严。

他对俄国沙皇政府一点也没有卑躬屈膝。他向俄国政府表示：他是“他们的同盟者，而不是他们的臣民”。阿玉奇汗经常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向俄国地方当局发敕令，就连俄皇彼得一世也认为：“阿玉奇汗是同盟者”^①。1722年，彼得一世远征波斯于阿斯特拉罕停留时，并把阿玉奇夫妇当做国家元首很隆重地予以接待，还把阿玉奇请到靠近萨拉托夫伏尔加河的游艇里游玩散心。彼得一世如此优宠拉拢、利用阿玉奇，是与阿玉奇在对俄关系中坚持维护民族尊严分不开的。

第二，外交独立自主，内政自谋自主。

阿玉奇汗在外交上，从不受保证的约束。他不仅和抗俄的山民往来，与中亚的希瓦、波斯等国互派使团，还与俄国的敌对国家克里木、土耳其等国交往亲密。在内政上他不允许俄国政府干涉汗国的内部事务，阿玉奇汗晚年选接班人时，沙皇彼得一世力选并推荐阿玉奇的外甥道尔济·纳札洛夫为汗位接班人，而阿玉奇却选定了他的另一个儿子策凌敦多克为继任者，坚决抵制了俄国政府的干涉。由于阿玉奇在汗国的内政外交上坚持了独立自主的立场，使土尔扈特汗国保持

^① 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城的民族》第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了独立的政治地位。

第三，策略灵活多变，巧妙高明。

阿玉奇汗对俄策略时而保证允诺，时而违约对抗。阿玉奇对俄斗争策略多变，并不是他个人性格反复无常、出尔反尔，而是他在不同条件下对策略灵活的运用，把维护民族利益作为对俄政策的基本原则。例如 1682 年，阿玉奇联合巴什基尔人、诺盖人袭击乌发、喀山，进攻萨马拉后，唯恐俄国报复，要求与俄谈判，但俄国政府却要汗国交出人质和每年上交贡马 500 匹，并停止每年给他赠款（霍渥斯著《蒙古史》，第 1 卷，第 368 页），以此向阿玉奇汗要挟，而他却抵制了俄国的无理要求。1683 年，他率领一支军队去攻打巴什基尔人，却突然改变了方向，渡过了雅依克河，并摆出欲与巴什基尔人联合的态势，俄国政府不得不降低条件。可见阿玉奇时而服从、时而反俄的态度都是以土尔扈特汗国是否受到损害为转移的。1715 年，当时牙帐设在阿斯特拉罕附近的阿玉奇及其属民，受到了希瓦人的军事攻击，汗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阿玉奇向当时驻防在希瓦的俄国公爵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请求出兵援助。而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借口没有上级命令不肯出兵，使希瓦人把原阿玉奇统辖的一些鞑靼部落迁到了希瓦汗国。通过这件事，阿玉奇汗对俄国人怀恨在心。认为沙皇俄国“未按谈判的协议保卫其属”。阿玉奇时图报复，两年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1717 年，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在彼得一世指示下，组成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去阿姆河一带探求金矿，同希瓦人和苏丹人交涉。阿玉奇利用这个机会，派人冒充俄国使者到希瓦苏丹人处，声称俄国已出兵征伐。希瓦苏丹人设伏袭击了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的远征队。数千人的队伍全部被歼，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被

击毙^①。阿玉奇汗却与希瓦苏丹人和解，其子沙尔都克札布也从希瓦汗国收回了被夺去的属民。阿玉奇汗在其统治汗国的50多年中，极其成功地运用了先辈们遗留下来的两面政策对付俄国人，阿玉奇汗在随机应变的策略方面，比其先辈更胜一筹。

应该看到，阿玉奇在对俄关系方面，既有坚持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尊严的一面，也有屈从于俄国政府为之效力的一面。他对待俄国人民起义，既有协助俄国政府参加镇压的一面，也有帮助人民响应起义的一面。他不仅参加了巴什基尔人的起义，还积极响应过斯杰潘·拉辛农民起义的号召。另一方面，也参加了镇压阿斯特拉罕火枪兵起义，还参加了镇压顿河流域的布拉文领导的人民起义，并俘获了起义领袖布拉文交给俄国。沙皇政府为了奖赏阿玉奇，把俘获跟随布拉文的群众赏给了阿玉奇，做阿玉奇的兀鲁思。参加并不表明阿玉奇同情与支持农民起义，镇压并不表明他反对与仇恨农民起义。两种手段都是为了抵制俄国控制而采取的一种斗争策略。当他和俄国的关系暂时缓和时，他便毫不犹豫地站在俄国一边镇压农民起义；当他与俄国关系紧张时，他又毫不迟疑地参加农民起义，来抵制俄国政府对他的'高压控制，来抵制俄国政府妄图侵吞汗国的图谋，用以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他的一切政治和外交实践的出发点就是维护民族的根本利益。

总之，阿玉奇执政时期对俄关系的政策和策略的运用是成功的。正像俄国史学家帕里莫夫所说：“当阿玉奇活着的时候，俄国政府不能采取坚决的行动，这位老土尔扈特领袖的

^① 巴托尔德著，外务省调查部译《东洋研究史》日译本，第390页，生活社1942年版。

威信太高，俄当局要像对待平庸的统治者那样对付他，那是很不谨慎的。如果政府决定立即限制他的权力和夺取他的政权，那么，老阿玉奇能够制造许多麻烦，并给俄国引起许多不快的事^①。”阿玉奇统治下的汗国政权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使俄国不能不把这个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汗国领袖视为实际上的同盟者。

1724年2月19日，阿玉奇汗病逝。5月25日，沙皇彼得一世出兵波斯路过阿斯特拉罕城，下诏：“让道尔济·纳札洛夫为汗”。6月20日，他上书坚辞：“我为汗反对者颇多，请按老汗王意，让策凌敦多克为汗”。1724年9月20日，俄国在萨拉托夫宣布策凌敦多克为汗国督办，策凌敦多克向俄国政府作了保证，其内容如下：（1）为沙皇忠实效劳；（2）不与沙皇的敌人友好往来；（3）公正审判，根除偷盗；（4）不收留库班和鞑靼人。

俄国在任命汗之后，对汗国实行的是扶持一派，但仍保持其反对势力，使敌对各派同时存在，实行了分而治之的方针。推行这种政策的后果，自然引起各派领主的共同不满。虽然未能得到汗位，领主们逐渐聚集，在实力雄厚的敦多克奥木巴麾下，并开始袭击俄国的村镇。

俄国政府为了遏制策凌敦多克的侄子敦多克奥木巴日益强大的势力，同时也为了抵消即将访问汗国的清政府满泰使团对汗国的影响，力求把策凌敦多克控制在俄国的影响之下。1731年5月1日授予策凌敦多克“汗”的称号，送去了“汗”位的象征物：貂皮大衣和帽子，镶有宝石的马刀、甲冑、

^①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3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球形尖盔和护臂甲^①。

策凌敦多克对俄国的控制，并没有处处俯首听命，常常显示出对俄国分而治之政策的不满和对高压政策的抵制。

1733年6月，俄国官员沃林斯基，以支持策凌敦多克为名，准备秘密翦除反对俄国最力的敦多克奥木巴。策凌敦多克坚决不同意用这种卑污的作法。俄国人从此认为，策凌敦多克既无能又胆小，再也不支持他了。他尽己所能抵制了俄国妄图在部落制造更大动乱的图谋。

1734年，策凌敦多克因俄国不许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捕鱼一事，向俄国当局进行了交涉。在策凌敦多克的坚持下，俄国外交委员会不得不作出了有利于土尔扈特人的决定，允许他们在游牧过和捕鱼过的地方捕鱼。

策凌敦多克执政的11年间，汗国贵族内讧频仍，动乱不已，而外部俄国控制不断增强。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中，他虽无力调解内讧，却在对外的政策中，依然继承了先辈们的灵活的两面政策，尽自己所能，大胆抵制了俄国政府对汗国的控制。

1735年11月10日，策凌敦多克因在部落实力太小，而才能又有限，还有酒精中毒症等原因，俄国政府将他解职退位送彼得堡治病养老。俄国政府同时宣布敦多克奥木巴为土尔扈特的统治者。

敦多克奥木巴执政的6年间，极力抵制俄国政府对汗国内政的干预，坚决反对俄国对汗国的宗教思想的渗透。在他执政之初，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某些方面不得不屈从于俄国的需要。1736至1739年，他参加了俄国对土耳其的

^① 《俄罗斯帝国诏令大全》第5699页。

战争，并取得了胜利，俄国赏银、赏物、赏俘虏。俄国政府为了进一步表彰他的战功，1737年3月3日授予他“汗”的称号（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65页），5月28日把汗位的标志、旗帜、军刀、貂皮帽、大衣给了他。但是，敦多克奥木巴对俄政府的屈从是有限度的。1737年12月19日，他针对沙俄当局“要汗国按照俄国法律审判本族人民的要求”，派专使到阿斯特拉罕交涉，并指出：“俄国作的使人屈辱的裁判，我们是不会屈从的^①。”由于他的反对，使俄国政府对汗国实行法律监督和控制图谋趋于流产，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上，俄国对他都作了让步。

敦多克奥木巴在统治汗国期间，继续举行了先辈们制定的对付俄国的两面政策。在对俄国官员的交涉中，他永远是一位最强硬的汗。

敦多克达什于1741年7月31日任命为汗国的督办。他执政的20年间，来自俄国的政治压力与日俱增。俄国政府要敦多克达什承诺：（1）不同任何民族和任何身份的俄国的敌人结交和往来，没有命令亦不同其它外国人互通使节；（2）不收容受过洗礼的土尔扈特人；（3）送自己儿子萨赖到俄国城市去抚养（当人质）。特别是交出萨赖作人质，是俄国对汗国加强控制的再次加码，迫于俄国强大的压力，他接受了上述条件。

1742年，敦多克达什和俄国政府发生了第一次冲突。敦多克达什要求将“已去世的策凌敦多克、噶尔丹丹津和敦多克奥木巴的兀鲁思移交给他。”俄国政府拒绝他的要求。为此，敦多克达什同阿斯特拉罕省长塔吉谢夫发生了争吵。实际上，

^① 《俄罗斯帝国诏令大全》第7191页。

塔吉谢夫对汗国兀鲁思的划分主张，正是体现了俄国削弱汗国实力的既定政策。

1743年，又发生了第二次冲突。敦多克达什要求俄国政府释放其子萨赖，汗国的首领们一直视萨赖扣作人质为民族的耻辱。他几次写信给俄国政府：“萨赖年幼孤身，而且以前几个汗从来不曾交过人质。”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沙皇应放回他的儿子。而得到的答复：“俄国政府对汗国的人质制度，认为无需加以改变。”1743年，萨赖不幸病死于阿斯特拉罕^①。

萨赖之死，促使敦多克达什对俄的忍让政策转向对抗。自此以后，汗国的军队经常袭击伏尔加河两岸的俄国据点和村庄，以增强汗国势力抵制俄国的控制，打破俄国政府吞并汗国的企图，不断地与俄国政府进行了反控制的斗争。

1761年，渥巴锡承袭汗位所面临的是部落的动荡与民族危机的加剧。

俄国政府通过改组札尔固来控制汗权。按土尔扈特部落的习惯，由汗物色人选设札尔固，并且通过汗批准法律才生效。沙俄却改组札尔固的代表，由全体土尔扈特的诺颜组成，并经过俄国批准法律才生效。更有甚者，俄国政府还指派了一名军官参加札尔固，使渥巴锡汗权旁落，在政治上俄国政府主宰了土尔扈特蒙古诸部，使渥巴锡有切肤之痛。

沙皇俄国还在推行改革的名义下，扶持已经东正教化了的土尔扈特蒙古的敦杜科夫家族，其主要成员，是敦多克奥木巴和宠妃贾恩所生的儿子道迪比和阿沙莱。其父死后，他们被送到彼得堡，改信东正教接受洗礼，他们都改成俄国名

^① 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第23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字，贾恩改名维拉，道迪比和阿沙莱分别改名为阿列克塞和约纳，改姓为敦杜科夫。俄国政府却要他们重建土尔扈特政权。这一计划遭到渥巴锡为首的汗国统治集团和人民的坚决反对，面对这种严重损害汗国人民宗教感情的事，俄国感到众怒难犯，只好收回成命。

同时，俄国政府对土尔扈特部无休止的征兵，也给每个土尔扈特家庭造成恐惧和带来灾难。仅 1765 年，土尔扈特士兵为俄国与邻国作战，死伤者达两万余人。

俄国对于部落中无能的阿混，卑劣的告密者，不是奖别墅，就是奖子女受优等教育，而对于土尔扈特军民受到的却是侮辱和欺压，甚至渥巴锡也受到俄国无能将军申斥和谴责；但是当土尔扈特军民愤而离开俄军后，本应三天打赢的战争却四年毫无进展，受挫时，俄军才领略了渥巴锡的领导才能和土尔扈特军民英勇善战之威。以后，俄国所有的战场都有土尔扈特人参加，所有的青壮年都应征入伍，60 岁的老人都无一幸免，土尔扈特部落到了民族存亡最关键的时刻。

1771 年，渥巴锡决心彻底摆脱俄国的统治，东归祖国，“使俄国再也不能依靠土尔扈特人作为俄国在南方的支柱了”^①。

五、同邻部和邻国的关系

土尔扈特汗国与邻国和中亚各国的关系一方面是为了经济上互通有无，再一方面是为了抵制俄国的威胁而采取的灵活的策略。

1646 年，希瓦汗国的使臣在阿斯特拉罕向俄国当局透

^①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 66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露：土尔扈特台吉经常派使臣到希瓦汗王尤尔嘎这儿来，以便使希瓦人和他们和睦相处，希瓦人也到他们的兀鲁思去，土尔扈特人也到希瓦人的地方自由经商。17世纪50年代，波斯王国派遣使臣携带礼物和商人到书库尔岱青父子和其他台吉处。1658年，土尔扈特的台吉们也派使者到波斯作了回访。

1656年冬，克里木汗的使臣给书库尔岱青写信：“建议同土尔扈特人建立友好联盟”。1657年冬，克里木汗使臣又到土尔扈特部访问，双方商定建立反俄军事同盟。“克里木汗从自己这方面攻打俄国的城镇和县區，而书库尔岱青本人和他的兄弟及侄子带领自己军队攻打喀山和乌发^①。”1658到1659年间，克里木汗又多次派出使臣携带贵重礼物到土尔扈特汗国，鼓动土尔扈特汗国一同出征抗击俄国，如出征胜利把攻下来的俄国城市喀山和阿斯特拉罕让给土尔扈特人，来诱惑土尔扈特台吉出征。不过由于俄国政府的破坏，两个汗国的军事同盟未能实现。

阿玉奇执政时期为了抵制俄国的控制，力图敦睦邻部和邻国的关系。俄国政府总想通过阿玉奇的保证束缚汗国对外活动的手脚，使之按照俄国的对外关系政策办。而阿玉奇汗并不完全服从俄国的指挥，他不仅与敌视俄国的山民联系，例如1682年联合巴什基尔和诺盖的山民攻击喀山和乌发，而且还与俄国的敌国土耳其和克里木联系，外交往来还异乎寻常的亲密。例如沙克都尔札布的妻子札尔拉去西藏之前，阿玉奇汗特意请希瓦人去土耳其都城君士坦丁堡，告知此事，并向土耳其苏丹有何物品需要从西藏购买。正因为阿玉奇汗同

^① 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104页，莫斯科，1967年版。

土耳其苏丹的亲密关系，1724年，阿玉奇逝世后，土耳其苏丹还派出以马木别特为首一行10人的使团前来吊唁，并向当时执政的阿玉奇之子策凌敦多克要求和睦相处。阿玉奇还在一些关键时期，为了部落利益，会同邻国台吉进攻俄国，例如阿玉奇汗为了抗议哥萨克人骚扰部落，与克里木汗国和亚速夫汗国联合进攻平札。

当然，对邻国和邻部的征伐也是汗国对外关系的另一面。阿玉奇执政之初，他不仅受到俄国的控制，还受到邻部和邻国多次骚扰，直接威胁着汗国的安定。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对汗国的邻国和邻部不得不采取纵横捭阖的外交策略和接连不断的武力征伐。他征服了曼格什拉克附近游牧的特鲁赫纳人，并着令其纳贡。接着又征服了希瓦人和卡拉卡帕克人。1709年又对库班的山民采取行动，致使其诸部首领躬身请罪。接着又对库班人另一个首领穆尔札采取行动，穆尔札被击毙，阿玉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壮大了汗国的实力。

阿玉奇汗在对邻部征服的同时，也参与了俄国发动的对邻国的战争。

1672年俄国对克里木的战争，阿玉奇按照俄国的要求派了一支2000人的队伍去亚速夫战场，另一支5000人的队伍去顿河战场，他前后动员15000人的队伍参加了军事行动；“以乌尼太和马桑巴图两台吉指挥的军队战功最显赫，使俄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①。”

1674年，阿玉奇按俄国的要求，装备了7000人的士尔扈特部队，大败了土耳其与亚速夫的军队，取得了彼列科普战

① 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役的胜利。1676年，土尔扈特汗国的军队和俄国军队一起，共同阻住了土耳其和克里木军队在基辅和楚古耶夫的进攻，以马桑巴图台吉为首的汗国军队还参加楚古耶夫战役。

1677年，又爆发了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以土耳其伊布拉欣和克里木汗塞里木·基列伊统率的土耳其军队向基辅进攻，俄国军队联合汗国的军队数千人取得了胜利。1678年和1679年，土耳其苏丹和克里木汗集结大批军队进攻哈尔科夫和楚古耶夫，“俄国政府利用汗国的军队和哥萨克的军队，击溃了苏丹和可汗的军队，俄国政府为奖赏土尔扈特部落，发给钱、面粉、酒和军事储备物资作为年饷，并免除汗国商人到雅依克河贸易的课税^①。”

1695年，俄军组织了两次远征亚速夫的军事行动，汗国派了3000人的军队参加。由于汗国军队作战勇敢，取得了胜利，沙皇彼得一世传令嘉奖阿玉奇汗及其部下。1698年，俄国军队发动了对克里木汗国的远征，阿玉奇的军队也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

1700年，俄国与瑞典发生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北方战争，长达21年。俄国为集中力量，不得不与土耳其签订和约。1701年，彼得一世“观看了由3000人组成的、到达莫斯科的土尔扈特和鞑靼军队的操练，并把所有这些军队派往瑞典边界^②”。

1709年，俄军与瑞典军队展开了会战，彼得一世令喀山军政长官阿卜克拉辛，从土尔扈特部挑选3000士兵参战，阿

① 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156页，莫斯科，1967年版。

玉奇派出长子沙克都尔札布率兵参战。由于汗国距战场甚远，当到达波尔塔瓦战场时，虽然战役已胜利结束，但是原来留守瑞典边界的军队参加了战役，以果敢神速的猛烈攻势，击溃了瑞典军队。为此，俄国政府赏给汗国的军队两万卢布。

1710年，俄土战争又起。翌年初，阿玉奇派出两万军队援俄作战，击溃了敌军，几千人被打死，近3000人被俘。然而从整个战局来看，对俄国不利，双方军力悬殊，俄军后备力量不足，处境困难，与北方瑞典的关系又趋紧张，俄国只得与土耳其签署和约。

“1722年阿玉奇汗晚年，还派军队参加了俄国对波斯的远征，在苏拉克河口替俄军建立了一些要塞^①。”

阿玉奇汗执政期间，曾为配合俄国对邻部和邻国的战争而屡次参战，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通过对邻国和邻部的战争，不但清除了汗国外部的侵扰势力，而且扩大了汗国的实力，往往会获得许多军需物资和俘虏。如1717年，阿玉奇汗参加俄国对外战争时，就俘虏了3万户埃季桑人、埃姆布卢克人和卡赫钦的鞑靼人。

第二，阿玉奇汗参加俄国的对外战争，是根据汗国与俄国的保证书的规定而履行的军役，这样既可减轻汗国的政治压力，又可从俄国得到物资支援。如因汗国军队保卫南俄边界有功，俄国奖给阿玉奇汗钱、面粉、火药、铝、铁、铜、硫磺、硝石、酒等作为酬劳。俄国政府之所以如此慷慨大方，是因为汗国的骑兵英勇神速，能征善战。“俄国政府几乎每一次战争，都让土尔扈特人参加了”（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

^① 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 13 页)。“如果没有他们是很困难的^①。”

第三，阿玉奇汗连年不断地参加俄国的对外战争，造成了汗国牧民繁重的军役负担，形成了日后俄国政府对汗国征调不息的局面。这种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阿玉奇汗逝世后日益严重，而汗国实力已被削弱，造成土尔扈特到了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渥巴锡时，军役负担几乎使部落濒临崩溃的边缘。

第四，由于对邻部与邻国的战争，打破了地区的反俄势力均衡状态，造成了“助纣为虐反累己”之势。当汗国帮助俄国战胜了邻部和邻国的反俄势力，势必造成反俄的真空，从而削弱了汗国反对俄国政府控制的实力，继而造成俄国政府加强了对汗国的控制。当时也许阿玉奇汗已认识到这一点，想保持必要的均衡的状态。例如 1717 年，库班苏丹洗劫俄国的奔萨城，并抓走数名俘虏，俄国政府要求阿玉奇汗出兵援助，但阿玉奇汗及其子沙克都尔札布，以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也不曾援助过他们为理由，拒绝出兵（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 13 页）。当阿玉奇汗认识到要保持必要的反俄均衡状态时，人已年老，而为时太晚了。也许鉴于俄国的控制的客观实际，阿玉奇无力保持这种均衡。

第五，阿玉奇汗参加的俄国对外战争是附属的部队，没有直接出头露面发动战争，没有招致邻部和邻国的怨恨，也没有造成四面树敌、八方起火的周边困难生存环境，仍然在名义上以汗国的地位和土耳其、苏丹、克里木汗国、希瓦汗国、波斯王国、瑞典王国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外交活动与和平

^① 苏联社会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 160 页，莫斯科，1967 年版。

交往。“阿玉奇近似一位独立自主的汗。”阿玉奇汗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与邻部和邻国的相对的友好关系，保持汗国政权的相对稳定，没有给后代子孙造成危害。

策凌敦多克执政时期，1726年勇敢地抵制俄国政府不准收留库班鞑靼人的禁令，“收留并保护了巴赫塔·基列伊汗王，并率军23000人帮助巴赫塔·基列伊汗王恢复了对库班的统治^①。”俄国政府害怕引起他国干涉，急令巴赫麦耶夫上校亲赴劝阻土尔扈特人。俄国政府曾禁令，任何国家不得将火药卖给土尔扈特人。而库班的汗王巴赫塔·基列伊根本不管俄国的禁令，毅然卖了不少火药给土尔扈特人，而且还送了不少火药给策凌敦多克，以后，两部的关系日渐亲密。

敦多克奥木巴执政期间，1737年6月24日，女沙皇给敦多克奥木巴下谕旨：“希望他在库班顺利地开创事业，能够彻底消灭库班鞑靼人、高地鞑靼人和其它土耳其臣民”。敦多克奥木巴取得部分胜利后，就草率收兵回国。1738年，敦多克奥木巴之子噶尔丹诺尔布，调转枪口反对其父时，土耳其人和库班人，趁机从南部进攻土尔扈特汗国，以后的3年，使敦多克奥木巴懂得了和周边各国搞好睦邻关系的重要性。

敦多克达什执政时期，他把搞好睦邻关系作为反对俄国控制的一个筹码，较好地保持了反俄空间的平衡状态。他在同外国政府和其它民族的领主的外交往来是自行其是的。1752年，卡巴尔达酋长阿尔斯拉姆别克，在克里木汗被击败之后，大胆隐藏了克里木汗的两个儿子，并向大批的克里木汗难民提供了避难场所，受到敦多克达什的称赞。而俄国人却以包庇窝藏罪将阿尔斯拉姆别克酋长监禁起来，酋长的儿

① 《阿斯特拉罕卡梅克档案》第36页，1752年案卷，第251号。

子拉姆扎请求敦多克达什要回自己的父亲。敦多克达什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抗议信给沙皇和阿斯特拉罕省长,“要求立即释放酋长。^①”而沙皇和省长都没有这样做。1753年初,沙皇政府请求敦多克达什援助波兰战场,敦多克达什都以种种借口拒绝出兵,这才使沙皇和省长醒悟过来,不得不释放了酋长。

渥巴锡执政时期,1768年冬天,俄国和土耳其又发生战争,俄国政府宣布招募土尔扈特人民参军,却很难动员,因为土尔扈特人民不愿和土耳其人民交恶,虽然有俄国将军亲临现场招兵,但是一个多月过去,无1人报名。土耳其人得到了土尔扈特人民有力的支持,主动让出一块优美的夏牧场,请土尔扈特牧民去土耳其放牧。

土尔扈特汗国人民用行动时时提醒沙俄政府,除了俄国以外,还要同克里木汗国、土耳其汗国等国保持睦邻关系,使土尔扈特汗国抵制俄国的高压政策时,形成一种有力的态势。

第五节 敦多克达什的改革

敦多克达什执政期间,做了民族改革的许多基础工作。

他从提高汗国民族精神开始,努力革除汗国人民的惰性,加强民族教育,增强民族素质,改造民族心理,提高民族自强意识,提高民族道德修养水平,发展经济,改善牧民生活,颁布法律。敦多克达什这些成功的做法,使民族克服了自身的弱点,逐步走上了自立自强的道路,才使后代做出了回归祖国的伟大事业。

^① 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35页,中国民族研究所,《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四集,1985年版。

敦多克达什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部落人民生活日趋困难，民族精神普遍下降，道德文化素质卑琐不堪；一百多年前的《卫拉特法典》有的条文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经过他的治理，土尔扈特人民的政治状况、生活习惯、社会风气、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而另一方面，他又暗中和祖国的清政府及西藏达赖喇嘛联系，时刻准备着带领全民族回归祖国。

而当时改革的历史背景是，敦多克达什上台后，俄国政府为了控制他和土尔扈特汗国各部落，采取了许多令人发指的高压政策。继 1741 年 8 月俄国扣押了他心爱的二儿子做人质，1744 年 10 月又限制他的祖母达尔玛巴拉的自由，“不准她到准噶尔去，强迫她迁往俄国的沃罗涅什，用以防止她策动敦多克达什返回祖邦中国。”^①

女沙皇不但侮辱他个人，而且还侮辱汗国人民。1738 年，敦多克奥木巴的二女儿阿其格，因其夫反对父亲的独裁被处死，她未参与，幸免于难。1742 年，其后母贾恩把她弄到莫斯科，强迫她受东正教洗礼，给她改教名娜杰日达。她的不幸，得到了部落人民的同情。俄国政府想借此，用一个俄国官员娶她为妻，以控制土尔扈特部落。为此，敦多克达什向俄国交涉，要求俄国恢复阿其格的婚姻自由、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俄国外交委员会虽然放弃了俄国官员娶阿其格的打算，却一直软禁她在东正教堂中做修女。汗国人民为此义愤填膺，敦多克达什力劝人民把这种侮辱牢记心中。

俄国政府为了分化瓦解土尔扈特汗国的人民，竟然强迫

①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 53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土尔扈特汗国人民，不准收留本民族信仰东正教和受过东正教洗礼的人，这部分人只容许俄国收留，沙皇政府还给每人发 30 卢布予以奖励，以便俄国政府直接控制这部分土尔扈特人。敦多克达什为了使这部分人回到本民族内部，下令：“凡在捕鱼场、养鱼场（出外做工的土尔扈特人受俄国老板胁迫信仰了东正教的人）等处做工的土尔扈特汗国人，一概到部落集中。”^① 在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中下游，土尔扈特汗国人民是主要的劳动力，他们回归汗国，渔业主、盐业主、作坊主等业将受到很大的损失。业主们请求政府不要放走土尔扈特人，沙俄政府竟然扣下了传达敦多克达什命令的人。而工人们还是一传十、十传百，知道了这个命令，看清了俄国政府妄图分裂土尔扈特部落的阴谋，都很快自动回到了汗国，逐步改信藏传佛教。

面对沙俄政府的高压政策，土尔扈特汗国的人民确定了今后发展的方向，要看到民族落后与不足，要完成回归祖国的事业，首先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改革。敦多克达什按照人民的意愿，用法律的形式，对部落进行了改革，这就是土尔扈特人民历史上著名的《敦多克达什补充法规》。俄国学者戈尔斯通斯基于 1880 年题名《卡尔梅克汗敦多克达什时代为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族编订的法规》。敦多克达什改革的具体措施是：

1. 政治改革：针对部落中的懒散作风，对办事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的人作出规定：对不完成任务者，则击颧骨 6 下；针对部落有的大小台吉说话不算数、失信于民的情况，规定

① 诺伏列托夫著《卡尔梅克人》第 34 页，中国民族研究所，《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四集，1985 年版。

“违背誓言者则击颧骨 30 下，罚 15 戈比；而劳动人民犯此错误，只罚 10 戈比，击颧骨 5 下^①。”为了刹住王爷和宰桑们傲慢无礼和限制他们对部下的为所欲为，规定了王爷和宰桑们应向全体老百姓执行政策和法规，并维护其尊严。若王爷和宰桑们在搜捕时随意而又无理地和衙役及牧民争吵，或者在供给大车时和牧民发生口角而被打死，则不罚衙役和牧民的款。因这种行为不符合王爷和宰桑的身份，亦是自作自受。这种改革提高了民族上层人士的思想素质和政治素质。

2. 教育改革：喇嘛要努力学习科学和文化，并且视其致力于科学文化的程度和取得成就予以奖赏和尊重。另规定，贵族子弟不肯学习蒙古文化科学知识，则向其父罚 3 岁马 1 口，仍然送其子向老师请教。若知名人士子弟不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则向其父罚 3 岁口的绵羊 1 只或 30 戈比，并且由其父送老师处求学。若普通牧民子弟不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则向其父罚 15 戈比。以上三种人如不改正，则按盗窃罪处之，直至交出其子送老师处接受教育为止。如果某个人的儿子在 15 岁前仍未就学，那就向其课以重罚 3 个“九”。

3. 经济改革：敦多克达什执政以后，致力发展部落的生产，并且以种种理由拒绝向沙俄政府交纳赋税，以便支付部落子弟巨大的教育经费。敦多克达什让游手好闲的青年擀毡、织毯、洗肠，部落开工厂、办商队、建渔场，设法补助教育开支的不足。1752 年敦多克达什下令，从渔场、盐场、作坊回来的土尔扈特汗国人不向任何一个外国人偿还债务，因为土尔扈特汗国青壮年的血汗和工作足以补偿任何债务。并且

①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人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 56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规定，受雇于俄国渔场、盐场、作坊的人在渔汛前，必须全部回到汗国，尽管渔业主们抱怨，为了发展部落的经济，还是全部召回了生产大军。

4. 道德风俗改革：规定了僧侣须不爱色、不酗酒，违背都要课以大量的牲畜惩罚。若某僧结婚，则令其离婚；如不弃妻，则不准进寺庙，直至履行离婚手续为止，如实在不离婚，则贬入纳税阶层。对旅行的人若某个兀鲁思的人不留夜宿，则向其课收3岁的母马1匹；若无子女的妇人不留夜宿，违者则向其课罚坎肩1件；倘若狡辩，则令其发誓。所有的族人都应登记夜宿者的姓名，否则次日邻人丢失了牲畜则留夜宿者应交出3岁的口马1匹，并送交台吉管理的帐篷。

5. 法律改革：规定暗藏盗贼，击颧骨50下，罚4岁口的骆驼1头。作伪证，当众剥去衣服，并鞭笞50下。盗窃罚击颧骨50下，戴木枷1个月，双颊烙印记；重犯盗窃罪，同样处之；三犯盗窃罪，则卖到克里木或库班。出征作战时，接到命令，立即出征，逾期不到者，王公罚1个“九”，名人罚5只大牲畜，平民罚3岁牛1头。对于作战逃归者则加倍惩罚。对于擅自攻打敌人失利、抢夺战利品、玩忽职守者都要受罚，对有功者予以奖励。在司法制度中，要求执法者必须公正无私，如有所偏袒，人们可当众耻笑和羞辱之；再犯，同样处之；三犯则停止其审判职务。

敦多克达什的改革，改造了民族的文化心理，提高了民族上层领导的素质，改善了民族的文化结构，使全民族的青少年都有了文化，使他们政治思想意识、精神文化意识、道德修养和科学教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提高，对祖国有了向心力，为整个民族回归祖国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通过改革使民族的领导层有了为祖国、为民族、为时代担负

重任的责任感，以法律作为改革的依据，为实现民族的进步扫清了思想障碍和精神障碍。敦多克达什的改革是行之有效的，抑制了俄国政府对汗国人民的思想渗透、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民族政治上得以自立自强。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次改革是有局限性的，它毕竟是在俄国政府对部落加强渗透和高压控制下进行的，必然有俄国政府专制的烙印，如作战的法律等等。

第六节 经济的兴衰

土尔扈特人是游牧民族，畜牧业是其社会经济的主要基础。

土尔扈特人西迁伏尔加河流域后，主要牧养的牲畜有：

马：“土尔扈特人养的马主要是蒙古马^①”：其耐劳苦，耐驰骋，耐寒能力强，骑乘稳健，耕役皆用。伊犁马：耐粗饲，耐高寒，耐长跑奔走，其腿长身高，乘挽兼用。顿河马：耐烈驯，耐长跑，耐爬冰驰雪，体格高大，耕骑兼用。奥洛夫马：耐高寒高温，耐长跑拉车，适应性强，力大身高，肉多而嫩，奶多而醇，是经济类的好马，土尔扈特人民在汗国后期主要牧养的是这类马。

牛：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时主要养的是蒙古黄牛，又称蒙古牛：其耐粗饲，耐耕役，适应性强，肉乳兼用。欧洲花白奶牛：其耐粗饲，奶多质高，肉用率高，但其不耐耕役长走。

① 张铎著《喀喇沙尔事宜》第2页，手抄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藏书。

羊：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时主要养的是蒙古绵羊：其耐粗饲，耐长走游牧，奶、肉用率均很高。蒙古的山羊：耐爬山越岭，耐长走游牧，适应性强，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时带回的羊种唯一剩下的就是蒙古山羊。俄国细毛羊：其毛、肉、乳、骨，经济价值高，但不耐粗饲，适应性差。

驼：土尔扈特在伏尔加流域时，养驼之多，家家户户畜养，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时，主要带回的牲畜就是驼，其耐干渴，耐劳苦，耐持久，耐粗饲，是牧民转场不可缺少的牲畜。其体躯高大，运载力强，具有役、毛、肉、乳、皮、骨多种用途。

土尔扈特在伏尔加河流域时，还牧养猪，鹿、驴、骡，狩猎和捕鱼也是土尔扈特人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①。

土尔扈特人是自给自足的牧业经济，他们出于自身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要将自己生产的畜产品与生产和生活资料进行交换，主要是以易物和易物的方式进行，土尔扈特人民向俄国人民、邻国和邻部人民提供的商品，有以驼马为主的牲畜，以羊毛、羊皮为主的畜产品，有以鱼、兔为主的狩猎产品，有以盐、碱、毡、毯为主的手工加工产品。

俄国商人，德国商人，土耳其商人和克里木商人往往组成商队到土尔扈特汗国各兀鲁思进行交易。也有俄国政府组织的商团到部落进行贸易活动，商团贸易往往对部落人民盘剥较多，颇不受牧民的欢迎，他们对牧民不公平的交易，往往播下了牧民对俄国仇恨的种子。也有的土尔扈特民几户或十几户组成商队到乌发和喀山，到德国和土耳其，去换回自己需要的生产和生活用品。每遇此种情况，土尔扈特人就要

^① 《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1752年案卷，第231号，第56捆，第31页。

受到沙皇俄国政府的种种限制，限制土尔扈特人经商，限制土尔扈特人和邻国邻部进行商业贸易活动，是沙皇俄国政府一贯的控制土尔扈特人民的政策。

在和鄂尔勒克、书库尔岱青、阿玉奇和敦多克达什执政时期，往往汗国组织专门的商队冲破俄国种种阻挠，汗国独立自主地进行贸易活动。“汗国派专人收购牧民的畜产品，来换回牧民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①”汗国组织的贸易活动，牧民受益公平，土尔扈特汗国之所以能够团结和组织松散的游牧民族共同举行抗俄行动，为牧民做公平交易，是颇得人心和民心的一种措施，同时汗国组织的贸易活动，使土尔扈特汗国的经济也得到了发展。

和鄂尔勒克祖孙三代艰苦备尝，创立了土尔扈特汗国，其内外整肃，经济发展。随着牧地范围的固定，可以较有计划地使用草场，畜牧业生产技术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冬营地和夏牧场大多固定下来，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保护牧草的措施，使畜牧业经营管理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牲畜的头数也得到了较快的增加，此时牲畜的头数已达二百多万头。部落人民随着生活的安定，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提高，部落人口达二十多万人。

土尔扈特汗国经过长时期的休养生息，劳动繁衍，“土尔扈特人民的游牧活动范围西至顿河，东至恩巴河，北至萨拉托夫，南至里海北岸的广大地区^②。”它的居住中心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马奴托海，冬牧场在乌拉尔河和恩巴河

① 葛斯东，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第1卷，第132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② 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一带，夏牧场到达了托波尔河的上游。土尔扈特部落在伏尔加河流域牧地广袤数千里，东西可行 30 日，南北可行 20 日。

在阿玉奇执政时期，他领导土尔扈特汗国人民励精图治，发展经济，轮换冬夏牧场，利用比较丰裕牧草牧地，使牲畜头数得以增加，由书库尔岱青时期的二百多万头增至三百多万头。汗国的人民和俄国人民进行贸易，他们的牛羊和皮张换取布、烟、糖、茶、盐，还组织商队到遥远的祖国经商。他们冲破种种禁令，积极发展和祖国人民、俄国人民的经济往来。

在俄国人民的直接影响下，土尔扈特汗国的渔业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首领们对无畜少畜的牧民从事渔业生产采取奖励和保护政策，伏尔加河和里海渔场之多，使土尔扈特汗国捕鱼业兴盛起来，许多牧民还兼营晒盐业，这些都改善了土尔扈特汗国人民的生活。

在早期，部落的手工业主要集中在封建主的营盘内，专门从事盔甲、钩枪、弓箭、鸟銃、长枪和火炮等兵器的生产。随着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生产有了专门的厂房，开始生产工作器械、渔船、大车，还生产生活的器具和家俱、食品、宗教供具等。他们还向俄国人民学习，在伏尔加河畔就地取材学会了制砖和建造房屋及寺庙。阿玉奇汗不仅造就了他一生的丰功伟业，同时也把土尔扈特汗国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

策凌敦多克执政时，虽然他曾组织常备军到草原灭蝗，组织兽医扑灭畜群烈性疫病，但是由于他缺少管理才能使土尔扈特汗国生产秩序混乱，畜牧业生产受到影响，人民生活下降，部落经济衰退。

敦多克奥木巴统领土尔扈特汗国初期，整顿生产秩序，促进部落的经济发展，但是他统治的中后期部落陷于大乱，草

原无人管理竟然出现了沙漠化现象，人民流离失所，安定的生活难于保障，经济生产停滞，使部落衰败之极，牲畜下降到一百多万头，人口下降到十几万人。

敦多克达什执政期间，对牧地进行了实地调查，掌握了冬夏草场的实际情况，解决了众多的草场纠纷，他对沙皇俄国政府实行独立自主的强硬政策，他对部落人民实行抚慰宽和与依法管理的政策，对周边的邻国、邻部、邻族实行友好相处的政策，这些深得民心的政策，为发展畜牧业创造了有利的良好环境。他通过民族改革，发展部落的畜牧教育事业，培养了不少兽医，加强了对牲畜的传染病、多发病的防治工作，使原先部落经常发生的牲畜烈性病和传染病得到了控制。他还“禁止牧民外卖母畜，禁止屠宰母畜，规定淘汰母畜要经宰桑批准^①。”这一系列的措施，对畜群的发展十分有利，提高了畜群的质量和数量。他这些精明的治国方略，使部落经济上得以发展，人民生活得以提高，他执政的20年间，汗国牲畜头数回升到二百多万头，人口发展到二十多万人。

渥巴锡承袭汗位后，随着农奴制在俄国的发展，许多俄国农民不堪农奴制的压榨，逃亡到伏尔加河流域垦荒，俄国政府还从顿河招募了一千余户哥萨克，并使他们的家属来伏尔加河流域定居。此后，俄国政府不断迁来哥萨克和农民，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人的游牧区，出现了许多俄国居民点和教堂，这就激化了土尔扈特人民同哥萨克和俄国农民之间争夺牧地的斗争，经常、公开的冲突日益频繁，广大土尔扈特牧民生活日趋困难。

渥巴锡执政时期，正是俄国的叶卡特琳娜二世推翻丈夫

^① 《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1752年案卷，第231号，第56捆，第51页。

彼得三世的统治，自立为女沙皇之时。她一上台就用高压手段对土尔扈特汗国人民催款要畜，征兵增税，她疯狂的侵略扩张，征侵四邻，在渥巴锡执政的 10 年间，沙皇俄国政府在部落征兵达 32 次，征畜达 56 次，部落的子弟在战争中死者高达 8 万余人，征去战死的大牲畜高达 40 万头，部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使人民感到，在俄国再也活不下去了。土尔扈特人民不得不走上了武装起义东归祖国的道路。

第五章 东归祖国

第一节 隐蔽酝酿，寻机待发

敦多克达什逝世后，摆在渥巴锡这位年轻汗王面前的是，土尔扈特部落危机日益加剧，俄国政府再次利用汗位交替之机，对汗国高压控制不断加强，以达到完全制服土尔扈特这一强悍民族的目的。他们削去了汗对札尔固的领导权，在思想上，妄图让全体土尔扈特汗国人民放弃藏传佛教改信东正教，俄国政府穷兵黩武，连年在汗国征兵，最多一年达至 8 万，他们移民成千上万的哥萨克，来抢夺汗国人民的牧地，他们无理要求部落交出 300 个显贵名门子弟做人质，汗国人民一片惊呼之声“汗国的末日到了”。以渥巴锡为首的汗国首领们，经过认真思考，审时度势，终于下定了决心，大胆而又勇敢地 为民族指出了正确的道路，举行武装起义，重返祖国，以求民族生存。渥巴锡在 1767 年开始反复酝酿了东返祖国的计划，

建立组织领导核心：

其属下的领导成员主要有 5 人：1 是策伯尔多尔济；2 是

舍楞；3是巴木巴尔；4是阿嘉库伦寺主持书库尔洛桑丹增大喇嘛；5是达什敦多克。

策伯尔多尔济，是渥巴锡的堂侄，但比渥巴锡年龄大，足智多谋，具有斗争经验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他是汗国札尔固首席，始终积极支持并宣传武装起义东返祖国的计划。他是仅次于渥巴锡策划东返的重要领导人。他的思想原来是反对渥巴锡承袭汗位的。当敦多克达什逝世后，自称是汗位的合法继承人，求助于俄国政府和敦多科夫家族的支持，俄国政府未满足他，敦多科夫家族一心想依附俄国，希望我国支持敦多科夫家族统治汗国，也视他为异己。求援受冷遇，使他看到只有渥巴锡才是可靠的同盟者，后积极协助渥巴锡。他以后成为渥巴锡发动起义的忠诚可靠的有力助手。

舍楞，是策划武装起义、东返祖国另一个重要的领导成员。他原属土尔扈特部，是和鄂尔勒克叔父卫亥察布察齐的六世孙。舍楞的先祖没有跟随和鄂尔勒克西迁伏尔加河流域，而是附牧伊犁境，为准噶尔属台吉（祁韵士著《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札萨克弼哩克图郡王舍楞列传》卷105，传89）。1757年（乾隆十二年），他随阿睦尔撒纳反清作乱，兵败后退居博尔塔拉。次年，为清军副都统唐喀禄穷追，“使诈降计，诱唐喀禄赴营伏兵杀之，率部经喀喇玛玲逃窜俄境^①。”迫于清政府向俄国要求引渡，又投奔汗国。这时汗国由于俄高压政策，处于民族危机之中，他和部众对俄国大失所望，普遍不满，和渥巴锡策划东归。他对渥巴锡说：“不久前我才从准噶尔来，那里的道路和土地我都熟悉，现在那儿牧民较少，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析档》《色布腾巴勒珠尔奏土尔扈特部入俄及归来情形折》（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

如能安全抵达，你在那可不受人欺。”由于渥巴锡也需要了解祖国情况的人，而且他是坚定的东归论者，他便成为渥巴锡汗另一个有力的同盟者。

巴木巴尔，是渥巴锡的堂弟，是朋楚克次支曾孙，他的兀鲁思仅次于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但其为人从容稳重、诚实守信，善于交友，消息灵通，没有和渥巴锡争夺汗权的野心，对渥巴锡十分忠诚。他是札尔固主管外交和联络方面的札尔固齐，并主管对东归收集情报，还主管汗国的保密保卫工作。他是渥巴锡武装起义东归祖国又一个有力的助手。

书库尔洛桑丹增大喇嘛，阿嘉库伦寺的首席喇嘛，是书库尔岱青的三支五世孙，也是渥巴锡的又一个堂兄，负责祭祀和法纪的札尔固齐。他7岁时送到阿嘉库伦寺做满金，表现灵异，甚得洛桑六世主持喜爱，被派往西藏达赖喇嘛处学习。经过多年的努力，学完主要经典后回到了土尔扈特汗国。后深得广大僧众的尊重，洛桑六世圆寂后，继任洛桑七世喇嘛。1669年4月，渥巴锡召集决策层领导人决定东返祖国，洛桑丹增认为时机不成熟，但决策层都同意汗的意见，万不得已，他向渥巴锡传达了七世达赖喇嘛“断言”：“1770年1771年是土尔扈特人走向光荣的两年，也是离开俄国最为有利的两年^①。”他适时传达断言，成为东返祖国又一个重要的动力，也使他成为渥巴锡又一个亲密的朋友。

达什敦多克，是渥巴锡的又一位表兄，他的兀鲁思仅次于巴木巴尔。他是负责土尔扈特汗国财政和后勤方面的札尔固齐。他为人练达，善于筹划，处事深谋远虑，精细周到。他

①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7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为了保证东归的物资供应,提前一年就制造许多精良的战车、幌车、武器和器具,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奶酪、肉干和军需品。他在极其隐蔽的环境下,领导他所在的“空格斯”兀鲁思,制造了大量的长矛、大刀、鸟铳和猎枪,为东归祖国做了物资上的充足的准备,使他成为渥巴锡又一位亲密的战友。

利用矛盾, 战胜告密:

汗国蒙古(包括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极少数封建王公在俄国的高压政策下,已完全东正教化,对俄国已俯首听命。还有的贵族和渥巴锡有矛盾,如和硕特部的札木杨与敦多克达什互娶对方的姊妹而联姻。札木杨在达那拉(敦多克达什之妹)死后,歧视所生之子色克色那。色克色那向表兄渥巴锡求援,遂引起札木杨的不满。札木杨他从1767年3月到1769年5月间,5次写信密告渥巴锡和策伯尔多尔济,计划背叛俄国到中国去。然而札木杨和渥巴锡的矛盾早已人所共知,俄国政府认为,这是札木杨玩弄的权术(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57页),根本不予相信。1770年秋,在伏尔加河西岸的维特梁卡,汗国召开了高层6人参加的绝密会议,并举行宣誓“离开俄国,东归祖国,1771年,武装起义”。并强调事情的成功在于保密,失败在于泄密,时机成熟才向汗国人民宣布具体的时间。

制造假象, 麻痹敌人:

1769年3月间,在汗国曾任职的别克托夫截获了一封信,信是写给土尔扈特籍法官的,是法官的姐姐、原准噶尔贵族的妻子写的,信中说:“渥巴锡和舍楞打算迁移准噶尔。”^①

^① 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15页,莫斯科,1967年版。

这引起了别克托夫的不安，但他于1667年6月间已到阿斯特拉罕任职。他将此信转给主管汗国的基申斯科夫上校，上校根本不相信，认为是别克托夫制造混乱，排挤自己。而渥巴锡在1669年1月间至1770年底，应俄国政府之命，亲率土尔扈特骑兵2万人去参加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借此麻痹俄国当局。巧妙的计谋，致使在渥巴锡身边呆了3年的基申斯科夫什么也没有觉察到。1771年1月6日，渥巴锡从前线归来，写信给在外地过冬的基申斯科夫，告诉他“要集结军队，因和俄国敌对的哈萨克人要袭击汗国，汗国准备还击”，借以继续麻痹俄国当局。俄国当局虽然怀疑，并且派了16名军人来劝阻，但是为时已晚。俄国政府堆起的民族压迫的干柴已经点燃，便形成了反抗沙俄统治的武装起义的烈火。

第二节 武装起义，东返故土

1771年初，渥巴锡召集了大小宰桑进行动员，“讲了东归祖国才能摆脱俄国高压控制，而且离西藏较近，利于熬茶礼佛等种种有利的条件”。众宰桑纷纷为东归献计献策，并分头召集人民传达汗王渥巴锡的东归计划。1771年1月15日，渥巴锡又在雷恩沙漠附近别尔图地区集结了汗国的军民，向他们宣布东返起义的决定：“俄国女皇已命令，把我汗王的儿子和各部落头领的儿子们送到彼得堡，而且要从土尔扈特部落选出1万名字弟，派往俄国军队中去，仅仅1年，我们汗国已派出过8万名字弟为俄国做炮灰。为了摆脱俄国的压迫，别无他法，只有回归祖国，就可以‘生活在古老的国教、国语的中国同胞那里，和决定今世来世幸福的崇拜之地，盛满宗教佛法神水的汪洋大海的中国，以及赐大福于万民的活佛身

边’（《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四集，第60页）。”土尔扈特人民对俄国政府的压迫早已忍无可忍，经过渥巴锡的动员和号召，坚定了他们义举东归的决心，汗国首领的决策成了他们的行动。他们高呼：“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祖国去。”（斯文·赫定《热河——皇帝城》第31页）。

1771年1月16日^①，土尔扈特人民竖起了反抗沙皇俄国政府武装起义的旗帜。清晨，首先由宰桑桑杰策凌率领的一支精锐部队袭击了俄国驻渥巴锡牙帐的杜丁大尉兵营。宰桑马尔哈什哈，在离雷恩沙漠20俄里处，又歼灭了基申斯科夫派出增援杜丁大尉的军队。接着又分兵袭击了阻碍他们义举东归的维特利亚宁斯克、米京斯基、尼古拉耶夫卡等地的一些村镇。起义队伍把所有不能带走的锅灶、粮食、铜钱等全部遗弃，渥巴锡亲手点燃了自己的木制宫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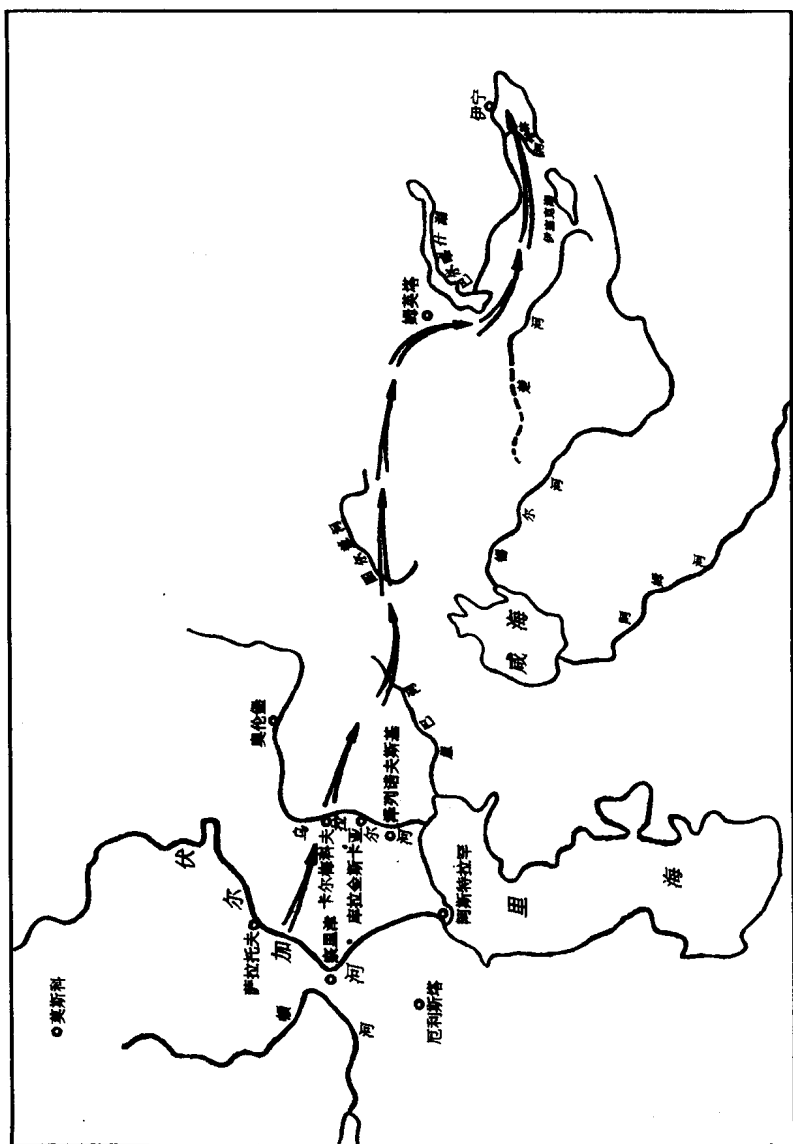
1771年1月17日，土尔扈特人民在渥巴锡的率领下，踏上了重返祖国的征途。

伏尔加河下游的1月寒风凛冽，白雪覆盖，成千上万的土尔扈特妇孺老人乘上早已准备就绪的马车、骆驼和雪橇，在土尔扈特骑兵的保护下，离开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

渥巴锡率领的全部队伍共33361户，168083人。其中渥巴锡所属20000余户，110000余人；策伯尔多尔济所属4000余户，21000人；巴木巴尔所属2000余户，11000余人；默门图所率1000余户，4000余人；达什敦多克所属1000余

^① 根据郭成康《土尔扈特蒙古回归日期续考》的研究成果，武装起义爆发的时间是1770年中国农历十二月初一，俄历1771年1月5日，公历1771年1月16日。东归是1770年中国农历十二月初二，俄历1771年1月6日，公历1771年1月17日。

土尔鹰特东返路线示意图



户，6000余人；恭格所属1000余户，6000人；“舍楞属3000余户，13000余人^①。”因当年天气反常乍暖，渥巴锡一直等到1月17日伏尔加河还未封冻，东归举事无法通知伏尔加河西岸的土尔扈特汗国人民。居于西岸的部众也无法跟随渥巴锡一起东返。土尔扈特人民武装起义，使俄国地方官员束手无策，交通切断，渔业、牧场和其它作业场上的工作均被停止，使俄国在伏尔加河的统治秩序陷入瘫痪状态。基申斯科夫得到警报后，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别克托夫跳上雪橇每天以300英里的速度，赶到圣彼得堡报告。俄国宫廷充满了惊恐，叶卡特琳娜二世女沙皇大发雷霆，她下令把基申斯科夫锁拿治罪，关到地牢中直到死为止，并下达命令，尽一切努力使土尔扈特人回到伏尔加。奥伦堡省长莱莫斯多尔普立即采取行动追击和堵截土尔扈特人东返队伍。

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渥巴锡采取乘敌不备、先发制人的方针，抢渡雅依克河，迅速摆脱敌人。他把人马分成三路大军，一路以巴木巴尔和舍楞率领精锐部队为开路先锋，一路以达什敦多克和书库尔洛桑丹增喇嘛率领的其余领主队伍为两边侧翼行走，一路是渥巴锡和策伯尔多尔济殿后，用以阻击敌人的追杀。1月29日，他们到达雅依克河沿岸。30日和31日，他们烧毁了阻击他们的库拉多斯卡亚、卡尔梅科夫、莫达山区和索罗奇科夫等防线的哥萨克据点。2月1日全部队伍渡过了雅依克河，进入了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向恩巴河挺进。

奥伦堡省长莱莫斯多尔普接到俄国政府的命令后，他和

^① 《清高宗实录》八九二卷，乾隆三十六年九月辛亥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二日条。

军团指挥达维多夫少将商定，派出全部驻军和龙骑兵等几个骑兵连追击。这时土尔扈特军民已全部渡河，又加之雅依克驻军发生兵变，因而军事行动失效。莱莫斯多尔普不甘心追击的失败，致函哈萨克首领奴尔阿里汗，让其拦截土尔扈特人，应允所得战利品全部归其所有。2月7日女沙皇也向臣服于俄国政府的哈萨克人发布谕旨“要求堵截土尔扈特人”（列夫申《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及各草原的叙述》第143页）。

当土尔扈特人走上哈萨克草原不久，北侧外翼的部队遭到哈萨克骑兵的突然袭击。由于土尔扈特部队以分散的队形，保护中间的妇孺和大批牛羊前进，在遭受袭击时，因战线太长，没有来得及集中力量，便展开了白刃格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有900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他们用生命保卫了大部队的安全。（瓦尔特·海希西著《伏尔加河畔的蒙古人》第5页）。

2月中旬，土尔扈特大队人马挺进奥琴峡谷，这是东进必须经过的一个重要的险隘。但追击的哥萨克军早已抢占了这个山口，如不歼灭敌人，就会功亏一篑。在这紧要关头，英勇机智的渥巴锡，果断地组织了5队骆驼兵，亲自率队从正面向敌人发起进攻，另派策伯尔多尔济率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包抄后路，在土尔扈特勇士的前后夹击下，很快就击溃了并几乎全歼了哥萨克军队。

3月，土尔扈特军队到了恩巴河东岸之后，迎来难忍的风寒，不得不稍事休整。冬寒给土尔扈特人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夺去了无数战士和牧民的生命。“往往早晨醒来的时候，几百个围在火堆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已经全部冻僵而死去（德昆赛《鞑靼人的反叛》第76页）。”这时俄国军队和哈萨克骑兵联合了两万人，又堵住他们的前进道路。面对天灾人祸，有

少部分人出现了畏难情绪。渥巴锡及时召集各部首领，分析了困难，动员大家团结抗敌，坚持到底。书库尔洛桑丹增大声喇嘛，及时向全部首领传达七世达赖活佛所推断的大意：“1770年—1771年，是土尔扈特回到佛召唤的中国最好的时机^①。”策伯克多尔济在会上激动地说：“如果再走回头路，每一步都会碰到亲人和同伴的尸骨，俄罗斯是奴隶的国度，而中国是我佛万民的理想之邦，让我们奋勇前进，向着东方，向着东方。”于是土尔扈特人一致宣誓决定：“同仇敌忾，继续东进，回归祖国，决不回头。”3月渡过了图尔盖河。

4月中旬，春暖来临，他们冲破了敌人的阻截，两万多俄军根本就不是强悍土尔扈特骑兵的对手，一冲即溃。土尔扈特人虽然打败俄国军队的进攻，但是却遇到哈萨克小帐努尔阿里汗部下不时的偷袭，人马伤亡很多。4月26日，渥巴锡给奴尔阿里汗写信指出：“哈萨克人对土尔扈特是完全无端的袭击。但我愿意化干戈为玉帛，使事情和平解决，路经汗的领地时，不再受到骚扰。我父亲在世时和我执政时期，我们两个汗国一直友好相处，你现在不应侮辱土尔扈特人。”复函拒绝放行，并且说：“你们还想到那儿去，我们已打定主意，追赶你们6个月，我们和俄国军队，也就是和哥萨克、龙骑兵、巴什基尔人联合起来，要用大炮从四面八方包围你们，决不放过你们，一直追赶到底。要我出主意，那你就返回俄国，如果怕俄国，那我担保宽恕你的罪行^②。”渥巴锡当然不会屈从奴尔阿里汗的威胁，土尔扈特军民对奴尔阿里汗不再保持友好不还手的态度了，他们击退了中帐和小帐的哈萨克人，土

①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民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7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同上书，第76页。

尔扈特又顺利地前进了。

5月23日，奴尔阿里汗与奥伦堡的省长和俄国的将军们，准备在捷尔萨康河会合，前堵后截一举打垮土尔扈特军民。但俄国奥伦堡的龙骑军，由于出发的时间过长而耽误了时间，当到达时，5天以前土尔扈特人早已全部渡过了河。士兵在捷尔萨康河等了好几天，不见土尔扈特人的影子。在河两岸吃不上东西，水土不服，得了浮肿病，马匹也纷纷倒毙，无法战斗，一了解方知已无法追击越走越远的土尔扈特军民。而占有地利的奴尔阿里汗劝奥伦堡省长和俄国将军们别走，俄国将军们只留给奴尔阿里汗3门炮和1000名骑兵，就撤退了（诺伏列托夫著《卡尔梅克人》第50页）。

哈萨克人为了掠夺土尔扈特部落的财产当战利品归己，他们采取散兵游勇方式不断袭击土尔扈特老弱妇孺的队伍。土尔扈特人只好走沙漠地区，这儿由于水源缺乏，没有水井，有人喝了沼泽地的水，开始拉痢疾，牲畜喝了沼泽地的水，倒地而毙，人们只好喝牛马之血以解渴，部落牺牲了几万土尔扈特生灵，损失了几十万牲畜。英勇的土尔扈特人民决不回头，掩埋了乡亲们的尸体，又悲壮地踏上了征程。但是，人畜都得了浮肿病和各种疾病，行军速度减慢。渥巴锡决定，大家分散开，一帮一帮地走路，这样行军速度才能加快，但队伍分散开后，哈萨克在各种间隙中进攻土尔扈特人，抢走了无数的人畜和财宝。

6月中旬，盛夏酷热，人员伤亡疾病困扰，再加上缺少食物和饮水，更造成难忍的煎熬。当土尔扈特抵达莫尼泰河，只得暂时停了下来，稍事休整。可就在这时，他们又陷入了小帐哈萨克奴尔阿里汗与中帐哈萨克阿布赉汗5万哈萨克联军的包围，切断了他们通往祖国的道路。在万分危难的关头，渥

巴锡分析形势后，立即派出使者与对手谈判，送还在押的1000名哈萨克俘虏，从而得到了停战3天的休整机会。渥巴锡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调整了兵力，“就在第三天的傍晚，猛攻哈萨克联军，经过浴血奋战，牺牲了无数英勇战士的生命，成功突围，越过了姆英格地区^①。”为了避免再遭袭击，土尔扈特人“选择了一条通过沙石地区的道路”，绕巴尔喀什湖西南，走戈壁逾吹河、塔拉斯河一路，沿沙喇伯勒抵达伊犁河流域。

7月中旬，土尔扈特部落越过俄国的边界小堡——坑格勒国拉，终于踏上了祖国的领土——伊犁西南塔木哈卡伦附近，结束7个月、1万多里的长征，浩荡的大军只剩下66013人，他们风尘满面，形容枯槁，衣不蔽体，鞋靴全无。

渥巴锡从开始东归祖国始，就派格桑大喇嘛一行5人，快马加鞭用3个多月的时间赶到伊犁，向清朝政府报告土尔扈特人弃沙皇而来。1771年俄国传来的消息，以及哈萨克阿布赉汗向伊犁将军的报告，清朝政府一直派伊犁将军迎接；直到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日，伊犁将军的奏折说：“今已数月矣，至今竟未能得悉消息。”

1771年7月20日（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九日），策伯克多尔济率领的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与前来相迎的清军相遇。

7月27日（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清军总管伊昌阿，硕通，在伊犁河畔会见了刚刚抵达的渥巴锡、舍楞以及土尔扈特主力部队和家属。渥巴锡向伊犁将军汇报了回国的经过，伊犁将军希望渥巴锡早日到伊犁与参赞大臣舒赫德会

^① 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18页，莫斯科，1967年版。

见。渥巴锡表示：“今日即赴伊犁，并有舍楞、巴木巴尔和我前往。”次日即启程。

舒赫德向渥巴锡反复申述了乾隆皇帝的旨意：“闻厄鲁特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遣大头人来京入觐，但念尔均未出痘，京城暑热，甚不相宜，避暑山庄凉爽，如九月中旬可到彼处，即带领前来，否则俟明年临幸时，再来入觐，朕务与策凌、车凌乌巴什一例施恩^①。”舒赫德还将专从北京“六百里加急驰递”送来的《乾隆谕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敕书》交给渥巴锡。敕书满文所写汉译文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及众头目，吾驻伊犁将军大臣闻奏，尔等数万之众，不慕异教，眷念佛法，禀承朕恩，乞求前来。朕鉴于尔等不慕异教，眷念佛法而来者，殊为可嘉，明鉴施仁。

再，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均系旧土尔扈特，昔时属于俄罗斯之际，尔汗敦多克达什曾于乾隆二十一年，遣使赴藏熬茶，行做善事等情，告俄罗斯代为转奏，乞求施恩，朕即仁慈鉴照施恩于彼，遣尔使吹札布等，赴藏诵经布施。今尔等诚心诚意，不忘佛经，既已归顺于朕，朕即睿照施恩尔等。尔后倘有赴藏叩拜熬茶，欲行善事，朕即施因，照尔之愿准行。

另，舍楞者，乃为前与吾军争战而窜逃俄罗斯之人，

^① 《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七，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今尔既怀念佛法，欲蒙朕恩，乞降前来，朕绝不究尔前罪，宽宥免罪，尚且施恩于尔。昔日讨伐尔时，倘被吾兵捕获，当要治罪，现既亲身来降，不仅无罪，尚与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同样施恩哉！

再有，尔等自俄罗斯脱出前来，途经哈萨克游牧之地，声称略取哈萨克之粮食之，此也非紧经之事。然自此之后，尔等不得再于哈萨克之地滋生事端，惟有好生保持和睦。即是尔等之间，亦勿行盗窃之事，只有相互关照，慈爱老幼，承蒙朕恩，遵照朕旨而行，则外无事端，内无贼盗，安宁居住，黽勉不息。

又，尔等既自远道艰辛跋涉而来，故于安置尔等之时，朕业已降旨伊犁将军大臣等，指给良牧，安置水草丰美之地，歇身安居。当尔等来朝之际，定赏衔品，重施厚恩，著尔等蒙受存留之。特谕。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①

乾隆通过这件敕书，向渥巴锡等土尔扈特首领交待了政策，解除了疑虑。渥巴锡一行于8月5日（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在舒赫德的陪同下，取道乌鲁木齐，入张家口，直奔承德朝觐。

① 此件敕书系汪玉明同志据满文本汉译。此件敕书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满文土尔扈特档中存有满文本抄件，而原件有满文和托忒文两种文本，一直珍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卓哩克图汗府，1979年与《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雍正谕土尔扈特敕书》同时发现，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第三节 清政府的接纳方针

一、廷议东归

1771年4月，清政府从俄国政府的函告中获悉，土尔扈特部众正在东返途中，当时清政府对土尔扈特东归的态度是：“若靠近边界，允许入界之，抚慰安置，若未至我边界，半途被俄罗斯追缉，发生冲突，则不可理^①。”

有的大臣却认为：“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千严谴，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癸巳存稿》卷六、《书西域闻见录后》）。不主张抚慰。有的大臣说：“以抢伊犁之故，其部众悼于远徙。”认为渥巴锡想趁准噶尔新亡，利用真空来抢伊犁，所以东归。作为清政府也有这样一种考虑，担心回归土尔扈特部众重返故地后，会扰犯边地，破坏边疆刚刚获得的安宁。

1771年5月10日（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乾隆在得悉土尔扈特部来归消息的两天后，增派正在返京途中参赞大臣舒赫德，命其“在何处接旨就此立即返回伊犁，协助伊勒图（时为伊犁将军）办事，此去伊犁，不必声张，务必谨慎，伊到彼处，真有其事，可细心从事^②。”

乾隆在得到舒赫德各种密报，及时得到了阿布賚汗向伊犁将军关于土尔扈特东归的报告和渥巴锡派格桑喇嘛快马向清政府的说明东归的报告，又认真听朝廷大臣的议论，在分析了这些大量材料后认为：“土尔扈特部归顺，是因为俄罗斯征调师旅不息，并征其子入质，且俄罗斯又属别教，非黄教，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七、四斋考。

②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折，第四十二件。

故与全族台吉密谋，挈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乾隆从当时土尔扈特实际处境来看：“彼已背弃俄罗斯，岂敢与我为难，是其归顺十有八九，诡计之伏十之一耳。”他指示廷臣对土尔扈特东返的意图，不必多加疑虑。

然而清朝的廷臣，民间的野吏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利益，仍然是众说纷纭，不时俱奏条陈。乾隆根据得到的情报，最后作出了符合实际的判断：“明知人向化而来，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至寇，甚无谓也。”并进而制定了收抚土尔扈特部落的方针。

二、廷议舍楞

清政府对于10年前叛逃被俄国收容的舍楞等大众归来，认为不大可能。当获悉归来大众之中有当年外逃的舍楞、劳章札布等人，担心其再行滋事，扰边犯境，破坏安宁。清朝大臣们一时间“议论沸起”^①，不少廷臣“以舍楞同来情属叵测，而主张慎重行事”，也有的大臣认为“不宜收俄罗斯叛臣，虑启边衅”，还有的认为“舍楞系出尔反尔的奸诈之臣，应收尔诛之”。

乾隆在得到舍楞等人的情报后认为其获罪远遁，岂敢重返，自投罗网。当确知有舍楞等人后，他根据大多数大臣的意见提出：“若舍楞、劳章札布等前来，则酌情安置等属众，将尔等安抚诱来^②。”就是先以招抚手段把舍楞诱来，来了以后怎么处置，是赏、是罚，待诱来再说。当乾隆得知舍楞的投诚的态度后，他的思想有了重大的变化，他认为“舍楞一人，岂能耸动渥巴锡等全部，且俄罗斯亦大国也，彼既背弃

①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折，第一件。

②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折，第二十四件。

而来，又扰我大国边界，进退无据，岂将焉往？”进一步认识舍楞部众“此次伊等前来者，并非我以武力索取，乃是伊等自愿亲自乞来，反而将其治罪之理乎？”而应“往咎概不介意，前罪一律宽宥，还特加恩赐，照杜尔伯特之例，接济产业，分定游牧，伊之所属部众，仍归伊管辖……尔等可进京入觐，分享圣主恩赐^①。”乾隆对舍楞的过去是不介意，以前的罪全部宽大处理，并且因为投诚还要大加奖赏，不仅奖赏，还要按前几年杜尔伯特部投诚者的例子，帮助他发展畜牧业，并给他划定游牧地，他所领导下的部落和人民，仍归他舍楞管理和统治……他和劳章札布等人可以进京朝拜我大清皇帝，享受我分给的恩赐的物品。乾隆这番话确定了清政府对舍楞等人的政策，这就当时的历史情况来说，是客观的，是进步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三、救济

土尔扈特人东归，深受清朝政府的重视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欢迎。乾隆命舒赫德等“分拨善地安置，乃购运牛羊粮食，以资养贍，置办衣裘庐帐，俾得御寒，并为筹其久远资生之计，令皆全活安居，咸获得所^②。”由陕西银库内拨银300万两，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内蒙等地的各族人民，以大量的物资供应土尔扈特，计有马、牛、羊20万头，米、麦4.1万石，茶2万余封，羊裘5.1万多件，棉布6.1万多匹，棉花5.9万余斤，以及大量的毡庐等^③。这些物资及时帮助了土尔扈特人民渡过难关，使他们皆安居得所。

①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十一日折，第二件。

② 《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九，三十六年辛酉。

③ 马汝珩、王思治《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准噶尔史论文集》第34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四、朝 覲

1771年8月5日，渥巴锡在舒赫德陪同下，到巴里坤西木垒之时，舒赫德接乾隆皇帝命令，返回伊犁主持安置，由色布腾巴拉珠尔陪同直奔承德。

清政府为了接待渥巴锡，令沿途官员对其一行要“设宴款待”，并要求“在宴筵伊等时，须显示大方，为之丰盛热情”。而且对渥巴锡一行所用马匹、牲畜“务必多备，不致耽误伊等上路”。沿途地方大吏因玩忽职守，接待不周而被革职者有总兵恒德、山东按察使德文、口北道明琦、知府博尔敦、怀安知县何燧。甚至山西巡抚鄂宝，直隶总督杨廷璋也为此受到申斥。为了慰问土尔扈特首领沿途辛劳，乾隆皇帝两次送荷包、桂子，“权且分赏来朝之众”，并谕告“待伊等抵达承德避暑山庄后，仍赐宴恩赏多样朝物^①”。

1771年10月15日（九月八日），渥巴锡一行抵达木兰围场，在伊锦峪觐见乾隆，进献礼品。渥巴锡恭进：“撒袋一副、箭三十支、弓一张、钟表一个、十样景一个、刀子一把、腰刀一把。”策伯克多尔济恭进：“手枪二杆、腰刀一把”；舍楞恭进“表一个、弓一张”。乾隆以蒙古语垂询渥巴锡，在蒙古包内以茶食招待了他们，并给予多种赏赐。次日，乾隆又在伊锦峪围猎营地设盛宴招待渥巴锡一行，参加盛宴的有大臣权贵、内外蒙古王公和卫拉特蒙古诸部首领86人。渥巴锡一行在一年一度围猎中，见到了先期东归的车凌乌巴什的围班扈蹕行围。舍楞与乌巴什是老相识，“两人围场相见，握手盟誓，誓为天朝臣仆^②”，一时传为佳话。

^① 《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二，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日至十三日。

^②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八日折》第三件。

10月20日(九月十三日),渥巴锡随乾隆放围3天,经博尔城行宫、中关村行宫于10月24日(九月十七日)抵承德避暑山庄,即日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蒙古大小首领均予封爵位。10月25日(九月十八日)乾隆在澹泊敬诚殿接见渥巴锡一行,之后又在四知书屋和卷阿胜境个别接见了渥巴锡并与之长谈,渥巴锡向乾隆讲述了东返历程和祖辈的历史(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四,《厄鲁特要略》六)。

渥巴锡一行在承德避暑山庄住了近半个月,参加了清政府举行的所有盛典,赐宴万树园、赐宴溥仁寺,命设灯宴,观看火戏(祁韵士《土尔扈特部总传》卷一〇二,第八十六传。);参加了普陀宗乘之庙落成典礼。渥巴锡等与喀尔喀、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一起瞻仰礼佛,参加大法会。因渥巴锡每一次参加盛典,乾隆专下谕旨:“将土尔扈特辈,则使着其更衣。”也就是要他们穿祭典的衣服。乾隆帝在普陀宗乘之庙内建立《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通石碑。

渥巴锡等在山庄停留期间,除一次赏给渥巴锡银5000两、策伯克多尔济银4000两,舍楞银3000两之外,几乎每宴必赏,赏赐名目很多,而每次渥巴锡所得与诸少数民族王公、权贵大臣相比,都列首位。

11月6日(九月三十日),渥巴锡一行,始一日启行一批,开始返伊犁。第一批渥巴锡、舍楞、沙拉扣肯。第二批默门图、恭格。第三批策伯克多尔济、雅兰丕勒。第四批为余下有病人员。

清政府为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恩威并用的方针,对土尔扈特部的恩抚措施,是其怀柔拉拢的具体政策。

五、中俄之争

为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清政府和俄国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早在1771年4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俄国政府致函清政府，如土尔扈特叛逃到大清，要求送还。乾隆作了认真考虑后指出：“此额鲁特、乌梁海等，亦为我之臣仆，前次尔等出奔，俄罗斯应遣还，反而接纳安置，实为不近情理耶，今尔等已向圣主求恩归顺，再无送还之理。”乾隆视土尔扈特部为臣子和人民，我——清朝理应安置，过去舍楞逃到你俄罗斯，你不送还我清朝政府，反而安置接纳，现在他回到清朝来，我们也绝不会送还给你们，而且他们回到的是自己主人的身边，更没有送还的道理。

理藩院在1771年8月13日（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四日）致俄国萨纳特衙门（枢密院）的咨文中明确宣称：“土尔扈特渥巴锡等并非我们武力征服归来我国的，也不是我们从俄罗斯设计骗来的，是他们居住在俄罗斯忍受不了你们俄国政府压迫，希望得到我们皇帝的恩典，愿意做我国的臣民，精诚寻求来的，既然是如此恭敬顺从归附清朝，难道还有交给你们俄国治罪的道理吗？这是绝对不可行的事情^①。”

1772年8月12日，俄国萨纳特衙门再次行文清政府理藩院，要求将土尔扈特部交予俄方，甚至以武力威胁。理藩院即于1771年8月17日（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八日）复文，要点如下：

第一，俄国来文称，邻近各国，都没有容留别国属民的例子，清政府不应容留土尔扈特人。清政府答复，土尔扈特

^①《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四日折。

渥巴锡等人，与你们国家是不同的部落，原来就不属于你们国家的人，他们原来从准噶尔盆地进入你们国境，而你国征调土尔扈特部落的人民徭役繁重而残酷，他们不能忍受这沉重的负担和徭役，率领众人来投诚祖国。我皇上为天下的主人，抚养怜悯人民，难道愿意为我国人民，而我们有不愿接纳的道理吗？

第二，俄国政府来文称，将俄国杜丁大尉等 150 名俘虏放回。清政府答复，你国明明知道杜丁大尉等 150 人已经在交战中死亡，土尔扈特部落人是没有的；你们希望得到俄罗斯几个人来顾全面子，这是花言巧语之词。

第三，俄国政府来文称清政府如不满足俄国的要求，就是不信守和平友好的誓言，恐怕要战争不停，人民没有安定居的日子。清政府答复或者用战争，或者用和平，我们清朝政府就看你们俄国政府自己拿主意了……我们清朝大皇帝只有想安慰抚养人民大众，一定不肯轻信别人说什么废除和好的信约，你国如果想违背抛弃以前的协议，那就听便吧！表明清政府信守尼布楚条约，绝不会屈服于俄国的武力威胁。

同时清政府通知伊犁将军舒赫德和渥巴锡，指出俄国政府来文的诬蔑和妄想的不实之词，说明来归的土尔扈特部人民绝对不可能再送给俄国的道理。

清政府在这次外交斗争中，义正辞严，不怕威胁，致使俄国的无理要求彻底失败。

第四节 土尔扈特部落的安居

一、封爵

清政府根据土尔扈特部落首领原有地位的高低，对朝廷

效忠的程度与功劳的大小，此前在俄国兀鲁思的多少，以及归来后剩余属民的多少，分别授予他们①汗、②亲王、③郡王、④贝勒、⑤贝子、⑥镇国公和辅国公等爵位。上述6等爵位以下又有一、二、三、四等台吉或塔布襄，担任现职的首领称为执政札萨克，不担任现职首领称为闲散王、闲散公、闲散台吉、闲散塔布襄。他们领有与其爵位相应的额定的人丁，如汗有100个人丁，亲王有60个人丁，最低的四等台吉有4个人丁。人丁也称随丁，为各自的主人服务，不另外负担官差赋役。“这些人丁也称为优免人丁^①。”

1771年10月24日（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颁布对土尔扈特部落首领封爵谕令：

渥巴锡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哩克图汗。

策伯克多尔济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毕锡呼勒图亲王。

舍楞为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弼哩克图郡王。

恭格为巴图色特奇勒图和硕特部土谢图贝勒。

默门图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济木哈朗贝勒。

达什敦多克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一等台吉。

沙喇扣肯为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乌察喇勒图贝子。

奇布腾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伊特格勒贝子。

雅兰丕勒为巴图色特奇勒图和硕特部阿睦尔聆贵贝子。

1771年11月7日（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初一），乾隆又在避暑山庄根据舒赫德、渥巴锡的上报资料颁布了对土尔扈特

① 内蒙古蒙古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6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部另外 34 名首领封爵谕令，共封有贝勒 1 名，辅国公 1 名，贝子 2 名，其余为台吉。

二、胜利后的骄傲情绪

东归的胜利，得到清政府众封，原先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出现了骄傲和裂痕。

首先是策伯克多尔济争权。为争夺土尔扈特部汗权，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早有矛盾，但是当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他们只有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而在东归胜利的形势下，争夺汗权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又以争夺东返之功表现出来。清政府奏折中：“策伯克多尔济却以此次归顺者，皆伊意而为者，故不可封渥巴锡为汗，而应封伊为汗。颇露争执之貌^①。及至为亲王，多加赏赐后，伊尚感悦备志，毫无陶怀异心之状。”其意这次东归，都是出自我策伯克多尔济的主意，并付诸于东归的行动，因此不能封渥巴锡为汗，而应当封我策伯克多尔济为汗，多次流露出和清政府争辩并执意坚持意见的面容，封了亲王后，才高兴一点了。

至于舍楞，由于得到清政府的宽大和赏赐感恩戴德，合起巴掌直磕头感谢，等到又封为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弼哩克图郡王，更是多次表示：“我的愿望，就是这样。”他在离开承德前夕曾向清廷官员说：“我是有罪于大皇帝的人，害怕罪不容诛逃离祖国，投奔俄罗斯，原不是与旧土尔扈特共处，今得到皇帝的恩典特别深厚，都是出乎我意料之外，而无法报答万分之一。”舍楞自封爵之后，见渥巴锡面不打招呼，渥巴锡和他谈话连理都不理，颇露自满自恃有功之状。策伯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一日，第二件。

克多尔济更是自傲争功，清政府巧妙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想从速实施分而治之的方针。

三、保持汗位，暂不设盟

渥巴锡的承德之行，审时度势，忍辱负重，接受了清政府“以众封而分其势”的政策。但是他在放任盟长问题上，致使清政府不得不慎重从事，暂不设盟。

1771年11月1日（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接《福隆阿奏渥巴锡对设盟长以分其势不悦折》：

“窃昨日奴才福隆阿、白和卓、巴朗、法福里等会同询问渥巴锡等人，言：‘尔等回到部落后，乃设四个盟长，再委为副盟长，尔等属员内委何人为好？’渥巴锡乃曰：‘恭格、舍楞等人，均属我之封俗，系我携来者，若将伊等委为盟长，伊等乃并驾于我，久后伊等势必不理我也’云，殊露不快之貌。于臣等之见，设此盟长事，须待其部落住定，编讷旗分佐领后，方按照各自管辖的情况，设置盟长为妥，拟将此暂且不必赶办，而令舒赫德兼理为佳。”

乾隆御批：“是也”^①。

对这一奏折，乾隆予以全部采纳。

然而第二天又下一份和前一日互相矛盾的廷寄。《谕舒赫德将渥巴锡等分别安置居住事》：“渥巴锡言辞中，却称伊为正统汗之后裔，而此次投顺之台吉，均系伊所携来者，其心意是，返回伊犁，将各部俱为伊所辖之下，此断然不可，朕早已洞察此事，倘使伊等聚居一处，则于事不利，故乃令各自间隔而居，不得互通音息等情，已陆续降旨，遣谕舒赫德等，在此方针指导下，其具体措施是，在安置此辈之时，将

^①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159页。

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舍楞、默门图、恭格等人，分别远隔指地而居，此六人即放为盟长，此系重要之事，率伊等至各游牧后，将放伊等为盟长之处，亦即刻传谕降旨^①。”

事隔3天，（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得知这一廷寄后，大发脾气，指责军机大臣拟旨时错误地领会了自己的意思，表示要对九月二十五日拟旨军机大臣垂训治理，速发又一廷寄：

《谕舒赫德指派大臣分别照管来归各部等事宜》

伊等业已归附，趋至我地，虽不敢奈何，但由于目前业已露出此种可疑之迹象，我等若不予先尽心揣度，善以防范，则尚一旦发生意外之事，势必反遭恶果，其关系重大矣，故一着手办理此事，将其部落间隔而迁者，固属重要，而若使其迁只虑分散其力而行，又使伊等不致怀疑方妥，前日军机大臣拟旨，辄使其部众间隔而处，诸皆赖朕颇费心机，重训治理。该如何方妥耶？就以此事而言，我等现使迁移其牧，又不使伊等见面，亦不准互相往来，则势必招致妄生疑心，而且促激伊等生事，皆难测也^②。

以上就是没有立即实施设盟的主要原因。清政府从策略上考虑，设盟之事不可太急，急则生变，接受福隆阿的建议，应力求保持渥巴锡汗的名号和尊严；只是先用封爵和划分牧地两条分而治之的方针，而且要做得巧妙，不要让渥巴锡汗和各部首领疑心，而且还允许土尔扈特各部互通音信，互相会盟，以俟时机成熟再设盟长。

四、安 置

^①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164页。

^②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168页。

乾隆对土尔扈特部安置时指出：“土尔扈特、绰罗斯等，现宜指地令居，若指与伊犁之沙喇伯勒等处附近西边，易于逃窜乌鲁木齐一带又距哈密、巴里坤卡路甚近，朕意令居塔尔巴哈台，科布多西之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密勒、斋尔等处地方^①。”后来考虑到承德入觐结束后，已到深秋季节，塞外边陲之地早已冰封雪飘，因此提出如下补充措施：“为使厄鲁特等免遭损之，即先于分别指地遣住，暂住斋尔越冬，待明年春季再行前往^②。”清政府为尽快实现指地安置、间隔而居的意图^③，在1771年秋冬即根据首领的分封情况，进行了安置。

由于东返归程，损失过大，定居之初，仍困难很多，特别是渥巴锡部众有8251户35909人，加附牧于渥巴锡的其它各部，人数不会少于4万多人。

这时传染病流行起来。乾隆三十六年秋冬以来，天花在渥巴锡所属部众中流行，“几个月的时间出痘而亡者。已达3390人，就连渥巴锡的母亲、妻子、幼儿都出痘而亡^④。”再则，6万余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斋尔之地，矛盾不时发生，渥巴锡所率各部 and 舍楞所率各部、策伯克多尔济所率各部已露端倪，矛盾不时激化，偷盗时有发生，械斗之事不可胜计，清政府为了及时调和矛盾，迅速给他们划分了牧地。

清政府的收抚政策制订的是较完备的，收容部众也比较容易，抚封上层也比较顺利，但要抚养众生却是困难重重，比较复杂，几万人挤在斋尔如此狭小的地方，远地而来，矛盾

① 《清高宗实录》卷887，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②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折。

③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日折，第一件。

④ 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2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蜂起，生活艰难，身体较弱，传染病无情肆虐着这部分人，随时都有全部人被传染的危险，即使在冬季，清政府还是及时地对人口进行安置疏散。

将东归的各部安置为6路，以渥巴锡为首的旧土尔扈特为4路，以舍楞为首的新土尔扈特为1路，以恭格为首的和硕特为1路。

清政府首先是对舍楞的安置，害怕其心怀多变，滋事扰边。1771年11月上旬，舍楞在清官员吉福、阿育锡陪同下“率其属众，移往科布多、阿尔泰一带，以耕牧为业。”“次年5月，舍楞被安置在阿尔泰乌拉台地方，与杜尔伯特同居之，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节制，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①。”

1772年1月，策伯克多尔济移驻和布克赛尔。策伯克多尔济察看后，以为该处水草俱佳，殊甚感激：“俟其弟奇哩布病愈”，即迁入和布克赛尔。该部归伊犁将军节制，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兼辖。

同时，巴木巴尔移驻济尔噶勒乌苏，归乌鲁木齐都统和伊犁将军节制，库尔哈喇乌苏办事大臣兼辖。默门图、达什敦多克移驻精河一带，归伊犁将军节制，库尔哈喇乌苏办事大臣兼辖。渥巴锡部在斋尔伊犁原地，由伊犁将军总统一切事务。受哈喇乌苏大臣兼辖^②。

1772年5月，恭格驻尤勒都斯草原，由伊犁将军节制，喀喇沙尔办事大臣管辖。

1772年5月至1773年6月，渥巴锡先后5次考察尤勒都斯草原，终于选定了气候适宜、水草丰美的这处草原作为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十一日折。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折。

新的游牧地。渥巴锡多次请示，认为斋尔地方狭小，部族无法生存，现选定尤勒都斯草原，请获允准移地放牧。清朝官员即派人共同踏勘，清政府允准移牧。

1773年9月（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渥巴锡率所领土尔扈特南路盟分6队，在厄鲁特兰翎伊斯麻里，及熟悉道路的维吾尔族人噶札那奇伯克和买麻特·克里木向导的指引下，向尤勒都斯草原移牧。此前的7月，清政府将原在尤勒都斯草原游牧的和硕特恭格部，移牧于博斯腾湖畔以西以北之地，以便腾出尤勒都斯草原供渥巴锡部游牧。

至此，4路旧土尔扈特部、1路新土尔扈特部、1路和硕特部游牧地确定，西到博尔塔拉草原、东到博斯腾湖畔、北到科布多、南到塔里木河流域，以旧土尔扈特南路渥巴锡汗王府驻地尤勒都斯草原为中心，东西相距2000里，南北长达4000里，并沿袭至今。

第五节 渥巴锡的致盼致祷

清朝政府对土尔扈特各部安置之初，困难迭生，矛盾重重，土尔扈特各部难事农耕，管理混乱，偷盗现象时有发生。

清政府为了今后便于对该部的统治，把开展生产自救作为当务之急。清政府认为：“假设使他们从事于游牧，繁衍牲畜，并行狩猎，则其力量未免逐渐强大，一旦强大，绝非好事。”因而提出，引导他们务农，可能是最为有利的事。土尔扈特部世代以放牧为主，虽发放种子，传授技术，仍收效不大。在清政府的一份报告中称：“去岁（乾隆三十七年）土尔扈特、和硕特游牧中，除土尔扈特默门图游牧外，其余

游牧所种谷物，俱皆欠收^①。”

再则由于东归各部落人民财产的极大损失，人民生活贫困，清政府虽然慷慨赈济，但是毕竟是很难一时恢复，部族中相互偷盗之事时有发生。甚至“纠合数人，乘夜抢掠，打伤数人，掠去财物”。

而且土尔扈特人新归清政府，原来《卫拉特法典》和《敦多克达什法规》已经不能适应新情况，清朝理藩院的法规则例，人民有一定时间才能熟悉，又加之忙于安置救济，生产自救，百废待兴，新地难安，一时就出现了缺少法制的真空，由此土尔扈特各部出现了社会秩序混乱，难于管理，人民到了无所适从的地步。渥巴锡适时向清政府提出，调整清政府制定的经济生产结构，立即制定适合土尔扈特部实际的法纪法规。

将土尔扈特各部经济生产结构调整：挑出一批精明适应性强的牧民，在自愿的原则下，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到肥沃的土地上学习耕种。渥巴锡部挑选几千名牧民，到尤勒都斯草原南部的喀喇沙尔盆地的哈拉莫墩一带和博斯腾湖西岸学习耕种，策伯克多尔济部挑选一千多名牧民到和布克赛尔东部学习耕种，其余各部都调整了人员和耕地，虽然给予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又有汉族、维吾尔族种地的能工巧匠帮助，还有各种补助，由于人们产业的转变，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还是有少部分人弃农还牧。但大部分人留下来在原地从事农耕的，至今各部都有不少。

渥巴锡在调整了部落的产业结构之后，又制定了法规 6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折。

条在土尔扈特各部内施行^①。

1、健全管理官制。宰桑管辖的人中，每10户设1名大甲长、1名小甲长统一管理放牧。

2、惩治偷盗。有偷盗的，甲长有责任给予处罚，每人每次偷盗，罚1峰骆驼。

3、惩治包庇。甲长要是保护或包庇盗贼，按照情节的轻重治甲长的罪。

4、惩治分赃。和偷盗的人平均瓜分脏物的人，和盗贼治同样的罪。

5、奖惩分明。奖励检举盗贼的人，假设受到刁难，按照他的自愿，迁移居住到其它头人处放牧。假设有擒拿抓获盗贼的人，则将盗贼的财产、牲畜全部赏给擒拿捉获盗贼的人。

6、惩治渎职。对属下有偷盗行为的人不予报告，将罢免他的宰桑职务，没收他管理的牧民与和屯，交给其他人管理，并抽打30鞭，戴枷号30天。

游牧在博斯腾湖畔的和硕特部，不久也制定了法纪10条，并颁布施行，内容基本和渥巴锡颁布的防盗法纪6条相类同，只是扩大了甲长的权力，并增加了制止部众逃亡的条例。^②

由于经济生产结构的调整，防盗法纪的实施，致使南北东西旧土尔扈特四路盟，及新土尔扈特盟与和硕特盟，有效地恢复生产，控制了偷盗事件的蔓延，保证了部族人民生活的安定。

1775年1月9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八日），渥巴锡因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四。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折。和硕特的10条法纪未见于《清实录》和其它汉文典籍。

病去世，终年 33 岁。他在弥留之际，对其部众遗言：“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衍牲畜，勿生事端，致盼致祷^①。”乾隆闻讯后，即派乾清门侍卫鄂兰，驰驿前往游牧处祭奠。4 月 6 日（乾隆四十年三月五日），鄂兰一行远涉万里抵达渥巴锡游牧地，慰问致祭，赏银千两厚葬，并向渥巴锡之续妻宣读乾隆谕旨：渥巴锡自归顺以来，一切甚为恭顺，惊悉渥巴锡之噩耗，殊为恻怜，今按律例，汗之封号令其长子策凌纳木札勒承袭汗爵，并袭札萨克封号。^②

第六节 东归的历史意义

土尔扈特人民战胜了沙俄军队和哈萨克骑兵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承受了极大的民族牺牲，用勇敢和智慧完成万里长征，重返祖国怀抱，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英雄史诗，无论在世界上，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都有着不容置疑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土尔扈特人民反抗俄国的民族起义，是土尔扈特人民历次反抗俄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方的很多学者和大部分研究者的著作里，都称颂土尔扈特人民武装反抗，重返祖国的英雄壮举，然而部分学者却将土尔扈特人民这次爱国行动看成是“叛乱逃亡、类似俄国人远征埃及、罗马人远征安息、拿破仑从莫斯科退却”，这些说法掩盖了沙俄残酷压迫土尔扈特人民的铁证如山的血腥事实，抹煞了土尔扈特人民真挚而又长期的热爱祖国的感情。沙

① 《满文月折档》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一日折。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折档》乾隆四十年四月初二折。

皇俄国政府残酷民族压迫激起了全民族的反抗，是土尔扈特人民反抗俄国斗争的历史的必然。据统计，仅1768年俄国政府共征兵8次，而强悍英勇的土尔扈特人是俄国每次征兵的主要对象，参加侵略战争的士兵，归来者十之一二。这些残酷的民族压迫事实，使土尔扈特人民不得不反抗外来民族压迫，最终造成的全民族的武装起义，完成了时代赋予土尔扈特人民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

二、沙皇俄国政府干涉土尔扈特人宗教信仰自由，只是土尔扈特人民回归祖国诸多因素之一；而土尔扈特人热爱自己的故乡，回归祖国是主要的因素，摆脱俄国残酷的民族压迫，是回归祖国的决定性因素。

有的外国史学家说：“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是宗教的原因^①。”应该说这是其中的一条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比如：渥巴锡在东返途中写给小帐首领奴尔阿里汗的信中曾说：“自古以来，土尔扈特人没有像今天负担过如此沉重的赋税，所有的人民陷入动荡不安，这就是为什么不愿再受俄国统治的原因，而希望到与自己遵守共同法规的人那里，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离开俄国去游牧。”为了摆脱俄国的民族压迫，维护民族独立，挽救民族生存危机，使土尔扈特人民得到稍为安定的生活环境，是回归祖国的唯一的最主要的因素。

三、土尔扈特人民摆脱俄国的奴役，是几代人的遗愿，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行动，是土尔扈特部落的统治阶层作出的符合历史规律的正确决策。

在中国许多封建文人私家著述中，对土尔扈特东返的原因，认为是：由于舍楞之盛言伊犁空虚可据状……渥巴锡惑

^① 天野仁一《近代蒙古史研究》第223页，弘文堂1937年版。

其言，才决定东返的。土尔扈特人民回归祖国不是一人一时之计，而是和鄂尔勒克早在 1643 年，不堪俄国的侵略就决计返归祖国，以后书库尔岱青、阿玉奇、敦多克达什等 8 位汗王，7 代子孙做出了整整 10 次回归祖国的宏伟计划，因种种原因终未成行。渥巴锡适时实现了先祖的遗愿，之所以得到了部落人民的积极拥护，是因为回归祖国是人民的共同心声，共同愿望，共同行动。渥巴锡等领导人只是把握历史时机，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合民心、顺民意，领导土尔扈特人民走上了最为可行的回归祖国之路。

土尔扈特人民英雄的壮举，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团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永远激励土尔扈特子孙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意志，永远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

当阿古柏侵略我国新疆，当沙俄利用外蒙独立分裂我国，妄图入侵我国时，土尔扈特部落渥巴锡的子孙孙都站在反侵略斗争的前线，他们面对外来侵略毫不屈服，男女老少敢于武装反抗侵略的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将永远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爱国主义的精神财富。

二、土尔扈特人民热爱祖国，为增进民族团结，为增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土尔扈特人民回归祖国之后，虽然被清政府分而治之，有的部落的牧地较为贫瘠，领导上层和宗教上层失去了许许多多的权利，却换来了土尔扈特人民的和平和安宁。从 1771 至 1871 年的 100 年间，清政府一次也没有在土尔扈特部落征兵，除了初期口给以食、人授之衣以外，还免除了全体土尔扈特人 8 年税赋。得到实际利益的是土尔扈特人民，而失去

最大利益的是渥巴锡，重大的汗权变成难以名状的小小的札萨克之权，汗尊贵的王权变成了和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几乎同等的封爵和职务。但是渥巴锡为了人民的利益，顾大局，识大体，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为重，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在遗嘱中教育全体土尔扈特人：“安分度日……忽生事端。”此话真是明心可鉴，做出了不顾小我，只顾大我的爱国主义的伟大贡献。

三、土尔扈特人民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对中华民族代代相延的向心力，使土尔扈特人民举行了18世纪最伟大的长征。正如英国作家德昆赛所说：“从最早的历史纪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的民族（指土尔扈特人）跨越亚洲无垠的草原东返祖国那样轰动于世界和激动人心的了（德昆赛著《鞑靼人的反叛》）。”土尔扈特人民爱国主义的行动表明，中华民族热爱祖国之情，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土尔扈特对祖国的向心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他们创造了人类史上又一个人间奇迹。

第六章 清代中晚期的 土尔扈特部落

第一节 设置盟旗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在渥巴锡逝世仅半年之后,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落与和硕特部落管理体制和封建秩序进行了调整。

清政府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五月十六日批准了将军伊勒图的设盟方案。

清朝规定:东归各部设6盟^①,6盟由札萨克自行统帅,每年接受盟长的检阅。遇有征调领兵前往,邻部出事,带属下兵丁集中出事地区,如果不守职责,不论盟长札萨克或一般贵族,都要受到削爵夺职的处分。盟长札萨克无调兵之权,由所辖将军和参赞大臣奏调。

东归各部设立的6盟,是在分封牧地的基础上编制起来的。盟下设16旗,由若干旗组成1盟,称盟旗制度。

^① 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第293页,新疆地方志总编室编,1986年版。

旗是清政府中央政权领导下的基本军事行政单位，旗设札萨克管理旗务，处理旗内的行政、司法、征税和任免官员等事务，履行朝廷委付职责。旗又是清朝皇帝赐给旗内各级土尔扈特首领的封地，当一个有功的首领被任命为旗的札萨克时，有义务保障全体首领对全旗的牧民实行管理的权力。

旗内的蒙古族男子，凡年龄 18 岁以上、60 岁以下者（除喇嘛外）都要编丁入册，每 150 名编为佐，其中 50 名服现役的为常备兵。旗札萨克是全旗的军事指挥官，平时定期召集军队接受盟长的检阅，战时动员兵丁出战，编入丁册的牧民不论他是哪个等级的封建首领的属民，都归旗札萨克管理。

朝廷指定适当的固定地点为会盟处，盟内的各旗札萨克每年定期几次在这里集会。在盟长的主持下，审查各旗的兵丁，决定旗札萨克管束的预备役，和常备兵的定编增减和改编的事项。各旗的兵丁要携带武器、盔甲、物品，到会盟处接受检阅。当发生战争时，盟长必须带领所属各旗兵丁应召出征。

盟长平时不能直接干预各旗的事务，也无权发布政令，只有遇到旗札萨克不能解决的问题，盟长可以帮助办理。旗札萨克有不法、叛逆的行为，盟长要随时告发。盟内所管理的大事须报告理藩院；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则由盟报告有关所辖地区的将军或参赞大臣会办。

东归 6 盟有政治经济的大事不必报告南路盟土尔扈特汗王，汗王无权干预其余各盟的所有事务，但必要时可到东归各部慰问和视察。

6 位盟长要在适当的时候赴京朝觐皇帝，要每年两次向理藩院报告盟内政治、经济大事，行政上直属理藩院，将军和参赞大臣无权管理盟的行政。

理藩院是清朝秉承皇帝的谕旨，办理有关蒙、维、回、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清政府在进入山海关以前，就已经设立了专管蒙古事务的“蒙古衙门”（杨选娣著，《理藩院则例初探》第2页）。入关后改名为理藩院，依照《理藩院则例》行使职权，“掌外藩之政令（行政、立法、军事），制其爵禄（封爵、设官、俸饷），定期朝会（朝贡、会盟、检阅），正其刑罚（司法、检察、审判）。”《理藩院则例》规定：“盟长札萨克必须严守各自的牧地管界，不得互相侵犯牧地，只能由朝廷指定或调整^①。”土尔扈特和硕特东归6部的盟长札萨克无权分封领地。这些规定进一步表明。土尔扈特所属牧地最高所有权属于国家，从而把东归各部首领对所属领地的权力限制在条件的占用范围之内，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土尔扈特各部的首领的牧地的支配权，规定得十分明确，有效地保证了国家的安全。

乾隆四十年（1775年）八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正式对东归6部编设盟旗的方案予以施行，任命正副盟长，编设札萨克，旗分佐领，铸造印信。将旧土尔扈特部分为4盟。南路旧土尔扈特乌纳恩素珠克图盟，旧土尔扈特汗策凌那木扎勒为盟长，额默根乌巴什之子恭坦贝子为副盟长。盟下设4旗：即汗旗、中旗、左旗、右旗。共54苏木，人口33678人。北路旧土尔扈特乌纳恩素珠克图盟，亲王策伯克多尔济为盟长，贝勒奇哩布为副盟长。盟下设3旗：即北路旗、左旗、右旗，共14苏木，人口11709人。东路旧土尔扈特乌纳恩素珠克图盟，因巴木巴尔已去世，由郡王车凌德勒克为盟长，贝子奇

^① 内蒙蒙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58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布腾为副盟长，盟下设置两旗：即左旗、右旗。共 7 苏木，人口 5120 人。西路旧土尔扈特乌纳恩素珠克图盟，贝勒默门图为盟长，贝子布彦楚克为副盟长。盟下设置旧土尔扈特乌纳恩素珠克图特别旗 1 旗，共 4 苏木，人口 2252 人。新土尔扈特青色特奇勒图盟，郡王舍楞为盟长，贝子沙喇扣肯为副盟长。盟下置两旗：即右旗、左旗，共 3 苏木，人口 3370 人。和硕特巴图色特奇勒图盟，贝勒德勒克乌巴什为盟长，贝子布彦楚哥为副盟长，盟下置 3 旗：即中路旗、左旗、右旗。共 10 苏木，人口 5174 人。

原附牧于新土尔扈特部的新和硕特部（也系参加准噶尔叛乱和新土尔扈特部一起逃往俄国，后又和渥巴锡、舍楞一起东归祖国的），与新土尔扈特分牧，独设 1 旗，1 苏木，人口 1275 人。名新和硕特旗，直属于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伊犁将军节制。东归 6 盟，1771 年 8 月回到祖国伊犁时，余人口 66013 人，从 1771 年底到 1772 年秋，传染病和疫病肆虐着人民，1772 年底，人口减至 61000 余人。经过 3 年的休养生息，到 1775 年 8 月，人口发展到 63445 人。

随渥巴锡一起返回伊犁的沙毕纳尔部，将其部安置在原附牧于厄鲁特下五旗驻地塔尔巴哈台，与厄鲁特分牧，编为 4 个苏木，人口 867 人，设副总管 1 人，属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伊犁将军节制。

南路旧土尔扈特乌纳恩素珠克图盟又有不同的特点，是旗中有旗，旗下设旗。有两个不同档次的旗，除下设 4 旗即汗旗辖 50 苏木，中旗辖 2 苏木，左旗辖 1 苏木，右旗辖 1 苏木。4 旗都属札萨克旗。而汗旗又直辖 5 旗，却不属于札萨克旗，即克烈旗、茶腾旗、巴伦旗、德尼苏尔旗、斜米纳尔旗。每旗辖 10 苏木，这 5 个旗的首领管理人虽多，地域广，却没

有札萨克的地位和名号，只设管旗章京，权力却小得多。按清朝制度，凡担任札萨克的汗、贝勒、贝子、台吉的，中央政府均给予薪俸；汗年俸 2500 两，缎 40 匹；亲王 2000 两，缎 7 匹；贝勒 1000 两，缎 5 匹；贝子 500 两，缎 5 匹；公主 100 两，缎 4 匹；而汗旗管旗章京，清朝没有给年俸的，他们的年俸由旗所属的苏木上交的税收支付。这也显示了中央直属旗札萨克旗和汗旗所属管旗章京的区别。

南北东西 4 路旧土尔扈特盟共 10 札萨克旗，79 苏木，汗旗领 50 苏木，占 63%，清政府是充分照顾了汗的利益。南路土尔扈特部大小官员共 188 名。除汗、贝子、台吉外，还有 8 员管旗章京，管旗副章京 8 员，参领 13 员，佐领 54 员，骁骑校 54 员，领催 6 员。（松筠著《新疆识略》卷五）以上 143 员，遇到战事，是盟军事指挥和盟长直接调用的军事出征的官员。

汗王府设盟长公署，为旧土尔扈特南路盟的最高行政组织，汗王是会盟最高领导。札萨克旗下设协理台吉，其下有管旗章京，管旗副章京、秘书协理旗务。苏木下设官员有：苏木章京、苏木副章京，按旗札萨克之命办理审查丁册、征办税课、排解纠纷、传递信件等，在苏木之下，每 10 户设 1 名什长。

札萨克盟旗

“札萨克”蒙古语为“执政，政权”之意，清代札萨克为盟旗的最高长官。由清政府在旗内王公中委派 1 人充任，札萨克世袭，并授有札萨克印。其职责是按照清政府赋予的权限，负责处理盟旗内的行政、司法、税课、徭役、管理官吏和调整牧场等事务。札萨克既是封建领主，又是清朝的官吏。清政府规定：各盟、各旗不得越界游牧、互相往来，违规受

罚，使盟和旗成了小块领地。

旗有治事的组织机构苏木（区），盟有治事机构为旗和苏木，各级率领青壮年组成的军事组织：盟有 1000—5000 人不等，旗有 100—500 人不等，苏木有 10—100 人不等的队伍。

札萨克盟旗的官员有

通称官职名	土尔扈特蒙语名	清朝官职名
盟长	图什墨尔	札萨克台吉
副盟长	图萨鲁克齐	协理台吉
盟军事指挥	图斯拉其	札领
旗长	固孜达	札萨克管旗章京
副旗长	梅仁	管旗副章京
旗军事指挥	“札楞	参领” ^①
总管	博什格	领催
苏木长	藏根	管箭章京
副苏木长	昆都（骁骑校）	管箭副章京
苏木军事指挥	博尼达	佐领
卫队长	排登代	
秘书	笔贴什	
收税管	书勒额	
十户长	阿尔班尼阿哈	什长
管家	强子	包衣达
护卫	阔特齐	
联络员	拜腾达	
会计员	阿勒格乌日格	
档案员	党司乌日格	

清政府在有几个盟的地区才设 1 个“汗”，例如内蒙、新

① 新疆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 9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疆等，盟相当于现在的地区和自治州，旗相当于现在的县，苏木相当于现在的区乡，什相当于现在的村屯。盟旗和苏木的军事指挥还帮助收税官收税，债务处理，执行或强制执行民事和刑事判决。

根据清朝理藩院任命，南路旧土尔扈特盟设置官员和侍卫数量如下：

汗札萨克盟长 1 人，副盟长 1 人，盟军事指挥 1 人，印务 1 人，秘书 1 人，卫队长 1 人，盟总管 1 人，汗札萨克旗旗长 1 人，汗札萨克旗副旗长 1 人，旗军事指挥 10 人，收税官 2 人，汗旗直属 5 旗旗长 4 人，汗旗直属 5 旗副旗长 4 人，旗总管 2 人，侍卫 16 人，苏木长兼军事指挥 50 人，副苏木长 50 人。合计 147 人。其中汗札萨克旗旗长代理 1 个汗直属旗的旗长。

中旗，札萨克旗旗长 1 人，副旗长 1 人，印务兼秘书 1 人，旗军事指挥 1 人，卫队长 1 人，苏木长 2 人，副苏木长 2 人，苏木军事指挥 2 人，旗总管 1 人，侍卫 5 人，共计 17 人。

左旗，札萨克旗旗长 1 人，副旗长 1 人，印务兼秘书 1 人，旗总管 1 人，旗军事指挥、卫队长各 1 人，苏木长 1 人，副苏木长 1 人，苏木军事指挥 1 人，侍卫 3 人，共计 12 人。

右旗，札萨克旗旗长 1 人，副旗长 1 人，印务兼秘书 1 人，卫队长、旗军事指挥各 1 人，旗总管 1 人，苏木长 1 人，副苏木长 1 人，苏木军事指挥 1 人，侍卫 3 人，共计 12 人。

四旗官员及侍卫编制合计 188 人。

此外，盟内还有接待员、帐目办事人不在编制之列。

其它各路土尔扈特盟旗、苏木的情况大体相类。

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对土尔扈特部落的统治，代之以盟旗为政的札萨克分权制度，有力地控制盟与旗、旗与旗之间的

联系，使土尔扈特蒙古的封建首领们对血缘关系、强烈的民族意识逐渐模糊了，使部落人民得到安宁，祖国边疆得到了稳定。

第二节 卓哩克图汗

清朝中晚期，承袭的土尔扈特部落的卓哩克图汗（意为英勇的汗）和建立的土尔扈特部汗王府，并没有对东、西、北3路旧土尔扈特盟和新土尔扈特盟有任何的领导权、监督权、法制权和管理权。对以上各盟来说，“汗”只是一个尊贵的名号而已，似乎给了视察和慰问的权力。但汗王府离各路盟近的有2000里，远的有4000多里，就是要去视察和慰问，骑马也得半月或者一月才到，还得处处受到清政府的掣肘和审批，很难成行。总之清政府通过分地而治、建盟设旗的两大政策，将汗王的权力削弱到了极至。

就是在土尔扈特汗王府的南路盟，通过清政府制约，汗王府也只是对各旗的监督机构不能解决的问题，民事和刑事案件，汗王才可以会同审理，许可当事人上诉汗王，“但又规定了死刑须经理藩院报请皇帝批准^①，”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尔扈特部落的汗权。

汗王无分封领地权，并且要严守自己所领导的汗旗的牧地管界，不得互相侵犯。牧地只能由清政府指定或调整，国家为了驻军、驿站、猎场等要占用耕地和牧地时，汗不得阻挠或拖延。进出口的税收，由国家统一征收，汗不得征收。

^① 内蒙古蒙古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58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清朝政府还扶植部落内封建领主，并给他们一定的政治权力，使之统治下级喇嘛和领地内的属民，形成自己单独的行政系统。阿嘉库伦寺随土尔扈特部东迁之后，仍为土尔扈特汗王部的重要的寺庙之一，阿嘉库伦寺主依靠清政府和达赖喇嘛，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也对汗权施加影响。

土尔扈特部东返前派往西藏学习的喇嘛中，有一位叫冬古鲁甫·嘉姆措，曾去了北京，当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消息传出以后，他上书力陈土尔扈特部落东归祖国的诚意，以后清政府就派他到土尔扈特南路盟，建立活佛转世系统^①，他就是官明一世，驻赐于和静县巴仑台黄庙。清政府以后下令成立的斜米纳尔旗，让阿嘉库伦寺主和官明活佛管理旗务，这就是赋予他们的政治权力，使他们统治属民，从而分化汗权。虽然土尔扈特的喇嘛和活佛还不像喀尔喀蒙古和西藏那样达到政教合一的程度，但是经过清政府的扶持，已经形成两个与土尔扈特汗王平行的僧侣领袖，在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直接或间接地统治着土尔扈特部落的人民。尽管如此，清政府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顾及土尔扈特的名望，以及人民的心理习惯，不得不封汗爵和修筑汗王府。

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月，清廷和南路土尔扈特盟上层人物选定喀喇沙尔哈拉莫墩的地址，清政府拨银1万两，次年10月建成汗王衙门，土木结构，并由能工巧匠装饰刻画，1777年夏汗王府迁入。自乾隆四十年八月清政府设盟，至辛亥革命，旧南路土尔扈特盟共经历了10位汗王（盟长），历任汗王世袭相传如下：

一、策凌那木札勒（1766—1792），在位9年。1775年渥

^① 李泰玉主编《新疆宗教》第1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巴锡去世，乾隆帝诏策凌纳木札勒袭卓哩克图汗，授盟长政务，年甫9岁，因年幼，由其母哈屯辅佐政务。乾隆四十八年（1783）世袭罔替，其母遂将汗王印信、盟长印信交其掌管。他执政期间厉行节约、勤于政事，力使部落发奋图强，坚持与民休息的政策，多次上书乾隆帝，力陈部落新安，请求减免土尔扈特各部的税收和赋役。清政府念其爱民心诚，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七月，赐封其乾清门行走，并册封勤子霍绍齐公爵品级。部落定居尤勒都斯草原，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人民安居乐业，生活逐渐宽裕，牲畜兴旺。乾隆五十六年，清政府特赐其赴西藏达赖喇嘛处熬茶礼佛。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政府又邀其入京朝觐，行至西安，突患重病去世。乾隆闻讯诏称：“策凌纳木札勒袭爵以来，办理旗务尚属奋勉，赏银500两治丧”。遗缺由其长子霍绍齐承袭。

二、霍绍齐（1786—1806），在位3年，袭爵授盟长时，年甫6岁，其印信交由其母喇什丕勒监守。清嘉庆八年（1803年），嘉庆帝诏世袭罔替，执政3年中，走遍尤勒都斯草原，遇民疾苦，躬亲处理。嘉庆十一年（1806年）八月，霍绍齐病逝，嘉庆帝赏银500两为其治丧，并诏其弟丹津旺济勒袭爵。

三、丹津旺济勒（1788—1808），在位两年，为人温敦厚实，办事干练，喜结挚友。执政期间，较好地解决了尤勒都斯草原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加强了蒙汉、蒙维、蒙哈之间的民族团结，为部落创造一个和睦宽松的环境，并深受部落人民和各族人民称赞。嘉庆十三年（1808年）十一月，得急病病故。嘉庆帝赏银500两治丧。诏由其兄纳木札勒多尔济袭爵。

四、纳木札勒多尔济（1787—1809），在位3个月。乾隆

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帝授其头等台吉^①。嘉庆九年（1804年），经伊犁将军松筠俱奏，颁札萨克头等台吉印，分管11苏木，俸银100两，俸级4匹，暂时供给。同年八月进京，在热河朝觐嘉庆帝，授予花翎。嘉庆十四年（1809年）二月袭爵，授盟长，四月病逝。在位时日短，暂无甚劳绩，嘉庆帝赏银300两治丧，诏由其子策登多尔济袭爵。

五、策登多尔济（1806—1837），在位11年。嘉庆十四年（1809年）袭爵授盟长位，时年两岁，因年幼，由副盟长策伯克札布监守札萨克及盟长印务。因前几任接任盟长职位太早，恐其操心劳神命不及寿，直至策登多尔济20岁，即道光六年（1826年）五月才世袭罔替，袭卓哩克图汗。时值和卓后裔张格尔依靠浩罕国统治者在南疆叛乱。策登多尔济得知这一消息，迅即号令部众，到汗王衙门所在地尤勒都斯草原集中，即备马匹军器，组成千人队伍，交由焉耆办事大臣巴哈布率土尔扈特子弟，开赴阿克苏征讨张格尔叛军。策登多尔济在后方驻地焉耆、和静积极为清政府筹备军需，办理粮饷，支援前方，十分出力。因而道光皇帝赏他进京乾清门行走，三级花翎，四团龙补服。南路盟土尔扈特子弟打得英勇顽强，歼匪渠帅库尔班苏皮，受清政府嘉奖，“给部众赏银千余两（每人一两）^②，”并免征喀喇沙尔两年粮税。道光十年（1830年），浩罕军挟持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再次入侵南疆，发动叛乱。策登多尔济得知，带贝勒、贝子、台吉等，并挑选土尔扈特部1000名牧民、和硕特部300名，连夜赶往喀喇沙尔办事大臣萨迎阿处，坚请亲自带兵出征。9日后抵阿克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十八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土尔扈特档》道光七年二月五日，第一件。

苏，担任城防、堵截叛匪任务。其时，正值深秋，官兵水土不服，患病较多，贝子巴勒丹达什病故，策登多尔济亦病重。清政府据此情，令土尔扈特部官兵不得再前进，等策登多尔济病体稍愈再各归游牧^①。道光十一年三月，策登多尔济撤兵回营，不久即在巴仑台病故。道光帝赏银 800 两治丧，并遣喀喇沙尔办事大臣额勒锦茶酒祭奠，遗缺由其子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袭爵。

六、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1827—1850），在位 5 年。道光十一年（1831 年），年仅 4 岁袭汗位，补放盟长，故其汗及札萨克印务由一等台吉巴特玛拉暂行护理，其盟长印务暂由副盟长策伯克札布掌管。道光十二年（1832 年），其祖母哈屯喇什丕勒奏请，原汗王府哈拉莫敦阴湿较重，盐碱厚，多处坍塌，几位汗王均命不及寿，由达赖喇嘛推断，汗王府应移驻巴音布鲁克。道光帝允准，拨款万两重建衙门，1834 年建成，汗王府和盟长公署移驻巴音布鲁克。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 18 岁，亲自执掌盟长之权。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九月，为平定南疆和卓之乱，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组织土尔扈特部子弟千人前往平息。他执政 5 年间，积极发展部落经济，在半农半牧区建开泽渠。1845 年并陪同林则徐和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会勘喀喇沙尔北大渠、库尔勒上户渠，并积极支援民工 2000 人和牛马 5000 头捐修以上两渠，另还出动大批民工加固开都河堤。为此，道光帝赏赐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三级花翎，其祖母哈屯喇什丕勒诰封福晋。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因病逝世，清廷赏银 500 两治丧。遗缺由其族弟玛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土尔扈特档》道光十年十月十日折，第一件。

哈巴咱尔承袭。

七、玛哈巴咱尔（1828—1852），在位两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袭汗位，授盟长印务。他执政期间积极发展部落的农业和半农半牧业，厉行节约，拿出俸银，修建哈拉莫墩渠，并亲自带领土尔扈特民工2000人挖掘。他还亲自前往伊犁购买良种羊和巴音布鲁克羊杂交，并派人到北、东、西旧土尔扈特以及新土尔扈特盟交换羊种，发挥杂交优势，改变种畜结构。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逝世，清廷赏银500两为其治丧，并以其子拉那特巴咱尔承袭汗位。

八、拉那特巴咱尔（1848—1876）（布彦乌勒哲依图），在位9年，为玛哈巴咱尔独子。1852年，年甫4岁袭汗位。咸丰七年（1857），其祖母哈屯为拉那特巴咱尔请寿（因连续6代汗王岁不及寿30而夭折），恳求咸丰帝赏名。咸丰帝着照所请，为其更名为布彦乌勒哲依图^①（吉祥长寿之意）。同治四年（1865年），执掌汗权及盟长印务。同治五年（1866年）夏，库车热西丁教主驻库尔勒的东征军头目依斯哈克叛降了入侵的浩罕匪首阿古柏，妄图进攻土尔扈特部。布彦乌勒哲依图率兵把守巴仑台山口，依险拒敌，被入侵匪军包围，后赖博乐民团首领徐学功的支援，挫败了匪徒，保卫了尤勒都斯草原。

同治七年（1868年），阿古柏侵略军占领天山南北，布彦乌勒哲依图自请率领1300名蒙古子弟，和徐学功等人往征乌鲁木齐，一度打败阿古柏匪帮，后又与占领乌鲁木齐的阿古柏匪兵继续交战，由于难敌众匪徒而失利。1872年阿古柏匪帮占领尤勒都斯草原，土尔扈特人民与侵略军进行殊死战斗，

^① 《清文宗实录》，咸丰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终因寡不敌众，后部落人退至伊犁、塔城。阿古柏匪帮纵火焚烧查汗衙门3天。时值游牧于伊犁一带的卫拉特蒙古部，由于俄国不断侵入，大片土地被侵吞，纷纷逃至南路土尔扈特，暂时涉牧布伦托海牧地。布彦乌勒哲依图深明大义，在土尔扈特各部生活极为困难、自身糊口少资的情况下，对卫拉特14佐领官兵，以资其生计。

同治十三年（1874年），当阿古柏入侵北疆时，布彦乌勒哲依图汇合和布克赛尔北路盟土尔扈特部200名子弟、新土尔扈特盟500名子弟，亲自统带进剿阿古柏。由于清朝新疆帮办召集的兵勇到科布多时，兵力暴露，分散进剿力量，致使进剿未能取胜，但却抗击了阿古柏匪帮未能前进。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清廷鉴于其忠诚英勇，抗击阿古柏入侵有方，赏布彦乌勒哲依图黄纁，并将所部贝勒、郡王、台吉等官员赏银两万两。这时，科布多地区众多蒙部人民极为困苦，其多次呼请清政府予以救济。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布彦乌勒哲依图在科布多病故，清廷赏银500两治丧。汗位由其子布彦绰克图承袭。

九、布彦绰克图（1866—1891），在位7年。光绪二年（1876年），承袭汗位授盟长印，因年甫10岁，盟长及札萨克印务由其祖母晋克巴图执掌。光绪四年（1878年），清朝平定阿古柏侵略军，战事结束，晋克巴图率南路盟7800人返尤勒都斯。清廷对土尔扈特各部劫难余生的困苦，迅速进行安置、救济，给南路盟土尔扈特部拨银4万两予以抚恤，另调剂部分物资予以支援。其余抚恤的还有北路盟3万两，东路盟2万两，西路盟1.5万两，新土尔扈特部2.5万两，和硕特部1.5万两。光绪十年（1884年），布彦绰克图执掌汗权及盟长印务。他为了恢复部落的经济，几乎走遍了每个牧户和农户的家庭，

实地解决他们的困难，并领导疏浚了开泽渠，帮助农户兴修水利，积极把牧户的皮张收上来到哈密、伊犁和乌市贩卖，解决了牧民的卖难和买难的问题。他向清廷具奏，在和通之地修建汗王浩特衙门。清政府拨银 5000 两，于 1885 年修建，1887 年建成，使汗王府周围店铺、作坊林立，形成一定规模的和通镇。光绪十七年（1891 年）十二月，布彦绰克图病逝，清廷赏 500 两治丧，由其子布彦蒙库袭位。

十、布彦蒙库（1883—1917 年）为布彦绰克图长子，在位 17 年。光绪十七年袭汗，因其年甫 8 岁，由其母色里特噶尔丹署理盟长印务。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十二月，清廷颁赏布彦蒙库三眼花翎，并执汗权，次年为乾清门御前行走。布彦蒙库为发展部落农牧业生产，修建了乌兰朶孜渠和焉耆的盖干渠，并在部落内提倡牛、马、羊改良，在伊犁引种俄国种马，从哈密引进内地种黄牛，通过杂交，改变部落的畜群结构。在辛亥革命中，他追随新疆督军杨增新的一边倒，表示拥护共和^①。

1775 年渥巴锡汗逝世后至 1891 年，共 116 年，世袭 10 世卓哩克图汗，仅掌汗权 46 年，长达 70 年的时间由副盟长或汗的母亲或祖母执掌汗权，而且 7 位汗承袭汗位的年龄不足 10 岁，8 位汗王都是正当 20 多岁，为部落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英年早逝。虽然土尔扈特人民嫌风水不好三移汗王府，土尔扈特家族呈请清朝皇帝赐给永寿的名字，土尔扈特汗多次赴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处请求赐寿，甚至有的土尔扈特贵族为汗王的长寿一步一叩头向着布达拉宫圣殿求福求寿。并且因这个家族承袭汗位不能长寿，又换另一个家族承

① 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第 568 页，新疆地方志总编室编，1986 年版。

袭汗位。不仅很小的年龄就教他们骑马射猎，练身强骨，以培养他们雄健强悍的体质，而且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养，性情敦厚，为人谦和，生活俭朴，思想正派，心地善良；但是这些主客观条件都无法改变一个个汗王盛年而歿的结果。究其原因，一是所有的汗王喝酒较多，体内酒精中毒现象严重，影响寿命，二是汗王的家族由于遗传的关系，对天花、麻疹、肝炎等烈性传染病抵御性较差，三是年轻的汗王们要长时间地探望牧户，牧区在高寒地区，易患各种疾病，四是当时医疗条件差，无法对付烈性病和烈性传染病。

第三节 平定张格尔叛乱，反对热西丁宗教仇杀，征剿阿古柏侵略军

土尔扈特部落人民牧地划定之后，安居乐业，积极发展生产，生活得以提高，经济一度昌盛发展。

19世纪20年代和60—70年代，由于浩罕国的张格尔、阿古柏等侵略军对新疆各族人民强盗式的掠夺、蹂躏，土尔扈特人民和新疆其他各族人民一样深受其害。再加上库车农民起义领导权被反动教主热西丁篡夺之后，疯狂煽动宗教仇杀，土尔扈特人民受害首当其冲。在新疆这几次动乱中，土尔扈特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口散失大半。但是土尔扈特人民在这些大是大非面前，始终站在正义的一边，反对外国侵略者，反对民族分裂和宗教仇杀，为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平定张格尔叛乱

1710年，乌兹别克族进占中亚地区，建立浩罕国，首都浩罕城。浩罕伊斯兰宗教集团同新疆的和卓集团关系十分密

切。1757年，清朝平息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大小和卓后裔波罗尼都等逃到浩罕国，清政府要求浩罕国给以引渡，浩罕国却予以庇护。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喀什满族参赞大臣斌静强占浩罕商人萨赖占的女儿，萨赖占羞忿之极，将女儿杀死抛尸参赞衙门以泄愤。清政府指示伊犁将军庆祥赴喀什噶尔查办，“庆祥庇护斌静，以革职拿问草草收场，激起喀什噶尔人民不满^①。”斌静案发生后，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波罗尼都之孙张格尔（意即世界圣裔，世界之王，天使和奇才），在英帝国主义和浩罕统治者支持下，4次窜入新疆南部叛乱。他们烧杀抢掠，建立宗教法庭，残害生灵，淫虐妇女，无恶不作，随心所欲地给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甚至使用剁手、断筋、活埋、乱石砸死等酷刑迫害人民。他们横征暴敛，广占民宅，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清道光六年（1826年），他们侵占了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这年8月27日，清政府任命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做前线总指挥，以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调集清军3.6万人，集结于阿克苏，征剿张格尔。“同年10月，土尔扈特部落和和硕特部落牧民得到清军奔赴前线进剿的消息^②，”土尔扈特人民虽已进山放牧，但立即集结1000名子弟与和硕特组织300名子弟，从尤勒都斯草原和博斯腾湖畔奔赴而来。他们自备马匹、武器，组成一支强悍的骑兵开赴阿克苏。

1827年3月3日，清军主力2.2万人从阿克苏出发，以土尔扈特部落、和硕特部落骑兵为开路先锋，长驱直入，于3月22日兵临喀什噶尔城下，张格尔在喀什噶尔聚叛军数十

① 新疆教委新疆历史教材编写组编《新疆地方史》第182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清宣宗实录》卷一〇八，第二十八页，道光六年（1826年）癸酉条。

万，大修工事，负隅顽抗。3月26日，清军采取围四城门而攻3城门、留1城门以备活捉张格尔的战术。土尔扈特、和硕特子弟攻东城门（正门），他们飞速冲到城下，采用猎枪和弓箭将张格尔的洋枪队神枪手一一击毙，扫清了外围。东城门于当夜攻破，次日黎明，3城门攻破。叛军溃散，张格尔只带数十人逃走，喀什噶尔大捷。又攻克英吉沙城、叶尔羌城、和田城。清道光八年（1828年）春节，张格尔企图趁过年抢劫阿图什，“清军将其活捉，槛送北京处死^①。”由于土尔扈特、和硕特子弟协同清军作战，机智灵活，英勇顽强，战功卓著，受到清政府嘉奖。

二、反对热西丁宗教仇杀

清同治三年（1864年）春，库车渭干河畔修渠开荒的农民，由于冻饿劳累，被清政府小官吏和伯克（小职员）鞭挞而死的人很多。农民托乎提尼牙孜哈里等人被伯克不停鞭挞，他们忍无可忍，拿起小刀和石块，杀死和打死清政府两名官吏和15名伯克，随即向库车进军。库车城维吾尔族、汉族、回族人民起而响应，6月6日攻克库车城。由于地理和政治的原因，库车起义形成席卷天山南北的农民大起义。他们向西攻下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拜城，向东向北一路攻库尔勒、焉耆、吐鲁番、乌鲁木齐、哈密、塔城等城池，并一度与清军对峙于巴里坤城下。但是库车农民认为自己没有身份，不能掌权，曾要求爱玛特郡王出任他们领袖。爱玛特拒绝了起义者的要求，被杀死。随后，起义农民求助于库车的加拉里丁大巴依（大地主）家族，这个家族中的热西丁（伊斯兰教的依马木——管理教徒的神职人员），被推为起义者的

^①《清宣宗实录》卷一三七，第五一六页，道光八年（1828年）六月癸酉。

领袖，尊号为圣人后裔，伊斯兰胜利者教父，自称热西丁汗和卓。

清同治四年（1865年），热西丁西征喀什噶尔受挫，和阿古柏结城下之盟，互不侵犯，并逐渐受阿古柏影响。这年初，他在库车喊出了“伊斯兰的宝剑已经砍到了异教徒的头上”^①，并在库车、库尔勒等地疯狂屠杀蒙、汉、藏人民。焉耆地区汉、维、回、藏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掀起了驱逐热西丁的队伍的斗争。土尔扈特骑兵队在铁门关、霍拉山、库鲁克山的博斯腾湖畔、阿洪卡山口等地设防，尤勒都斯草原土尔扈特牧民在库车穆尔札山口阻止热西丁的叛军进入草原，防止他们屠杀蒙汉人民。由于清政府分散设防的策略，尤勒都斯草原被攻袭，热西丁的队伍进犯草原达5个月之久，疯狂进行民族仇杀，杀害土尔扈特人民达6000多人。其残暴的行为，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在各族人民打击下，热西丁只好退出尤勒都斯草原。以后热西丁的队伍也仅限于库尔勒和阿克苏一线。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由于被宗教狂热分子所篡夺，走上了宗教仇杀的邪路，从而失去了各族人民的支持而于1867年归于失败。

三、征剿阿古柏侵略军

清同治四年（1865年），浩罕国正处在沙俄兼并危机时，看到中国新疆农民起义兴起，认为有机可乘，遂派阿古柏前往中国新疆。阿古柏，1820年生于浩罕国塔什干，素以投机钻营、玩弄权术著称，1865年至1871年依靠暴力掠夺和阴谋诡计侵占了整个新疆。他一是利用6万多入侵军妄想奴役新疆各族人民，二是煽动伊斯兰宗教狂热，梦想禁锢各族人民，

^① 李秦玉主编《新疆宗教》第16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三是借英俄帝国主义势力妄图瓜分新疆。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用武力占领了尤勒都斯草原。土尔扈特部落人民英勇顽强与侵略军进行斗争,无论大人、小孩和妇女,以及僧侣,面对阿古柏侵略军的疯狂杀戮,他们拿起猎枪、弓弩、马鞭,甚至用血肉之躯和敌人展开肉搏,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打击侵略者。但终因寡不敌众,斗争失败,部落人民被阿古柏侵略军杀害者高达8000余人,部落进行大迁移,只好移居塔尔巴哈台和科布多一带游牧,牲畜大部被阿古柏抢去做了军粮和坐骑。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南路盟长布彦乌勒哲依图向清政府借10年薪俸救济部落。清政府闻知大惊,拨银两万两救土尔扈特部落于水火。有的牧民躲避深山达5年之久,利用天险固守,使阿古柏侵略军不敢轻易进攻,土尔扈特人民反抗阿古柏侵略军,历尽艰辛。“清光绪三年(1877年),清军派左宗棠收复新疆,连克达坂城、乌鲁木齐、托克逊、吐鲁番^①。”土尔扈特部落人民与和硕特人民,主动到清军大营效力,慄悍的土尔扈特骑兵二千多人参加征剿阿古柏的队伍。他们提供阿古柏侵略军的布防情况,快马传递军事情报,主动做清军的近路便道和利于战机的向导。5月29日清军到库米什时,阿古柏惊得手足无措,在库尔勒于绝望中暴死(《喀什噶尔》中译本第225—226页)。土尔扈特与和硕特子弟领着清朝征剿军分两路兵力,分进合击,直捣阿古柏匪部盘踞的库尔勒。土尔扈特人民闻讯清朝军队要过开都河,主动砍伐树木,运来芦苇,搭起简易浮桥,让清军迅速过河行进。阿古柏残余军队不战而逃时,挖开开都河,妄图阻止清军前进,

^① 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74页,新疆地方志总编室编,1986年版。

“喀喇沙尔水深数尺^①,”居民全部逃散,土尔扈特与和硕特牧民千余名堵住溃口,并在各路口要道驿站,帮助清军转送军粮,输送物资,修筑浮桥。清廷给了部落人民极高的赞誉和奖励。土尔扈特与和硕特两部子弟主动加入到征剿阿古柏侵略军的行动中去,直至清军全部收复新疆。

第四节 等级制度的弱化

为了维护封建所有制和封建等级制度,保证贵族对牧民的剥削和奴役,清政府规定土尔扈特各部的盟旗札萨克、协理台吉等官职,掌管旗务,指挥军队。盟旗下的牧民,是各级封建主和贵族的属民,并将他们分成箭丁、随丁、庙丁、庄丁等几个丁类。

箭丁:是土尔扈特各盟旗人数最多的,归旗札萨克直接统辖,非奉清政府之命不为私人服务,“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也是赋税、贡纳、兵役、站役及其它各种差役的担当者^②。”他们既要向旗札萨克缴纳繁重的赋税,(有牛5头或者有羊20只,均交羊1只,有羊40只以上,交羊两只),又要自备马匹、武器、口粮去服兵役。而盟旗衙门的差役和开支,官员的供养,盟旗长向皇帝的常例进贡、献礼、赴京经费,无一不在箭丁身上。按规定,封建主也假公济私加重箭丁的额外负担。还要服站役,就是箭丁在驿站服劳役。如南路盟有巴音布鲁克—阿克苏8个驿站。巴音布鲁克—伊

① 金向宏主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大事简录》第217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内蒙古蒙古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6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犁 8 个驿站，巴音布鲁克—喀喇沙尔（焉耆）5 个驿站，巴音布鲁克—哈密 20 个驿站，巴音布鲁克—乌鲁木齐 8 个驿站。箭丁要无偿地供应往来官员和军人的食宿，驿站常备的马匹、骆驼、食羊数以百十计，战时驿站索要更为加重。驿站虽然在加强中央与各盟旗的联系方面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箭丁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随丁：是各级盟旗长和领主享有的牧民，以及清政府封爵的贵族与爵位相应的额定人丁。他们为各自的主人服务，而不分担官差赋役。随丁在盟旗中人口占少数。封建主和贵族的随丁是被永远占有的，即“随人口丁”。而管旗章京和佐领等人的随丁，是仅在主人任职期间服役的，主人离职时仍然退回本盟旗和苏木充当箭丁，又叫“随缺口丁”。随丁免去了兵役和对盟旗札萨克及佐领的负担，专供主人役使。他们或在封建主家中服役，或在自己家牧养主人的牲畜。封建主可以任意驱使随丁为自己劳动，特别是主人经济情况不好时，几乎全靠随丁养活，甚至让随丁替他们偿还私债。随丁的政治地位比箭丁低，没有出任旗、佐领官吏的权利。随丁为主人服役有功的，主人可以解除他们的随丁义务，将其退回苏木当箭丁。封建主也常常利用会盟的机会，将不听话的贫穷的随丁调换为听话的、富有的箭丁户，以便于役使和增加收入。有的箭丁不愿贡赋的，愿做随丁的，经盟旗长会盟后同意的，可给予调换；但有的随丁不愿做服役的，要去做箭丁却是不允许的。

庙丁：执掌喇嘛庙的主持，他们并以个人和寺庙的名义占有牧民进行役使，叫庙丁。庙丁的数量是根据喇嘛庙的大小额定的。他们不交贡赋，只服劳役。土尔扈特人献身于佛的（《卫拉特法典》第 3 页，第九条），此人的亲属可用牲畜

赎回其身。王公出 5 头大牲畜，平民出 3 头大牲畜，即可为庙丁赎身。由于封建主的奉献，牧民的捐献，喇嘛庙所经营的畜群不纳税等原因，大喇嘛往往成为富有的僧侣封建主。东归的大喇嘛洛桑丹增拥有达千人以上的庙丁和无数的牲畜，这种情况形成了庙富民穷的现象。清政府后又规定庙丁要服兵役，交纳贡赋，其地位和札萨克的箭丁相同。还有的贫苦牧民既不愿意当箭丁，也不愿意当随丁，跑到喇嘛庙当了庙丁。以后喇嘛庙实行箭丁制，但比旗札萨克箭丁的贡赋要少，又比旗札萨克随丁的低得多，庙丁仍然愿意在喇嘛庙内服役贡赋。

庄丁：土尔扈特各部中汗、亲王、郡王的女儿（格格）陪嫁来的人户和侍男侍女叫庄丁，地位和随丁差不多，是专给贵族和格格服役的。侍女的地位与家仆相等，有的陪嫁终身，甚至他们所生的子女，世代为庄丁，就连盟旗的会盟也不得随意将他们编换为随丁、箭丁或庙丁。

土尔扈特各部东归后 8 年，清政府免除了他们的一切杂役和赋税。以后由于清政府军需频繁，土尔扈特东归各盟经济的恢复，生活的安定，牲畜的增加，开始对土尔扈特各盟旗实行计丁派役，计丁收赋，以后又逐渐变通为计畜派役，计畜收赋。在盟旗内担任各级官吏者被免除一切赋役，还有一些也成了牧主，他们因为有功，输财，服役，勤谨等原因定期或终身豁免赋税和劳役。当时，加上封爵和授赏的基础上免除赋役的，形成一个颇有势力的牧主阶层，牧主没有在盟旗和佐领中征用劳役的特权，他们就采用各种形式役使牧民。

苏鲁克制：^①本是封建首领征用劳役的一种形式，又原封

^① 苏鲁克，即牧主贷给别人放牧的畜群。

不动地被土尔扈特的牧主们所采用。牧主利用贫困牧民的处境，将畜群交给贫困户放牧。牲畜损失凡不是因天灾疫病等正常死亡的，皆由牧户负责赔偿，正常损失的交皮子，繁殖牲畜概归牧主，未成活的交羊羔皮。牧户可乘用马驼，半农半牧户还可以驯养耕牛耕马使用，可剪取羊毛，挤吃奶子，但要向牧主交毡子、奶制品、炒米等。

赡养制：也是牧主役使牧民的一种形式。盟旗札萨克可以将贫困的属民交给富牧户赡养。牧主利用这种制度，允许贫困牧民寄食家中，无偿地役使他们，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寄食者，就成了牧主的家仆。

雇佣放牧制：在牧区，牧工的封建依附性很大。牧工多是逃旗的蒙古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或在内地有罪逃来牧区的汉人，清朝历有禁令不准收留，并且时时纠查缉捕。牧主贿赂官府和盟旗长佐领等，把他们收留下来，并以担保人自居，以极低的报酬役使他们，一般是解决一个人的吃穿，或者每年获得 3—5 只羊或 1 头牛而已。

在土尔扈特各部的半农半牧区和农区，清政府一直采取免徭、免赋的政策：“自教种以来俱系自耕自种，并未出纳税，也无别项差使”^①。但是东归 6 盟 16 旗的王公贵族和活佛，依照特权，租给包地户开垦，收取地租，作为开源增收的一个来源。清政府对维吾尔农民和汉族农民收什一税，而他们对维吾尔人、汉人的包地户则收十五一税，或十二一税，而对蒙古平民耕种土地则分文不收，待对方将生地垦为熟地之后（一般 3 至 5 年）再收十一税。各部盟旗札萨克还让庄

^① 张铎著《喀喇沙尔事宜》上，第 22 页。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藏书。

丁、随丁替他们耕种土地。

到了1878年，土尔扈特各部历经阿古柏侵略军浩劫回到驻地之后，清朝政府更加放松管理。随着中国内地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孙中山提倡民权共和的呼声日高，又加之新疆地处关防，世界民主民权运动的兴起，清政府也不得不对部落的牧民统治有所弱化。再加之贵族王公和平民大都有血缘关系，他们给平民的权利逐渐增多。据大清律规定：雇工和工人比奴婢高人一等，到了清后期，土尔扈特各部牧工和民工和他们的雇主或牧主，共坐同食，而且“不立文契，永无主仆之分”^①。这说明牧主和雇工、长工和贵族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清政府的等级制度在土尔扈特各部逐渐弱化。而且土尔扈特有助穷扶贫的传统，如哪一个男子到了结婚年龄娶不起妻，大家要帮他成家，不管哪一个民族的人到了草原上没有吃喝和工作，不管到了哪座毡房都要留宿（以免冻死，被狼吃掉），并给予吃喝（以免饿死）；他愿意做工的，还要帮他找活干（以免穷困）。这些优良的民族传统对长工、雇工、牧工提供了较优惠的生存机会，减轻了逃旗的蒙古人、逃狱的汉人和维吾尔人生存的困难，并且有了一个生活的区域，也促进土尔扈特各牧区的经济发展。

在清朝后期，接受新式教育的土尔扈特知识分子，在国内外民主革命的影响下，产生了要求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部分箭丁、随丁、庙丁甚至庄丁因作战、服役有功等原因，以及因为他们的品格优良，学识过人，有的担任了副盟长以下的官员。如南路盟的平民西里克，属箭丁，就担任过副盟长。这在原东归6盟中并不鲜见。等级制度到清朝后期

^①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第264页，人民出版社1979版。

和民国初年，受到了各盟旗人民的极大的冲击。

第五节 经济的起伏

土尔扈特部落从 1771 年回归祖国，至 1911 年辛亥革命 140 年间，部落相对稳定和安居。各土尔扈特盟旗，逐渐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的多种经济区域，社会经济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盟旗人民的生活相对得以提高。虽然清朝后期新疆经历了 3 次战乱，但是土尔扈特各部还是直接间接得到清政府的调剂和救济，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援，使部落获得发展经济的一个短暂的机遇。

东归 6 盟畜牧业是其社会经济基础，1771 年清政府给他们划分了牧地，1773 年 7 月又将和硕特恭格部移牧于博斯腾湖畔以西以北之地。1773 年 9 月渥巴锡移牧尤勒都斯草原，1774 年 5 月策伯克多尔济率领一部移牧于渥巴锡部遗留的斋尔草原。“清政府经过 3 次牧地调整，各盟旗牧地固定下来^①。”

土尔扈特人民分布于天山南北，新疆富饶的地理环境，为他们提供了优越的天然牧场。他们保持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传统，分为春夏秋冬四季牧场，牧场都是天然草原，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而变化，春秋牧场是为转场而设的。夏牧场多是在牧草丰茂、水源充足的高山草场，冬牧场多选在背风向阳山谷、山窝、小盆地之中，因这些地方冬季气候稍暖，无大风雪，积雪较浅，利于人畜越冬。

^① 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 4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渥巴锡所属南路盟牧地，夏牧场在大尤勒都斯山内的辽阔的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冬牧场在喀喇沙尔城（焉耆）西北部的开都河流域；春秋牧场在小尤勒都斯山内。

北路盟的牧地，夏牧场在斋尔山中宽阔平坦的高山草场；冬牧场在铁布克山，赛木斯台山，阿尔格勒特山，代伦山和北部谷地的丘陵地带；“春秋牧场在和布克谷地与和布克河流域及乌吐布拉克草原^①。”

东路盟的牧地，夏牧场在乌苏南山的赛里克提草原；冬牧场在吉尔格楞河流域；春秋牧场在巴音河流域。

西路盟的牧地，夏牧场在科固琴山，其绿草连天，山高草茂；冬牧场在精河流域的大平原；春秋牧场在博尔塔拉河流域。

新土尔扈特盟的牧地，夏牧场在科布多草原，草原水源充足，绿草密匝；冬牧场在布尔根河流域，青格里河流域；春秋牧场在察罕河诸流域。

和硕特盟的牧地，夏牧场在乌拉楞格高山草甸草原；冬牧场在博斯腾湖以西以北之地；其地域平坦，水草丰盛；春秋牧场在清水河流域，包尔图草原。

东归 6 盟所属的各旗、各苏木都有固定的冬夏草场，用鄂博（石头堆成）做为标志，不得逾越，“土尔扈特人游牧方式以和屯（村落）集体放牧的习俗，即以 3 至 10 户以上的牧户（帐幕阿寅勒、蒙古包牧户之意）这是一种数户近亲合牧的基层社会组织与生产协作单位，也是一种游牧生活的互助组织，每个“和屯”都有专人负责，其负责人一般为年长者

^① 张文强主编《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第 76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和较富裕者^①。”

土尔扈特各部随着牧地的固定,开始有计划地使用草场。他们在俄国积累的放牧经验,再加上清朝推广畜牧业生产技术,土尔扈特各部的牧业,无论是经营管理、生产技术和草场建设、牧草品种保护和牲畜的改良,以及畜群结构改善诸方面,都有着显著的提高和改进。各部打井修渠建蓄水池,用来灌溉草场,围栏搭棚筑圈来建设草场。他们实行人工种草,建双块草地,来改良草原,利用夏季、秋季、冬季的牲畜互相转换草地来保护草场。冬季大多能在固定点放牧,并且用夏秋季收割的牧草和农区、半农半牧区的苜蓿、粮食补饲牲畜过冬。由于实行了一系列保护草原和牲畜的措施,从而使牲畜的数量得到了较快的增长。到1861年(即部落回归90年时),土尔扈特南路盟的各类牲畜的总量已达百万头。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牧业,由于农业的开发和牧业的繁荣,也同样有了发展。土尔扈特各部在农区和半农区,没有盲目地开发建设夏秋草场,而是采取夏季秋季到山地草场放牧,秋冬转到农区和半农区冬草场过冬,有力地保护了农区的生产。他们利用夏季收割的谷草、秸秆和粮秕,贮备足够的草料解决冬饲问题。他们以村落为单位,打井、建圈、围栏更为普遍。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和商业交换的发展,进行多种经营,不论大小牲畜或过去不屑于喂养的牲畜,如猪、驴等加以饲养。畜产品利用率不断提高,肠衣、畜骨、羊毛、畜皮制成了香肠、骨粉、地毯、衣服等进入市场,他们在俄国时擀毡、织毡、制香肠技术得以普遍地推行。这一系列措施,都推动了

^① 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1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牧业的发展。

农业在土尔扈特各路盟，特别是在南路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定居的农业和半农半牧业成了土尔扈特各部经济的另一支柱。它奠定土尔扈特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随着农业的发展，土尔扈特人从事农业和半农半牧业的越来越多，在喀喇沙尔的哈拉莫墩、哈麻胡提、包尔海等地，“土尔扈特人从事农耕作业的占了全南路盟人口的二成以上^①。”农业的发展给一部分土尔扈特人带来诸多的好处，他们在农区平原上建仓存谷，以备饥荒；修渠打井，改制农具，以利生产。他们利用放牧中对牲畜驯养的经验，用马骡耕地收割，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促进农业的发展。他们同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农民交流耕作种植技术，互相学习，提高农业生产的技能。汉族农民将内地兴修水利、农田管理、水土保持、密植育种等先进的农业技术传授给土尔扈特人，维吾尔农民教土尔扈特人种植果草蔬菜的本领，从而改变了土尔扈特人的营养结构。汉族、维吾尔族人民也学会了土尔扈特人许多改良草场、改善畜群结构的先进的放牧技术。

随着土尔扈特部落畜牧业、农业和半农半牧业的发展，商业也发展起来了。土尔扈特各领主赴京朝觐时，往往是带着商队，到口内出售他们的畜产品和农产品，以换回日用品再销售给部落人民。首领们还在乌鲁木齐、哈密、伊犁、喀什设立商号。而且在当时的巩乃斯、巴仑台、和静、阿克苏的穆尔札山口已经形成初具规模的浩特（即城镇），大批的汉族、维吾尔和回族商人开店设铺叫买喊卖，“他们进入蒙地城镇进行贸易”。而土尔扈特人民在俄国时就积累了不少的经商经

^① 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丁集。

验，东归祖国之后，商品贸易突破了贵族需要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地深入到人民大众之中。汉、维、回族商人从土尔扈特牧民手中收购畜产品原料和畜产品半成品，贩卖各种日常用品给牧民，时间久了他们逐渐在土尔扈特草原居住，有的商人甚至还在巴音布鲁克设立商号，修建店铺。有的商队更进一步跟着牧民转场，吸收土尔扈特人的土产，销售商人的绸缎、衣物、砖茶、布匹。部落不少的牧民也开始经营商业，他们从内地买回衣料和日用品，在部落销售，以供给人民的需要。有的经营运输业，把部落大宗的畜产品和农产品，运到口内和口岸进行贸易。为了适应土尔扈特人民发展经济的需要，各寺庙的喇嘛也进行商业活动，当时的阿嘉库伦寺所在地巩乃斯与和静黄庙不远的巴仑台，就是土尔扈特部喇嘛们进行贸易的重要市场，也是土尔扈特部落土产收购中心。总的说来，清代的土尔扈特部落的商业，沟通了部落与内地的物资交流，使部落的经济与内地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清代，不仅可以通过汉商得到内地来的各种精细的手工业品，而且汉族手工业者和原土尔扈特部落的手工业者结合起来，以生产的手工业品来满足部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独立的银匠、铁匠、木匠和泥瓦匠已经形成，他们深入农区和草原，为农牧民制造和修理各种工具，为妇女们制造各种饰品，为喇嘛建立寺庙，为贵族修建居室，为牧民建立冬营地和为农民建立居住点。车辆的锻冶，木制器具的制造，房屋修建，村镇的建设都一一发展起来了。

手工业者制造了各种用品和器具，如靴子、马具、铜器、小刀、锡器、木碗、首饰等等。中国式幌车、俄国式的铁马车的制造和使用，无论样式和构造，都有很大的进步。手工业者逐渐代替了部落人民的一部分农庭手工业劳动，广大的

牧民取得了更多、更精制的手工业品，还可以用更多的劳力从事牧业生产。

1872年，阿古柏入侵旧土尔扈特部东西北4盟，人民背乡离井、流离失所，人口失散大半。农区土地荒芜，草场严重破坏，牲畜五分之四被阿古柏侵略军抢掠，土尔扈特各部落经济衰败到了极至。1878年，各部回到原地聚居，重建家园，虽经各族人民的支援、清政府的救济，但由于部落元气大伤，经济恢复缓慢。“到辛亥革命前夕，各部人口仍不及1861年的一半^①。”开垦耕地不足原来的百分之五。像南路盟到辛亥革命初年收粮还不足1200石，不够部落自给，仅够农区和半农半牧区蒙古人民饱腹而已，牲畜存栏头数仍不足1871年的百分之四十，尚不足30万头，人民生活仍然比较贫困。但是，从1878年到1911年的30多年间，部落局势相对稳定，部落人民获得相对发展经济的短暂机遇。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疏浚了草原的水渠，开始更加精心地治理草场，各部在30多年间，从劫后留下的极少的牲畜发展到5至6倍的数量。农区和半农区土尔扈特人民积极兴修水利，修渠引水，重新治理复耕原来的土地，耕地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城镇又开始繁荣，商品又在农牧区流通起来，土尔扈特部落的经济又出现了转机。

^① 《焉耆乡土志》光绪三十四年，统计资料。

第七章 民国时期的土尔扈特部落

第一节 改土归流^①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先生被卖国贼袁世凯逼迫下野。民国政府的总统、总理就像走马灯一样更迭，无力西顾。杨增新剪掉辫子，由清政府新疆的镇迪道、提法使一跃而成为新疆的省长、督军和边防督办，对于新疆这个多民族的地区，杨增新实行平衡牵制的政策。对于各民族上层，他注意加强拉拢和利用。对于土尔扈特汗王制度和盟旗制度，他动都未敢动，沿袭旧制。杨增新统治新疆 17 年，清朝札萨克制度一直未变。^②

① 改土归流：明清两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除世袭土司，改行临时任命的流官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对加强官员廉政建设，发展地方经济，开展文化交流，加强中央政府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民国时期，金树仁、盛世才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废除汗、王制度和盟旗札萨克制度。改行临时任命可调动的官吏加强独裁统治，借以搜刮各族人民的钱财，残害民族宗教上层人士，遭到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并导致了农牧民大起义和三区革命运动。

② 新疆教委新疆历史教材编写组编《新疆地方史》第 262 页，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1928年7月7日，“杨增新被革命派樊耀南等人刺杀身亡^①。”新疆政务厅长金树仁，以替杨增新复仇为名，枪杀了樊耀南等人，金树仁就任新疆省长。他所奉行的仍然是羁縻与牵制的民族政策，但具体实施中，不及杨增新稳健有效。

1930年，金树仁决定废除新疆少数民族的札萨克汗王制度，进行改土归流。在首先实行废除哈密回王制度时，激发了哈密人民起义。同时，金树仁还大肆搜刮土尔扈特人民的钱财，土尔扈特生钦五世活佛不甘心人民受其盘剥，进行抵制，以后双方矛盾日益恶化。金树仁竟然将生钦五世活佛秘密杀害。由于金树仁统治无道，终于导致了新疆农牧民大起义，引发了甘肃土匪部队马仲英进新疆烧杀抢掠，使天山南北陷于混乱，金树仁在各族人民的声讨中，假道苏联经哈尔滨逃到天津。

1933年4月12日，盛世才玩弄权术，窃取了新疆的军政大权。他实行的是拉拢、镇压、改土归流的独裁的民族政策。由于土尔扈特部落自1932年满楚克札布汗王执政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任命满楚克札布为新疆省政府委员。盛世才感到满楚克札布对己威胁。此时国民党大员陈立夫来新疆庆祝双十节，对满楚克札布抗日募捐赞扬倍至，盛世才由此忌恨，在陈立夫走的第二天竟然将满楚克札布和百余名民族上层人士逮捕。接着对新疆札萨克制度进行改土归流。

盛世才为佐证他改土归流的正确性，又大办各类学校笼络人心。“满楚克札布的夫人乌静彬，强忍悲痛，利用时机，

^① 新疆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21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捐资助教^①”建立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各类学校 10 余所。

盛世才不但迫害民族上层人士，而且还杀害了积极、公道，为新疆人民办实事的杰出的共产党人毛泽民、林基路、陈潭秋等人；后又竟然杀害了我国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杜重远先生，引起全国大哗，顿失人心，1944 年 7 月，盛世才在新疆各族人民的谴责中秘离新疆。

1944 年 8 月，国民党政府释放了土尔扈特的王公近百人，并对土尔扈特人民极力安抚拉拢，对王公、汗王封官许愿，以争夺民心，借以阻止三区革命的蔓延。1947 年又恢复了土尔扈特南路盟，因土尔扈特牧民大多投入了三区革命运动，盟王府成了空架子。为了重树汗王的形象，国民党政府又让年仅 16 岁的恭本德吉特（满光强）接替有病的父亲承袭卓哩克图汗。

1949 年 9 月，恭本德吉特也走上了人民民主之路，国民党政府的改土归流彻底破产。

以下将与改土归流有关的人和事略作简介。

布彦蒙库：辛亥革命时期，土尔扈特部落汗王布彦蒙库正值年富力强。受杨增新委托征召南路旧土尔扈特盟汗旗骑兵 250 名，左中右旗 150 名，和硕特盟 3 旗 100 名，共计 500 名子弟，组成骑兵旅，并任旅长，和硕特盟长昆桑札布任副旅长，并由贡戈那木札勒统领。防守焉耆、库尔勒要隘，后又驻星星峡，防内地军队干涉新疆事务。“当时喀尔喀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的怂恿下，趁辛亥革命之机，进攻我国阿尔泰城和科布多城^②。”旧土尔扈特南路盟与和硕特盟骑

① 金向宏主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第 2143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戊集四。

兵子弟 500 人，在布彦蒙库带领下，不远千里，往征侵略者。并为新土尔扈特盟盟长密什克栋固鲁布亲王南迁吉木萨尔，传递信息，使杨增新及时接纳安置密亲王及其属民两千余人。并参加了保卫阿尔泰的察罕通古战役，同各族人民一起，打败了侵略者，由此新疆转危为安。

1916 年 10 月 16 日，布彦蒙库在浩特苏木会盟，因突然天寒诱发心肌梗塞去世，时年 35 岁。

满楚克札布：(1915—1967) 在位十五年。1917 年 1 月 26 日，布彦蒙库长子满楚克札布由北洋政府蒙藏院批准承袭汗位，年甫两岁，由其母色尔济布吉特署理盟长印务。此间，满楚克札布汗王的叔父生钦五世活佛协助女盟长处理了许多盟务，深受旧土尔扈特南路盟人民称赞。1922 年，色尔济布吉特病故，次年，北洋政府批准由生钦五世活佛摄理汗务，其主持盟政 10 年。

生钦活佛被害后，17 岁的满楚克札布主汗位，理盟政，并兼任骑兵师师长。因满楚克札布领导有方，部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骑兵师日渐强大，受到新疆省长盛世才猜忌。1937 年 10 月 11 日，盛世才借口满楚克札布犯“阴谋大暴动案”，将其关押达 7 年之久，将其折磨成了精神分裂症，1944 年获释后，东归 6 盟人民看到满楚克札布汗的病体，义愤填膺，派代表参加了新疆人民控诉团，向蒋介石控诉盛世才迫害新疆各族人民的罪行。蒋介石竟然以“盛世才在新疆抗战中还是有功的”为借口向新疆人民搪塞，后又提升盛世才当了民国政府的农林部长。1947 年国民党恢复了满楚克札布旧土尔扈特南路盟盟长之职，是年 11 月，国民党政府又将汗位和盟长之职要其子恭本德吉特承袭，满楚克札布去塔尔寺、拉卜楞寺养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震、赛福鼎等同志曾专

程慰问满楚克札布。其多年一直在永安寺静养，并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 14 医院较好的治疗，病情好转，1966 年 8 月，红卫兵妄图焚毁永安寺，他和解放军战士、北京大学学生及僧人，为保护国家文物做出了重要贡献。1967 年因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病情恶化而逝世。

恭本德吉特：（满光强）（1931—1992），承袭汗位两年（1947.11—1949.10）期间积极和新疆进步人士包尔汉联系，参加了新疆九·二六和平起义，其为保卫国家文物（卓哩克图汗王府的大量贵重物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愿要求加入劳动人民行列，立志学习一种劳动工作技能。在周恩来、王震等同志的关怀下，入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学习。毕业后，任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歌舞团音乐指挥，其为人正派、工作勤勉、维护民族团结，深得人民尊敬，为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政协委员，1992 年病逝。

乌拉泊蒙难：1937 年，新疆土皇帝盛世才制造了所谓“阴谋大暴动案”，大肆搜捕各族各界知名人士，土尔扈特汗王满楚克札布被秘密扣押。盛世才怕土尔扈特人民知道消息后，会起来造反救汗王和土尔扈特人民的一代思想家西里克。但是消息还是经盛世才大女儿之口传给了汗王的妻子乌静彬，她又及时将消息传给了土尔扈特部落与和硕特部落。人民知道后，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攻打迪化城（现乌鲁木齐市），救出满汗王。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商定，用土尔扈特人去攻打盛世才，怕引起盛世才怀疑而坏事，以和硕特部落骑兵赴迪化城进贡的名义，去攻打比较合适。和硕特佐领达锡郡王是焉耆专区警备队中的骑兵连长，较有军事经验，就由他率领两部落子弟 258 名勇士，去攻打迪化城。他们兵出

和硕滩，经榆树沟、干沟，再经托克逊、达坂城。谁知这些消息早被盛世才的特务和密探侦知，当 258 名蒙部子弟到达迪化城郊乌拉泊时，被盛世才的部队包围起来。两蒙部子弟虽猛力拼杀，力求突围，终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

德尼事件：^①1938 年，盛世才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土尔扈特王公，先后逮捕了东归 6 盟的盟长 4 人，副盟长 3 人，旗长 11 人，王公近百人，秘密杀害 15 人。于是许多王公只身逃旗，如和硕特札萨克旗长阿拉冬贝代、改乃当代尔被逼流亡青海，新土尔扈特盟札萨克旗长玛克苏尔札布逃亡到宁夏阿拉善，旧土尔扈特北、东、西路盟也有逃到甘肃、陕西的。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德尼旗郡王江布利道尔吉（西里克的女婿）看到各路土尔扈特人心惶惶，他也产生了远徙避祸的想法，与其叔父官苏尔喇嘛秘密策划带领 30 户人家，神枪手 60 名，逃入郎特爾山中。这件事被盛世才知道后，下令给当时焉耆行政长官于德一派人送信给逃亡者，限 3 天时间出山。信送 3 天过后，郡王没有出山，于是盛世才又直接下令派了一连人马到郎特爾山，包围了一个时期，不但没有打进去，反而消耗了一大批物资，死了很多送军粮的驼马。盛世才采取软办法，于 1939 年派旧土尔扈特南路盟代盟长尔德尼劝降。其进山后，听了江布利道尔吉和官苏尔的很多道理，觉得与其出去被阴险毒辣的盛世才杀掉，还不如就在深山中困斗好，就是山中缺少生活物资，主张先坚持一下。尔德尼对盛世才汇报说：“江布利道尔吉不仅不投降，还大骂我，并差点杀了我。”盛世才的劝降又失败了。江布利道尔吉郡王一直坚持到

① 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 228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1941年冬天，达3年半之久。后山里粮食断绝，牛马羊驼吃尽，正在走投无路之机，内部有人枪杀了其叔官苏尔喇嘛和其父才仁。江郡王无奈，遂利用这一件事，借口说他受其叔官苏尔喇嘛的欺骗与胁迫才逃入山中，为弃暗投明，指示部下枪杀了叔叔，携其弟于1941年冬天才出了郎特尔山^①。

盛世才将土尔扈特部汗王与和硕特郡王逮捕入狱之后，使两盟群龙无首，诸王公受到极大压力，新疆省政府为撤消盟旗、改土归流进入筹备阶段。

设治县治：1939年，焉耆区行政长官于德一提出了在南路旧土尔扈特与和硕特两部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提出了实行县治的过渡性方案，在两部增设治局，同时保留蒙古族王公、固孜达、盟长等名份。盟长兼任治局局长，由新疆省委派治局副局长和秘书；原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各旗、苏木改为区村建制，由固孜达、藏根担任区长、村长之职，并推行10家连坐制。

对此提案，盛世才首先提出在从事游牧生活的土尔扈特与和硕特蒙古人民中不宜推行10家连坐制；同时指示省民政厅长邱宗浚核查。邱宗浚提议土尔扈特汗王、和硕特郡王系有爵无职，唯兼任盟长始能治理盟务，令取消盟长，保留王爵；于设治局并无妨碍，为一劳永逸，使蒙古人走上政治道路，不如趁此机会，决定土尔扈特与和硕特两部均设治局。所有旧名，如盟长、固孜达一并取消。“并提出最好土尔扈特与和硕特两部头面人物召开会议，形成决议。但要暗中勘察，以

^① 茶·恰克德著《南路盟旧土尔扈特几个回忆片断》第6页；政协和静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和静县文史资料》第1辑，1990年版。

免内乱^①。”

经过周密计划，于1939年11月17日，南路旧土尔扈特盟改盟长尔德尼在公署召开全盟会议，到会的有郡王恭素、镇国公阿拉西巴力吉、辅国公昆木拜以及固孜达、梅仁和宗教知名人士等共60余人，商讨改治设县一事，于德一列席会议。会议由参加省民众会议代表介绍东西两路旧土尔扈特盟改盟旗设县治的情况。经过热烈讨论，有的王公提出：卓哩克图汗是民国政府的蒙务顾问，汗又是新疆蒙古的总的汗，是唯一的卫拉特人的汗，而盟是属于道、府、专、州一级，将盟改为县，是降级改土归流，不合适。根据以上意见，形成了八项决议：一、同意改制，但南路旧土尔扈特盟辖境广袤，人口众多，请改设正式的县。二、各汗、王、公、台吉生活费用，改县后请政府从优，增加薪俸，民众不能负担其费用。三、每年为民众念经祈福的春、夏、冬3次较大的费用，由政府负担。四、政府设县后，每年豁免各寺庙税羊两千只，用作念经费用。五、汗仍然是民国政府的蒙务顾问。六、专区与盟务府合并后为同一级别。七、汗指导焉耆专署的工作不降级担任和静县任何职务。八、由汗的夫人乌静彬担任焉耆行政公署副专员兼和静县县长。

1940年2月，于德一拟定了正式方案：和硕特设治局，南路旧土尔扈特盟王府驻地改为县，县府设在和通苏木汗王府内。原有盟长、固孜达一律取消。正县长、正局长由土尔扈特部落人担任，副县长、副局长由汉族人担任。改旗为区，以旗名为区名，固孜达担任区长，梅仁副之，改苏木为乡，以

① 郝占文《民国时期和静县的建立及其行政机构、社会团体》，政协和静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和静县文史资料》，第1辑，第29页。1990年版。

原苏木名为乡名，藏根担任乡长，昆都副之。保护汗、王、公、台吉的利益，增加其薪俸。优待喇嘛，免征税羊两千只，用作念经费用。此方案得到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两厅认可。报省府，表示同意，将南路旧土尔扈特盟定名为“和通县”，寓和平之意。当年4月，省督办盛世才和省主席李溶批准了于德一的方案，6月正式成立和通县，和硕设治局，隶属于焉耆行政区。

设县之后，对和通县名议论不一，土尔扈特人称“维吾尔人”为“和通”，和通县意为维吾尔人之乡。各正副区长以名实不符为由，向于德一当面提出异议。于德一迅速电告省政府，省民政厅长邱宗浚拟改为和顺县，以和平顺利之意。“盛世才指令，查与山西省和顺县同名，应改为和靖县。定名为和靖县^①。”“至196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改名为和静县至今。”

在将满楚克札布汗王关进监狱，并将和硕特郡王班迪和北路旧土尔扈特盟亲王杀害的威逼高压之下，盛世才匆匆强迫部落头面人物同意了他的方案，将东归6盟改土归流，以求一逞。汗、王、公、台吉的尊号并没有更动，并继续支付王公们的高额薪俸，以保证他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其目的是为了制约喇嘛、汗、王、公等对蒙古人民的统治，防止土尔扈特人民寻衅闹事，以安定社会秩序，使农牧民不向汗、王、公和寺庙交租，而向政府交税。但适得其反，东归6盟改县和治局后，盛世才政府不仅收税极少，而且支薪更多，出现了税不抵薪的现象。

^① 陈连和，周越主编《巴音郭楞州情》第49页，巴音郭楞地方志编委会，1985年版。

捐资助教：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盛世才上台后，接受了杨增新愚民教育和金树仁鼓吹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兴教育办学校容易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并可佐证改土归流的正确性，于是下令在全新疆轰轰烈烈地大力开展办学运动；土尔扈特南路盟满楚克札布和夫人乌静彬借机响应，认真筹办，成立了如下几所学校：

1. 汗王府蒙古小学，1934年由满楚克札布汗王带头捐资兴办。当年9月开学，校长为王充仁，甘肃人，蒙族教师有贡伯、力克、布尔卡、巴士巴以尔等都是乌市蒙哈学校毕业生。还有汉族教师苏炳茂^①。有学生350人和由宗教人士捐资修建的教室10间，每间30多平方米，木桌椅。没有蒙文教材，由教师将汉语教材翻译成蒙语教材后进行教学。主要开设科目有：主课语文、数学，副课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手工。师生一般下午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募捐，演活报剧等。经费：主要是王府的财产，满楚克札布几乎到倾家荡产也无法支持办学经费的地步，以致“把汗王夫人乌静彬的嫁妆首饰都变卖当做办学经费”。以后部落的人民也都积极地捐牲畜、捐金银以支持学生住校的费用和教师工资。这是中国西北、西南九省区，卫拉特蒙古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所小学，标志着土尔扈特部落教育普及的开始，起到了开通民智，提高民族素质的作用。当时学生来源极其困难。只得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各区乡村按指定的名额保送学生上学。对不上不起学的孩子，由富牧、牧主、王公、贵族捐资助学，做到有钱的出钱，有牲畜的出牲畜。如茶汗旗的恰克德依靠资助

^① 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23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上完师范，鄂日甫送往北京大学，杜仙到苏联塔什干大学留学。他们3人都很穷，是靠大家帮助才完成学业的。由于汗王和汗王夫人带头捐资助学，土尔扈特人民掀起一个兴教办学的好风气。满楚克札布被监禁后，在乌静彬的筹措下，相继成立的学校有：

2. 北哈拉莫墩小学，成立于1939年9月。校长加拉，教师巴玉林、桑戈、达什，有学生70—80人，教室和办公室4间。1944年因经费困难一度停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开办，今有学生200多人。

3. 南哈拉莫墩小学，1940年9月开学。校长沙日木，教师卡格得尔等，有学生100—150人，教室3间，教师办公室1间，由喇嘛庙出钱修建。1945年因经费困难停办，1950年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又予以兴办，今有学生300多人。

4. 扎布素尔小学，1941年9月开学。校长桑格，教师阿拉等，有学生30—40人。1945年后一度停办，后由甘杰喇嘛恢复该校。以后起名叫库热小学，教师工资、学生开支由库热（庙宇）资助。

5. 巴仑区小学，1941年在焉耆七个星乡建立，校长阿拉，教师金木提、返日格新等。有学生120人，3间教室，1间办公室。农区的蒙古子弟居住点固定，牧民也愿意让子女上学。经费由家长自付。学校一直坚持至今。

6. 茶腾小学，于1941年9月开学。校长巴德木，教师阿拉徐代，有学生20—30人，只有教室1间。由于学生太少，该校两年后停办，学生到七个星小学（即巴仑小学），寄宿上学。

7. 开热得小学，在焉耆四十里城，于1941年9月开学。有学生70—80人，校长道尔吉，教师桑格吉、桑戈，蒙古农

民自费送子女上学，学生固定。学校坚持至今。

迪化蒙古小学：1940年3月开办，校长乌静彬，教师为新疆学院蒙语班毕业生，有学生150—200人，学生年龄较大，为15—20岁之间，1944年7月因物价飞涨停办。

蒙古语师资教育。1938年，新疆省教育厅在焉耆开设简易师范学校，招收蒙古族学员40名为1个班，毕业生分到焉耆、和静、和硕任教。1941—1942年，开办了蒙语教员训练班，地点在焉耆师范，胡海英为主任，洪固尔、尼满为教师，学员是汗王府小学毕业后保送的，共40名，用汉语教学，教员任翻译。“1943—1944年，在焉耆师范举办了第二期蒙语教员训练班，有学生40人，毕业后分到各区任教或政府部门工作。^①”

高等教育和留学教育。1945年，汗王夫人乌静彬从汗王府小学中选拔40人上了师范班之后，又从中选5人去兰州大学上学，4人去兰州师范大学就读，还选拔了1名优异学生送北京大学学习。留学生是在送往乌鲁木齐市读中学的牧民学生中先选送读新疆学院，然后选送苏联中亚塔什干留学。1934、1935、1936年，共送9人去苏留学。其中1人是旧土尔扈特北路盟，名叫达什。汗王府出资培养的这些留学生和大学生全是学习优异的贫苦牧民的子女或部落的孤儿。

牧民教育。1942年，汗王府相继成立了一些社会团体。如蒙文会，是为提高牧民的文化素质和学习畜牧兽医技术而设立的，很受牧民欢迎。蒙文会一次就成立了7所牧民业余学校，有学生247名。部落有识之士给牧民学校捐资较多，盛

① 政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巴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40页，1988年版。

世才政府也下令给和静县和硕治局蒙文会抽出草场税中的百分之二十作为活动收入,1年就抽出大洋9629元,小麦13447斤,包谷12700斤,马26匹,羊881只,牛10头,有力地支持了土尔扈特部落的牧民职业教育。

民国时期,土尔扈特人民用捐资助学的形式,让部落大部分子弟享受教育,并选拔优秀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出国留学。培养的大都是贫困家庭的子弟和孤儿。这种捐资兴学的传统,正是土尔扈特人民生生不息、延延不已的因素之一。

满楚克札布之争: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尤勒都斯的土尔扈特牧民参加了如火如荼的三区革命运动。国民党军队依靠武力镇压一次次都失败了;转而依靠慰问诱骗,但三区革命者有可靠情报,阴谋都被一一识破。国民党军队在焉耆大修城墙。城墙高7米,宽14米,全以埝土打垒,名曰“干打垒”城墙,“千年攻不破”。半年就把焉耆搞成城门紧闭,碉堡林立的土城;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国民党军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又从乌鲁木齐市调来两个正规团,加原来的1个正规师对焉耆严加防守。还把土尔扈特部落汗王满楚克札布接到焉耆城内。而这时的汗王满楚克札布已被盛世才折磨成精神分裂症患者,“目光呆滞,语无伦次,一遇惊吓,常发脾气,甚至动手打人^①。”他坚决不住焉耆城,要住汗王府。就是这样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国民党政权还妄图利用他王冠的光环,震慑尤勒都斯草原的土尔扈特子弟,作为阻止人民革命军队进攻焉耆的一块有力的盾牌。

三区革命政权尤勒都斯政府为了向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

^① 政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巴州文史资料》第1辑,第46页,1985年版。

宣传革命的道理，在人民思想上消除国民党宣传尤勒都斯人民起义是“土匪暴乱，共产共妻”的谣言，用活生生的例证，把各阶层、各种政治力量吸收到革命战线一边，三区革命政权对土尔扈特部落的卓哩克图汗满楚克札布采取了团结、联合的策略。三区革命政权经过多次秘密地和满楚克札布的第二夫人西谋珍联系，想把汗王满楚克札布接到尤勒都斯革命根据地去。1946年5月，三区革命政权派出40多名和满楚克札布有较亲密的关系的牧民子弟，去反复劝说汗王上山参加人民革命运动。和静县政府的护卫队闻知后，一面坚决阻止，双方为争夺汗王几乎打了起来，因政府卫队力量不足没有打，就连夜去报告焉耆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听说来人很少，就迅速集结兵力去抓捕土尔扈特部落的尤勒都斯牧民。尤勒都斯牧民得知这一消息后，迅即撤离和静城。国民党政权恐土尔扈特牧民将满楚克札布抢走后，将成为土尔扈特人民反抗国民党政权的又一面旗帜，后果不可收拾，赶快下令，“以给满楚克札布治病为名，送往兰州^①。”

恢复盟署：1947年国民党政府出于政治的需要，拉拢少数民族上层贵族，挽救即将灭亡的国民党政权，恢复了旧土尔扈特南路盟与和硕特盟，但仍然保留了和静县与和硕治局，未恢复苏木的建制，以保留改土归流最后一块招牌，而盟长公署实则是一个空架子，就是恢复这个空架子的盟政权，民国政府还要汗、盟自行报告，呈请恢复，原文如下：

旧土尔扈特卓哩克图汗满楚克札布专电，

^① 政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巴州文史资料》第1辑，第5页，1985年版。

南京蒙厅委员长许副委员长钧鉴：

窃查部落向以盟长公署管辖所属，但民国二十八年
间为主持新政之盛世才强迫取消，兹因民众要求恢复，于
本年七月九日正式成立，等分兼正副盟长，除分呈外，特
此电传监核备查，乞时于俾仿遵许。

新疆旧土尔扈特南部落乌纳恩素珠克图札萨克

盟长满楚克札布、副盟长乌静彬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仅仅过了3个月，国民党政府更换满楚克札布仅16岁的
儿子恭本德吉特为盟长。当时三区革命军已解放了巴音布鲁
克山区，在那里建立了尤勒都斯革命政权。从牧区到焉耆马
行4日可以到达，民国政府深恐三区革命军袭取焉耆、和硕，
使南疆失控和唯一的南北疆通道断绝。为挽救危机，企图利
用汗王、盟长的形象缓和矛盾，“当时汗王满楚克札布已精神
失常，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只好让年轻的恭本德吉特承袭汗
王爵位”，借以笼络和震慑土尔扈特人民。又让恭本德吉特
（满光强）自行电告国民党政府。

乌纳恩素珠克图盟盟长代电，

为电速袭职日期由

和靖县政府勋鉴，

敝承父命及全体蒙民之请求，于十月二十六日袭汗
王及盟长之职，敝年幼识浅，才菲德薄，至祈时赐教言，
以匡不逮为感。

新疆旧土尔扈特南部落乌纳恩素珠克图盟札萨克汗
王兼盟长恭本德吉特十一月四日恭秘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印）^①

国民党政府不仅恢复了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同时恢复的还有东、西、北3路旧土尔扈特盟和新土尔扈特盟，当时因这4路盟都在三区革命的辖境内，妄图借恢复盟长制度来分化三区革命政权。以上4路盟均回电反对，使国民党政府“以夷制夷”的政策遭到破产。

1949年7、8月间，旧土尔扈特南路盟人民积极参加了新疆和平起义的准备工作。焉耆、和静的土尔扈特人民多次为三区革命政权传递情报，想方设法保护三区革命人士。在新疆省政府九·二六和平起义前夕，他们又自动地组织起来，保卫有大量金银财产的蒙王府，保卫部落的人民和牛羊。尤其是年轻的汗王恭本德吉特，其母老汗王满楚克札布的夫人乌静彬、第二夫人西谋珍，积极配合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参加新疆省政府的九·二六和平起义，并支持当时的和平起义部队平定焉耆国民党军队的暴乱，积极维护了焉耆、和静、和硕的治安，为和静旧土尔扈特南路盟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保卫卓哩克图汗衙门：1949年9月26日，新疆宣布和平解放，但焉耆原国民党驻军128旅钟祖荫手下的一批反动军官、特务仍然负隅顽抗，并于9月30日晚上在焉耆城内发动暴乱，一时枪声大作，火光四起，到处一片敲门砸门声，一

^① 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26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场浩劫开始。老百姓四处躲藏，被抓的人拿不出钱来就遭到毒打，店铺拿不出钱来就被烧掉。“这些暴乱的国民党官兵想要钱西逃印度，临走前，实行一次大抢劫，城内许多店铺成为焦土，38人被毒打致死或被枪杀^①。”

焉耆被劫的消息传到和静后，起义军官昌生祥领导的383团，卓哩克图汗王衙门一盟长公署与和静政府三方召开联席会议，迅速派383团3个连到八棵树和上游两地，阻止叛军进入和静；由旧土尔扈特南路盟自卫团和383团两个连保卫和静的安全。“焉耆副专员乌静彬，383团团长昌生祥带领3个连队立即赶到焉耆阻止叛军继续破坏，并组织焉耆人民自卫队武装弹压，共同维持焉耆城内秩序^②。”焉耆叛军虽多，但由于恭本德吉特、乌静彬、西谋珍、昌生祥等人措施得当，使近在咫尺之地的和静未受损失，使拥有许多财富和文物的卓哩克图汗王衙门保存完好。

3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军先遣队赶到焉耆，迅速改编了国民党起义部队，震慑了乱兵，安定了民心，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生产。

第二节 砥砺前行通古

20世纪初，中国西北边疆的变化，使土尔扈特蒙古驻扎之地不再是清政府安定的后方和稳固的边疆，我国的唐努乌梁海、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阿尔泰、伊犁已成为边防前哨，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密切注视着俄国在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活

① 政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巴州文史资料》第1辑，第75页，1985年版。

② 同上书。

动。俄国主要的侵略活动是：

策动外蒙独立：

首先是经济渗透。

1861年俄国和清政府蒙古地区的贸易额仅为2.18万卢布，1900年就达到了171万卢布，是1861年的78倍，到1911年达到580万卢布，半个世纪增长了268倍。俄国在科布多的商号，1861年仅1家，到1911年增长到13家。其中较大的商号年贸易额为50万卢布，小的也有3到10万卢布。大批俄国商人深入牧区，他们往往将“货物作价赎与土尔扈特牧民和其它蒙古牧民，然后收取皮毛以为偿，是皮毛未离牛羊之身，而已为俄人之皮，俄人之毛”^①。蒙古市场每年向俄国提供一百多万只牛羊驼马，几百万斤驼羊毛。蒙古成了俄国毛纺业、皮革业、肉类加工业的重要的原料基地，而俄商在库伦和科布多，“充斥市场，狡不完税、财用暗消，漏厄难塞”。导致了清政府在蒙古外贸税源全部流失，牲畜日益减少，人民日益贫困。

其次是政治干预。

1901年到1910年，清政府准备在蒙古和新疆土尔扈特部落居住地区推行新政，将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3地设行省，这纯属中国内政，却遭到沙皇俄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沙俄驻华公使科索维茨声称“清政府在蒙古设行省，威胁俄国安全，表示强烈抗议”。俄国驻库伦领事向库伦办事大臣提出：“贵大臣向清朝政府提出的改革办法……本人不能同意，不能承认其实行。”（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37页）态度极其蛮横。

^① 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甲集上。

1911年初，沙皇俄国政府竟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同意，将科布多领事馆移驻土尔扈特人民聚居区阿尔泰，为此遭到清政府的强烈抗议。他们就是赖着不走，反而为外蒙古独立要求驻军，以此进行外交讹诈和军事侵略。

再次是文化侵略。

1900年后，沙皇俄国政府组织了大批的考察队，前来外蒙古和土尔扈特人民聚居区考察。清政府如不同意，沙俄声言要进行军事考察。这些考察队有托木斯克大学鲍戈列波夫、索鲍列夫教授率领的科学考察团；有俄国地理学会的地理科学考察团；有俄国总参谋部的社会文化考察队；“有俄国73家商行出资、以巨商梁申斯基为首的商业考察队等几十个考察团”^①。他们名曰考察，实为进行间谍活动，除担任一般的科学文化考察外，主要是搜集外蒙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情报，并有笼络蒙古王公和土尔扈特部落王公的使命。他们进入库伦，唐努乌梁海、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为俄国政府蚕食我国领土提供了战略情报，为外蒙古独立进行了大量的精神上、物质上、思想组织上的预谋。

外蒙独立：

沙皇俄国政府一方面在中俄边境赤塔和伊尔库茨克等地集结军队进行军事演习，向中国炫耀武力，一方面利用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等人对清政府的不满，支持其分裂中国的阴谋。

1911年7月10日，哲布尊丹巴借蒙古王公僧侣会盟之机，召集外蒙古四部王公、上层喇嘛杭达多尔济，察克都尔

^① 新疆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17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札布、棍布苏伦、东林济布特等 18 人，举行秘密会议，密谋外蒙脱离中国，依靠沙俄实现独立。俄国驻库伦领事柳巴参加了会议。同时决定派遣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车林济布特喇嘛为副的代表团秘密前往俄国，寻求沙俄政府的庇护和援助。新土尔扈特亲王密什克栋固鲁布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密报清政府，清政府紧急往库伦和乌里雅苏台等 6 将军驻蒙古府邸，派兵 4000 人，以加强边防力量。俄国政府竟然以威胁俄国安全为由表示强烈抗议，可谓无赖之极。

1911 年 8 月，杭达多尔济带着哲布尊丹巴的信件到达彼得堡，受到俄国代理外交大臣的接待，表示欲与沙皇政府签订外蒙独立条约，以及铁路、邮政、建设、贸易等协定，并请求沙俄政府给予援助和保护。沙俄政府总理斯托雷平召开了远东问题会议，专门讨论蒙古问题。认为：“支援蒙古反对中国，完全符合俄国的利益。”

1911 年 10 月，俄国军队 800 人，开进库伦，还有数千人，在恰克图待命，同时调拨给伊尔库茨克军区 1.5 万支步枪和 700 万发子弹，准备随时支援库伦的外蒙独立。

1911 年 10 月 10 日，中国武昌起义爆发，俄国认为时机已到。11 月中旬，沙俄政府派军队护送杭达多尔济回到库伦，并向外蒙古亲俄集团散发武器，煽动独立。

1911 年 11 月 30 日，外蒙哲布尊丹巴派王公和喇嘛来见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声称他们已决定建立“大蒙古帝国”，推举哲布尊丹巴为皇帝，发布驱逐令，限清政府大臣三多和军队 3 日出境^①。

^① 新疆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 179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1911年12月1日，哲布尊丹巴宣布外蒙独立，遭到清政府以及土尔扈特、和硕特、辉特、喀拉沁、科尔沁、鄂尔多斯等蒙古各部落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

沙俄政府给外蒙提供快枪4万支，子弹4000箱，大炮8尊用以武装库伦集团。

1912年1月15日，库伦分裂集团的军队在俄军的配合下，进攻乌里雅苏台。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领兵2000余，竟然不作任何抵抗，弃城经西伯利亚回国，全国人民大哗。科布多为之震动。因科布多驻军不足300人，而且武器落后。这时库伦军队和沙俄军队却向科布多城进攻，全城在参赞大臣溥润率领下，各族军民准备据城固守，反击入侵，一边报请中央政府，请求速派援兵，许多土尔扈特部落的子弟主动请求参加保卫科布多的斗争。

1912年6月，在沙俄的支持下，俄国间谍丹比占参率所部会同海山、马格萨尔札夫所率领的库伦军队进攻科布多城，久攻不下。1912年7月4日，沙俄驻阿尔泰领事会见中国科布多参赞大臣溥润，要溥润和库伦分裂集团谈判，迫使溥润投降，遭到溥润拒绝。7月25日，丹比占参等4000多人包围科布多城。8月18日，新疆督军杨增新派出的援助科布多的军队抵至离城下仅30里的地方，遭到丹比占参军队和库伦军队袭击，并重重围住科布多城。在军事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溥润同意谈判。8月20日，俄军和库伦军进入科布多城，他们杀掠官兵，蹂躏人民，焚庙毁城，将印信、军械、财物尽皆掠夺。不少土尔扈特的优秀子弟被残杀，俄军和库伦军将中国守城的官兵剖胸掏心，用他们的鲜血涂染军旗（鲍登著《蒙古近代史》，第191页）。

1912年，沙俄与库伦当局秘密谈判，签订《俄蒙条约》及

附约《俄蒙商务专条》，竟然无视中国主权，使外蒙古成为其保护国。

1913年5月，签订了《中俄声明五条》，中国承认蒙古自治权而产生的权利，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俄国不得干涉中国自治地方蒙古的内政制度。中俄条约签订后，沙俄政府表面上承认中国对蒙古的宗主权，实际上通过这一条约，达到了沙俄侵占外蒙古，将蒙古沦为沙俄殖民地的目的。

1917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由沙俄策动，由蒙古封建王公、宗教上层发动的蒙古独立运动宣告结束。

1921年7月，蒙古人民宣告独立，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帕勒塔的功与过：帕勒塔（1882—1920）新疆乌苏县人，是旧土尔扈特乌纳恩素珠克图东路盟巴木巴尔六世孙。光绪三十四年（1898年）袭爵为亲王，1903年赏来京乾清门行走。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振武学堂学军事，1909年回到北京，就任清政府陆军贵胄学堂蒙旗监学，后又被清政府任命为科布多办事大臣，未到任即发生辛亥革命，起初不认共和，1912年2月1日表示拥护共和，并以“自难免误会之端”中的“误会”一词，开脱自己原不认共和的立场。“1912年5月17日，被民国政府任命为阿尔泰办事长官^①”（中将军衔），旋以封疆大吏身份走马上任。“1914年1月9日民国政府同意其治病休假^②。”同年3月14日入京医治喘疾，10月7

① 《政府公报》第80期，民国元年七月十九日，载第1册，第341页。

② 《政府公报》第602期，民国三年一月十日，载第22册，第143页。

日批准辞职，并免去西北防守事宜。

帕勒塔主政阿尔泰公署后，在内政方面进行三项改革。

一、健全公署。

综合办理辖区内的军政、民政、司法、外交等事宜。公署下设秘书厅、外交局、民政局、农牧局、财政局、警察局、军政处、援军支应处。公署还下辖哈巴河、布尔津、布伦托海民政分局。

二、整饬军队。

民国初年，公署仅驻马队1标，炮队1标。帕勒塔主政时扩大到骑兵两个团，炮兵两个营，步兵1个营，做到每团有3个营，每营有4个连，每连有3个排，每排不得少于35人，并时时操练。

三、筹措军饷。

阿尔泰地处边陲，经济落后，外敌入侵，内驻重兵，财政十分困难。帕勒塔主政1年7个月的时间里，8次向民国政府请求增加军饷，民国政府自顾不暇，无力支应，帕勒塔苦苦支撑。

对沙俄的关系上，帕勒塔做了两件事。

一、额尔齐斯河航行权的谈判。

额尔齐斯河源头和大部分水域在我国境内，沙俄军队的船只常有越界开入之举。1912年5月，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基，1912年6月，俄国的鄂木斯克省省长，1913年6月，俄国驻阿尔泰领事均提出：“让阿尔泰办事长官通过谈判准许俄国在中国境内额尔齐斯河航行轮船要求”^①。帕勒塔在谈判桌

^① 《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致大总统，国务院，交通部，外交部，蒙藏局电》1913年6月7日。

上，鉴于当时察罕通古战云密布，竟然擅自允许俄国轮船行驶布尔津河口。俄国借此机会得寸进尺，在中国沿岸设邮局，建货栈，筑码头，并肆意抢劫我两岸人民，搞得局面难以收拾。

二、主持签订阿科临时停战条约。

1913年7月，中国军队在察罕通古打败俄国和库伦联军之后，帕勒塔向外交部建议，在阿尔泰就近与俄国进行谈判。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中国代表是帕勒塔，俄国代表是阿尔泰领事库孜敏斯基。1913年10月双方草拟了一个临时草案，共六条的《中俄停战临时草案》如下：

第一条，阿尔泰军队和新疆军队^①与喀尔喀军队，自此条约签订后，各守现驻地点，均不得前进、互相攻击，静候《中俄协约》之成立。

第二条，《中俄协约》未成立前，阿尔泰与科布多疆界以阿尔泰的最高分水界为界，但自江个什阿噶什起以布尔根河为界，至济尔噶郎河口，即济尔噶郎河入布尔根河之处，再向东南经甜陶策凯至哈尔根围、阿满止为界线。

第三条，乌梁海，哈萨克人民，无论《中俄协约》成立与否，自此条约签字后，满8个月内任其随便迁移，中国官员与喀尔喀官员，均不得阻止，俟8个月期满后，其在阿尔泰分水界以北者，归科布多管辖。

第四条，阿、科两属，自此条约签订之日起，应开通商路，听商人自由贸易，凡商人生命财产，经过各该管境内者，彼此应实力保护，并负其责任。

第五条，阿尔泰军队，《中俄协约》未经成立以前，再不

① 辛亥革命时期，民国政府沿清政府旧制，分设新疆和阿尔泰两个公署。

加兵，喀尔喀亦不得加增兵力，将来应练军队之多寡，悉遵中国政府政策办理。

第六条，此条约自签字之日起，共同信守，俟《中俄协约》成立之日失其效力。

该草案上报杨增新后，杨增新报民国政府审批。中国政府认为：作为停战条约，不应在停战条款之外涉及划界问题，不予批准。“虽俄国领事多次催促帕勒塔，帕勒塔未敢擅自订议。^①”该项草案最大弊端，一是如此科、阿边界分界线，易遭失地丢土之险。二是第三条称8个月内任乌梁海，哈萨克自由迁移，8个月后阿尔泰山以北者归科布多管辖，俄国企图通过这一协定，把阿尔泰山以北，布尔根河以东地区居民划归库伦政权管辖的目的。

综观帕勒塔出任边疆大吏，主政阿尔泰1年7个月，主观上想有所作为，客观上却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感慨。

其功如下：

一、帕勒塔在任上困难重重，艰苦备尝中，却建立了一支强军。在1913年7月，沙俄军队和库伦军队分三路进攻科布多时，三路均遭到我国援科部队的痛击，击毙沙俄和库伦士兵300多人，击毙战马500余匹，沙俄军队和库伦军队以惨败而终，帕勒塔军队配合援科部队出力最大。当时援科部队有20个营，5000多军队准备乘胜夺取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帕勒塔是主张积极出战的，只是由于袁世凯为首的中央政府惧于俄国政府的威胁不予批准，终未成行。

二、帕勒塔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整顿公署，建立了战时高效政府，为保证察罕通古保卫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阿

^① 外交部文书科编《外交部文书节要》1913年12月份，阿尔泰双方停战案。

3

尔泰在额尔齐斯河的上游，是甘肃和新疆的门户，是我国东南腹地的屏障，是当时新疆外患内乱焦点的中心。得，与大西北共存；失，有中国败亡之先兆。在外敌煽动，边民干扰，祸乱险象，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全赖帕勒塔苦苦支撑大局。史学家曾问吾曾说：“假如阿尔泰失守，外蒙自治领土更为广大，即俄人侵略亦更上一层，则阿尔泰不属于新疆矣！此是新、阿当局竭力抵抗之功绩^①。”

三、为保证阿尔泰防守军队和援助科布多军队的后勤供应，呕心沥血。在当时官吏腐败、虚兵昌饷、自便私图的情况下，又加之援科 5000 余军队进入边陲阿尔泰小城，粮草告急，饷银无着，中央政府是忙于内乱，自顾不暇。帕勒塔向上呼吁拨款，向下筹备支应，而且援科部队的粮秣和饷银索量过巨，使帕勒塔供应不济，曾发生伊犁援军想杀掉帕勒塔的事件。可见在多事之秋，帕勒塔是多么地艰难。为了保证后勤供应，他不仅拿出部落多年的积蓄，而且还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使察罕通古战役取得了胜利，使阿尔泰得以保全，帕勒塔功不可没。

其过如下：

一、贸然谈判。

帕勒塔自身只是一个贵胄武将，身边缺乏外交、历史、地理人才与俄国人进行谈判，上了俄国人的大当。只是想临时条款，8 个月后中国会夺回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却不知中国封建官吏软弱性的劣根，等这位伟大的爱国者看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却不肯去收回国土，尤其沙皇俄国政府崩溃之时，中国又一次坐失良机，他气得炸肺吐血，昏厥 3 日不

^① 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第 577 页。新疆地方志总编室编，1986 年版。

醒，年仅 38 岁气厥身亡。其上当可令后人永远记取之教训。

二、轻言表态。

对外人谈判，可谓外交无小事，边地无戏言。竟然信口答应，外船可进我内河，以为是“暂时开放之计，可遏止其吞并阿尔泰之野心。”殊不知俄人贪婪成性，得寸进尺，今日进我河，明日就抢劫，还要在沿岸开邮局，建货栈，筑码头。直至沙俄政府垮台，才停止其侵略行径。此可启示后人，关于国家外交边地处理之事，要慎之又慎，万不可凭主观想象随意表态。

三、越级超权。

民国中央政府让帕勒塔谈判停战问题，而帕勒塔忘记了自身的权限，竟然谈起了边界问题；这本是外交家、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事。而帕勒塔只是凭着一腔爱国热情，缺乏应有的多维思考，随意越权，草拟大约，后俄国人依据这个临时条约，妄图长久地蚕食我国领土。虽然这个草约后被中央政府废除，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但帕勒塔超级越权的作法，却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有人说：“民国政府用‘以夷制夷’的方针，用土尔扈特帕勒塔亲王的名号守住了阿尔泰，帕勒塔 1 人能抵 10 万兵。”并非如此，而是我阿尔泰守军和援助科布多军队多于沙俄和库伦的军队，打退了敌人 3 路进攻，取得了两次察罕通古保卫战的胜利，才保住了阿尔泰边关。

有人说：“如果帕勒塔不答应俄国人进额尔齐斯河，不草拟停战条约，阿尔泰早已不复存在，正是帕勒塔的缓兵计才保住了阿尔泰。”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正是中国军队打败了俄国军队和库伦军队，才迫使敌人要求草拟临时停战条约。应该说，帕勒塔在额尔齐斯河航行权问题上不表态，停战协

定不谈边界问题是完全可以的。总之，帕勒塔作为察罕通古保卫战的指挥者之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多谋善断，有勇有谋，取得了察罕通古保卫战的胜利是功不可没的。但在外交谈判中是有失策之处的。

密亲王南迁及安置：密亲王名为密什克栋固鲁布，是新土尔扈特部落第6代郡王，是舍楞5代孙，历史上简称密亲王。他一生追求进步，为人正直诚实，办事干练从容，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思想缜密严谨，足谋多智，在部落中大胆改革，彰善政，兴学校，开工厂，取消等级制度，实现全民平等，可谓土尔扈特历史上一代杰出人物。在辛亥革命爆发之机，他勇敢地摆脱外蒙的羁绊，倾心共和，毅然率部南迁，他的爱国行动粉碎了俄国政府等外部势力趁辛亥革命之机，妄图分裂我国的阴谋。

外蒙宣布独立后，“即派人到科布多、阿尔泰蒙古诸部游说^①，”均被当地土尔扈特部落和卫拉特其它部落的蒙古人民缚送中国官署处。当时杨增新任新疆省都督，他对一切妄图颠覆边疆的人是格杀勿论。他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发生，不但杀掉游说者，而且游街示众，明令斩首。外蒙在民国元年（1912年）五月，派兵进攻科布多，当时新疆地方当局，即奉命派兵援助科布多，六月十四日，杨增新电令奇台镇军王佩兰派兵援助科布多，^②七月二日，又咨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亲王亦派兵援科。这时沙俄驻迪化（乌鲁木齐市）领事奉本国政府的命令出面干预。杨增新一面电请中央政府照会俄国公使，“要求俄国严守中立，一面照会俄领事，说明派兵增援

① 《卫拉特史论文集》第272页，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专号，1997年版。

② 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戊集一，民国元年六月十四日。

科布多，是中国平定内乱，与俄国毫无关系^①。”

外蒙军队于民国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围住科布多城，八月二十日，科布多城被攻破。而新疆都督府所派援军八月中旬到达察罕通古即被敌军围困。察罕通古距奇台东北 790 里，北距科布多城 660 里，地处科布多与阿尔泰两地区的要害部，为新疆的门户，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外蒙军队进攻科布多时曾派人胁迫附近蒙古诸部，并强行发给枪支弹药。新疆援军进驻察罕通古后，也加强了和附近蒙古王公的联络。民国元年十月，由大总统下令晋封新土尔扈特郡王密什克栋固鲁布为亲王，晋封玛克苏尔札布为公爵^②。

在这种形势下，新土尔扈特、札哈沁、乌梁海等各部分上缴出所受枪支弹药，外蒙对此十分恼怒，必欲拔掉察罕通古这颗钉子而后快。当时的中央政府一面与沙俄进行谈判，以求稳定局势，遏制外蒙鲸吞阿尔泰，觊觎新疆的野心。

援助科布多的军队到达之后，援助阿尔泰的军队也相继到达，当时在乌梁海、布尔根河、元湖、克伯沟、奇台一线，及察罕通古周围均驻有新疆的军队，总计约 20 个营。外蒙方面，一面扬言进攻阿尔泰，一面准备围攻察罕通古，并计划截断察罕通古到阿尔泰的粮道，同时胁迫蒙古各部归附自己。

在这种双方斗争十分激烈的局势下，发生了新土尔扈特密什克栋固鲁布为摆脱外蒙羁绊，表示其倾心共和，而率部南迁一事。这件事当时对新疆，对外蒙，对内蒙古和卫拉特蒙古各部都产生不同意义的影响。早在民国二年（1913 年）五月中旬，新疆地方当局就已得到密亲王意欲迁徙的消息。五

① 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戊集一，民国元年八月十一日。

② 同上书，民国元年十一月一日。

月十六日，杨增新在给驻察罕通古的团长张建的电文中就指示：“密亲王来电，土尔扈特蒙古现拟迁移，究欲迁往何处，望密为调查^①。”五月二十八日杨增新收到新土尔扈特密什克栋固鲁布派人送来呈文一件：

“申诉库伦现要派兵捉拿我，皆因我效顺民国之故。我现所率3苏木奇台边界3里地的白塔山居住，牲畜又被哈萨克人抢掠，希望能在吉木萨尔东山或南山等处，安插一游牧地方。来人面呈，拟求在孚远（吉木萨尔）四厂湖地安插。”杨增新于第二天即电呈中央政府，提出：“新疆同意密亲王的要求，并请求中央政府指示。”六月二日，杨增新便答复密亲王：“中央政府同意暂时在孚远县原四厂湖划地驻牧，俟地方太平再回原牧地，对其效忠民国的精神慰勉有加^②。”

外蒙对此极为恼怒，希望从军事上取得胜利，以挽回不利的局面。民国二年七月四日、七月十一日集中4—5千人的兵力，两次进攻察罕通古，均遭惨败，八月一日，密亲王率所属二百数十帐，两千余人到达白沙湖。杨增新令旅长蒋松林妥为接待。八月中旬，密亲王到达吉木萨尔二工河地，杨增新立即派员接济票银粮食。

杨增新对密亲王这次行动评价如下：

“蒙古密亲王系归阿尔泰所属，不在新疆范围之内。民国元年，库伦蒙古西窜，科布多失守，意在布尔根河以窥阿尔泰，由察罕通古以窥新疆。本督军恐阿尔泰不能保全，其影响必及于新疆。因此派大兵一面由绥来西路援阿，一面由古城元胡进扎察罕通古。官兵与库伦蒙古迭次开战，幸未败衄。

① 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戊集二，民国二年五月十六日。

② 同上书，民国二年六月二日。

若官方一败，则蒙古随蹶其后，而元湖古城一路早为战场矣。当日察罕通古官兵所以能撑持者，全赖密亲王投诚所向，若密亲王不肯投诚，则后路驻兵之嵩莱通古与锡伯图及乌什克等处，皆系密亲王所辖地方。万一蒙古派兵截断后路，粮路一断，则前敌察罕通古之兵不战自败，而新疆危矣！若蒙兵如入新疆，不难破坏全局，而附近之奇台孚远焉能无恙？此密亲王投诚内向有功于新疆，与异常内向之蒙古不同也，密亲王内向之后，其祖宗坟墓为库伦蒙古所掘，其所居王府，为库伦蒙古所毁，种种受害，不一而足……。是密亲王投诚内附，本督军知其忠于国家，而我中华民国对于密亲王尚未能特别优待也^①。”

沙俄见外蒙军队两次进攻察罕通古均遭失败，始同意由阿尔泰办事长官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和俄领事于民国二年九月在承化寺开始谈判，商定了一个临时停战条款。十月拟定六条草案，内容疏漏甚多，经杨增新等人力争，在民国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签字时修改为四条（有效期为8个月）。但是在此前的十一月五日，中俄关于外蒙问题的声明已在北京签字，其第四条规定：“外蒙自治区域，应以前清驻扎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惟现在无蒙古之详细地图，而该处行政区域又未划清界限，是以确定外蒙古及科布多、阿尔泰划界，应照声明文件第五款所载，日后商定”（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第292—293页）。尽管这个条约以后并未得到切实遵守，但却对阿尔泰、科布多地区的蒙古各部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外蒙军队进占科布多，进攻察罕通古时，除新土尔扈

^① 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戊集四，民国五年十月二十日。

特亲王密什克栋固鲁布率所属南迁外，其余阿尔泰之新土尔扈特贝勒玛克苏尔札布，新和硕特辅国公达木丁策德里，乌梁海贝子巴拉丹多尔济，以及科布多所属之札哈沁辅国公车林多尔济等均被裹挟而去，外蒙给他们封官加爵，发给印信，但他们的部众受到严重的骚扰。他们也是心怀两端。中俄关于外蒙问题的声明文件签字后，他们又纷纷向中国地方当局表示归顺，上缴伪印，要求回原牧地。因俄国无理干预，中方又退回伪印；但牧地仍基本安置在原地，不过在激烈动荡的局势中，各部均有牧民逃散南迁，其中也有附牧于吉木萨尔新土尔扈特的。

民国二年九月，杨增新派密亲王父子办理招抚蒙古事宜，并聘亲王之子辅国公纳木加旺登为蒙务顾问官。次年纳木加旺登与军务科长刘昆玉一起，携银赈济新土尔扈特部贝勒玛克苏尔札布、新和硕特镇国公达木丁策德里，他们3人携眷于十一月七日到省向政府表示感激。

密亲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南迁的爱国行动，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增强了民族团结。密亲王于民国九年（1920年）八月在乎远不幸病故，第二年其子纳木加旺登承袭亲王爵。新土尔扈特部现仍然驻牧阿尔泰专区各县，人口为9300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少部分从事农业和捕渔业。

反对日俄蒙间谍：辛亥革命初期，日俄间谍和蒙古哲布尊丹巴政权的特务，窜到新疆东归6盟之地，大肆宣传新疆的蒙古应当参加独立，日俄间谍甚至答应派兵帮助准噶尔和尤勒都斯独立，甚而蒙古哲布尊丹巴政权公然出兵武力胁迫土尔扈特部落人民跟随他们搞独立。他们蛊惑人心的宣传，遭到土尔扈特人民的反对，将他们扭送政府；他们武装侵入，新疆人民出兵抗击；他们武力胁迫，新土尔扈特盟人民在密亲

王从他们的眼皮底下巧妙地南迁祖国。当时，有一个哲布尊丹巴的特务名叫确巴的窜到尤勒都斯草原宣传，让土尔扈特人民和他们一起搞独立，一时闹得草原沸沸扬扬，人民将间谍抓了起来。一位旧土尔扈特南路盟中路旗的叫道尔加拉的牧民说：“我们祖先受够了俄国人的压迫，现在你又让我们跟俄国人跑，让我们去受俄国人的气，你这条舌头真是恶毒之极。”他越说越气，越说越不能自制，竟然打昏了间谍，拿起刀子，割下了这个哲布尊丹巴政权特务的舌头。为此，俄国驻新疆领事向新疆省长杨增新提出抗议：“中国土尔扈特人割掉了俄国侨民的舌头。”要求新疆省政府赔偿白银两千两。杨增新以后说：“两千两白银买一条舌头，值。”以后日俄蒙间谍感到土尔扈特人对俄国人煽动的“蒙古独立”极为反感，再也不敢来草原乱窜胡说了。杨增新曾这样评价土尔扈特人民：“焉耆至温宿，由伊犁南则为焉耆，与旧土尔扈特南部及和硕特接壤，又由焉耆及西，轮台、库车、拜城、温宿，皆由焉耆及伊犁之蒙古部落接壤，此地除巡防营外，又由阿克苏添幕中步队一营，于温宿驻扎，所有境内蒙古部落，均经详细调查，设法联络。蒙古王公等，皆深明大义，赞成共和，抚绥有道，驾驭有方，故得相安无事^①。”

哲布尊丹巴搞独立，土尔扈特人坚决反对，同是蒙古人，为什么不支持，原因何在？

一、土尔扈特人民万里东归祖国，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这只有回归祖国的游子才能体会的。而且作为全部落人民回归祖国所形成的，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已经成为坚如磐石的信念，是任何妄图分裂祖国的势

^① 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第568页，新疆地方志总编室编，1986年版。

力，都无法动摇他们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坚强意志。不要说哲布尊丹巴搞独立是外人策动，就是哲布尊丹巴一伙所为，土尔扈特人民也会坚决反对的，土尔扈特人民热爱祖国的真情实感，是有史可证，明心可鉴的。

不仅如此，英雄渥巴锡的遗训，不少的土尔扈特人都会背诵“安分度日……勿生事端。”^①继承部落的辉煌和光荣，牢记祖先的教诲和遗愿，土尔扈特人把这些看做最神圣的职责。土尔扈特部落有这样的格言：“辉煌和光荣是土尔扈特人的，智慧和灵魂也是土尔扈特人的。”所以说，任何分裂势力想牵着土尔扈特人的鼻子跑，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土尔扈特人民之所以蜚声于世界之林，震撼于中外史界，就在于其思想的坚定正确，哲学的博大精深。

二、土尔扈特的祖先无法忍受沙皇俄国的压迫，被迫回归祖国，世代祖先都告诫土尔扈特的子孙，不要上沙皇俄国的当，对沙皇俄国要有深刻的认识，认为沙皇俄国是个侵略成性，掠夺成性的国家，是野蛮和残暴的象征。土尔扈特人认为，沙皇俄国的官员都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而且认识深刻程度至为惊人。土尔扈特部落的谚语有“宁肯听狐狸叫唤，也不听沙皇的谎言”。从以上可以看出土尔扈特部落人，对沙皇俄国和沙皇政府的官员至为厌恶、鄙夷、蔑视和不信任。沙皇俄国政府策动外蒙独立，遭到土尔扈特人民愤怒、谴责和坚决反对，以至于最后酿成帕勒塔亲王武装抵抗，密亲王南迁吉木萨尔。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折档》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一日折。

第三节 生钦五世活佛的改革

多布栋策楞车敏（1890—1932）是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富于远见卓识的改革家。

1890年11月1日，生钦五世活佛多布栋策楞车敏生于新疆喀喇沙尔（焉耆）开都河北岸的南哈拉莫墩奎开汗王府衙门。生后其父给取名为策楞全布力（策楞：蒙藏语长寿；全布力：蒙语智慧）。生钦活佛原为西藏乌兰寺活佛（继任者1998年圆寂的生钦六世活佛，原为班禅活佛所在的扎什伦布寺生活管理委员会主任，西藏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891年，按寻找五世生钦活佛的规定，进行了观湖显影、占卜降神等仪式，“确定了新疆土尔扈特部汗王布彦绰克图的四子为生钦五世活佛^①。”他7岁赴西藏戈拉丁寺院学经文，给瓦孜达经师当学生（满金），学完大部分佛经后，瓦孜达经师取名为多布栋才仁全布力，并获得大寺庙主持的地位和生钦五世活佛的法名。1907年回到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土尔扈特人民称其母为赛力德丕勒戈丁哈屯（母亲王）”称生钦五世活佛为新疆最高经师。当时他不但在蒙古人民中威信很高，而且在汉族人民中也很受崇拜。当时的省长杨增新让生钦五世活佛摩过顶，1928年，金树仁上台后，喊他是“我们新疆蒙古人的佛爷”。不少汉族人为了求子赐福，不惜千里，来到焉耆的巴仑台黄庙，请求生钦五世活佛灌顶去灾，可见当时他在新疆蒙古人民中的威信是很高的。生钦五世活佛改革，触动了部落内一些豪强贵族的利益，再加之政教大权在握，办事理直，豪言气

^① 周建昌著《清代生钦呼图克图考》载《清史研究》1993年3月号。

壮,不免又得罪了一些人。同时由于政教合一造成的时弊,遭到部落有知识、有思想的人和豪强势力两部分人的反对。

1929年,金树仁以办教育为幌子,“办起了羔皮托拉斯,凭借权力,低价收购,高价售出,从中牟取暴利^①。”生钦五世活佛当然不甘心土尔扈特各路盟人民受此盘剥,以履行对苏贸易,部落进行改革为由,拒绝交羔皮,进行抵制。引起金树仁的不满,双方矛盾日益激化。

1931年金树仁调土尔扈特的骑兵师去镇压哈密小堡村农民起义^②,生钦五世活佛竟然将金树仁的十几次出征命令不予服从。当时,哈密小堡的一个驻军排长,强娶民女,该女之父邀集数十人,假意设宴款待,打死驻军排长。又加之金树仁在全疆扩大税额,加征赋税,引起当地农民反对,便爆发了哈密小堡村的农民起义。小堡事件发生后,人民纷纷响应。土尔扈特人一向以坚持正义为本,生钦活佛坚持劝善持正的宗教思想,让他去镇压这样正义的农民起义,“当然予以拒绝^③。”更重要的是,生钦五世活佛意识到,这样正义的农民起义势必将席卷全疆,如果土尔扈特子弟参加镇压,将来起义军取胜定会报复土尔扈特部人民,土尔扈特生灵将难逃劫难,后果不堪设想。在他只身前往乌鲁木齐向金树仁说明情况之前,毅然将骑兵部队藏入深山,始终坚持不参加镇压农民起义。生钦五世到乌鲁木齐后,被金树仁以不服从命令为名予以逮捕。又有一些与生钦活佛结怨的人和被裁撤了官职的人前去告状,金树仁借机于1932年4月13日将生钦

① 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22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新疆机要室档案2-2,1049,0032。

③ 同上书,1079。

五世活佛秘密枪杀。1933年金树仁被新疆人民赶下了台，逃到天津，被国民党引渡南京逮捕。蒋介石曾说：“你杀掉了新疆蒙汉人的半个天，我不捉你捉谁。”可见当时生钦活佛在中国的影响之大。

生钦五世活佛改革的原因：

满清政府的垮台，沙俄政权被推翻，强烈地刺激了生钦五世活佛，两个如此大国政权因为不除旧布新，人民就会唾弃。而何况他所在的一个民族部落，一个宗教体系，如不进行改革，势必要被人民革命所代替。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像大浪冲击、陶冶这位集政权、教权、军权为一身的活佛。1928年守旧的新疆统治者杨增新被革命派樊耀南枪杀之后，使这位具有新思想的活佛更加快了部落改革的步伐。

辛亥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1912—1917）大致形成了他对部落改革的思想雏形，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的改革思想趋于成熟。此间，历史的契机造就和成全了这位土尔扈特的思想家和改革家。“1917年，其长兄汗王布彦蒙库去世^①，”其侄年幼，其嫂见识不是太广，难以独立支撑大局，部落的改造、革新的重担就落在了他的身上。“1922年其嫂又去世^②，更使他托孤受命于危难之时。”清醒地感受到土尔扈特部落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当时民族精神下降，部落人民的精神萎靡不振，人民在代代政权、汗府王权、黄教神权的压榨下，思想禁锢、意志消沉、缺乏进取心。人民生活普遍贫困，住在高寒山区，缺医少药，常用白酒取暖，使酒精中毒现象严重，健康状况不佳，人口寿命缩短。部落赖以生存的畜牧经济，畜群结构

① 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22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同上书。

极不合理，畜群质量日益退化。部落没有学校，部落子弟只有受寺庙教育，文盲增多，人口素质下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便利用活佛的名号和土尔扈特南路盟代盟长的社会地位，来完成振兴民族精神的改革事业。他主要进行了如下的改革：

一、政治改革：生钦五世活佛提出了务牧经商，兴工利农，发展教育，改革宗教，整军尚武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首先他大胆引进人才，有苏联机械专家、军事教官；汉族工匠、教师、工程师等。他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节约开支，大胆裁撤冗员。1929年一次就裁撤副苏木长15人，副旗长5人。这些改革措施反映了土尔扈特部落人民的愿望，促进了土尔扈特部落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

二、宗教改革：黄庙及永安寺是新疆最大的佛教庙宇。下属且勒、芒布、加特波3个学部。且勒学部有70名喇嘛，是专门研究佛学哲理、天文地理方面的，是3个学部中等级最高的；芒布学部有40名学员，专门学习藏传医学、佛教医理、蒙医实际方面的医术，主要是按佛医、藏医、蒙医理论培养曼巴（医生）；加特波部也有40名学员，是专门学习法术、咒符、祭祀、典事方面的，在黄教喇嘛寺中是属于启蒙性质的。“生钦五世活佛解散了这个学部的35名学员^①，”“另外从总庙下属的各喇嘛昭中选拔了80名小满金（佛学徒）学习托忒蒙文”^②，学习畜牧业知识、农业耕作知识，而且大胆从苏联招收了3名技术人员到黄庙中任教。

三、军事改革：当时，土尔扈特骑兵作战，还沿用成吉思汗时代的战术，把精悍的骑兵的正面突破与两翼迂回包抄

① 王野苹《多布栋策楞车敏评传》载《新疆文史》，1992年创刊号。

② 同上书。

相结合，以凌厉的攻势克敌制胜。而现代早已不是依靠马刀称雄的时代，射击武器的使用，炸弹和炮弹的更新，使人山人海的战斗队伍往往遭到轻重武器的射击，使之遭受重大损失。生钦五世活佛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蒙部请来了骑兵教官达希和沙莫洛夫，用苏联新的骑兵战术训练土尔扈特骑兵。达希和沙莫洛夫教官以保护草原为目的，把山地战、运动战、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作为主要科目，强化士兵训练，射击、劈刺、擒捉等个人科目，培养每个士兵的独立作战的能力。临战训练，以3—5人为骑兵群组，机动灵活地进行散兵群战，以消耗敌方实力，保存自己，在有利于发挥骑兵优势的情况下速战突袭，这种军事改革大大提高了土尔扈特骑兵团的战斗力。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民政府指定冯玉祥所率的国民联军、三军、六军移屯新疆。杨增新表面上一直顺从民国政府，而思想上不许任何人染指新疆。冯玉祥部来疆的消息传来，杨增新急电多布栋，“将土尔扈特骑兵团升格为骑兵旅。实则不足500人，移防哈密”，于星星峡据险防守。杨增新虚张声势反对冯玉祥进疆的消息传至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电告冯玉祥进疆之事暂不执行。杨增新利用生钦五世活佛率领的土尔扈特骑兵上演的“空城计”，却显示了生钦五世整军经武的改革成效。

四、经济改革：生钦五世活佛不但兴修水利，改变了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建立了面粉厂、地毯厂、皮革厂、肠衣厂等^①，振兴了土尔扈特部落的萌芽工业；而且在部落中发展多种贸易方式，推行经商致富的方针，让牧民解放思想，放开

^① 政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巴州文史资料》第5辑，第60页，1989年版。

手脚，大胆经商，改变了商富民穷、昭富民穷、汗富民穷的现象。对土尔扈特人赖以生存的畜牧业，他大胆调整畜群结构，引进顿河马、阿伦英哥马、伏尔加细毛羊和西藏牦牛，以发挥杂交优势，使畜群提纯复壮。虽然引进的细毛羊部分杂交后使部落的部分羊群体质下降，失败了，但是勇于改革的精神一直为后人称颂。

五、教育改革：民国十七年（1928年）金树仁上台后，接受了杨增新愚民政策遭到革命派戕杀的教训，大力兴办学校，这正与改革思想日益成熟的生钦五世活佛不谋而合。他通过盟长公署下令，强制王公贵族子弟一律入焉耆专署创建的两所蒙文学校读书，否则不予袭爵与任职；凡牧民子弟入学有经济困难的，盟旗都给予资助。生钦五世活佛还派两人到青海、西藏学习兽医，以后又派了两人到苏联学兽医，从此部落中给牲畜看病的逐渐增多，有力地防止了自然灾害和疫病对畜群的侵袭。为了发展土尔扈特部落的教育文化事业，生钦五世活佛改变部落的教学手段。原来部落的文化人办私塾，由牧主延聘教师到家中，变为私塾老师把牧民的孩子收到自己家中学习。“如茶腾旗的巴依尔吐司拉其，对牛旗胡尔加吐司拉其等老人吸收一部分孩子，住在他们家里，管吃、管穿，教给蒙文，学成后离去。”^①这样的例子在生钦活佛主持盟政期间是很多的。1929年他和伊犁皮革厂合建巴仑台皮革厂，生钦五世活佛从苏联招聘技师13人，选拔27名土尔扈特子弟从师学艺。

生钦五世活佛对于阻挠改革的金树仁政权，采取不理不

① 布娃著《旧土尔扈特南路盟的教育概况》载《和静县文史资料》第1辑，78—79页。1990年版。

睬的策略。为了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免受农民起义军报复的劫难，对于金树仁十几道令其征剿起义军的军令，以土尔扈特骑兵旅进山、大雪又封山为借口不予出征，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予以拒绝。对于反对改革的一些副盟长、旗长，一是采取架空的办法，不让掌握实权而让其赋闲在家。二是对于反对改革而四处告状的人，采取宽容忍让的态度，使他们感到在部落呆不下去而出走。由于对改革的反对派精当的政策，使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改革中去，使土尔扈特部落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生钦五世活佛的改革突破了喇嘛不能破土从事农耕的戒律，他亲自主持兴建了乌兰朶孜尔渠、盖干渠、斜米尔渠，扩大耕地面积近万亩。

他突破了僧侣“不杀生”之戒律，带领土尔扈特子弟，自任骑兵旅长，奔驰于天山南北，叱咤于军队达15年之久，发扬了土尔扈特人民英勇强悍的精神。

他突破了自黄教在土尔扈特部和卫拉特各部创立以来喇嘛不能担任世俗职务的传统，摄理汗务，署任盟长，自任兼职，并大胆进行官制改革。

他大胆解散了学习法术、祭祀的学员，减少了宗教人口，冲破了清政府以来的“兴黄教以弱蒙古（松筠《新疆识略》，卷四）”的羁绊，解放了不少寺庙人口，同时又大胆在寺庙实行红旗羊制和铁畜制，使牧民受益不少，改变了昭富民穷的现象。

生钦五世活佛改革的局限性。

1. 生钦五世从事的改革，多项工商事业的兴起，资金入不敷出。既要支付水利工程的费用，又要给几十名外国的工程师、技师付高额工资，既要给众多工厂支付流动资金，又

要付骑兵的饷银，这样，便超出部落人民的承受能力，不得不缓发工资，克扣军饷，最终把负担转嫁到人民头上。

2. 改革使人民没有得到多少好处。没有彻底改变部落中昭富民穷的现象，更没有改变官富民穷的现象。通过改革，人们得到的铁畜制和红旗羊制的部分好处，也以改革兴教，整军尚武，兴修水利，改良畜群，催租收捐等名义被搜括走了，造成部落贫穷者增多的现象。

3. 改革缺少群众基础，仅仅靠生钦五世活佛命令主义和内心的纯正善良是不行的。生钦五世活佛带着救部落、救民族、救黄教的救世主角色进行改革，没有唤起人民群众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导致了改革必然失败的结果。

但是生钦五世活佛大胆改革，敢于在民族和部落的危机中勇敢地崛起，反对因循守旧，受到了时代风浪的洗礼，使之成为民族部落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第四节 三区土尔扈特骑兵团和 尤勒都斯革命政权的发展

国民党新疆当局不顾新疆各族人民的死活，不断增加苛捐杂税，到1944年，什么军马税、五一税、户口税、粮草税，各种直接税达22种之多。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只得大量发行纸币，到1944年，已发行新币30亿元，而黄金储备仅5万两，造成纸币贬值，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仅1942—1944年，肉、粮上涨了5倍，菜油上涨4倍，生炭上涨了12倍。

在沉重的压迫下，新疆各族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斗争的三区革命，即伊犁、塔城、阿

尔泰三地区的人民革命运动。

三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在新疆各族人民先进分子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配合下，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支持下，新疆三地区爆发的人民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爆发革命的第一天起，土尔扈特人民就参加了这一伟大的斗争。

三区土尔扈特骑兵团的发展：1944年11月下旬，旧土尔扈特西路盟格勒斯苏木的青年艾尔德，创建了一支骑兵游击队，并任队长，共有20多人^①。12月下旬，游击队阻击了1辆军车，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武装了游击队。

三区革命开始，一批反动的民族宗教上层分子曾一度攫取了革命领导权，他们狂热鼓吹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宗教偏见蛊惑人心，煽动民族仇视，甚至打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宣传旗号，妄图分裂祖国统一，将三区革命人民引向歧途。艾力罕·吐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是苏联乌孜别克人，因宣传泛伊斯兰主义，于1924年被苏联逮捕，1929年逃到中国伊宁市，1944年在新疆进行泛突厥主义的宣传，自称进行“圣战”。1944年11月12日和1945年1月5日，在三区革命政府临时会议上，在大部分革命领导不在场的情况下，两次通过了他炮制的十分反动的9项宣言。

为了团结和教育人民投身于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和反对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中去，1945年初，成立了以阿巴索夫为首的青年团，随着形势的发展，又成立了以阿巴索夫为首的

^① 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24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人民革命党，其章程是以苏联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为蓝本的。三区革命领导核心成员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别克等，勇敢地抨击了各种反动思潮，坚持中国领土完整和民族平等，坚持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坚决剥夺了艾力罕·吐烈的领导权，并将他及其家属驱逐出三区革命根据地，艾力罕·吐烈及其家属只好去了苏联的塔什干。土尔扈特人民从参加三区革命始，就旗帜鲜明地站在革命的进步力量一边，为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各种反动思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支持三区革命先进分子掌握了三区革命政府的领导权。

1944年12月20日，艾尔德骑兵游击队和三区革命军二大队进攻温泉^①，因缺少详细情报，作战失利，撤出战斗。他们总结经验教训，详细地摸准了敌情，于12月26日，利用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白天派人潜入城内，晚上攻城，先攻城东门，占领制高点，潜入城内的战士一听枪响，投入战斗，使敌人城内开花，腹背受敌，将敌全歼于城内，“温泉当晚解放^②。”

1945年2月23日，三区革命对博乐县城实行战略包围，从伊犁来的以旧土尔扈特有名望的大喇嘛吕日甫为首的宣抚团，原为宣传蒋介石的“德政”而来，一看博乐城被围攻，便首先撤退。这样便动摇了国民党军队军心，使大批敌人逃窜精河。2月26日围困在旧土尔扈特西路盟布卡衙门的国民党军李营长妄图突围，被游击队全歼。“当日，旧土尔扈特西路盟驻地博乐县获得解放。不少土尔扈特部落的子弟参加了艾

① 哈斯巴著，巴赫译《三区革命中的蒙古骑兵团》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第24期11—18页。

② 同上书。

尔德的骑兵游击队^①。”

1945年4月1日，骑兵游击队经过整编和训练，成立了三区革命军土尔扈特蒙古骑兵营，下属两个骑兵连，1个炮兵连，1个侦察排，1个后勤排，1个参谋部，共计360人，“艾尔德任营长，政委哈其格，一连连长甫尔瓦，二连连长阿格，炮兵连长巴德玛拉，侦察排长才旦，后勤排长德米济^②。”

1945年7月初，三区革命军向塔城进攻，7月29日，乌苏方面开来十几辆卡车的国民党援军，增援国民党塔城守军。土尔扈特骑兵独立营驻守在山头的1个排，与敌军交火，营长艾尔德派炮兵支援，政委哈其格带领骑兵连带头冲锋陷阵，炸毁几辆军车，骑兵打垮了敌人的地面进攻后，少数的敌人开车掉头逃跑了。这次围城打援战斗，土尔扈特骑兵营获得了全胜。塔城之敌于7月31日被歼，原新土尔扈特左旗的部分人民得以解放，“同时解放的还有额敏、裕民两县^③。”

1945年8月17日，三区革命军围攻和丰县城（现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傍晚，土尔扈特骑兵营先以小股部队骚扰外围敌人，使敌人全部缩于城内。半夜，开始向城内猛轰开花大炮，土尔扈特炮兵连轰击到黎明时分，使敌人一夜疲于应付守城，我军却一夜以逸待劳，拂晓一举攻破南城门，我军骑兵营驰入城内东攻西杀，战斗进行一个多小时全歼守敌。1945年8月18日旧土尔扈特北路盟驻地和丰县城获得解放。

1945年9月1日，三区革命军围攻乌苏，我军有绥定一

① 哈斯巴著，巴赫译《三区革命中的蒙古骑兵团》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第24期11—18页。

② 同上书。

③ 同上书。

团、塔城骑六团、警卫营、土尔扈特骑兵营等其它军队，共计6000余人。因乌苏是国民党政权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军重点把守，敌军5000多人，并修筑有坚固的工事。9月3日，土尔扈特骑兵营首先发起进攻，占领了老乌苏城，三区革命军其它部队也开始进攻，9月6日，三区革命军对乌苏形成了包围之势。土尔扈特骑兵营从西北进攻，骑六团从西南进攻，警卫营从东北进攻，绥定一团从东南进攻，还有几个营的部队在四周阻击打援，把乌苏县城围得水泄不通，里三层，外三层。“9月9日，攻克县城，旧土尔扈特东路盟人民的驻地被解放^①。”

1945年9月11日，土尔扈特骑兵营扩大为三区革命第八骑兵团，共计1200多人，都是从博乐、和丰、塔城来的土尔扈特人民的优秀子弟，他们踊跃要求参军，乌苏不少的土尔扈特子弟也参加了骑八团。“骑八团共有3个骑兵连，1个炮兵连，1个机枪连，1个后勤连，1个警卫连，1个乐队，1个参谋部。团长为艾尔德，政委爱尔戈里，一连连长尚来福（汉族），二连连长格里其代，三连连长阿拉西，炮兵连长巴德玛拉，后勤连长贾汗（哈萨克族），机枪连长斯坦木，警卫连长恰力（哈萨克族）^②。”

三区革命军三路军队捷报频传。

南路军，旧土尔扈特南路盟牧民积极支持三区革命，解放了尤勒都斯大草原，并成立了尤勒都斯革命政府，南路还解放了蒲犁（现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泽普和叶城，并一度攻下阿克苏和拜城。

① 哈斯巴著，巴赫译《三区革命中的蒙古骑兵团》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第24期11—18页。

② 同上书。

北路军解放了布尔津、托里、哈巴河、塔城，新土尔扈特左旗人民获得解放。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各盟驻地大部分解放。

中路军解放了沙湾、安集海以及重镇乌苏。

至此三区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中国共产党非常关注三区革命，1946年底，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在南京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期间，阿巴索夫和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取得了联系，并向董必武介绍了三区革命的情况，中共中央派专人携带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随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到新疆工作。

1945年底，国民党政权眼看三区革命节节胜利，要求谈判，并成立了联合政府，阿合买提江曾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阿巴索夫曾任新疆省政府秘书长。

1947年5月，国民党政府撕毁谈判协定，向三区革命根据地进攻，三区革命根据地一直和国民党政权对峙到1949年。

1949年，中共中央又派遣邓力群同志为中共中央联络员，负责与三区革命根据地联络，并于8月15日在伊宁建立了“力群电台”，中共中央和三区革命根据地之间通过“力群电台”开始了密切的联系。

1949年9月26日新疆和平解放，10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团、三区革命军骑兵团参加入城式，进入迪化（今乌鲁木齐），受到人民和新疆起义军队的倾城欢迎，盛况空前，“后土尔扈特子弟所在的骑兵团，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骑兵师^①。”

^① 哈斯巴著，巴赫译《三区革命中的蒙古骑兵团》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第24期11—18页。

尤勒都斯革命政权的建立：

尤勒都斯草原地处中天山腹地，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区革命爆发后，居住在尤勒都斯草原的土尔扈特南路盟人民，不堪忍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积极向三区革命靠拢，三区革命领导层也发出了联络的信息。

这一信息被国民党政府驻尤勒都斯草原警察特务探知，连夜赶往和静县报告，焉耆专员纪风楼迅速组织了一个骑兵连的兵力，由连长沃尔布谢率领进驻尤勒都斯巴音乌鲁乡的乌兰哈达。“他们向牧民敲诈勒索，索要帐篷、乘马和牛羊，群众稍有怠慢和反抗，他们就巧立名目，以欠税抗捐的理由打骂捆绑，逼供行刑，加以污辱，使安宁一时的草原又重新紧张起来^①。”

乌兰哈达战斗：1945年4月15日，土尔扈特牧民虽然只有十几枝猎枪、几把大刀，一夜之间将敌人重重包围。当时巴音乌鲁乡有个叫强自德的藏族青年，他组织了草原上一帮要求进步的小伙子舍盖、尼满等人，趁沃尔布谢骑兵连的官兵酗酒、聚赌之际，把该连的军马全部牵走了。战斗打响后，牧民控制了乌兰哈达的制高点，沃尔布谢连发挥不了优势，反而处处挨打，伤亡惨重，力图突围走出蒙古包的十几个人，全部被打死，战斗不到一小时，沃尔布谢连全部投降。二十几个进步革命青年牧民竟然把100多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打垮了，只有两人逃回和静报告。

自此，强自德成了尤勒都斯草原的英雄。

强自德（1917—1988年）西藏贡觉县莫洛镇人，原是西

① 浩·巴岱著《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巴普布鲁克人》载《巴音郭楞文史资料》第5辑，第3页，1989年版。

藏哲巴寺一名小满金，15岁时于1932年随唐格喇嘛来新疆调查生钦五世活佛被害一事。以后唐格喇嘛受西藏宗教领袖之命，在尤勒都斯草原进行传教时，强自德曾做过唐格喇嘛的管家，并受旧土尔扈特南路盟汗王满楚克札布的夫人乌静彬之请，作为乌静彬的护卫赴重庆参加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曾作为唐格喇嘛的商务代理人到过俄国洽谈贸易，多次到乌鲁木齐市、伊犁、喀什出售畜产品，购买日用品。此间和林基路、毛泽民等共产党人多有接触，并自行到延安考察。回到尤勒都斯草原后，弃僧还俗，和当地蒙古族妇女格日玛结婚。他思想进步，极爱学习，精通藏、蒙、汉、维、哈、俄六种语言文字，被草原人民誉为全布力巴特尔（蒙语聪明勇敢的小伙子），在尤勒都斯草原牧民中享有较高的威信。

进步青年们在尤勒都斯初战胜利后，迅速和三区革命政府联系，三区革命政府派了1个连的兵力支援他们，并在尤勒都斯草原征召300名蒙族子弟，组成骑兵团，舍盖任团长，兵布夏、戈尔登、边百任副团长，尼克腾（苏联人）任政治委员。由三区革命政府配发先进的军械武器，有新式马刀、自动手枪、自动步枪、马克沁机枪、榴弹炮、迫击炮等。

国民党军队沃尔布谢连被消灭之后，国民党和静县政府又组织了1个自卫团，从土尔扈特南路盟几旗中各抽调50人，共300人，组成3个连，马匹全定为棕黄色的，武器是国民党军队128师换下来的旧枪。团长李南达瓦，一连连长巴生，二连连长哦日布新，运输连连长青格日甫。由1945年4月29日进驻尤勒都斯草原的乌孜根阿德拉克的地方。和静自卫团驻守乌孜根阿德拉克仅3天，和静县政府就急速命令李南达瓦返回和靖，部队由巴生负责。和静自卫团是从和静农业区抓来的蒙古族壮丁，他们未经任何训练，弹药缺少，无

任何后勤保障，仓促扎营。第一次得罪了人民，被人民缴了械，这一次再也不敢强征索要，又加之和静自卫团和三区骑兵团，全是土尔扈特部兵员组成，他们之间都有亲戚关系。“这时和靖自卫团以巴生连长为核心，与三区骑兵团兵布夏、戈尔登副团长取得了联系，”^①巴生接受了三区革命的宣传，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一心投向革命，他的部下大多数拥护他的革命行动，只有少数人对三区革命认识不足，暂时难以说服。

乌孜根阿德拉克大捷：1945年5月10日，由尼克腾率领的1个哈萨克骑兵团同尤勒都斯的骑兵团，暗暗包围了乌孜根阿德拉克。因为早有默契，巴生正下令全体士兵集体早晨训练，枪支一律架在营房内。这时，三区革命军的枪声大作，和静自卫团只有少数人坚持不投降，三区革命军1位连长拿机枪向敢于抵抗的几个人扫了一梭子，当场打死6名顽固分子。这时1个三区革命战士叫查汗敏仁的，赶紧用皮大衣包住了机枪手的枪眼，说：“我们都是土尔扈特的好青年，都有亲属部落关系，不要互相残杀。”最后，巴生命令：“停止战斗，宣布起义。”尼克腾宣布：“请你们把枪放下，愿意回去的自愿，不愿回去的参加我们的革命队伍。”有30多人愿意回家，余下的人参加了革命。

自此，尤勒都斯草原成了三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为了巩固革命成果，预防国民党军队的反扑，三区革命政府又迅速调来了1个骑兵旅的兵力（约2000人），加原来的400人，共同保卫尤勒都斯草原，指挥所设在达格堤大阪。由于尤勒都斯是个大草原，连接库车、拜城、轮台、和静、焉

^① 浩·巴岱著《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巴音布鲁克人》载《巴音郭楞文史资料》第5辑，第5页，1989年版。

耆、玛纳斯、昌吉、乌鲁木齐、托克逊等地，虽有天山自然屏障，但有 9 条山口和各地相通。三区革命军分别在 9 个口子各驻军 30 人，同时设一个骑兵连，流动巡逻，发现敌情，立即向指挥所报告。

1945 年 7 月 12 日，正式成立了尤勒都斯革命政府：

主 席： 强自德（藏族）

副主席： 查汗 （蒙古族）

秘 书： 鲍图 （蒙古族）

畜牧科长： 布杰吉（蒙古族）

民政科长： 格艾日登（蒙古族）

建设科长： 阿包图（蒙古族）

总务科长： 乌郎恰克德（蒙古族）

法院院长： 尼满（蒙古族，留苏学生）

公安局长： 巴生哈拉（蒙古族）

蒙盟会长： 阿特木尔（蒙古族）

同盟会长： 巴夫斯别克（哈萨克族）

宗教会长： 殷英（蒙古族喇嘛）

下设四个区，两个派出所，一个卫生所：

斜米纳尔区区长： 古日加甫（蒙古族）

茶腾区区长： 道尔加拉（蒙古族）

巴伦区区长： 阿拉（蒙古族）

德尼苏尔区区长： 巴生（蒙古族）

尤勒都斯革命政府辖区人口 5439 人（军队除外），女 2233 人，宗教人士 630 人。牲畜 267503 头。

三区革命根据地尤勒都斯革命政府成立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一、政府决定免收 1945 年和 1946 年两年的牧业税，扶

持牧业生产，得到了人民的拥护^①。

二、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开展对苏贸易，以皮张和淘汰牲畜换回粮、油、盐、茶、火柴等生活必需品^②。

三、发展教育事业，创立巴音布鲁克小学，西联华任校长，昂格任副校长，有十几名教师一百多名学生上学^③。这是尤勒都斯县第一所公办学校，系巴音布鲁克中学的前身。

四、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内人民宣传革命道理，挫败了敌人诬蔑三区革命为“土匪暴乱，共产共妻，消灭宗教”等谣言，使不少进步青年投奔三区革命根据地，如以后担任尤勒都斯革命政府财政科长的乌兰格达尔同志，就是其中的代表；还有许多民主人士、宗教人士纷纷来到尤勒都斯，许多牧民听到三区革命者宣传的革命道理，看到三区革命的传单，长途跋涉迁回到尤勒都斯草原，同自己的亲戚好友汇合。胡产喇嘛庙，百林喇嘛庙都大胆地迁入了尤勒都斯。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三区革命的支持。

土尔扈特子弟组成的尤勒都斯骑兵团，是半正规、半游击性质的部队，他们平时从事牧业生产，不习惯集体活动，缺乏组织纪律性。三区民族军将骑兵团排级以上的干部调到霍尔果斯基地训练了一至两次，各级指挥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回来后又把部队轮训一遍，完成了几次较大的战斗任务。

达林大坂战斗：三区革命军为了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决定在尤勒都斯革命政府成立之后打一个胜仗，以

① 浩·巴岱著《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巴音布鲁克人》载《巴音郭楞文史资料》5辑，第6—7页，1989年版。

② 同上书。

③ 同上书。

振声威。骑兵团派出侦察兵 3 人，在侦察班长阿拉泰道尔吉的带领下，翻山越岭，在达林大坂摸清了敌人兵力、阵地和布防情况。1945 年 9 月 20 日，三区革命军驻尤勒都斯部队包围了达林大坂；并派出 20 多人的小分队，伪装成敌人送给养的分队，一直走到了敌人的驻地中间，来了个内部开花；再加上四面包围敌人的军队杀声震野，在大坂内喊声如雷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下山去。敌人稍作抵抗就举手的举手，下跪的下跪，除击毙 30 余人外，100 多人全部投降。俘虏大部分愿意回家，只有十几人参加了革命队伍。通过这次战斗，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了，对战胜国民党军队的信心和决心也大大提高了。

察汗乌苏伏击战：1946 年初以来，驻扎在察汗乌苏山口开阔地的国民党军队 1 个连，有 120 多人，他们不准牧民路过，谁要是靠近他们驻地，不是鸣枪，就是动手驱赶。骑兵团经过侦察了解了详细情况后，1946 年 5 月 25 日，让牧民赶着马群过山口，国民党军队强行阻拦，几个牧民和他们发生动手争执，他们全连人出来捉拿牧民，牧民东跑西拐地赶着马群躲避，这时牧民进入山道，他们追入山道。突然枪声大作，手榴弹、迫击炮弹纷纷爆炸，他们想回守驻地，不想驻地已被土尔扈特轻骑兵占领，敌人依靠山坳据险抵抗我方炮火的集中打击，战斗 3 小时后，敌人投降。这次战斗毙敌 50 多人，击伤 20 多人，俘虏 60 多人，我方牺牲战士 7 人，受伤的牧民、战士共计 12 人。这次俘虏兵大部为巴里坤的哈萨克人，他们全部愿意留下来参加革命。骑兵团多次打胜仗，是因为三区革命顺应了各族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愿望，因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积极参战和支援。

崖空大坂战斗：1946 年 8 月 2 日（农历六月十五）晚 2

时，尤勒都斯骑兵团从三面包围了崖空大坂，他们借月光猛烈射击，榴弹炮弹一个个在敌人的帐篷内外爆炸，炸得敌人血肉横飞，一时不知所措。敌人虽然顽强抵抗，战斗一个多小时后，只好向来路退回，不想走了几百米后，又遭尤勒都斯骑兵团士兵伏击，猛烈抵抗一夜，天亮一看，100多人所剩仅有30几人，宣布投降。这次战斗打死敌人80多人，我方仅牺牲2人，伤5人。这次胜利是侦察员觉西、尕杰等人侦察得情况较详细，加之指挥员舍盖周密计划，全歼了敌人。战士凯旋归来时，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拿着羊羔肉、奶酒迎接人民子弟兵，场面极为感人。

乌瓦门包围战：骑兵团长舍盖精明善战，是斜米尔乡人，从小跟父亲打猎，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他在旧部队服过役，他为人正直，平易近人，在官兵中享有较高的威信。他每次战斗都知己知彼，准备充分，打仗是连连取胜，上下对他心服口服。但骑兵一连连长尕拉丁札冷，原是一个小官员，他认为舍盖无文化不应该当团长，他自己有文化，有本事，反而在他手下。为此他捏造舍盖贪污步枪，使舍盖撤职，解甲归牧。“尕拉丁札冷军界有同学通过私人关系，任命尕拉丁札冷为骑兵团长^①，”官兵们都不服气他，而他却想显示自己的军事本领。1946年8月30日，攻打乌瓦门国民党军队的1个连，由于尕拉丁札冷未经详细侦察，不了解国民党军的兵力布署和武器装备情况，就盲目下令包围乌瓦门的国民党军队。参战的指挥员，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顽强激战，打得敌人即将溃逃，敌人在逃跑之前，作虚张声势的佯攻，敌人的两发炮

^① 浩·巴岱著《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巴音布鲁克人》载《巴音郭楞文史资料》第5辑，第9页，1989年版。

弹在骑兵团指挥所和团部藏马沟爆炸，尕拉丁札冷便惊慌失措，命令全体指战员撤退，这次战斗宣告失败。近千人的骑兵团竟然败在国民党军队 100 多人的 1 个小连队之手，官兵气愤之极，声言要打死尕拉丁札冷。

1946 年，三区革命政府和张治中先生领导的新疆政府谈判，根据谈判协议，尤勒都斯骑兵团按照三区革命民族军伊斯哈克别克将军的命令，宣告解散。1947 年 5 月，国民党政府撕毁谈判协议，向三区革命根据地进攻，三区革命政府又恢复了尤勒都斯土尔扈特骑兵团三个连的建制。土尔扈特骑兵团一直和国民党军队对峙到 1949 年 9 月 26 日新疆和平解放。土尔扈特骑兵团为保卫尤勒都斯革命政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五节 经济的复苏

民国初年，新疆的省长杨增新上台伊始，经济困难，他意识到开渠垦荒，发展农业之利。民国七年（1918 年），他和旧土尔扈特南路盟汗王布彦蒙库遗孀色尔济布吉特、生钦五世活佛商量：“准旧土尔扈特蒙部于北大渠之北开一新渠分水，新渠以北归蒙部放牧，渠南归县招垦，垦荒两万亩。”渠北旧土尔扈特蒙部子弟千余人垦荒两千余亩，从根盖拉吾龙王爷的苏木内，抽出 35 户牧民愿意习农者灌水播种，次年收粮 3000 石。民国十四年（1925 年），生钦五世活佛采取盟旗现有土地继续以伙种的方法，分做三部分，一部分租给汉族农民播种，以利安置内地农民；一部分继续租给原包地户维吾尔族农民耕种；一部分让各旗原种地的蒙部子弟耕种，并将三部分农民各抽一半人员参加修浚疏导原来修建的北大

渠、开来渠、大巴伦渠、小巴伦渠、盖干渠。当年部落的收粮自给有余。民国十五年（1926年），焉耆粮农大丰收，当时焉耆人口很少，而当时杨增新采取减少人民负担的弱兵政策，“全新疆军队不及两万人^①，”加之新疆交通不便，卖往外地粮价不及运费，一时谷贱伤农。生钦活佛及时调整了农牧业生产结构，将蒙部半农半牧者，全部改为从事牧业，只留蒙部纯农户从事农耕；土地采取轮耕和休耕制。民国十六年（1927年），生钦活佛与苏联签订技术合同，由苏联工程师总体设计，以甘肃清末举人李福祿为监工（此人上过新学堂，甚懂数理知识和土木技术），以河南获嘉泥木匠张志成为施工负责人，（他维修过承德避暑山庄，获嘉泥瓦匠历代闻名全国），在和靖蒙王府的采邑修建面粉厂一座，1927年10月1日一举试车成功。面粉加工厂建筑大体是苏俄式的，用的都是最好的青砖，当时是焉耆盆地一项开创性的工程，面粉厂把黄水泉的水引入赛尔克绿沟，再进入乌兰马义克渠，渠水流进面粉厂时，水位差高达4米，产生很大功率。从赛尔克绿沟向面粉厂厂房延伸近5公里的路线，全是人工筑坎，而且水势是缓流而下，所需土方不下40000立方米，工程量很大。面粉厂建成后，生产设备机械化，从小麦的筛选到加工成面粉都是用机器。日产面粉400袋，100斤小麦产面81斤，人称八一面，面白细香（焉耆产麦质地好），运往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备受市民欢迎，除掉所有本钱，每袋面可赚银票3两，次年5月即将建厂贷款还完。

原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及汉维农民种植业耕作粗放，耕地主要用“二牛抬杠，”农具十分简陋。“在30年代初，生钦五

^① 曾同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第669页，新疆地方志总编室编，1986年版。

世活佛为了改变农业生产这种落后的状况，从苏联引进单双铧犁等比较先进的农具，改进了农业耕作技术^①，”提高了耕作效率和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民国十八年（1929年），部落一年产粮300多万斤，除留部落自用100万斤外，其余加工成面粉全部销往外地。

民国十七年（1928年）金树仁上台，一改杨增新的弱兵制，施行军事强兵制，从新疆不到两万人之兵迅速增至12万兵员。12万人要粮要饷，金树仁政权就到处抓丁派役，加税增赋，一时间搅得新疆鸡犬不宁，旧土尔扈特南路盟的焉耆包尔海、七个星、乌拉斯台、南哈拉莫墩的蒙古部农民，首陷其害：1年中征4次粮食税、油税、土地税、契税、房税，税种竟达16种，而且每次都要征税高达百分之十，年征税高达百分之四十。金树仁征税如此之重，就连较富裕的大户人家，1年之内就告破产。又加之马仲英入侵新疆，各路起义者、征剿者、叛乱者走马灯似地路过土尔扈特部人民所住之地，他们一到就要催拿索要，土尔扈特蒙部民不聊生，纷纷逃入尤勒都斯草原弃农还牧。1933年金树仁在人民的反对征讨之中逃跑。盛世才一上台，为了笼络人心，当年宣布新疆全部免征一切赋税，1933年，中国新疆成为无税省。他先依靠这些骗人的花招，在人民的支持下很快地将叛乱者和起义者镇压下去，新疆局势趋于平定。土尔扈特农部人民在1933年底又回到农区，尽管是冬寒，他们烧荒除草，整理土地，来年，疏浚渠道，修复了水利设施。汗王满楚克札布还根据七个星蒙古农民夏尔娃哥提出的精耕细水种地法，在部落农部大力推

^① 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22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广。1934年部落的春小麦收成就达400多万斤。抗日战争中，蒙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实行了减租包地法，就是将蒙部人民无人租种的土地，包给内地来的汉族农民和当地的维吾尔族农民耕种，由原来每亩交一半租子，改为按收成每百斤交十五斤，一切税赋由包地户负担，出租者再不承担，遇重大灾害酌减租，一般不得随意减租。此法首先在焉耆盆地试行，然后在伊犁平原、乌苏冲积扇平原与精河两岸推广，解决了新疆蒙部农田严重抛荒问题，蒙汉人民各都获利。“盛世才要离开新疆的最后两年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税赋竟高达百分之三十”。土尔扈特人民不堪其虐，毅然参加了三区革命，土地无人包租，农民又一次将土地大面积地抛荒，虽经满楚克札布的夫人到每个蒙部农民家里走访慰问，劝农复垦，但收效甚微。直至国民党政权垮台前还是人心惶惶，农民无所适从，农耕不兴，良田抛荒，水利损毁，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和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开都河都发生洪灾，淹没旧土尔扈特南路盟农民良田近万亩。

杨增新统治时期，牧业得到了充分地发展。生钦五世活佛在进藏学习期间，发现了西藏雪山牦牛终年居高山，吃野草，饮冰溪，能忍饥耐饿，不怕风雪严寒，是山区牧民转场搬家，高山运输中得心应手的工具，还能给人民供应鲜奶、瘦肉和毛皮。“他在回尤勒都斯草原时，倾囊买了200头母牛和6头公牛，由于远道跋涉，回到家乡只剩176头母牛和6头公牛^①，”交给牧民放养培育，到1949年仅旧土尔扈特南路盟牦

^① 政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巴州文史资料》第5辑，第60页，1989年版。

牛就发展到 5449 头^①。他还将这些牦牛送给其余东归 5 盟 12 旗的人民，让他们予以繁育发展。到 1949 年东归 5 盟共繁育牦牛近万头。

在牲畜的品种改良上，生钦五世活佛从苏联引进 150 匹中亚马种，经过改良以后，这种马的头、身大小适中，两耳竖立，胸廓宽厚，蹄质坚实，敏捷温顺，善走能跑，持久耐劳，这就是驰名全国的焉耆马。一举改变了原来喀喇沙尔马个小、胸窄、头短跑不快的性状。

他还从苏联引进了 1 头黑白花种公牛和 5 头黑白花种奶牛及 1 头花白公牛犊，这种牛体格强壮温顺，体大而奶多，奶质淡甜而清香，口感好，深受牧民的欢迎。他把这种欧洲奶牛交给养牛能手钢格尔和夏格尔两兄弟喂养，到 1949 年，这种牛通过杂交优势已发展到千头以上。

他还从苏联引进了 150 只细毛羊，杂交未成功，由于喂养无经验，方法不当，造成尤勒都斯羊体质退化。“但苏联鉴于他大胆革新试验的精神和牛、马等杂交成功的实际，于 1930 年曾授予五星劳动奖章一枚^②。”

他为土尔扈特人民可谓呕心沥血，甚至连牧羊狗都想到了，并加以引进。他从西藏引进了 5 对戈尔孜狗，这种狗个头犹如老虎狮子一般，毛长，善照看牧畜，比较灵敏，对于狼害是先将群狼之首和狈进行了无畏地攻击，不决胜不罢休，有力地保护了畜群，防止了狼害。他还从苏联引进了两对马西卡狗，这种狗耳大、体长，能听懂主人的使唤，往往几条

① 政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巴州文史资料》第 5 辑，第 62 页，1989 年版。

② 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 220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狗对付 50—60 只 1 群的狼很快能取胜。这两种狗深受牧民的欢迎，至今还在尤勒都斯草原上繁衍生长。

他主持盟政期间，还制定了红旗羊制度。即把喇嘛庙的 25 只羊为 1 红旗羊，1 红旗羊每年必须交 4 只羊羔和一只羊的酥油。其余的繁育剩余归牧民，但红旗羊不得损失，并保证予以提纯复壮。“如损失予以赔偿，无力赔偿到寺庙服役”，如遇灾害情况属实不予赔偿。以后这种制度也推广到牧主、部落的王公贵族中间，不少的牧民依靠红旗羊制度都富了起来。

当时杨增新官办吉木萨尔、巴里坤的两个军马场亏损严重，杨增新虽经整顿，毫无改变。杨增新让生钦五世将全部官马租赁给土尔扈特部落人经营。生钦活佛实行铁畜制，即每 100 匹官马，每年报交仔马 10 匹，并保证基本马提纯复壮，其余归牧民所有，损失照价赔偿，灾害疫病照样如此，名曰“铁畜制”。杨增新觉得这样既保住了现有马群，又每年还净得 240 多匹马驹，还能卸去亏损的包袱。而土尔扈特牧民们都乐于接受，因马系大畜，抵御灾害和疫病能力强。2472 匹官马来到尤勒都斯草原落户，几年间发展到 4 千多匹，匹匹膘肥体壮。杨增新很是高兴，而牧民也获益甚丰，都称颂这位生钦佛爷。

抗日募捐：在抗日战争中，土尔扈特人民在全民抗战的推动下，出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拥护抗战，援助抗战的热潮。

他们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募捐活动，他们以实际行动，积极认购抗战公债、同盟胜利公债、抚恤抗战实用性公债等，仅旧土尔扈特南路盟人民认购公债就达两万多元。他们为了增强抗日国防力量，热烈响应征献军马 1 万匹的任务，仅东归 6 盟就捐献军马 13000 匹。南路盟牧民温道尔济仅有 15 匹

马，除留下自用放牧的5匹外，其余全部捐献。新疆省政府派汗王满楚克札布的夫人乌静彬将人民捐献的13000匹马亲送南京国民政府。南路盟人民还热烈响应1县捐1架飞机的活动，乌静彬一次就拿出自己的嫁妆1万元给捐赠站，仅南路旧土尔扈特捐款就达8万多元，完成了1架飞机多半的捐赠款项，使焉耆县完成了捐1架飞机的任务，抗战八年，仅南路盟人民就捐款物达12万多元。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盛世才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推行第二个三年计划，大力发展畜牧业，“在新旧土尔扈特各盟旗所在地计成立了4个牧业局，20个割草站，8个畜医院，30个种畜场^①，”在旧土尔扈特部焉耆大桥东南，建畜医院1个，在博斯腾湖西岸包尔海地建立著名焉耆种马场1个，在乌拉斯台建种羊场1个，有力地解决了尤勒都斯草原羊和苏联羊群杂交造成羊群退化的问题。在巴音布鲁克，建立割草站两个，目的是建立土尔扈特牧民的定居和减少过冬转场问题。可惜这一系列发展畜牧业的措施，由于盛世才日益走向反动，枪杀和囚禁了干劲十足的共产党人而停止。“1945年尤勒都斯获得新生，牧业生产得到发展。并每年从3—4万头的老牛、老马、老骆驼、体弱的羊，进行更新换代^②，”使牛、羊、马、驼的品种优化，使畜群得以提纯复壮。到1949年尤勒都斯县与和靖县合并为和静县时，尤勒都斯草原畜群全部有一定抗疫抗灾能力，体质较为强壮。

民国时期，土尔扈特中部的商业贸易活动主要有以下几

① 新疆教委新疆历史教材编写组编《新疆地方史》第289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25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种，经过了由盛到衰的过程。

1. 王府贸易：汗王府的贸易发展较为顺畅，每年汗王府派专人把牧民的皮毛、肠衣收购起来，大宗出口或卖给内地商人。民国三年（1914年），布彦蒙库汗王一次就向沙俄政府出口羊皮10万张。还不时和内地的商人做畜产品生意，还在乌市、伊犁、哈密、喀什设商号，开店铺进行贸易活动。

2. 寺庙贸易：即喇嘛们将牧民手中的畜产品收购上来，或者将牧民布施的畜产品囤积起来，进行转手贸易和加工贸易，将要售出的畜产品卖给内地商人或焉耆的皮货行。所谓加工贸易，即为防止畜产品变质，交给焉耆城镇或和静集镇的皮革加工厂制成皮革半成品或成品，待内地商人需货时待机售出。

3. 自营贸易：是部落人口几户或几十户，甚至几百户将畜产品集中起来，派一个能说会算的做代表，到伊犁中俄边境换回糖、烟、酒、石油、火柴、纺织品等日用品，由于他们自行和外商打交道，往往倍受盘剥。如1929年金树仁祸乱新疆时，牧民派纳木吉利到伊犁边境自营出口皮张10万张，由于当时苏联对边境贸易管理人员管理不严，有的管理人员是贪利的市侩，卑劣的阿混，他们说几级就是几级，如果争辩扣级更为严重。有一次压级压价竟达10万卢布，后纳木吉利告到伊犁领事那儿，使苏联出口管理部门加强了管理，迅速进行了整肃，一次赔偿就达15万卢布。

4. 行商贸易：各族商人也到草原经商，广大牧民群众按自己的生活需求出售给外地来草原收购畜产品的商人。如焉耆的回族商人苏阿吉、东东子等，迪化（乌鲁木齐）的回族商人杨福三等人深入尤勒都斯草原经营。行商一般非常灵活，牧民要求以货换货，或者要求以货卖钱，或者要求以

货换金银玉器首饰，他们都答应，往往都是使牧民高兴而来，满意而去。牧民有时比和王府贸易、自营贸易都赚得多，但当牧民放弃自行贸易转为依靠商人时，商人往往层层压价，使牧民倍受奸商盘剥，1949年以前，牧民一直未放弃集体性的自由贸易。

民国早中期和通苏木（1940年后改为和静）已有一定的商业规模，汉族、维族、回族、蒙族的商人、工匠陆续来这里做生意，他们定居行商，各种作坊和店铺相继开张，是南土尔扈特盟一个经济贸易发达的城镇。

民国十三年（1924年），土尔扈特部落的生钦五世活佛和迪化（乌鲁木齐）回族商人杨福三合办三多公司^①，“三”取杨福三名最后一个字，“多”即取多布栋生钦五世活佛的第一个字。公司所在地是焉耆三号桥，门面较大，是综合性的公司。经营的品种有布匹、绸缎、毛呢、鞋靴、搪瓷、文具百货、皮毛皮革、土特产品；并在和静、和硕、巴仑台、尤勒都斯区设立公司分店。灵活经营，既批发又零售，既代销又自销。虽然靠马车组织货源，但采购货源之人惜时如金，一般1周从乌市、伊犁跑个来回，加快了货物和资金的周转。公司生意兴隆，赚了一笔款子；但好景不长，随着生钦五世的去世，金树仁的政治腐败，战乱频仍，经济混乱，物价飞涨，买卖难做，“三多公司是股东抽股，债台高筑，只好宣布倒闭^②。”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土尔扈特南路盟的尔德尼和天津汉族商人陈利源合办了合行公司。“合”即合伙做生意，“行”即行业之意，股东是土尔扈特部落的牧民，总共有股东

① 政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巴音郭楞文史资料》第5辑，第64页，1989年版。

② 同上书。

500多人，每位股东拿出羊200—500只作为股份，仅羊就达18万只。该公司经营十余年，股东每年的红利是20—50只羊^①，”到1941—1942年达到了鼎盛时期；但到了1943年以后，国民党军队进入新疆，一时通货膨胀，货币急剧贬值，市场物价一天几变，经济极为混乱，物价管理部门，动辄封门，合行公司垮台了。剩余的资金都被开公司的几个股东负责人以他们不亏本为目的进行瓜分了（当然他们也没有赚上钱，但也没亏），结果只剩下几箱帐本，宣布倒闭，致使牧民股东经受了极大的损失。尤勒都斯草原人民举行起义，参加三区革命，这件事不能不说是一个导火索。由盛到衰的商业公司的经营，使旧土尔扈特南路盟牲畜损失达17万只，大伤了旧土尔扈特南路盟的经营资本的元气。致使到1949年牲畜还不足100万只。

1945年国民党军队对尤勒都斯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实行经济封锁，食盐、火柴、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奇缺，给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鉴于这些严重的问题，尤勒都斯县政府征得三区革命政府的同意，开展对苏边境贸易。由政府出面组织私有的各种牲畜和畜产品，通过霍尔果斯和孙白两个地方，对苏直接贸易，换回来各种日用百货和食品，特别是解决了食盐、火柴、茶叶短缺的问题。从此，尤勒都斯草原经济好转，牧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

民国时期，土尔扈特人以畜牧业为主，以半农半牧业、农业和商业为辅的几种经济并行开展，推动了部落经济的发展，并一度出现了兴盛阶段，随着战争祸乱和国民党军队大批进

^① 政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巴音郭楞文史资料》第5辑，第60—70页，1989年版。

入新疆，部落经济一度出现了衰败，三区革命后人民自行贸易，又给人民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新时期。

第八章 土尔扈特人的分布

第一节 土尔扈特人在国内的分布

国内的土尔扈特人大部分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部分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和青海省，零星居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甘肃省、云南省、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土尔扈特人，他们是和鄂尔勒克所领牧民的后代，主要居住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其余居住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专区和塔城专区，还有的零星居住南疆北疆各地。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居住着原渥巴锡汗所领南路旧土尔扈特盟牧民的后代，主要分布在和静县、博湖县、焉耆回族自治县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府库尔勒市，其它居住在州内各县。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土尔扈特人有4万多人^①，其中和静县近3万人，焉耆3千多人。博湖县2千多人，库尔勒市有2千多人，和静县的百分之八十的土尔扈特人从事畜

^① 金向宏主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第23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牧业，其余从事农业、服务业等，焉耆回族自治县和博湖县的土尔扈特人主要是从事农业或半农半牧业，库尔勒市的主要是政府公务员及他们的家属子女。农牧民仍然信仰藏传佛教，巴州的土尔扈特人仍然保持着注重子女教育的遗风，他们无论穷富都让子女达到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标准，如果子女考上高中、大学，都力争供其上学，有的农牧民实在家贫没有能力供子女上学，部落的人就互相帮助供其子女完成学业。他们的子女一般受教育程度都较高，如果那一个人不送子女上学，就要受到众人的谴责，甚至告到喇嘛和行政领导那儿，直至劝说、命令送其子女上学为止，巴州的土尔扈特人的子女很少有文盲。

生活在塔城地区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土尔扈特人是原策伯克多尔济所领北路旧土尔扈特盟牧民的后裔。主要居住在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其余居住在额敏县、裕民县和伊宁市，人口 20000 多人，大部从事畜牧业，少部分人从事出口贸易加工工业，主要以织毯、制革为主。由于离边境较近，比较注重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知识，对畜群注意引种改良，发挥杂交优势，使部落的畜牧业发展较快，并经常主动地和其它土尔扈特部落进行良种交流。1871 年沙俄政府趁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时，入侵伊犁达 10 年之久，1881 年 2 月 24 日中俄政府签订了《伊犁条约》。“其中第五条规定伊犁居民可携带财产一年期限自由迁居俄国，前后据此款项 7 万伊犁居民胁迫迁入俄境。其不愿迁移者，鞭撻之至，哀号之声彻于四野。^①”其中北路土尔扈特盟居民被胁迫迁入俄境达千余人，后又多方设法全部返归了伊犁。

^① 《清廷外交史料》第 15 页，光绪朝，第三十二卷。

生活在乌苏周围各县市的土尔扈特人，是原巴木巴尔所领的旧土尔扈特东路盟牧民的子孙。人口 12000 多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少数人从事农业种植业，比较注意虚心向其他民族学习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并积极推广机械化，他们种的地一般产量都较高。他们将庄稼的杆叶喂牛羊，使畜牧业又得到了发展，他们这种半农半牧的多种经营，促进了农牧业的共同发展。

生活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土尔扈特人，是达什敦多克—默门图父子所领的旧土尔扈特西路盟牧民的后裔。人口 6000 多人，大部分人生活在精河县，主要从事畜牧业。博尔塔拉的土尔扈特人比较注重体育活动，每年春、夏、秋三季都要举行体育运动会，进行赛马、摔跤、射箭、舞剑比赛。他们的祖先在东归祖国前曾经是专门负责土尔扈特部落制造器具和武器的工匠，后代延延不绝，有许多能工巧匠。打造的土尔扈特蒙古小刀十分精美；制作的首饰、胸饰、手饰非常典雅；制造的马鞍、马蹬、宝剑既牢固又别致。

生活在阿尔泰、塔城地区的土尔扈特人，主要是新土尔扈特盟郡王舍楞所领牧民的后代，人口约 1 万余人，以牧业为主，但捕鱼业有所发展。他们不但善于叉捕、捞捕、冰捕，而且还在赛里木湖、额尔齐斯河上驾船网捕。对于鱼类，不仅善捕，而且善养，往往一年几次定期撒食料，促使鱼类生长繁殖。采集业别有特点，他们采拾的香菇国内外闻名，是新疆香菇的集散地。

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土尔扈特人，1698 年徙牧于阿拉克山等处，以后定牧额济纳河两岸，归陕甘总督管辖，在额济纳草原游牧。抗日战争初期，阿拉善盟和硕特蒙古亲王达理札雅因是宣统皇帝溥仪叔叔载涛的女婿

(乌兰少布著《从宁夏与阿拉善盟看近代内蒙古的省旗矛盾》第9页),国民党政府恐其投靠日本人,派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将达理札雅亲王关押软禁达6年之久(1938年2月—1944年3月)。“放回阿拉善盟之后,达理札雅亲王坚决不同意阿拉善盟归宁夏省管辖,而国民党政府却坚决支持马鸿逵,压迫蒙古人民^①。”在内蒙古人民政权——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根据达理札雅亲王和盟内人民的自愿,愿意归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在阿拉善盟西北方,现属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一个旗,有土尔扈特部落人2000多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少部分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仍然信仰藏传佛教。

生活在青海的土尔扈特人,现仅4000余人,大部分人从事畜牧业生产,少部分人从事农业,大部分人讲汉语、蒙语、藏语3种语言,信仰藏传佛教。

国内分布的土尔扈特人,约10万余人,大部分仍然从事畜牧业,但接近农区的,已多半从事农业,人口文化素质普遍较高。

第二节 移居青海的土尔扈特人

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圆寂后,青藏统治者藏巴汗就下令不准转世。扎什伦布寺法台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凭着个人有高超学术和精湛的医术,医好藏巴汗的重病,取得了他的敬重。经罗桑却吉坚赞从中斡旋,才允许达赖喇嘛继续转世,五世达赖灵童虽然被认定了,但黄教格鲁派艰难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好转,西藏统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代号一四一,档号1788。

治集团不仅不支持格鲁派，反而支持噶举派，而且还大批杀害和监禁格鲁派喇嘛。在上述情况下，格鲁派首领人物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和五世达赖强佐索南绕登，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商议决定，派使者赴卫拉特蒙古请求出兵援助。卫拉特蒙古和硕特的固始汗，土尔扈特的保兰阿噶勒琥和莽海、绰罗斯部的巴图尔珲台吉一致同意派联军去支援达赖和班禅活佛。这支联军以和硕特部落为主力，绰罗斯部为左翼，土尔扈特部为右翼，以固始汗为统帅，以巴图尔珲台吉为副统帅，以保兰阿噶勒琥和莽海为正副先行官。

1635年冬，固始汗、巴图尔珲台吉、保兰阿噶勒琥和莽海一行扮做香客前往西藏朝佛，侦察虚实，了解行军路线。并在甘丹寺秘密会见了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和五世达赖强佐索南绕登，参加了扎什伦布寺的吉祥法会，固始汗接受了所赐予的“固始彻辰绰尔济”的称号^①，赐予巴图尔珲台吉“额尔德尼”尊号，双方商定消灭反格鲁派势力的大计。

明崇祯九年（1636年），卫拉特部进入青海，消灭了反格鲁派的却图汗，其部队陆续移牧于青海草原，第一批有和硕特部4000户、土尔扈特部落1000户，共约为两万人。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固始汗再扮香客入藏，五世达赖强佐索南绕登，在大昭寺为之举行吉祥法会，“赐予他丹增却杰丹波”（执教法王）名号。共同商定，先消灭反格鲁派的西康的白利土司，然后进军西藏，消灭藏巴汗及其势力。

崇祯十二年（1639年），康巴藏族白利土司赖月多杰致信藏巴汗，约定次年共同举兵扑灭格鲁派。这封信半路上被格鲁派僧人截获并送交固始汗。早有准备的固始汗，立即发兵，

^① 《蒙古源流》卷八。固始彻辰绰尔济，意为固实灌顶大王。

以土尔扈特部子弟为先锋，当年5月，固始汗也到达康巴，“是年冬11月擒获白利土司赖月多杰并将其处死^①。”

崇祯十四年（1641年），固始汗佯为从康巴马尔康撤兵回青海，有意麻痹藏巴汗的警觉。然后出其不意，以土尔扈特为先锋，挥军入藏，把藏巴汗军队全部击溃，藏巴汗噶玛丹回旺被擒获处死。这次胜利开创了黄教历史的新纪元，并实现了青藏高原的统一，是年秋，游牧天山以北的和硕特和土尔扈特人大批迁居青海。和硕特部为15000户，土尔扈特为3000户，共约10万人。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青海和硕特台吉罗卜藏丹津“因人材亦优”，继承其父青海台吉中的总管王爵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帝去世，皇四子胤禛即位，改元雍正。在朝廷有重大变故之时，罗卜藏丹津自称“达赖珲台吉”；雍正元年（1723年），他又提出了“恢复先人霸业”^②的口号，并举起了反清的旗帜。

其原因是，新疆准噶尔部策旺阿喇布坦，妄图控制西藏，挟持达赖喇嘛以令众蒙古，并入侵西藏反清作乱。清朝康熙帝曾经向青海和硕特台吉们许诺：“谁取藏成功，将尔等之内中立汗”。但是，等到夺取西藏成功以后，清廷食言，将取藏功劳最大的罗卜藏丹津放在了无足轻重的小职位。他为藏王达孜巴求情免死，清政府不仅不给面子，反而将达孜巴光着膀子，反剪双手，押到拉萨河上一刀砍死。清廷对罗卜藏丹津戏剧性的嘲弄，使他失望之极，狼狈不堪，他认为清廷是个食言自肥，无道昏庸的朝廷，执意举兵反清。

① 黄颢译《青海史》（西北民族译丛）1983年，第3辑。

② 《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

他的反清行动遭到其弟察罕丹津和土尔扈特部落莽海五世孙格尔勒图的异议，认为：“一是清廷现在正是强盛之时，不能和祖先固始汗时期明末清初满人羽毛未丰满之时相比，要反必败。二是清廷在青海地区有一定的民心和号召力，轻易起兵将会失去人心民心。三是战争将带给人民无尽的灾难。希望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察罕丹津和格尔勒图善意的劝说，被罗卜藏丹津认为是投降和叛变。他首先讨伐曾经并肩战斗的蒙古和硕特察罕丹津部和土尔扈特格尔勒图部。两部人民为力避侵害，逃到了清军大营。

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清军出兵青海，进驻西宁，分兵进攻蒙古兵营。次年，清军攻下巴塘、理塘、黄胜关等，青海被清军控制。这年二月在乌兰布和尔战役中罗卜藏丹津大败，8万多反清人马被杀，近10万人被俘，其妹阿宝，其母阿尔太哈屯亦被俘获。罗卜藏丹津逃到准噶尔。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平定准噶尔部，擒获罗卜藏丹津献俘京城，“诸臣皆赦免死^①”。乾隆帝下旨：“准诸所奏，既往不咎，令住北京，不许擅出。”

战争结束后，立即对各部蒙古实行众建少力，分而治之的方针。一是藏民再也不属于蒙部管辖，因清廷采取防蒙、限蒙的政策，在政治地位上藏民优于蒙民。二是土尔扈特部、绰罗斯部、辉特部、喀尔喀部，不再由和硕特台吉管辖，而是各部分另设台吉。和硕特丧失了总管王（琿台吉和八台吉的职权）。三是不必一姓居于一处，“于雍正三年实行划界编旗，将青海蒙古划分为29旗，其中土尔扈特4旗。^②”

① 《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② 《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五。

南后旗，俗称角昂札萨克旗，在今祁连县。初编 500 户，2800 多人，翁贵曾孙丹忠始封。

西旗，俗称托里合札萨克旗，在今共和县。初编 300 户，2400 多人，莽海五世孙格尔勒图始封。

南前旗，俗称托日和札萨克旗，在今黄南藏族自治州，初编 300 户，2400 多人，翁贵四世孙察罕拉布坦始封。

南中旗，俗称永安札萨克旗，在今祁连县。初编 600 户，3200 多人，翁罕后裔保兰阿噶勒琥曾孙索罗木拉布坦多尔济始封。

虽经战乱，土尔扈特部因格尔勒图早期投奔清军，受害较少，原来近 1.5 万多人，编旗划地时还有 1.2 万多人，不能不说是格尔勒图之功。青海蒙古部编旗和新疆、内蒙古、宁夏不同之处在于，青海蒙古各部只编旗不设盟，各旗归各地办事大臣统辖。这是清廷为防青海蒙古再造乱，有于别省的分而治之方针。

人口日减，牧地日缩，社会日衰。

从雍正三年（1725 年）到道光三年（1824 年）的百年间，青海蒙古族人民和青海藏族人民相比，藏族是人口日增，牲畜日多，社会日盛；而蒙古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牧畜日益减少。道光年间乞讨的青海蒙古人民在甘、宁、川、陕一带竟然有数万人。就是情况还算好一点的土尔扈特人乞讨的也有两千多人。他们生活无着沿边乞食，孱弱之极，月困日衰。其原因是：

一、清政府弱蒙扶藏政策的严重后果。藏民抢夺蒙民牧地及牲畜，处理时扶藏或不予处理，致使蒙民无有牲畜，无有牧地，只好乞讨。如道光初年，黄南藏族九大部落渡河北牧，占住蒙古牧地抗不回巢。

二、罗卜藏丹津事件后，蒙部人民元气大伤，青海蒙古

经叛乱后走向衰落，经济衰败。虽然清廷在乾隆后扶蒙使之自存，并用武力防护蒙旗，保卫蒙旗，但清廷祖先扎下的根子已积重难返。

三、蒙族内部社会矛盾日积，所谓“家不和有人欺”。战败了的青海蒙古有“墙倒众人推”之势，藏民不断抢劫蒙族的牲畜。《清史稿·藩部五》说：青海蒙古被藏民抢劫之案甚多，甚至南左中旗旗长札萨克被人枪杀，就连土尔扈特的两位王公也被人打成重伤。只有依托大邦，向清廷申诉，昔日的雄风连影子都不见了。“再加上各旗内上下离心，内讧蜂起，勾通藏民，抢劫其主，以至其主伤毙^①。”致以形成大规模抢劫蒙古成为青海一时之风，“有一次藏民抢劫六千余户，伤害男女两千多人^②，”而清廷无法处理。

由于战火而元气大伤的蒙族人民，至辛亥革命初期，蒙部人口仅两万多人，土尔扈特四旗人民不足4千人。青海著名的蒙古史学专家、青海民族学院教授毕一之曾说：“一个民族的人口如此直线下降，在我国历史上以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③”。不仅如此，青海蒙古的藏化及土尔扈特部藏化也十分惊人，其原因：

一、清朝政府由于防蒙限蒙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严重破坏了蒙藏人民的团结与和睦的生活，致使大多数蒙民长期在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日益严重的环境中生存。不得不说以藏语为主的话，行文也以藏文为主，甚而穿衣也全部藏化，已经显现不出蒙古服装，只有住所是蒙古包才能稍有区别。虽然少数家族还有的说蒙语，也已是藏化蒙语，也已不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八五。

② 《清史稿》卷五二二，藩部五。

③ 毕一之主编《青海蒙古族历史简编》第19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行蒙文。例如土尔扈特部所在的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夏宗山处草原的十几户土尔扈特牧民，虽然全说蒙语，但是他们的蒙语也严重藏化了。

二、驻牧环境的制约。在青海蒙民居住环境中，被藏民部所隔，青海藏民属多数，蒙民生活的厚度在很大的藏民部落包围之中。有的在历史长河中，“藏民部落内讧，弱小的部落归附了蒙民部落，使蒙古族内部又增加了藏族成分^①”。蒙藏人民互相交往，互相依存，为了适应这种处境，蒙古人民逐渐藏化。

三、宗教倡导及影响。青海蒙民全民信奉藏传佛教黄教格鲁派。蒙民历史上多次选送本民族青少年入寺为僧，例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塔尔寺扩建时，察罕丹津一次就选送300名蒙古族青年入寺为僧，仅土尔扈特部就有100名青年。入寺为僧必须学经，并先学藏文和藏语，必然推动藏文藏语的运用和学习。

四、民族上层的倡导。蒙部人民进驻青海后，民族上层接触藏族人民，因而接受藏族的文化风俗。早在乾隆年间，各部蒙古王公从西藏请了几百名藏文学者。或从事王府文职官员，或从事藏文教学，或从事蒙藏文的翻译。而王公们又派出大批青年学藏文，学藏医，有许多蒙古族青年都成藏文化的学者。辛亥革命时期如南中旗著名的土尔扈特部医生那不奇勒，就是一名蒙古族藏医。

五、婚姻的影响。青海的蒙古族习俗，蒙藏人民通婚不受禁约，不仅历代蒙古王公夫人一部分是藏族姑娘，就连历代蒙古王公亲王的公主招的驸马也是藏族男青年。藏族和蒙

^① 假真主编《河南县志》第90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族平民通婚也很普遍，蒙族男女青年娶藏女，嫁藏男，或招赘藏男，使藏族文化和风俗在更深层次、更广的层面上使用和交流。蒙藏通婚是青海蒙古藏化的一个主要因素。

六、蒙族文化教育的断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青海设有一所蒙古族小学和中学，青海从来没有设立过蒙文的机构^①，”寺院中从来没有设立过蒙古语经院或经校，蒙部人民极少送过蒙古族青年前往其它蒙古族地区学习蒙古语文。使蒙族人民长期处于自我封闭中，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长期浸润在藏族文化生活氛围中，文化教育断层是蒙古族人民藏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至今就连河南蒙古自治县的行文文件全部用的是藏文，有许多蒙古族中高层领导干部不会讲蒙语，只会讲藏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发扬各民族文化，在青海蒙部人民民族自治区域内都建立蒙古语文小学、中学，青海民族学院专设多个蒙文班，青海蒙古族青年考入内蒙古及其它蒙区各类大中专学校的为数不少。1984年以来，青海省多次召开蒙文推广协作会议，振兴蒙古语言文字。

第三节 安居内蒙古的土尔扈特人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阿拉布珠尔（书库尔岱青的曾孙纳札尔玛穆特之子），携507人，从伏尔加河下游的万里之外赴中国西藏熬茶礼佛。阿拉布珠尔在西藏住了5年后，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起程返伏尔加河沿岸的土尔扈特汗国，途经准噶尔盆地时，因当时土尔扈特汗国和准噶尔盆地

^① 假真主编《河南县志》第91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的策旺阿喇布坦交恶，归路被阻，阿拉布珠尔遂率众内附。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遣使者晋京朝见康熙皇帝，请求牧地，康熙下旨允准：“封阿拉布珠尔为固山贝子，赠阿尔金山以东，嘉峪关外的党河，色尔腾一带为牧地^①。”雍正七年（1729年），阿拉布珠尔之子丹忠因其牧地狭窄，复请移牧额济纳河流域。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同意丹忠的请求，雍正九年丹忠率部进入额济纳草原。从此定牧于额济纳河流域，成为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先驱，为反对准噶尔部封建上层策动的，旨在分裂祖国的叛乱活动而顽强地斗争。

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二月二日，额济纳旗札萨克亲王达西（阿拉布珠尔九世孙）致函甘肃省总督，“表示赞成共和体制，反对库伦秘约^②”（库伦今乌兰巴托）。是年十二月，入京见民国总统，中华民国政府策封达西为亲王衔。达西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做出了贡献。

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年），德国和日本组成有少量中国人参加的所谓中德科学考察团，到额济纳旗进行科学考察，妄图把额济纳旗建成日德称霸世界反对苏联的“桥头堡”，拟在额济纳旗的居延海处设气象站，遭到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坚决反对，不允许设气象站，并拒绝该考察团进入额济纳旗地。

民国十九年（1930年），这个所谓的中德西北科学考察团（有日本特务橘瑞超和德国特务参加），从额济纳旗掘获走了元刊本《大藏经》1部，汉简1万多枚。民国二十年，中德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旗设立气象测候所，并在此地多次使用探空风筝探测气候，为日德法西斯做了侵华“桥头堡”的

① 《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厄鲁特要略二。

② 李生昌主编《额济纳旗志》第8页，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

气象科学技术的准备工作。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日军特务桑杰札布、乃日尔布,潜入额济纳旗境内,不久,日军大批特务江崎寿夫、大西俊仁、松本平八郎等50多人侵入额济纳旗,“武装占据了赛日川吉庙,喇嘛和蒙族医生被日本特务武力驱逐,并征用青年喇嘛为他们当差,强迫征用牧民给他们干活,强占牧民60多峰骆驼给他们驮运侵华物资和弹药^①。”赛日川吉庙是额济纳的土尔扈特人民最重要的礼佛拜神的宗教仪式圣地,竟然成了日军存放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的仓库,珍贵的金银供品被洗劫一空,圣洁的佛教经典被付之一炬。

日军在赛日川吉庙空旷的佛教广场修建简易飞机场,将赛日川吉庙的医学部建成了大型的飞机加油站,日军飞机从飞抵额济纳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军用飞机飞行1万多架次。日德法西斯以额济纳旗为基地,建成了战略“桥头堡”去袭击和轰炸兰州、延安、榆林、哈密等地,切断苏联援华抗日的最近的一条通道,达到了破坏中国人民抗战的目的。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九月六日至二十二日,中国著名记者范长江以中华民国职员的身份,到额济纳旗,采访日军特务和军队在额济纳旗的情况,“亲眼察看将佛教圣地变为战争的弹药库,将人民会盟和欢乐之地的佛教广场变成轰炸中国大地的飞机场,以及喇嘛被驱逐,佛教经典被焚毁的种种日军侵略事实”^②,并访问了王公、牧民、僧人、医生、教师、商人等。后在全国各大新闻媒体上详细而又真实地揭

① 李生昌主编《额济纳旗志》第9页,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同上书。

露了日本军队和日本特务在额济纳旗的侵略行径,引起大哗,全国人民纷纷声讨,就连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的许多有名望的活佛喇嘛都来电予以谴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底,旗王府阿木尔巴依斯古楞梅林、苏都斯琴、赛日川吉庙喇嘛雷德唐兀特、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驻额济纳旗专员王德淦,经过周密计划,派喇嘛雷德唐兀特,潜入庙内,伺机行事。喇嘛雷德唐兀特到庙内以找朋友为借口,采取里应外合的战术,引爆了日军弹药库,一举炸毁了日本军队设在赛日川吉庙的全部军需仓库,使日本军国主义吞食中国西北的基地顷刻间化为灰烬,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阿木尔巴依斯古楞梅林率领额济纳旗保安大队,配合中华民国政府宁夏省民政厅长李翰园率领的抗日军队,奉中华民国政府的命令,逮捕了全部驻额济纳旗的日本军人和日本特务。其中有日本特务江崎寿夫(少将军衔)、大西俊仁、松本平八郎等13人,以及50多名蒙汉奸。并分批押往兰州,接受中国人民的审判。以侵略中国领土领空,毁坏佛教圣地和佛教经典,抢劫佛教供品,抢占庙宇,驱逐僧人,用飞机炸毁中国城市和乡村,炸死炸伤中国无数生灵无可赦免的大罪,将他们全部予以枪决。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李翰园在甘肃酒泉得知,日本特务机关押解100余峰骆驼驮载的航空汽油的驼队,途经蹬口县、定远营、毛音毛道赴安西,拟在这一线逐点设航空站,以建立德日法西斯航空联络点,来切断中苏航空线的消息。李翰园将此情况上报,“并和额济纳旗王府阿木尔巴依斯古楞梅林率领的旗保安大队,前往额济纳旗的属地古日乃,堵截并活捉了日本特务横田(中将军衔)等3人,以及数名蒙、

汉、回奸，截获了 100 余峰骆驼运载的全部物资^①。”并把日本特务和奸细押往兰州公审。英勇的土尔扈特人民投入了抗日救国的行列。

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始封阿拉布珠尔贝子职，到世袭罔替传至最后一代郡王塔旺嘉布（1949），额济纳旗旧土尔扈特部共历 10 代 12 王。从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回归祖国，到乾隆十八年（1753 年）正式设置了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

1949 年 9 月 20 日，塔旺嘉布召集军政要员会议，通过了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决议，并于 9 月 27 日通电宣布起义。额济纳旗人民政府成立后，维护地方治安，驱逐乌斯曼匪帮，拦截国民党马家军残部，依法逮捕境内的潜伏特务，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第 四 节 土尔扈特人在国外的分布

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大部分聚居在俄国境内，少部分聚居在美国、法国、蒙古、瑞典等国家，零星居住在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生活在法国的土尔扈特人，是俄国十月革命时逃到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又自动联络，聚居到巴黎定居的。1990 年有 3400 多人（其它部落有 2000 多人），法国卫拉特蒙古人有 5400 多人，中产阶级较多，生活优越，文化素质较高，大部分使用法语、法文，不少人会蒙语、蒙文和汉语、汉文。主要从事经商、法律、金融、制造业。基督教民占百分之四

^① 李生昌主编《额济纳旗志》第 10 页。方志出版社 1998 年版。

十，信仰藏传佛教仍占多数，并在法国巴黎市有自己的喇嘛庙，不时有人到西藏班禅活佛处熬茶礼佛。

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法西斯占领了原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部分卫拉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既没有能力参加苏联红军同法西斯作战，也不想在此统治压迫下生活，只好到西欧各地流浪避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逐渐聚居在斯德哥尔摩，这就是现在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瑞典对他们持优惠政策，他们陆续将自己的不少亲人从苏联的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接到瑞典一同定居。苏联对卡尔梅克人也予以放行（实际上驱逐出境），“因 1943 年 12 月，苏联政府将全体卡尔梅克人扣上了通敌叛国罪^①。”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除名，全体卡尔梅克人不分老幼，不予甄别，不分是非，强制迁到西伯利亚劳改，或者驱逐到外国，瑞典有亲戚的万幸放行到了瑞典。瑞典政府同情他们，也乐意接收。1990 年人口 2000 多人（其它部落有 1700 多人，瑞典的卫拉特蒙古人共计 3700 多人），他们在家庭中至今讲蒙语，在外讲瑞典话，知识分子占了二分之一，许多人除了学官方文字瑞典文以外，还自学蒙古托忒文和汉文，不少人还是研究卫拉特蒙古史的专家。所有的卫拉特人都能背出自己十几代祖先的名字，信仰佛教占多数，建有喇嘛昭（尼玛·道尔森著《瑞典卫拉特人的生活》第 3 页），时常去供佛，生活习俗还保持着许多卫拉特的习俗。信仰天主教的占百分之十，瑞典政府给予他们信仰宗教的充分自由，不予干涉，也不强迫他们信仰

^① 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城的民族》第 219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哪种宗教。

生活在美国的土尔扈特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部分土尔扈特青壮年被纳粹德国法西斯军队胁迫，参加了法西斯德国组织的反对苏联的伪军，并参加了防御美军和英军的战役，英、美军胜利后被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不敢回到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是乡亲们因为他们的原因，全民族扣上了通敌叛国罪，怕乡亲们歧视他们，认为他们是奸细和叛徒。二是被苏军俘虏的卡尔梅克人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他们担心回去后要遭到更坏的待遇。他们请求回到中国的伊犁或焉耆，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英、美代表，将这一要求转告了中国政府，竟然遭到拒绝。他们心灰意冷，要求留在德国，而苏、美、英3国代表又不同意，担心增加纳粹的势力。后来美、英代表私自商议，建议他们迁往美国。他们接受了建议，但要求美国政府同意他们的一点要求，全部的人聚居在一个城市生活。美国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全部聚集于旧金山市。他们迁往美国时，都是男性青年，当时有一千多人，多半是土尔扈特部落的。他们后来大部分人和黑人妇女结了婚，少部分人和白人妇女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和后裔知识分子较少，仅占百分之十，他们的后裔中，有不少是汉学家和卫拉特学家。现在约有3200多人，基督教民占百分之三十，大部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旧金山市有卫拉特蒙古人的喇嘛昭 and 敖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事铁路和机器制造业，少部分人从事畜养业和种植业，有的开垦了不少美国西部土地，成了种植园主。

生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土尔扈特人。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年11月30日），喀尔喀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沙俄政府的怂恿下，乘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之机，宣

布外蒙古独立，即派人到科布多和阿尔泰游说，均被当地卫拉特蒙古人扭送中国官府查处斩首示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大怒，派兵进攻科布多，胁迫卫拉特蒙古人1万多人到了外蒙，“其中土尔扈特人达5000多人^①。”土尔扈特密什克栋固鲁布，坚决反对哲布尊丹巴分裂祖国的行为，于1913年5月16日毅然举行起义，要求南迁吉木萨尔县，中国政府即予支持慰勉。1913年8月20日，密亲王只带回了土尔扈特部2000多人回来，以后又陆续通过各种渠道逃回2000多人，其余仍被羁留。他们曾多次要求回到中国。由于当时沙俄政府干涉，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至今仍留在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的后裔主要从事畜牧业，少数从事和畜牧业有关的手工业。信仰藏传佛教，至今讲托忒蒙语，使用托忒蒙文，许多风俗习惯至今和中国的土尔扈特人相同。

零星居住在土耳其、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的土尔扈特人，他们有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末期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有的借口回到祖国亲人那儿去，取得签证出苏联的（见A·多尔济著《卡尔梅克人概略》第3页）。当时中国新疆伊犁正在进行三区革命，国内抗日战争到了最后最艰苦阶段，以后中国内战又起，他们就没有回到中国，而是怀揣签证，到了德国慕尼黑难民营，这些难民，以后辗转到了各国，成了这些国家的新移民。他们第二代、第三代已经成了所在国的一员，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一些零星散居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很少有改变宗教信仰的。究其原因，一是怕忘掉了祖宗，二是怕祖国的神忘掉了他们。在这种心理中，他们一般在家供佛念经，有条件的

^① 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戊集四，民国三年一月十三日。

还自建喇嘛昭供佛。零散居住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一般从事经商。散居的土尔扈特人为 3000 多人。

从当今土尔扈特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况看可以称其为世界性的民族，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总数为 80000 余人，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并有自己的喇嘛昭，大部分已经不从事畜牧业，在家中仍然讲蒙语，学蒙文。保留着不少土尔扈特人的生活习俗。

第五节 留居俄国的土尔扈特人

1771 年 1 月 16 日，土尔扈特部落的人民反抗俄国压迫，举行起义回归祖国时，由于伏尔加河一直没有封冻，无法把回归祖国的消息及时传给西岸的卡尔梅克人，这些卡尔梅克人就留居在俄国。“当时在西岸没有东归祖国的卡尔梅克人^①”有 4700 帐，其中有杜尔伯特部落 10000 多人，土尔扈特部落 8000 多人，和硕特部落 3000 多人。为了防止他们东归祖国，沙皇军队一直包围了他们十几年，不准他们离开伏尔加河沿岸。自 1771 年至 1775 年有 2000 多人小规模、分散的，巧妙利用游牧的方式回到祖国，清朝政府都很好地给予了安置。1775 年以后，俄国政府对留居的人严禁四处游牧，使这批卫拉特人至今留居俄国。

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以后，留居俄国的卡尔梅克人也在酝酿回归，准备冬季到来举事。1771 年 10 月 19 日，俄国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赶紧下令取消土尔扈特汗国，成立了

^① 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 221 页，莫斯科，1967 年版。

卡尔梅克管理处，由阿斯特拉罕省务厅直辖管理，省长作为最高监督，选派了一大批俄国警官去卡尔梅克部维持治安。

1772年，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管理处又下设了札尔固法庭，由3个主要部落——土尔扈特部落、和硕特部落和杜尔伯特部落推选3名代表组成，按古代的卡尔梅克人法典和法规审理，法庭裁决由省长批准。又把鼓动群众回归的3大部落的领袖：杜尔伯特的台吉策伯克乌巴什、和硕特的台吉杨德克、土尔扈特的台吉阿沙尔瑚召集到彼得堡，女沙皇又用各种宴请规劝并耐心说服他们。但这3位台吉软禁威胁不了，好言利诱哄骗不了。“1774年4月，俄国政府的官员将杨德克和阿沙尔瑚在一次聚会上毒死了，策伯克乌巴什侥幸逃脱^①。”虽然鼓动东归祖国的首领们给镇压下去了，但是激起了卡尔梅克人的更大不满。

1774年，俄国农民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蔓延到卡尔梅克人的驻地，8月15日，俄军首领阿·敦杜科夫公爵，让卡尔梅克领主车臣多尔济率军联合去镇压普加乔夫农民起义。车臣多尔济不但不援助俄军，反而和卡尔梅克长老及首领们商量后，派出代表和普加乔夫联合起来反对俄国政府，普加乔夫亲自接见卡尔梅克的各路王公和卡尔梅克人，他们联合起来打败了俄军，并占领了不少俄军的城镇。8月25日，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军不幸兵败撤走，俄国政府追问卡尔梅克首领和普加乔夫共同进攻俄军的原因，“卡尔梅克首领以‘诈降’的原因搪塞过去^②，”使俄国政府毫无办法。

1786年，“阿斯特拉罕总督波焦金下命令撤消了阿斯特

①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人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8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第78页，1774年案卷，第246号，96捆。

拉罕的卡尔梅克法庭札尔固和卡尔梅克管理处，卡尔梅克人的诉讼案件转交县级法庭处理。^①”只是在阿斯特拉罕设立了卡尔梅克军需处，由一名俄国政府官员任主要负责人，还有3名卡尔梅克领导和3名宰桑为办事员，主要是征收赋税和征兵。军需处遭到卡尔梅克人强烈的反对，军需处被迫撤消。波焦金的命令落空，1788年又成立了卡尔梅克办事处，并搬到阿斯特拉罕，以利省长控制。这个机构，还是遭到卡尔梅克人的普遍不满，俄国政府再次变换花样，于1797年又撤消了卡尔梅克办事处而成立了卡尔梅克公署。

“1801年10月26日，任命杜尔伯特首领丘切伊·通杜托夫为卡尔梅克公署的总督，并赐给了旗子、马刀、铠甲、貂皮大衣和帽子。^②”并任命索宾为卡尔梅克人首席喇嘛，恢复了卡尔梅克法庭札尔固。在总督之下，由8位民众代表——宰桑组成，并发出特别指令：卡尔梅克藏传佛教僧侣，允许有宗教仪式的自由，赐给卡尔梅克人权力和特权，规定在职务需要时，才允许干涉卡尔梅克人的事务，任命卡尔梅克人警察总长，为卡尔梅克事务的领导者，马卡罗夫被任命为第一任警察总长，各兀鲁思维持治安的警察区长听其指挥。卡尔梅克人除受俄国阿斯特拉罕省警务厅管理外，还受俄国政府外务委员会管辖。俄国政府对卡尔梅克人控制进一步增强了，卡尔梅克人几乎失去了一切卡尔梅克汗国的权力。

由于俄国政府直接插手札尔固的审判工作并且规定用俄国的法律进行审判，而且在卡尔梅克人驻地俄国警察遍地，他们随意捉拿拘捕人，使人民感到现在过的“是地狱般的生

①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人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9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第56页，1801年案卷，第211号，82捆。

活^①”，到了“最痛苦的深渊中”^②。由于人民有冤无处诉，是非得不到分辨，草原法庭混乱不堪，而卡尔梅克人又不能根据自己的法律予以审判。俄国人对卡尔梅克人的法律不了解，而且态度冷酷无情，不理不睬。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为了平息卡尔梅克人的众怒，1821年撤消了马卡罗夫的警察总长，又任命了卡哈诺夫为警务总长。他上台之后，在1822年3月20日，在阿斯特拉罕以南一百俄里的里海岸边津齐林村召开会议，制定了一部法规。签字的有土尔扈特领主阿木哈，氏族的首领翰齐尔，兀鲁思首领莫库先，喇嘛根库藏巴格素尔，宰桑佐德巴、藏巴和巴克萨尔德木奇；和硕特王爷车尔贝丘缅甸夫，宰桑巴图尔；杜尔伯特领主额尔得尼台吉，宰桑巴德巴、杨德克、兀鲁思女领主纳德木特，额尔德尼巴克夏喇嘛，宰桑乌巴什等16人。《津齐林法规》经过几天酝酿，于3月31日，有39人签字、按手印、盖图章进行了所谓的多数卡尔梅克领主通过的程序。《津齐林法规》却遭到土尔扈特青年领主策凌乌巴什和杜尔伯特领主翰齐尔·哈布楚科夫坚决反对。一是认为应当彻底恢复《卫拉特法典》和《敦多克达什法规》。二是认为这个法规不适合卡尔梅克人。三是它通过警务总长念了一遍，就强迫签了字、按了手印、盖了图章了事。四是卡哈诺夫因为策凌乌巴什和翰齐尔·哈布楚科夫迟到污辱他们，说策凌乌巴什18岁结婚，像小骚狗。因当时俄国的法律规定是20岁结婚，而《卫拉特法典》规定结婚年龄是16岁。策凌乌巴什认为卡哈诺夫不尊重古老的《卫拉特法典》，而警务总长卡哈诺夫不但不听意见，反而污蔑两位

①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11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1821案卷，第1045号，第131卷。

青年首领的母亲是“行为放荡的女领主（策凌乌巴什的岳母是翰齐尔·哈布楚科夫的生母），他们是受其母巴克乌什的挑唆来胡闹的”。俄国警务总长无耻地对女首领巴克乌什的诽谤和人格侮辱，激怒了卡尔梅克人。“1822年10月，巴克乌什带领一千多人袭击了警务总长，他狼狈溃逃^①，”巴克乌什又捉住了卡哈诺夫并予以毒打，洗劫了他的办事处，并把他交给总督。俄国阿斯特拉罕总督波波夫不但没有指责女首领巴克乌什半句，反而表扬了她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行为。立即给俄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和俄国政府写信，请求撤掉卡哈诺夫的警务总长职务，以平息卡尔梅克人的愤怒。这件事传遍了整个草原。卡哈诺夫向俄国政府阿斯特拉罕边区总长官叶尔莫洛夫报告事件的经过，以及波波夫的偏袒，请求派专员予以调查。经过调查，1823年10月25日叶尔莫洛夫解除了卡哈诺夫卡尔梅克警务总长的职务。“由于他怂恿卡尔梅克人中间的骚乱和风波，应交付法庭”。叶尔莫洛夫派人于1823年和1824年，在卡尔梅克草原进行《津齐林法规》情况的调查。1825年3月11日，公布了《卡尔梅克族管理条例》，俄国政府提都没敢提《津齐林法规》中的一个字，只是1825年卡尔梅克管理事务委员会内部编写的《卫拉特蒙古法规条令汇编》，附着津齐林会议的决议，于1827年报到俄国政府，俄国政府未敢批准。1834年和1847年，俄国政府关于《卡尔梅克管理条例》也没有提到这部法规（N·列昂托维奇著《论俄国异族人的法律史》第31—34页）。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卡尔梅克人参加了红军，组建了

① 《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案卷》第3—4页，1822年案卷，第1054号，133捆，第4卷。

卡尔梅克骑兵团，为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浴血奋战，参加了著名的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18年8月10日和1919年2月，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领导下，3次打退了盘踞顿河地区的克拉斯诺夫白匪军对交通枢纽察里津的围攻。这次战役，卡尔梅克骑兵团总是奋马疾驰，冲锋在前，杀入敌阵，东拼西搏，使敌军无法实施围攻，狼狈而逃，从而保障了中央地区的粮食肉食的后勤供应，稳定南方战线，保护了卡尔梅克游牧民不受侵扰。1920年，卡尔梅克骑兵团解甲归牧，官兵回到家乡继续放牧牛羊，捕鱼晒盐。1920年，卡尔梅克建立了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年，改为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亚·涅克里奇著，沈江译《被流放的民族》第100页）。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卡尔梅克两万多子弟组成骑兵团参加著名的基辅保卫战。1941年7月7日，德国法西斯南方集团突破苏军西南方面的防御，苏军顽强抵抗，卡尔梅克子弟也英勇出击，重创敌人不少，并多次实施反突击，反包围，打击敌人，阻击敌军进攻。8月13日苏军反包围，将希特勒的两个方面军全歼，歼灭敌军达6万多人。8月14日德军中央集团军从莫斯科南下，威胁苏军西南方面军侧后，8月19日苏军西南方面军奉命撤至第聂伯河东岸设防，9月15日陷入重围。9月19日放弃基辅城，9月20日苏军被歼，这个战役中苏军损失约70万人。卡尔梅克子弟1万多人壮烈战死，近万人被俘。在斯大林格勒（察里津）战役、高加索战役、第聂伯河战役中，卡尔梅克人民积极支援红军，送去无数的牛羊、毡靴、粮食，为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出过不少力。同时，卡尔梅克人在克里木、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积极打击敌人，骚扰敌人，重创敌人，和德国法西

斯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史迹。1943年12月，苏军在第聂伯河战役胜利后，不幸的是全体卡尔梅克族人被扣上了通敌罪的大帽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撤消，全民族不分老少被迁移到中亚、西伯利亚等地（亚·涅克里奇著，沈江译《被流放的民族》第101页）。原因：一是卡尔梅克3位主要领导人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投降了德国，并组织了伪政府。二是三大战役胜利后，苏军清理被俘人员时发现有两千多卡尔梅克子弟。这些子弟是德国法西斯看他们身体强悍，百般威胁利诱，并被伪卡尔梅克政府以雇佣军的名义征用的。正是由于这些人在苏联红军进攻时，往往是消极，或者逃跑，或者速降，使苏军取得了某些不可缺少的胜利，促成了战役的全胜。但当时苏联的极左政策，打击面过宽的株连政策，凡是被俘的苏联人无论怎样情况，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罪，凡是投降的人被定为叛国罪，杀的杀，判的判，关的关。他们的家属、子女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叛国罪，备受极左政策的折磨。像这样全民族全地区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扣上通敌罪有好几起大案。甚至许多十月革命时期的老红军战士，老布尔什维克都无一幸免。卡尔梅克人不服，成千上万的人起诉、上访、控告，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要求给予平反。在国际上，中国、美国、德国许多反法西斯的老战士和知名人士都作证，声援，要求苏联澄清事实。在苏联国内，伏罗希洛夫公开站出来为受株连的红军老战士、老布尔什维克讲话，请求予以平反。他们反法西斯的行为应该受到尊重，经过长达15年的调查取证，苏联政府在1958年5月才平反这起卡尔梅克人的冤案，卡尔梅克人的民族声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以恢复，大多数人得以返回伏尔加河两岸的原籍，1958年11月7日重新建立了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

国。“据 1978 年统计，卡尔梅克人达 174000 人^①，”其中土尔扈特人 65000 人。他们的后裔讲蒙语，使用中国的蒙文托忒文，少数人信仰东正教，大部分人信仰藏传佛教，有自己的喇嘛庙，多数人已经不从事畜牧业，而是从事石油、铁路、机器制造业。

^① 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 219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九章 土尔扈特部落的文化

第一节 哲学思想

土尔扈特人原始的思想来源于古代社会的生存条件，古代土尔扈特人的生存条件造就了古代社会的思维，造就土尔扈特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游牧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土尔扈特人不断地对自然界的复杂化和神秘化进行揣度，不断地在实践中思考感悟，不断地在生活中发挥想象力，创造了反映客观世界的神话、传说、史诗、祝颂、誓言、祭祀和谚语，这些流传下来的原始文化，反映土尔扈特人古代的哲学思想。

古代的土尔扈特人认为“万物皆有灵”^①。宇宙万物，包括人类、动物、植物都是有神灵的。万物给人类赐善降福，人类要尊敬、爱惜、保护万物，否则万物将给人民带来不幸和灾难。这些朴素的唯物论思想，体现了现代人谁破坏了大自然，大自然将给予报复，谁保护了大自然，大自然将回报于你的认识。只要你听了土尔扈特民间艺人的演唱，就会对他

① 《江格尔论文集》第14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们古代的哲学思想感到耳目一新。

古代的土尔扈特人认为：“宇宙万物及人类的生命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一个生长孕育的过程。^①”他们认为：大海原来是一片小洼地，草原是一片小草畦，高山是一个小土丘，宇宙很小，天空很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生长过程是相似的，是由自然的生殖，互相的繁育而形成的。

古代的土尔扈特人认为，大地是万物生存之源，是人类的伟大的母亲。他们崇拜大地神，把大地看成阴之本，那是地母神的象征。从土尔扈特人祭祀的山水中，可以看到他们游牧迁徙的历程，他们拜肯特山、杭爱山、斡难河、叶尼塞河、伏尔加河、阿尔泰山、开都河、天鹅湖、天山，辽阔的草原上、漫长道路上，一个个石堆——鄂博，至今还是他们祭祀地母神的象征。“他们把上天看成阳之本^②，”那是太阳、父亲和男子汉的象征，是天神的代表，是从容大度和强悍力量的具体体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部落能比得上土尔扈特部落这样真诚地歌颂父亲，又用如此多的诗歌、谚语、格言来赞美天——父亲——创造者。这是草原男子汉的壮美，是摔跤、角力、辩论、交谈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力量的阳刚之美，从中可看出古代土尔扈特人哲学思想和现代社会联系的最为紧凑的链条。

古代的土尔扈特人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天体。金、木、水、火、土五行决定他们的命运，每个人都有决定其命运的灵物。金星属相的人星相上升，他就有好运到来，他的星相降低，倒霉的事儿就接踵而至。他们在星相上还相信

① 《江格尔论文集》第15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贺希格陶克陶著《江格尔与宗教》，第5页，摘自《江格尔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左右之说，星相向右边走了，代表幸福、胜利，星象向左边走了，人就要遇到晦气。所以他们至今让客人、父辈、尊贵的人坐在右边，打门帘、敬酒、敬礼也必须用右手。

古代的土尔扈特人认为：善神和恶神是对立统一的，人们共同信奉着善的神，而反对恶的神。在许多民间的艺术中，时时可以听到惩恶扬善的传说，总是善的神战胜了恶的神。这些神话、传说、史诗都是一个模式，先是善恶对立，后是善胜恶而统一，反映古代土尔扈特人朴素的辩证观点。汗权和王权往往是消灭善恶统一的，江格尔和蟒古斯是善恶对立的天神，都具有人格化的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具有平等观念的对手，这是人的平等思想再现，而汗权和王权改造这类故事时，就变成了无论善和恶都是服从于他的统治，一元化的天命论出现了，万道金光来自太阳，万种思想服从汗王，似乎王冠的神灵成了主宰宇宙万物的本原。哲学思想是最终指导人们行动的，1922—1931年土尔扈特人就曾走上了政教合一的道路，生钦五世活佛曾代理盟长职务。活佛光环下的黑暗就多了起来，土尔扈特的思想家们正是感悟到这一点，毅然举起反对政教合一的旗帜，无论当时生钦五世活佛建立了多少辉煌的功绩，在真理面前生钦五世活佛还是把汗权交给了汗王（侄儿）满楚克札布。实践中使土尔扈特人哲学思想得到了检验，土尔扈特蒙古族之所以蜚声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在于其哲学思想和社会思维的正确性。

古代的土尔扈特人认为：祝颂、祭祀、誓言、祈祷、诅咒这些都是灵验的。你想要下雨，那你就跳个舞，在舞中模仿电闪雷鸣，大雨瓢泼。这似乎成了命令，而不是对神的祈求，萨满教许多跳大神都是具有这种特征。靠人命令能够支配客观力量，能够支配客观事物。这体现了人类哲学思想发

展史上,由于客观实践的需要而产生了控制万物的理想现实。

古代的土尔扈特人认为:人有三种灵魂^①。一是生命魂,人一旦死去,这个灵魂就随之消失。二是思想魂,这个灵魂能离开人体,人死后也不消失,在家能守魂,在外能守墓,人睡觉时暂离其身,昏晕、沉迷、疯癫是丢了思想魂。第三是转世魂,是说人死后,灵魂完全离开人体,改换家族,变成别人的再生。妇女不孕育是没有转世魂,妇女流产是转世魂被盗。三灵魂的学说,既有萨满教的特色,也有佛教转世、因果报应的思想。

古代的土尔扈特人崇拜火,“认为火是最古老的神灵之一^②,”是纯洁的象征和神的化身。认为火能治病和清除恶习,用火消毒伤口,用火治疗疮疡溃瘍之毒,用火改变了土尔扈特人吃生肉易病的历史,认为火可以驱邪防灾,用火可以吓退狼虫虎豹。人死之后,将他们住房和他用过的东西用火熏消毒。外国的使臣到来,要他们从火中跳过,防止他们干坏事,严禁客人和小孩往火中吐口水、扔不洁的东西,这一切风俗习惯都可以从古代土尔扈特哲学思想和社会心理观念中得到最合理的解释。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土尔扈特部落出现了较有理念的哲学思想,在格言、谚语中,在思想的交流中,反映世界观和社会思想。

土尔扈特人主张,应当多为人民的困境忧愁,并做出贡献解决人民的困难,少为自己的私利着想:“多愁为大众做贡献,少思为自己逐名利。”

① 《焉耆土尔扈特纪略》,载《语言与翻译》1986年第1期。

② 策·达赖著《蒙古萨满教简史》第6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有的格言主张辛勤劳动和努力学习，反对懒惰的因循：“躺着虚度光阴，不如辛勤劳动；睡觉白过日子，不如努力学习。”

土尔扈特的思想家往往通过谚语展示他们的哲学思想，使人们发掘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思维：“遥远的路途，从远处始步，伟大的事业，从小事做起。”

土尔扈特人主张与人团结，把团结誉为智慧的象征。他们认为，人融合于集体之中才有力量，只有发挥大家的智慧，事业才能成功：

集体的力量如钢铁，
众人的智慧如日月。

孤独走游的老虎，
不如和睦的喜鹊高明。

离群的麋鹿，是惊恐不安的。

人独自不能成人，
火苗独自成不了烈焰^①。

^① 铁木尔·杜希整理《江格尔》蒙文版，第13回本，第8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这些格言都说明，个体离开整体，就无法生存，深刻地富有哲学思想的命题。在其火苗与烈焰之间，不仅包含着量的差别，而且还包含着量变引起质变的因素，说明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差别及其相互的关系，即集体造就个体的深刻道理。

土尔扈特人认为，人应该爱家乡、爱人民、爱亲朋，并从中接受他们的教育。“要把人民视为高山。要把自己视为土城；父亲的教育是黄金，母亲的教育是智慧^①。”

土尔扈特人认为，为人既要谦虚，但更要坚持真理，即使面对屠刀，也要坚持真理：“要懂得自己无知，说明自己已有收获。只向真理低头，不向屠刀弯腰。”

土尔扈特人在追求人生幸福方面和追求人生自由方面，几乎和时代是同步的。“有比正午更热的时差吗？死后还有什么幸福”^②，说明只有活着才是幸福的，阐明了幸福是活着才能享受的必然哲理性。当然追求个人幸福，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能超过一定的“度”^③，“高原上冲下来的洪流，不是必蚀其谷吗？人们所行和所为，不也反其行者吗？”用自然的哲理、朴素的辩证法，阐述得如此明晰，人如果追求幸福，违背了客观规律，就必然受到自己的惩罚。

土尔扈特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的社会思维和哲学思想，不断变化成新的内容表现出来了，并日趋形成了文明的现代化特征，这些变化中的思维促进了社会生活发展的脚步，又使之创造了土尔扈特人对自然对社会的反映模式和哲

① 铁木尔·杜希整理《江格尔》蒙文版，第13回本，第15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② 《江格尔论文集》第15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 铁木尔·杜希整理《江格尔》第13回本，第271页，蒙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学思想。

原来以部落为中心的氏族社会，被文明社会的潮流不断地侵蚀冲击，瓦解了部落的氏族制度和氏族社会形态。作为土尔扈特人要在旧有的环境中建立文明社会的结构，把旧有的部落氏族制度、文化结构、社会形态抛弃、摧毁得越彻底，新创造的文明社会受到的羁绊就越少，新的哲学思想，新的文明的社会思维就越有生气。

第二节 宗教信仰

根据史料记载，古代的土尔扈特人曾信仰原始宗教，即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后来又信仰过景教、袄教、道教、伊斯兰教和萨满教。土尔扈特人信仰喇嘛教是从元朝开始的。

喇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派别。喇嘛是藏语“上人，师傅，老师”的意思。13世纪时，喇嘛教红教传入蒙古族居住区，同时传入土尔扈特部落。红教，因僧衣僧帽为红色，故名红衣派或红帽派，简称红教。红教上层喇嘛八思巴归附蒙古，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封他为“国师”^①。并在西藏设官封职，以八思巴为最高政权首脑。元朝时代，各种宗教在土尔扈特部落同时并存，但喇嘛教的势力发展较快，并有专门的喇嘛到土尔扈特部落中传教、讲经。教义是大小乘教并容，以大乘为主，大乘教中又以禅宗、显宗、密宗并容，又以密宗为主，密宗中又以无上瑜伽密为最高修行次第。

土尔扈特的首领们深知宗教在统治中的作用，他们原来

^① 内蒙古蒙古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3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在林中信仰萨满教，被草原人征服之后，首领们在部落中专门设置了萨满教长来管理土尔扈特的萨满教事务。^①”随着部落人民在广阔的草原上放牧，各种宗教的渗透，喇嘛教的传入，人们眼界逐渐开阔，思想渐为开放。林中的萨满教越来越不能解释世界，他们求神不灵，看病无效；他们驱鬼跳神，让人喝尿饮血；他们穿着各种彩条的奇装异服，招摇过市，胡乱怪叫，使土尔扈特人渐为反感，萨满教开始在土尔扈特人心中动摇。而喇嘛们是飘飘欲仙，温文尔雅，教义博大精深，奇妙无比，又给土尔扈特首领们留下较好的印象，渐在王公贵族和富牧中扎根。

明代，宗喀巴新创立的黄帽派喇嘛教，在土尔扈特部落已经广泛地传播。黄帽派因僧衣僧帽皆为黄色，故名黄衣派或黄帽派，简称黄教，或喇嘛黄教。黄教之所以在土尔扈特部落迅速传播，“并成为唯一的宗教^②。”一是明朝政府在蒙古族中提倡，目的是要对强悍勇猛蒙古人民劝善教化，对于喇嘛以优厚的赏赐派他们到蒙古封建主那里讲经，以使他们安分守己。对于封建主们迎送达赖喇嘛，给予各种便利和支持。还在北京地区印制金宗藏经，制造各种法器，送往蒙古地区，尤其西蒙古居住地，几乎在同一时期蒙古都先后接受喇嘛黄教，在西蒙古传播尤为迅速。二是蒙古部落的首领们提倡，封建领主们要掠夺和剥削，人民就要反抗，封建领主们要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削弱人们的斗志，喇嘛们宣扬“身、口、心”三密相应，前世、今世、来世三世轮回，天道、佛道、人道、鬼道、牲畜道、地狱道六道相继，人行善扬德死后就入天道、神

① 策·达赖著《蒙古萨满教简史》第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② 内蒙古蒙古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5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道、人道，谁作恶使奸死后做鬼当牲畜下地狱。引导人们求助神明，敬神修佛。当僧侣者还有六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饮酒、不妄语、不淫邪、不娶妻。而喇嘛中又有三种，即喇嘛、扎嘛、阿嘛。喇嘛为庙内的活佛、主持、庙主等；扎嘛为中层管理人员，即洛翁，为大喇嘛助理，主持宗教活动；其余为阿嘛，即庙内的阿拉巴图（奴隶），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统称为喇嘛。土尔扈特的贫苦牧民为了摆脱压迫，就投奔庙内当喇嘛，喇嘛激增。封建主们为了表示对喇嘛教的虔诚，常把自己的土地、牲畜、财产布施给喇嘛。大喇嘛们随着占有土地、牲畜，逐渐成为僧侣封建主。当然喇嘛们不是一成不变的，小喇嘛和小满金（徒弟），佛经学得好，善于讲经立说，考试优异，深得大喇嘛喜爱也可提为中层扎嘛。一些贫苦牧民送子女当喇嘛就是为了能改变他们的地位，这也是吸引人们争当喇嘛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封建主们为了使人们接受喇嘛教并充当喇嘛，还免除了喇嘛的供赋、差役、兵役的负担，再加上明朝的蒙古族封建主通过战争胜利掠夺了大量的奴隶，一家一户的牧业经济，消化不了众多的劳动力，奴隶买卖又不值钱，就把不少的奴隶捐赠给喇嘛。喇嘛们让他们放牧牲畜，开垦耕种。喇嘛庙开始兴建，喇嘛人数增加，喇嘛黄教在土尔扈特部落传播开来。

1628年后，土尔扈特人西迁伏尔加河的140年，“主要信仰的是喇嘛黄教，^①”1640年9月东西蒙古封建主在新疆塔城会盟，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率其子万里赴会。会议上制定了《卫拉特法典》，规定喇嘛黄教为蒙古各部共同信仰的宗

① 诺尔布译《卡尔梅克诸汗简史》第1页，中国民族研究所，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四集，1985年版。

教（戈尔斯通斯基著《蒙古卫拉特法典》，第16页）。在伏尔加河两岸喇嘛庙当喇嘛的有1万多人，最多达到2万多人，有10个大型喇嘛庙，这是由汗王批准的大喇嘛庙，还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喇嘛庙，分布在大小王公的牙帐旁，像著名的阿嘉库伦寺（即安建庙），有7个喇嘛庙就是东归祖国带回来的。在东返动员、组织谋划和归途战斗的整个过程中，喇嘛们起了重要的作用，阿嘉库伦寺主洛桑丹增喇嘛就是东返最高决策人之一。1771年前虽然远在伏尔加河两岸，部落人民依然赴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处熬茶礼佛朝觐。西藏的宗教政权也时常派喇嘛去宣经布道。在阿玉奇执政时，西藏的哲布寺就派了一名叫罗布桑达尔札的喇嘛赴伏尔加河两岸传教，“著名的经师札雅班第达也曾去给许多王公贵族及牧民们讲经灌顶。^①”喇嘛黄教成了远在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落和祖国联系的一条最紧密的纽带。

沙皇俄国政府为了最终征服土尔扈特部落，强迫牧民受洗礼改信东正教。为此，对土尔扈特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宗教迫害，有几千名外出的土尔扈特部落的青年不得不接受东正教的洗礼，因而遭到部落人民激烈地反对，敦多克达什毅然让这部分人全部返回伏尔加河驻地，他们回到部落之后又全部改信了喇嘛黄教。

土尔扈特人在俄国的日子是动荡不安的，有的要外出打工，有的要应征打仗服役，而且本身游牧生活居住不定，经常搬迁。有时找不到喇嘛庙和喇嘛，在土尔扈特的帐房里，每家都供奉着一样佛器，以供他们诵经祈祷之用，出外的人和当兵的人身上都带着一件佛物，以让佛们保佑他们平安和发

^① 拉那特巴德拉著《札雅班第达传》第5页，乌兰巴托，1959年版。

财。伏尔加河时代，喇嘛黄教已深入到每一个土尔扈特人心中。

这时萨满教在部落中仍有一定的影响，主要是进行天气预报和卜卦算命，如渥巴锡东归祖国途中许多气象情况和命运的卜卦是萨满教巫师巴伽测定卜算的（才吉甫·查理著《厄鲁特人在法国》，第13页）。虽然（卫拉特法典）规定要坚决戒除萨满教，但远在伏尔加河人们认为萨满教还有正确的一面，有利用的价值，还保留了它值得生存的一面。不过这时萨满教条条带带的衣服已转移到了道路和山沟的石堆上，跳大神攘灾、喝尿饮血治病的方法已经扬弃，巫师们由张牙舞爪变成稳重从容值得尊重了。

在清代，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140年间，喇嘛教在部落中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了。清朝政府认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①。”对喇嘛教采取了保护和奖励的政策，不仅鼓励各盟旗兴修大批的寺庙，而且由皇帝亲自下令修筑庙宇。清朝光绪年间，由于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挽救其垂危的命运，讨好蒙古王公贵族和确保边疆的安定，拨出了大量的专款，在蒙古族聚居集中的地区修建了一系列土木结构的寺庙。像和静县巴仑台的永安寺，和布克赛尔的喇嘛庙，乌苏县的黄庙，这时加以扩建的像阿尔泰的承化寺（松筠著《新疆识略》，卷四），和静尤勒都斯草原阿尔先沟的阿嘉库伦寺（安建庙），新的庙宇一般都由官府出钱修建。扩建的少部分资金由群众自筹，大部分依然由清政府出资。

喇嘛教是土尔扈特部落封建制度的精神思想支柱，是清

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八一（《喇嘛说》，乾隆）。

政府和部落贵族统治人民的得力的工具。清朝末年，清政府和西藏政教合一集团，妄图像西藏和喀尔喀蒙古那样在土尔扈特部落建立活佛转世系统，达到在新疆的唯有汗权的南路土尔扈特盟首先实行政教合一的目的。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活佛未建成完备的系统时，清朝灭亡了，政教合一只是暂时的。喇嘛教宣扬宗教迷信，干预土尔扈特人民的日常生活，如转场、嫁娶、生老病死，莫不有喇嘛卜凶问吉，消灾降福或解脱超度，喇嘛教成了控制人民思想的麻醉剂。喇嘛庙遍地修建，喇嘛人口日渐增多，最多时几乎达到部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仿佛要把土尔扈特部落变成一个黄教的圣地。喇嘛们不娶妻室，不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杜绝生殖，养尊处优，给土尔扈特的经济生产和人口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1872年，阿古柏侵入尤勒都斯草原，侵略军抄了土尔扈特部落人民的后路，“女盟长晋克巴图，指挥喇嘛僧众，脱下袈裟，拿起刀枪，冲向敌阵，大开杀戒^①”，避免土尔扈特部落的老弱妇孺和僧众遭受更大的损失，使部落较安全地流落到乌苏、塔城、伊犁、阿尔泰边界游牧，也使土尔扈特的僧众们明白了他们应尽的男子汉的社会责任。

因为清政府提倡黄教，排斥他教，再则萨满教巫师信仰者少，收入有限，所以这时部落中的萨满教徒，已经不多了。但是在物候学方面，巫师依据积累的知识和先代巫师的教诲，自己总结的天文经验，预测天象还是比较准，因而人们仍然相信萨满教巫师。这就是萨满教至今没有在土尔扈特部落绝迹的原因之一。

民国时期的土尔扈特部落的喇嘛黄教已不像清朝那样硬

^① 金向宏主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第25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性规定10人有1人要去当喇嘛。辛亥革命初期生钦五世活佛还解散了一批佛教学徒，参加部落的畜牧业生产。这一时期，大部分男性出家为僧，常住寺庙，严禁娶妻，但越轨犯“淫戒”也是常有现象。再则牧民转场，有一定的喇嘛随行，目的是保护牧民和畜群，为牧民为畜群看病，祈祷消灾视为一种神圣的职责。往往住在蒙古包内，感受了世俗生活的幸福，还俗亦有不少，仅管如此，到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僧侣的人口仍占土尔扈特部落总人口的八分之一。

民国二十年（1931年），生钦五世活佛组织喇嘛翻译《甘珠尔经》为托忒文。由于卷帙浩繁工程巨大，生钦五世被害时，只完成翻译工作的三分之一，参加的人达3000僧侣，费银5万两。

喇嘛黄教给僧侣贵族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加之政府的资助，并免除赋税，王公贵族的布施，牧主和富牧的进贡，广大人民群众极其虔诚地上贡，使喇嘛庙富裕至极，远远超过了王公贵族。这就使土尔扈特部落形成了昭富民穷的现象。

祖先崇拜是土尔扈特人的一种原始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仍然存在。土尔扈特人认为，祖先是会显神灵的，放牧、赛马、摔跤，他们喊着祖先的名字或本部落、英雄的名字。过年过节他们口中会念着祖先的名字，给他们赐福降灵，有病有灾或牲畜发生大疫，他们祈求祖先在天之灵为他们消灾去病。

自然崇拜也是土尔扈特人原始宗教信仰，至今仍然遗传下来。他们崇拜天、地、日、月、水、火。每当太阳升起，他们祈求太阳给他们一天的好日子；每当遇见病情，他们就向着上天和大地祷告，祈求大地给他们攘灾降福。

第三节 语言文字

土尔扈特部落人民使用的蒙古语,一般称之为西蒙古语,卫拉特蒙古语,土尔扈特蒙古语。“在蒙古语族之内获得了单一语言方言的地位^①,”曾经发展为独立的托忒蒙语,但是仍然和胡都木蒙语有许多共同之处。

托忒语:是原居住在准噶尔草原民族的古老的蒙古语言。语源来自蒙兀室韦部和克列特部,经过突厥、契丹、匈奴、乌孙等部族的语言融汇而成,后经过和硕特的学者札雅班第达,于1648年在古代蒙语的基础上整理和创新,形成了简洁清晰、明白易懂的托忒语。主要的使用范围,新疆的土尔扈特与和硕特诸部落人民,伏尔加河两岸土尔扈特部落人民,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土尔扈特使用的托忒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卫拉特语支,托忒语。

胡都木语:是原额尔古纳河两岸草原民族的蒙兀室韦语,经过突厥、匈奴、契丹、鲜卑等民族语言融汇而成,后经过蒙古族学者却吉斡斯尔整理、创新,形成了统一的胡都木蒙古语。主要使用范围是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辽宁、吉林、甘肃等省蒙古族人民,胡都木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蒙兀室韦语支,蒙古语。

由于我国蒙古族人民居住地域相距遥远,很少来往,就出现了各地的蒙古族方言。胡都木蒙古语和托忒蒙古语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虽然两种蒙古方言都经历了一条相对独立发展道路,但是由于族源和语源相同,如将其语

^① 喻世长著《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第2页,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言特点、语法特征加以比较,除方言差别和新术语不同外,其余基本相同。包括伏尔加河两岸的卡尔梅克蒙古语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喀尔喀蒙古语,其语言特点、语法特征也和胡都木蒙古语基本相同。

托忒一词是蒙古语“清晰”的意思,托忒语本身的确有不少优点,“一是有元音音位,辅音连缀成词^①。”因为增长了长元音的专用符号,表达语义方面较胡都木语更加简明清晰。二是一个元音1个音位,元音是圆唇音,字母在词头、词尾;词的形态相同,其明白易懂、易学易会。三是其重音在词首第一音节上,后边的短元音全部消失,然后出现了大量的复辅音,出现的复辅音频率很高,并且可以单独构成音节,口语拼读方便,书面语书写简单。当然,胡都木蒙古语也有自己的语言特点和许多优点。胡都木蒙语又称传统蒙语,书面语书写严格,遣词造句简便易行,语法规范,词组和句段排列组合灵活,格式和句式严谨而又易于掌握。只有胡都木蒙文和蒙语才能把全国各地的蒙古族语言和文字统一起来,才能使600万蒙古族人民,使用合乎语法规范、合乎文字义理的统一蒙古语言文字。

蒙古族原先没有文字,从13世纪开始使用畏兀儿字母拼写蒙古语,用来记录法令和户籍。同时还使用汉字。

八思巴字:忽必烈继位以后,为记录制度,翻译文字,命令喇嘛八思巴创制新字,1269年造成并推广使用,有42个字母是根据藏语加以变化创造的,史称蒙古新字或八思巴字,“元以后停用^②。”

① 孙竹著《蒙古语文集》第23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夏征农主编《辞海》第30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却吉斡斯尔字：1307年蒙古族学者却吉斡斯尔根据八思巴字的变化创造的，并在畏兀儿文基础上进行了改革，使之适合蒙古语言的特征，这就是今天使用的蒙古胡都木文，史称“却吉斡斯尔字^①。”

托忒字：是和硕特喇嘛札雅班第达于1648年在通用的胡都木文的基础上，结合卫拉特方言的语音特点创制的新文字，这就是托忒文，史称札雅班第达字。

土尔扈特托忒文由24个字母组成，其中元音字母7个，而绝大部分分词的末尾向下直写，有人称之为竖尾蒙文，以词为拼写单位，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常常连写在一起，结合的很紧，词与词有明确的界线，字序从上向下，行序从左到右。

语法：元朝随着蒙古各部的统一，各部共同语言形成的蒙古族语言，给蒙古文字的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统一的语言、共同的文字，促进了土尔扈特部落经济文化的发展。随着统一的语言和文字的产生，土尔扈特部落早期生活的轨迹，以及祖先王罕的传说，在《蒙古秘史》中都用以概括记载。14世纪初，《蒙古秘史》把蒙古语原文用汉字翻译出来。这部关于蒙古及土尔扈特部落早期社会历史、文学、语言的文献，反映了蒙古语汇和构词较丰富的特点。谓语在前的句式较多，如“战斗我们”等。17世纪初，蒙藏学者根据藏文本，翻译《甘珠尔经》蒙文本，共108部百科全书全部译成。佛教博大精深的理论，大量的丰富的蒙古族语汇，吸收梵语、汉语、藏语词的表现力，便形成了严密的语法结构。

^① 内蒙古蒙古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5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清代和民国时期，土尔扈特的蒙古族的书面语言形成了规范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割据的削弱，盟旗制度的施行，蒙古族人民产生了统一的书面语言，并使之基本上合乎规范化的要求。因此，蒙古族人民开始编纂各种语法书，在土尔扈特部落的喇嘛中和王公贵族中和私塾老师中，开始出现了不少的蒙语字典和多种民族文字合编的大辞典，从而反映了蒙古族的语言学方面有了很大发展。各族学者合作，纂修的几种民族文字对照的大型辞典有《五体清文鉴》满、汉、蒙、藏、维吾尔5种文字；《三合便览》满、汉、蒙3种文字。各族学者集体编纂的^①《蒙文注解辞典》《蒙语解释蒙语词汇》。蒙古族学者单独编纂的有《蒙文汇书》，卓特富俊《蒙文旨要》《清文旨要》。18世纪来，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土尔扈特喇嘛编纂的《丹达尔拉哈然巴语法》^②一书，比较有条理化，其中编写的土尔扈特部落语的语法特征比较明白易懂。

随着土尔扈特部落人民西迁伏尔加河两岸和东归祖国，使他们学习了不少各民族人民的语言特点，也更使他们认识到教育和文化对部落的发展的重要性。尤其在民国时期，他们在部落中办起了更多的私塾，延聘土尔扈特部以及汉族教师和寺庙的喇嘛，教授胡都木文、汉文、托忒文，因而，土尔扈特的知识分子较前增多了，这就为吸收各族人民的语言特点和丰富土尔扈特语言特点提供了有利的途径。

50-60年代，为了推行蒙古文字的拉丁化，一度推行新蒙文，后又废止。1974年在国务院主办的八省、自治区蒙古语文协作会上，为了便于蒙古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决定在全

① 内蒙蒙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5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 同上。

国范围内统一使用胡都木文（《1974年八省自治区蒙古语文协作会》文件，第1页）。托忒文虽然优点较多，口音一致，便于使用，易学易会，构词的结构拼写，有严谨的科学性，但在全国仅有新疆蒙古族人民使用（主要是土尔扈特人）。二是全国各大学未设托忒文专门的体系和专业，使用的是胡都木文，使用托忒文的青年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困难。为了和全国蒙古族人民和全世界蒙古族人民同步，经过20多年的推广胡都木文，1995年新疆的蒙古族人民统一使用胡都木语和胡都木文（浩·巴岱著《阿拉善会议以来在新疆地区卫拉特研究概况》第12页，1992年7月）。

蒙古族人民各种文字和语言的形成和统一，必将促进土尔扈特人民经济文化的发展。

胡都木文绝不会消极地适应土尔扈特的语言，胡都木文已经在土尔扈特部落使用，便反过来对土尔扈特的语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20多年的推广和使用中^①，”已使土尔扈特的语言愈来愈精确丰富，由胡都木文而形成的土尔扈特书面语，使土尔扈特人民更加注意对其进行加工和锤炼，使语言愈来愈精密细致，进而形成了土尔扈特更加凝重流畅、疏朗开阔的文学语言。但是，胡都木文本身比胡都木语的变化慢得多，同样土尔扈特的语言变化不能马上在胡都木文中表现出来，因此，出现了不少胡都木文和土尔扈特语脱节的现象，胡都木文远远落后于土尔扈特语的发展。在全世界都出现过的文字落后语言的现象，包括英语、汉语均有此现象，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现象将会在土尔扈特人民的实践中得以解决。

土尔扈特的共同语基本差别不大，和蒙语的共同语也差

^① 金向宏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第25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别不大。但是，土尔扈特方言由于政治、经济、地理的因素，差别越来越大，使新旧土尔扈特盟语言差别越来越大，都有听不懂的地方。至今生活在伏尔加河两岸的土尔扈特人的方言是语速快、卷舌音多；而青海河南蒙古自治县的土尔扈特人语速稍慢，没有卷舌音，而鼻音较多；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土尔扈特人没有浊音，而鼻音较少，语速一般；土尔扈特东、北、西、新4路盟的人鼻音、浊音较少，卷舌音都较少^①，唇音又较多，而且旧土尔扈特4路盟的人方言各不相同。这除了清政府原来分而治之的方针，使他们语言交流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土尔扈特部落的地方方言；由于地理遥远，经济上由游牧生产逐渐转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形成各自不同的方言区域。随着统一使用胡都木语言，社会语言交流增多，土尔扈特语言的方言将会成为能够统一交流的共同语言。

第四节 文学艺术

土尔扈特部落人民的文学绚丽多彩并富有特点，在吸收了古代各族劳动人民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土尔扈特文学。

土尔扈特部落的文学可分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

口头文学主要有神话、传说、故事、谚语、格言、谜语和史诗等。土尔扈特口头文学流传最广、历史最长的是《江格尔》。它是我国目前著名的三大史诗之一，产生于土尔扈特人民中间。江格尔是人民爱戴的英雄，为了创建一个人畜兴旺，没有压迫剥削，没有战乱和贫穷，生活富裕安宁的人间

① 有卷舌音的缘故，是与俄语生活环境有关。

理想乐园——奔巴的地方不息地奋斗。他带领 12 位英雄，32 名虎将，8000 勇士南征北战，抵抗外敌，惩处内奸，解救了奔巴人民，建立自由幸福的乐园。史诗《江格尔》，语言优美，风格独特，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史诗。“故事产生于 13 世纪^①，”经过民间长期的流传，逐步加以完善，史诗全长 72 章，13 万行，33000 个段落，土尔扈特靠演唱艺人“江格尔齐”或者演唱，或者说唱，或者口讲流传下来。

土尔扈特民间口头流传的史诗还有《格斯尔王传》，主要是传说藏族一位英雄的故事。随着蒙藏民间交流，传到土尔扈特人民之中的。

在土尔扈特流传的民间故事还有《月亮公主的故事》、《神户的故事》、《阿尔吉·布尔吉汗传》、《西德库尔的故事》、《塔尔加·陶尔部衣的故事》、《汉族王的女儿婚配松赞干布的故事》、《比格尔木吉德的故事》等。

流传在土尔扈特的神话，关于天地的形成，人类起源，民族迁徙，部落战争和爱情的神话是很多的。如有的神话，说天地开始时没有人，天神和地神用木头各造了 1 个男孩和女孩，给他们喂了野鹿的奶，他们就活了；给他们喂了野马的奶，他们就长成了强悍的勤劳的大人；给他们喂了野牛的奶，他们就神灵聪明了；给他们喂了羚羊的奶，他们就善良了；给他们喂了天狗的奶，他们就勇敢坚强了。他们共生了 25 对儿子，后来就有 25 个部落，这就是人类的祖先。这个天地的神话反映了他们在林中狩猎的情形。

土尔扈特人的传说、神话、故事十分丰富，不仅有英雄人物的传说、迷人神奇的故事，古老的史诗，而且对于重大

^① 《江格尔论文集》第 2 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传记尤为真实而准确，如部落中的不少的人都能讲和鄂尔勒克、书库尔岱青、阿玉奇、敦多克达什、渥巴锡等列祖列宗，这些史迹仅靠口头流传，脉络的事实就十分清晰真切。

土尔扈特人民的民间口头文学，说唱领域最为广泛，像蒲松龄的《画皮》等几十个聊斋故事在部落中流传，像小说家曹雪芹的《石头记》即《红楼梦》改为《石头的故事》。

在土尔扈特的民间文学中，既丰富多彩又富于民族特色的还有民歌、谚语，他们把歌唱和骏马，比喻为土尔扈特人的两只翱翔的翅膀，把满天的星星比喻成他们的牛羊，把美好的追求比做太阳，把太阳和月亮比做男女青年爱情，想象力既大胆而又奔放，粗犷而富有活力。

土尔扈特的民歌内容广泛，可分为风俗民歌和庆典民歌，风俗民歌是一种古老的形式，有婚嫁歌、丧葬歌、宗教歌。其中婚礼歌为四部分：一是娶亲歌，二是嫁女歌，三是道别歌（新娘向父母兄弟亲人道别），四是拜天地歌，包括拜双方父母兄弟及长者歌、夫妻对拜歌和参加婚礼所唱的歌，以及入洞房歌等。

丧葬歌，分报丧歌、哀悼歌（悼念死者的长处）、祭祀歌和送葬歌四个程序。

宗教歌这也可以说是土尔扈特部落人民一种文学的创造，是在西迁伏尔加河两岸以后，自我形成的祭祀的程序，一般为敬神歌，在摆供品前唱；祈祷歌，祈祷请神降福消灾；祭祀歌表示对神的无比虔诚，往往唱几句誓词。

民歌的另一种类型，是庆典民歌，往往是节日、会盟、遇到重大的胜利和农牧业大丰收之后唱的，一般为男女对唱、合唱、赛唱。选择的地点，是气候凉爽的夏牧场，避风温暖的

冬山窝地（要燃篝火），或风景秀丽的春秋牧场，既有一般平民，也有水平较高的专业化歌手江格尔齐对唱。人们围成一圈，对唱起来，唱的内容形式不受限制，唱时往往一方问唱，一方答唱，一来一往，在场的老人或尊贵的人评判。评判错了或故意评判错不能反驳，还要用唱调皮歌词、诙谐歌词表示感谢，以示喜庆。当一方问唱问不出来，或一方答不出为止，评判出优胜，颁发奖品。

土尔扈特早期流传的书面文学有《蒙古秘史》，这样的著作在汗王府和喇嘛的寺庙中至今都有保存。其内容借鉴了早期汉族史书的写法，往往文学和历史不分，里面有不少优美动人的故事和诗篇，有关土尔扈特部落的祖先王罕的父亲、祖父的事迹都有记载，不乏文学色彩。明代土尔扈特部落在一些寺庙中保存有蒙古族的《乌巴什洪台吉的故事》^①，故事中描述了一个贫苦牧民的儿子，同残暴、贪婪、腐朽的封建领主斗争中所表现的果敢、机智、英勇的英雄性格，以及对爱情的真挚热烈，反映了人民反对封建主内讧、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的故事。

据明史记载，土尔扈特人民往往遇到喜庆之余，引吭高歌，弹四弦琴，跳鹰马舞，吹拉弹唱，借机说书唱史诗，已经相当普遍。

清代和民国时期，近百种汉文小说译成蒙文，有的译成了托忒文，《聊斋志异》、《三国演义》、《西游记》在土尔扈特人民聚居区广泛传播，对于丰富和发展土尔扈特文学起了积极的作用。

1804年，日耳曼卡尔梅克学者波·别尔克曼把从卡尔梅

^① 嘎拉桑·贡布耶夫著《乌巴什洪台吉的故事》彼得堡，1858年版。

克人手里搜集到的《江格尔》个别片断译成德文在里加发表^①。1854年俄国喀山大学教师依·米海依洛夫记录的两章《江格尔》译成俄文，在俄国地理学会通报上发表^②。1864年俄国学者克·郭尔斯顿用托忒蒙文在彼得堡出版了《江格尔》中的《沙尔·古尔古》、《哈尔·黑纳斯》两章。195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边垣编写的《洪古尔》一书。边垣1935年赴新疆工作，后被盛世才逮捕入狱，狱中认识蒙古朋友满金，满金多次给他唱《江格尔》中洪古尔的故事，边垣熟记于心，根据回忆写成文字^③。1958年内蒙古学者铁木尔·杜希把《江格尔》的一部分改写为蒙古胡都木文在呼和浩特出版^④。196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用托忒蒙文出版《江格尔》13章作品^⑤。1978年苏联卡尔梅克学者阿·科奇克夫把《江格尔》25章用蒙文胡都木文在莫斯科出版^⑥。1980年托·巴德玛，宝音克希格用托忒蒙文在新疆出版了《江格尔》15章^⑦。1983年色·道尔济出版了他的汉译本《江格尔》15章^⑧。在清代民国时期土尔扈特的王公贵族，“江格尔齐”的家中和喇嘛庙中都存有手抄本《江格尔》60—70章或40—50章不等，有的在保存完好，成为珍贵的书面文学的瑰宝，有的则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口的迁徙，“文化大革命”浩劫而丢失了。

《江格尔》为土尔扈特部落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① 《江格尔论文集》第6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同上书。

③ 边垣编写《洪古尔》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

④ 铁木尔·杜希整理《江格尔》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⑤ 《江格尔论文集》第6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⑥ 同上书，第65页。

⑦ 托·巴德玛，宝音克希格搜集整理《江格尔》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⑧ 色·道尔济译《江格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美术：土尔扈特人雕刻一般分两种，即木雕和泥雕。木雕在牧民的木柜、木床、桌子、箱子、门、车上雕刻各种栩栩如生的花鸟虫鱼的图案；还有的在猎枪木柄上、马鞭上、木梳上、木盆上、四弦琴上、马头琴上雕刻各种动物和植物的图案。泥雕一般也分两种，即蒙古包泥雕和寺庙泥雕。蒙古包的泥雕是牧民家中供佛用的小型泥雕佛像。在伏尔加河两岸时，部落就有专门制作泥雕佛像的属民，他们把泥掺合一些石沙或使之坚硬的化学原料雕成小型泥佛，涂上金粉，给牧民供佛用。另一种寺庙雕塑是大型泥塑，然后涂上金粉，给人民供佛用。这两种佛雕像都是逼真传神、工艺精巧之作。

岩画也分两种，一种为佛教岩画，另一种为生活岩画。在新疆和静阿尔先沟的石岩上和巴仑台黄庙对面的山岩上有不少的佛教岩画。据考证，这些岩画是土尔扈特部落的阿嘉库仑寺和从伏尔加河两岸西迁此地后，于1780年雕刻的。佛教人物活灵活现，佛教事迹清晰明白，线条处理精细大方。“在和静乌拉斯台沟口的嘎哈拉海拔2400米石岩上和乌兰达坂海拔1626米处的石岩上，有牧民放牧牛羊的生活岩画。从这四处岩画上，都留有藏文一行^①。”专家考证雕刻时间一致，笔法大致相同。据初步考证，这四处岩画是赴西藏熬茶礼佛路过此地的土尔扈特雕刻工匠所刻。

土尔扈特的金银匠在手镯、戒指、耳环、头钗、头饰、马鞍都用金、银、铜、宝石装饰了各种精美的图案。

绘图是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延延不已的一种爱好，题材多种多样，有花鸟虫鱼，日月星辰，山川水火。“在许多土尔扈

^① 金向宏主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第190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特蒙古包的围毡上都有不同图案画面^①，”妇女装饰衣面，男子擀毡装饰墙面。不少牧民都精于此道，图案和绘画成了土尔扈特人民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生活。

织绣是土尔扈特少妇和姑娘们所喜爱的艺术。她们从小就学会了织地毯、绣衣面，在她们的衣帽鞋裤上刺花、织花、补花、勾花、挑花，绸缎、皮革、布料、毡毯都成了她们刺绣的对象。她们将金银铜饰、宝石、珍珠、玛瑙装饰在大显刺绣身手的饰物上。

土尔扈特的工艺美术的深层是在人民之中，有一位文学家曾说：“土尔扈特人的毡房是一座艺术宝库。”

音乐：土尔扈特音乐在古代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后来从古代文化形态中分离出来，形成融合词、曲的音乐，其语言生动，曲调优美，伴奏和谐，具有民族习俗色彩的艺术形式。

土尔扈特音乐题材广泛，涉及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了人民生活欢乐、爱情纯真、道德风尚、劳动斗争等丰富多彩的生活。

土尔扈特音乐歌词形式，“一般分为4句1节，但也有两句一节^②，”3句、5句、6句、7句最多有20多句1节的。语言除了脚韵外，还要有头韵、对称韵、半谐韵、重叠、复沓、排比等节奏形式，目的是进一步表现主题，深化主题，强调主题，修辞格式有夸张、明喻、暗喻、借喻、拟人、拟物对比等，以表现歌谣的音韵美。

土尔扈特的曲调，大多用中音，随着内容和形式的变化

① 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37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同上书。

也用低音和高音。大部分歌曲的曲调要求严谨，但表现情歌、节庆、嫁娶的歌，其曲调自由活泼，奔放大胆。有些较优美的曲调，常出现一曲多词，以曲填词，以词从曲的现象。有时表现好的内容的歌也有曲调随词变化，用以加句段变化、加歌词变化来表现深刻的内容。

高亢、嘹亮、动人的土尔扈特音乐，从内容到形式清新自然，比兴恰当，内容丰富，情景交融，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土尔扈特的乐器主要有托布修尔、四弦琴、马头琴、四胡琴、长号、短号、铜管、小号、琵琶等。托布修尔和四弦琴是土尔扈特人民区别于蒙古族其他部落独有的乐器。四胡琴是在四弦琴的基础上，土尔扈特人自创的又一种乐器，马头琴是蒙古人民的共有的乐器；长号、小号、铜管是学习俄国人民使用的乐器；鼓、锣、钹、笛是学习汉族人民的乐器；像手鼓，琵琶、唢呐是学习中国其它民族人民的乐器；

土尔扈特人民在草原放牧时，他们放声歌唱，调长而高亢、嘹亮而壮美；在家中欢乐时，他们尽情地歌唱，调短而活泼，清纯而圆润；在江格尔齐说唱时，他们深沉地歌唱，凝重而流畅，雄浑而恬适；在祭祀时，他们庄重地歌唱，抑扬顿挫，疏朗开阔。在土尔扈特人家中作客，他们唱的每一支歌都用酒做即兴歌唱，又用酒做比喻、夸张、排比结束。土尔扈特人唱的每一支歌，都有歌名、正歌，都有引子和结束词。内容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形式上都是引人奋发向上的，即便是唱失败的歌、困难的歌、送葬报丧的歌都要具有一定进取之意。土尔扈特部落的民歌艺术特点是比喻、暗喻、隐喻、拟人、夸张、对比的形象化语言多。在乐曲中可以听到百鸟啾啾欢唱，万物花暖春绿，也可以听到万马驰骋，惊涛骇浪，多种多样的声音。全要以唱者的和伴奏的人配着很好的歌声，

土尔扈特人几乎处处事事都要用歌来表达。“你到土尔扈特人家作客，迎宾、进门、起坐、敬茶、敬酒^①、”宴会、交谈时，每一程序都有一支歌；就是睡觉，也要唱一支歌，祝你晚上做一个好梦。

土尔扈特人的舞蹈生动反映了他们游牧生活的特点，土尔扈特人大多能歌善舞，用舞蹈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和丰富多彩的生活。

舞蹈：土尔扈特舞蹈往往歌舞一体，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和改进，形成了土尔扈特人别具一格的舞蹈。

土尔扈特的舞蹈，包括热闹的婚礼，欢乐的那达慕，喜庆的丰收，勇敢的角力，美好的爱情。也有模仿鹰马树花的美好形象，和敌人与猛兽、灾害与困难进行斗争的。也有庄严肃穆，对比强烈表现善恶的宗教舞蹈。这些舞蹈都表现了土尔扈特部落人热情奔放，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

土尔扈特根据舞蹈的属性分类，可分为宗教舞蹈和非宗教舞蹈；按性别分类，可分为男子舞和女子舞；按年龄分类，可分为少年舞、青年舞和老年舞。

宗教舞蹈又可分为喇嘛教舞蹈和萨满教舞蹈。

喇嘛教舞蹈，主要为祭祀性舞蹈，用善恶对立来劝善教化，通过特定的造型，华丽的着装，鲜艳的面具，相应的歌词，祭祀的伴奏来加以表现，它不是消遣音乐，而是使人感到神秘幸福的动作造型。

萨满教舞蹈，通过扭捏作态的大动作，叽哎耶鸣和长短低调，人神沟通的歌词，奇发异想的提问，天卜打卦的奥妙，

①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民歌搜集整理小组编《蒙古族民间歌曲》1982年。

“呈现了人们祈求消灾降福的形态^①。”

非宗教舞蹈，是土尔扈特人在节庆、婚嫁、丰收、爱情等时表现人民生产和生活的舞蹈，有子孙满堂彩舞、丰收舞、角力舞、羊羔舞、狗崽舞、打大围舞、旗手舞等，还有一种沙吾尔登舞。规模宏大，表现场面广阔，人数众多，以托布修尔演奏曲目。全舞有12个曲目，几乎每一个曲目都是一个美妙的故事，有模仿羊、牛、马、驼、鹿的，有模仿狼虫虎豹的，有模仿鹰隼鸢鹞的，有模仿花草树木的，有模仿山川流水的，有模仿天父地母的，有模仿汗王平民的，是土尔扈特古代社会全景再现的造型，揭示人类发展的一座又一座里程碑。

男子舞，有驯马手舞、鹰舞、斗牛舞、勇士舞等，表现了男子汉的勇敢、壮美和力量的造型。

女子舞，有接羔舞、挤奶舞、剪羊毛舞、爱花舞、婚嫁舞、相亲舞，表现了劳动的苦累和欢乐，爱情的一波三折，生活的困难和愉快，女子的多愁善感，以及她们各种复杂的心路和感情的形态。

土尔扈特人的舞蹈生动地反映了他们游牧生活的特点，土尔扈特人大多能歌善舞，用舞蹈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和丰富多彩的生活。

第五节 天文历法

土尔扈特部落的天文历法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经过反复观察使用而产生的。

原始的土尔扈特人把天称为腾格里，是生命的源泉，是

^① [俄] 史禄国《通古斯萨满教理论》第246页，北平，1935年版。

正义的支持者、长胜者，称为长胜天。“世界有 99 个腾格里，其中西方的 55 个腾格里为善行之神，东方的 44 个腾格里是恶行之神^①，”他们认为在自然界天是阳性之源，地是阴性之源，有天父地母之说。天使人类获得灵魂，地使人间降生体魄，火是天地分离时产生的，把每 1 天叫“日火”，把 30 天为 1 月叫月火，把 12 个月为 1 年叫年火。按农历（即授时历），土尔扈特人把 1、3、5、7、8、10、12 月，30 天的月叫大祭，把 2、4、6、9、11 月，29 天的月叫小祭。土尔扈特人在立春后的那日要祭风，因为风季就要来到草原，祈祷风给他们带来春天和温暖，立夏后那日祭雷，愿雷给他们一个惊天炸响的好日子，并祈求雷神万不可劈击蒙古包的人畜，并祭以攘灾。

每年农历五月上旬以后，土尔扈特选择鸡日或马日（按天干地支计算）这两天接羔结束，牧民都有空闲，天气温暖是骗公羊的好季节；鸡日，表示鸡食虫，羊骗后，骗后不生虫。马日表示土尔扈特人爱马，视马日为吉利日。每年的农历八月二十八日土尔扈特人要举行秋祭，秋祭的目的是消灾降福，祈求年年丰收。土尔扈特人西迁伏尔加河有一段时间，曾以农历八月后的第 1 个月为新年的第 1 个月。因农历八月草原最美，羊羔最肥，奶酒最香，奶汁最纯，六畜最旺，并称此月为奶酪月（白月，土尔扈特人以白色最纯洁，是高雅神圣的象征），以后由于受其它民族的影响，才又将农历新年改在冬季。

土尔扈特人由于生产和生活在高原，观察天体的自然现

^① 周鸣琦，李人凤主编《中国各民族年节祭会大事典》第 353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象，了解不少行星的运动变化，并由此决定他们放牧的地点、时间。他们如看到东边出彩虹，认为天就晴朗，就把牛羊赶往远处的草地；如看到西边出彩虹，必定有雨；如早晨看到太阳不太明亮，今天要下雨刮大风，就要畜群赶到避风处放牧。他们晚上骑马外出，往往以北斗星定方位，还把北斗两旁的两颗星叫牛星、马星，晚上他们根据北斗七星的方位和牛星、马星移位换班看守畜群。冬天他们看到启明星就把畜群赶出棚圈。晚上守护畜群的人看到金星知道天快亮了，是人最易打磕睡的时候，也是狼最易偷袭羊群的时候，他们就特别警惕。

土尔扈特人根据四季的变化，昼夜的往复，月亮朔望圆缺决定何时去春牧场，何时去夏牧场，何时去冬牧场，何时举行畜群交配，来年何时接羔接驹，何时挤奶最好，哪年该宰杀淘汰什么岁口的牛羊，何时打草，何时做奶酪，都要根据时令、节气，一旦违背时节，将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如畜群交配早，就会在寒冷的季节产羔下驹，造成大批死亡；交配过晚受孕率低，产羔太晚同样会大批死亡。

土尔扈特人选用许多生动形象的谚语来总结天气时令的变化。如：

月亮长了毛，大雨要来到。

乌云成了垛，大雨成沱沱。

大风吹过中午饭，夜里大风要叫唤。

晚上乌云接太阳，今天明天雨茫茫。

夏雾散得突然，小心羊群晒草滩。

五月六月刮大风，羊群快往山窝里冲。

一场场雨来一场场寒，十场场雨来把皮筒子穿。

一九里风雪来，九九里风雪还在。

四月里无风接羊羔，一年都是日子好。

五月里暖风骗公羊，一年都是喜洋洋。

这是经过人民长期观察而得出的气象谚语，不仅有天文学的实际意义，也有气象学的实践价值，不仅有一时一地的地方性特点，对于不同的地方也有互相联系的普遍意义。

土尔扈特人民将每年的按农历一月一日为春节，要进行喜庆的拜年活动，迎接新的1年。把1年定为12个月，3个月为1季，分春夏秋冬4季。30或29天为1月，土尔扈特人把农历叫阴历，把公历叫阳历。定每1个时辰为两小时，每1天、每1月、每1年都分为天干地支，十分简晰而精确。将十二生肖做为他们出生属年，分别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每年的3月21日为春分，6月22日为夏至，9月21日为秋分，12月22日为冬至。

1280年(元世祖忽必烈十七年)“元朝的科学家郭守敬创造的新历告成，名为授时历^①，”以365.2425天为1年，地球绕日一周的周差一年只差2425秒，与现行的公历(格里高里历)相等。忽必烈下令在全国施行。土尔扈特人一直使用授时历，即便迁到伏尔加河两岸时也是用的授时历。

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汉文的《历算考成》一书译成了蒙文胡都木文^②，”蒙文胡都木文译者还作了增补和修正，对天象、律历、节气时令考证之准确，修正之严谨，此书至今在土尔扈特各部流传甚广，不少的知识分子有手抄本。

①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第16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 内蒙蒙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8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六节 医药卫生

土尔扈特人民从有记载的元代起，就在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卫生经验。土尔扈特蒙医采用求诊、治疗、浴疗、泉疗给人民疗治疾病。他们通过学习把蒙医、藏医、中医、维吾尔医、俄医融汇到自己的医术中，增强了医疗技术。他们用植物、动物、矿物、化学药物和生物制药来增强土尔扈特药的疗效，对土尔扈特人民的医疗保健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土尔扈特人民深深懂得身体健康的意义，他们总结了许多有关健康、注意卫生的格言和谚语。例如：身体康健，金子不换。要想身体康健，就得洗手吃饭。大小便洗了手，灵魂永不丢。身上有了伤，要把酒浇上。眼睛疼，酒水冲，用手揉，瞎眼睛。土尔扈特人十分注意洗手吃饭的防病道理，甚至把大小便洗手提高到生死相关的灵魂失不失去的问题。对于一般伤口采取用酒消毒的方法等。

曼巴：土尔扈特医生，都是喇嘛庙培养的，到喇嘛庙的男孩7岁当满金，10岁时，喇嘛们挑几个最聪明的小满金培养成格林〈医士〉，并借助蒙藏文医典让曼巴（医生）带着给人看些小病，经考试会使用50个方剂，会看30多种病，会采制300多种蒙药后，要送到和静永安寺，或伊犁承化寺，或青海的塔尔寺，或西藏的哲布寺，或扎什伦布寺去学习3年后，才能正式成为曼巴。曼巴给人看病把脉，看眼舌闻味，听呼吸，一般不多问，然后给予治疗。土尔扈特人最尊重不多问就能检查出病的曼巴，被认为是高明的曼巴，人们一般多找这种曼巴看病。

曼巴用药以植物药为主，有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动物药量也占较大的成分，包括代谢产物和动物器官，天然矿物为多种金属、非金属（宝石、矿石）亦可入药。

土尔扈特蒙药药剂以散剂为主、有汤、丸、膏、散等药剂，曼巴称好各种药材后，加工为末，装入皮囊，让病人游牧时服用很方便，而且药味、药性、药质均不变。曼巴出诊看病将药装在马搭合（袋子）里，看病时按病情给药。

曼巴都熟悉药材，大多自己认药、采药、制药。曼巴用药，采药季节要求严谨，花类药材，到每年开花时，要把旧花药全部销毁（而且要在药佛面前销毁，以示虔诚，很得民心），重新采新花、新草入药。植物药与中医、维医、俄医、西医有同点也有异点，如草乌，中医草乌入药用根，曼巴用花、用幼芽，“党参中医用根，曼巴用花”^①。

曼巴治疗疾病除了用药疗外，还用术疗、泉疗、浴疗。

术疗又分为灸疗、罨疗和血疗，灸疗是用小茴香涂于毡上裹敷患处的方法，并有 130 多个穴位对症治疗。对于有伤口和疮疖的患者也采取手术治疗，古代虽没有很好的消毒设备，他们采取俄医之法，火上烤红要手术的刀剪，用酒和盐消毒伤口很少有感染的，很受牧民的欢迎。对于包虫病，牧区较为多见，他们都一般采取俄医之法，大胆开刀手术治疗，这是与古老藏医、中医、维医不同之处。

曼巴的接骨术一般都很高明。因土尔扈特放牧马、骡、牛、驼，经常驯马、套马，不免脱骨、摔伤、骨折，曼巴对一般小的伤筋骨折手到病除。曼巴都非常熟悉人体结构和各个骨

① 金向宏主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第 1952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

头的部位，他们医术相当高明，像骨折特别严重的，对接起来比较难的接骨术，患者十来天就好了。有的汉族、维吾尔族人几年前骨折，骨架变形患者，请求土尔扈特曼巴治疗，曼巴通过用马驹油包扎骨折点处理，使骨头软化，重新愈合，使骨折患者无疼痛地恢复健康。

曼巴罨疗，是一种物理疗法，分热罨和冷罨两种，共有热罨 18 法，冷罨 12 法，对头痛病，关节、神经疼、肩周炎治疗效果明显，其年代可追溯到元代、明代。其法简便，费用不多，颇受牧民欢迎。

曼巴血疗，就是用针刺放血，共 110 个部位。针刺放血用针在火上消毒后将静脉刺破，放出部分血液，使病毒排出体外，这种疗法在土尔扈特各盟旗普遍使用。治疗方法，简便易行。据中外医学权威论证，此法最适宜吃肉较多的游牧民族，因游牧民族身体强健，肥胖者较多，血色素高，体内铁质过剩，通过放血治疗，对肥胖病、高血压、感冒、关节炎、肩周炎等病症治疗效果明显。

曼巴泉疗，一种直接饮用泉水，使之腹泻，将积食、病毒排出体外，以达到疗效的目的，吃马肉后止泻。另一种直接洗温泉浴，曼巴给药进行泉浴，然后由他人给予推、捏、擦、泡、捶、洗、拍，予以辅助治疗，对于关节炎造成的瘫痪、癱拐、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肩周炎，有特殊的疗效。

从 13 世纪初，土尔扈特部落和汉藏人民的联系加强后，藏族的医术，和汉族的医学医药流入土尔扈特部落，这对发展土尔扈特部落的医疗保健事业起了积极的作用。

明代后期，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部落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藏传医学、医术、医药成了部落医生学习的基础，又仿照汉医，结合土尔扈特的实际，已基本形成了土尔扈特医药

卫生事业的基础。西迁伏尔加河两岸之后,学习俄医和西医的不少特点,土尔扈特部落医学的理论基础已经基本形成,医术通过父子相传、师徒相传从而代代相传,形成了土尔扈特部落医药卫生基本的特点。

东归祖国后,在清代中后期和民国时期,汉藏医学和土尔扈特医学结合更加紧密。这期间,出现了不少医学著作,如《蒙藏合璧医学》、汉译托忒文《医学大全》、《脉诀》、《医学的四部理论》、《药剂学》^①、《药王经》等医书不仅在土尔扈特各喇嘛庙以供学习,有很多版本曼巴都有托忒文或蒙文手抄本。曼巴参考各民族医典,结合本部落的医学传统,形成土尔扈特部落独特的医疗卫生体系。

兽医:土尔扈特部落的兽医有精湛的医术,大部分牧民会一些兽医学知识,比较高明的兽医不在少数。

土尔扈特兽医对牲畜的季节病、多发病,一般采取给大多数的牲畜提前喂药的方法进行预防;对于疫病、传染病则及时用淘汰、隔离放牧、超量加服药剂的方法治疗畜群;对牲畜的伤口、创伤、肚内肿块都用手术的方法进行治疗;对一般的轻伤、创口,则用药水洗净的方法治疗,获较好疗效。

对马的常见病,如脐叠病、肠粘连病、疝疽、鼻疽、淋巴炎、骨眼病,也都是用手术的方法治疗。对牲畜骨折、脱臼实行接骨后包扎治疗。治疗技术大胆而富于创新,是土尔扈特结合自身传统医术,学习了不少兄弟民族和俄国人民的兽医特点,形成自己部落一些独特的兽医技术,值得系统总结,加以整理成理论体系。

^① 内蒙古蒙古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8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十章 土尔扈特部落的风俗

第一节 衣食住行

衣：土尔扈特人服装按季节分主要有毛皮衣、皮夹衣、布绸单衣三种，毛皮衣为冬装，皮夹衣为春秋装，布单衣为夏季服装。其中皮毛衣外为皮板，内皮毛经熟皮洗净毛后外饰布面或绸缎面制成的衣物，皮夹衣为里外无毛熟制皮革，饰以外布面或绸缎面制成的皮衣。

服装分常服和礼服两种。土尔扈特牧民男子常服，冬装大部分为布面或绸布面毛皮长袍，少部分为光板面毛皮长袍，“下穿彩色绸缎镶边皮裤^①，”头缠各色绸子的包头布，脚蹬皮靴，腰缠彩绸带，穿衬裤衬衣。牧民男子的礼服冬装，主要是节日、祭祀、盟会、走亲戚穿的，上衣为绫、罗、绸、缎面的皮长袍（蓝、紫、黑、红四色），下穿绸面镶边皮裤，头戴礼帽，脚蹬皮靴，腰挂土尔扈特小刀（刀鞘镶满金银），或

^① 金向宏主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民族卷》第26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金银鼻烟壶和精致的火镰。女式冬装常服，平时扎彩色头布，穿短袖布绸或皮长袍，均要饰布绸面，有蓝、绿、紫、红四色，下穿布绸面长裤，内上身都要戴上红兜儿；脚穿毡筒或毡靴（因妇女不出外放牧，在家中做饭收拾家务，一般不穿皮靴）。女礼服，是用名贵丝绸料做的长袍和绸裤，已婚妇女穿开襟长袍，姑娘穿大襟长袍，下面均不开衩。长袍上有绣花、扎花、印花，脚蹬红绿长皮靴。头戴装饰有金银、珍珠、琥珀的圆帽，两根辫子装入后背丝料辫套，辫套下面装饰有金银色的丝穗线，脖子上挂着银项圈，缀有翡翠珊瑚，灿若繁星，就如星星撒满节日的草原。不管再穷的牧民，家中都有这样一套较好的礼服。土尔扈特曾有这样的格言：可以没有牛羊，但不能没有灵魂和服装。

土尔扈特人的裤子都特别宽大合适。民国时期焉耆裁缝街曾流传这样的话：“土尔扈特人的裤，一身的布。”意即土尔扈特人做一条裤用的布料，别的民族的人可做一身衣服。因为土尔扈特人经常骑马，无论是皮裤、布裤都裁制得较一般人裤子宽大得多，这样长时间骑马、放牧中不易撕裂和损坏。

土尔扈特人的服装还是随着时代变迁的。明代，土尔扈特人穿长便袍，男穿对襟，女穿大襟。西迁伏尔加河两岸后，喜穿短便袍，男女均穿对襟。东归祖国后，清代穿长旗袍、长袍，男女都穿大襟，下摆都不开叉。到民国时期开始穿西装、中山装、中便服，已婚的妇女可穿中间开襟的长袍；古老而又华丽的土尔扈特服装在牧区颇为时兴和流行，而且还成了一种高雅、尊贵、富有的象征，颇使其他民族的人民羡慕不已。

食：土尔扈特人的饮食主要为牛、羊、马肉，一般为羊肉。面米食品主要为面食。奶制品主要为牛奶制品。

肉食主要烹制方法有：煮、烤、炒、烧、熏、煎、炸肉，最普通的是吃手扒肉或手抓肉。手扒肉是将肉切成大块如拳头大，放进锅里煮得稍熟，加少许盐即成，用手从骨头上扒肉吃。手抓肉是将肉切成鸡蛋大小，煮上几小时，煮得透熟，装入盘内，用手抓着吃。手扒肉是一般中青年吃的，手抓肉大多是老年人和病人吃的。

米面食，米饭较有特色的是丁丁子饭，是将肉、胡萝卜、皮芽子（圆葱）切成蚕豆大小，加酥油，煮熟即成，配以腌菜而食，吃时用小勺子，和维吾尔族的抓饭相似，不同之处是用小勺吃，不用手抓。土尔扈特人一般吃白米饭，除过节外，很少吃丁丁子饭。面食主要有馍馍、包子、饺子、馄饨、土尔扈特馅饼、面条、揪片子。土尔扈特人最爱吃饺子和馅饼，馅饼是用奶疙瘩、蜂蜜，配以佐料，并加草地上易食的新鲜花朵为馅，加面团卷成馅饼，烤制而成，香甜可口。

奶制品，主要有奶酪，奶果子、奶皮子、奶豆腐、奶点心、奶窝窝等，此外还有一种“吉利果”，是用黄粟面粉、酥奶酪、面粉、酥油、蜂蜜混和在一起制成的，这种精制食品只有过年节时才食用。

饮料主要为红奶茶，即用茯茶配牛奶、羊奶，加少许盐或糖，煮开而饮，也有喝清茶和药茶的习惯。药茶即用草原上的野菊花、蒲公英花、党参花加奶煮沸而饮。土尔扈特人最爱喝的饮品是马奶子酒，即用马奶、发酵汽干制成，酒精度很低，约3—5度。营养丰富，对结核病、胃病有滋补作用^①。

有时他们以狩猎的野味调剂生活，豺狼、野羊、旱獭、野兔常为佳肴。黄萝卜、马铃薯、皮芽子（圆葱）等是他们主

^① 金向宏主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第26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要的蔬菜。孜然（安息茴香）、生姜、辣子面，部落人称“佐料常三味”。

住：土尔扈特的牧民多住蒙古包，上为木制伞状的顶架，用绳子拴上粗约3—8厘米的木橛固定，二十余根木橛要打入草地1米以下，木橛间距40厘米左右；几十根粗约1.5—2厘米的木棍又插入地下30厘米围成1圈，木棍间距8—10厘米，绑在圆架上和顶架上。安上门框和大门，门约1.5—2米高。1圈围芨芨草帘围壁，屋架即成，然后内外捆上围毡，里边挂上漂亮的挂毡。蒙古包圆顶上，形成弯形，中间有60—80厘米空洞，圆顶既是毡房的屋顶，又是天窗、烟筒，其出口天窗是透气排烟的，白天打开，晚上、刮风下雨下雪盖上，门朝东方，木制门较为牢固。做蒙古包的木料均为红柳木、白蜡木、水曲柳木，都牢固坚挺。蒙古包高约2.5米至3.5米，直径4—8米不等，其冬暖夏凉，美观耐用。“门内正中天窗下为锅灶^①，”锅碗瓢勺放在锅的西侧，再往内正中放有炕桌、立柜、衣箱，紧凑而整齐，柜子左侧放收音机、录音机，右侧为佛龛。门北侧放生产工具和马具，南北地上铺毡，再铺毛毯为卧榻和会客之处。就寝时，下铺狗皮褥、棉褥，再铺上单子，棉被或毛毯盖身。还有一种简易的小蒙古包，用数十根木棍搭成，也有通风天窗，直径2.5米，一般为贫穷牧民所住。这种蒙古包轻便，建造容易，草原极少见。

为了迎接新娘的蒙古包是比较大的，这是为了免得婚后过几年又置办，浪费钱财。新婚蒙古包大，意味着人丁兴旺，一般新婚蒙古包不小于男方父母的。现在不少牧民已走向定

① 李行力、加·奥其尔巴特著《中国新疆民族风俗知识丛书·蒙古族》第38页。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版。

居，农区、半农区、城镇的土尔扈特部落人，虽然已住上了砖房、楼房、四合院、小别墅，但屋内的陈设和就寝仍保持着古老的习俗。

行：这是土尔扈特人生产和生活的大事，1年两至三次转场放牧。4月要转移到广阔的夏牧场，11月要转向避风朝阳、草高地暖的冬牧场，甚至有时畜群丰收，还要再转一次牧场。搬迁时，人们都要和睦相帮，欢歌笑语，以防止天神生气有不测风云伤害人。把家什放在幌车上，并用美丽的饰物相盖，以保持天空和草原一样美丽。到了迁居地，早迁来的人都要来欢迎，并要帮助搭蒙古包，卸东西、送肉送饭、送酒送茶，表示对乔迁之喜的关心，接受礼物的人家，下次转场时也要帮助别人。迁移中拾到前边人家丢失的牛羊和物资，要检拾奉还失主。转场时，中青年男子看管吆赶畜群，中青年妇女们照顾老人和小孩，天不亮就做好了准备，太阳出来立即启程，一般中午3时到达，晚上就寝前要力争搭好蒙古包。有的转场较远的，需用2—3天甚至4—5天时间，路上要准备搭简易小蒙古包，让老人和孩子住进去休息，以免中邪受风寒，有的来不及搭简易蒙古包，也要给老人和孩子在幌车上，支上木棍搭车棚。

土尔扈特人放牧牛羊，上学购物，无不以马代步，他们从小在马背上长大，“每户都有1—3匹好马”^①，对马有特殊的挚爱。驯服烈马是土尔扈特男子们最为骄傲而快乐的事，也是显示他们智慧和勇敢的时候，因此土尔扈特人有“马上雄鹰”之说。他们以为有了好马，就会使他们和子孙们走南闯北，前程远大，就会使他们和子孙们创造光荣和辉煌。

^① 金向宏主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第26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第二节 家庭、婚姻、丧葬

家庭：土尔扈特部落的家庭以父系为家长，“一般由父母及子女组成，妻子听从丈夫，子女服从父亲^①，”但家中事务还是比较尊重妻子的。

青年男子成婚后，可在父亲的蒙古包附近共同游牧，也可以在一起吃饭，一起生活。成年男子到有了子女后，父母往往让他们另立炉灶。农区和半农半牧区也有几世同堂的，往往以壮年男子当家理事，年长男子仍为家长，决策家中大事。

家庭财产：在牧区儿子成家后分给一部分财产，女儿出嫁也陪嫁一部分财产（包括牲畜），父母的家业由幼子继承。无子嗣的过继给兄弟或本族中亲近之人，贵族由长子继承。

失去丈夫的妇女与儿子们分遗产时，可分家产的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父亲死后尚未出嫁的女儿应当跟随自己的母亲，分遗产时，女儿没有继承遗产的权利。丈夫去世后，如儿子尚小，妻子可以支配家庭财产，如需改嫁，只能带走娘家陪嫁的那部分财产。

土尔扈特人很少有离婚的、有“棒打不离蒙古包”之说。如果夫妻离婚，子女全部归男方；如果丈夫提出离婚，女方可以带走娘家陪嫁的财产；如果女方提出离婚，任何东西不得带走。

土尔扈特人对于孤儿、孤女、养子、养女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不歧视和虐待，要给养子成亲，要分给遗产，要给

^① 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第39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养女陪嫁妆，并视为神圣的职责。

婚姻：土尔扈特人婚姻一般实行一夫一妻制，王公贵族、殷商富甲也有一夫多妻的。同一血缘关系的人不得成婚，如要成婚，须在7代以上方可，一般实行部落外婚。有条件的王公贵族，为了后代更加聪明健康，甚至要和北京、青海、甘肃、内蒙的科尔沁部落、喀尔喀部落、鄂尔多斯部落等蒙古族部落通婚。例如：满楚克札布的夫人乌静彬就是内蒙古喀拉沁部落亲王，原民国政府蒙藏院院长贡桑诺尔布的女儿。札萨克王公和公主不得与平民成婚，其它贵族与平民之间均可通婚。贵族青年未出牛痘者不得结婚，出痘者称为熟人，未出痘者为生人。结婚一般女嫁到男家，也有男到女家入赘的。贫苦牧民有换亲的习惯，即某一家的姑娘嫁给这一家的男青年，而这一家也把姑娘嫁给某一家的男青年。妇女死了丈夫之后，要嫁给亡夫的哥哥或弟弟以及同一家族的平辈男子，有兄去弟继嫂的习惯。一般妇女丈夫死后，大都不改嫁。土尔扈特人的婚姻大多父母包办，父母不在世的则由亲属中的长辈作主完婚。开始婚配的年龄没有什么限制，从指腹为婚到15—16岁订婚不等。结婚前，青年男女很少自由交谈，男女结婚年龄，元、明、清、民国时期为15—16岁男子大多成亲，女的一般比男的大两三岁不等。

男女订婚，首先由男方父母带着礼品或派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女方父母如果有意成亲，就假意让女孩的其他亲属作主，并一一说出主要亲属的姓名，男方父母或亲属就带着礼品去女方亲属家献哈达。如果对方同意就收下哈达和礼品，不同意就退回。过些日子，男方还会去求亲，直至女方亲属同意为止。如果女方早订有主或坚决不同意，要向男方亲属直接说明，以免男方再求。

送一酒：女方父母同意后，男方父母其中 1 人带着 1 壶酒，1 条哈达、糖果、茶叶、食品等去女方家，女方父母尝了这壶酒，礼仪结束。

送二酒：男方父母 2 人带两壶酒和两条哈达、糖果、食品等去女方父母家，女方父母请女方大部分亲属尝这壶酒。

送三酒：男方亲属 3 人带 3 壶酒和 3 条哈达、糖果、茶叶、食品并给女方父母、哥嫂各 1 块布料，举行完这一仪式就要订婚。女方此时会请有血缘关系的大部分亲属来喝三酒，说明两家即成亲家，青年男女不得再找别人。男方归去时，女方要送毛巾、五谷、糖果，以此作凭证。订婚后，很少有解除婚约的，如果女孩订婚后生病，男方要请医生治疗；如果不幸死了，男方要请喇嘛念经送葬。

送羊（也叫送四酒）：订婚后，男方亲属去女方家问何时结婚，如果女方父母同意尽快完婚，就会告诉女孩的属相，男方按女方的属相去喇嘛那里选定日子完婚。过后，男方派人到女方家告诉结婚成亲的确切日期。男方就派 4 个人按事先商量好的带上 4 条哈达和 1 只羊、4 壶酒到女方家里，女方会请一些客人来商议结婚的日子和嫁妆数量。

送衣（也叫送五酒）：在规定的日子里，两家亲属几个人一起上街给女方买嫁衣。一般根据男方的条件买 3、5、7、9、13 套不等。买衣前后，男方父母还要请客在街上吃一顿饭；买完嫁衣后，男方 5 个人要带着 5 条哈达和 5 壶酒、羊肉送往女方家，女方要请客人看男方买的新嫁衣。如果这些客人中有人认为哪一件不合适或还缺什么，就让另买好后送来，衣物交给女孩的母亲，双方长辈对着嫁衣唱五酒歌。

赠腰带：在结婚的前一夜，男方派司仪等若干人连同新郎在黄昏之时骑马来到女方家，女方家人出门迎入房中饮茶

酒，唱礼歌，女方父母要给新郎赠1杯酒，唱1支歌，送1套新装，再赠1条绸缎腰带，意即要他当家立业，要勒紧裤带过日子，要有精神当家理事。夜深礼毕，男方上马意欲归去，却发现新郎的马鞭、马蹬丢失（实为女方故意收藏），男方来宾中的新郎和大部分陪伴都归去，只留下能歌善辩的两男一女重入房中欢歌通宵达旦。

唱婚礼歌：土尔扈特人称为婚礼仪式套曲，包括迎亲歌、盛装歌、祝箭歌、赞马歌、祝喜歌、名宴歌、献奶歌、献吉利果歌、献茶歌、赞祖先歌、劝戒歌、贺喜歌、报宴歌、祝酒歌、论酒歌、赞河水歌、亲家歌、姑娘歌、母亲歌、父亲歌、报时歌、送亲歌、赛马歌、头门歌、献哈达歌、赠荷包歌、婚仪歌、揭头盖歌、男女互拜歌、拜双亲歌、祝愿歌，全套赞词、祝词、献词共两千余行。每支歌近百行，有的喜庆异常，有的趣味横生，有的滑稽诙谐，有的捉性逗情，使婚礼有趣的高潮一个接着一个。

迎亲：迎亲的队伍须在中午之前到达女方家，迎亲时，要带只活羊和1支煮熟的羊，新郎在路上要唱祝酒歌，迎亲的人要接唱，使之达到高潮。

在这吉利的日子里，
新郎洒酒祭祀苍天。
祈盼诸神降福给我，
山神水神各路神仙。

保佑婚礼顺顺当当，
保佑夫妻心心相连，

保佑来宾欢欢乐乐，
保佑两家团团圆圆，

保佑财礼受到珍视，
保佑送礼开心张脸，
保佑牛马不发疫病，
保佑两家百年有缘。

迎亲的新郎等人来到女方家门，新娘的几位本家嫂子挡在门前，男方要赶快拿出羊的胸脯肉和酒，请几位女方嫂子尝肉喝酒。嫂子们唱道：

阁下是何方男子汉，
来到这里有何设想？
若是打猎的英雄，
就应顺着山路去追赶豺狼；
若是赶路的旅行者，
就该顺着大路走向远方；
若是远来经商的商人，
就该顺着近路走向市场；
身骑披红挂彩的高头大马，
前呼后拥的为什么这样？

新郎和伴郎合唱：

我们是赫赫有名的，
经过万里长征归来的土尔扈特人；
我们是名载史册的，
真诚热爱祖国的土尔扈特人；
我们是英勇智慧的，
江格尔子孙。
请向亲爱的光荣的黄金家族，
去报告喜庆的佳音。
过去是九世的佳缘，
如今是十代的姻亲。
除旧布新，喜上更喜，
由远变近，亲上加亲。
千里迢迢献上喜礼，
希望亲家开门纳亲。

嫂子们要出几个谜语，让新郎猜，新郎要故意猜错，并说谦意礼让的话，如新郎口才不佳，年轻腼腆的，要让伴郎说话，然后女方嫂子唱：

我们的族长不允，
说婚姻嫁娶都有经典，
先祖的家法不能擅变
带来的礼物应车载斗量，
要看看是否合乎热闹的婚宴，

新郎伴郎齐唱：

啊！拜神的有长长的哈达，
见先辈有白白的哈达。
带来雄狮般的整牛啊，
带来了长锐角的全羊啊，
带来了坛坛美酒啊。
带来你们心里美滋滋的，
你丈爹丈娘的，年轻英俊的，
一个女婿半个儿啊。

这时欢歌笑语达到高潮，女方父母赶快把新郎、伴郎迎进门喝茶唱歌，女方家人及伴娘便开始给新娘换嫁衣，并给新娘戴嫁帽（说明做姑娘的时代已经结束）。给新娘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给新娘穿嫁衣的人属相，都事先由喇嘛按生辰八字测算。换好嫁衣后领入父母的房中，“新娘的父母兄弟姐妹、姑嫂及亲友们给新娘献酒，献歌欢送”^①。新娘献酒献歌惜别，新娘及母亲、姐妹以泪歌别，唱出嫁歌。待女方唱完歌后，男方的主婚人给新娘的父母献酒献歌。歌的大意是新娘的父母养了位好姑娘，他娶到家之后，一定像待亲生女儿一样。然后给新娘的舅妯、叔婶、翁姑、兄弟姐妹献酒献歌，并开始抢着新娘和嫁妆上路（双方事先定好的嫁妆）。娶亲的队伍一路祭天祭地祭山祭水，并洒上烟酒糖果，以图吉利。陪嫁新

① 李行力、加·奥其尔巴特著《中国新疆民族民俗知识丛书·蒙古族》第58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版。

娘的伴娘一般是女方的姑嫂婶姐（一定是结过婚的人），新娘到男方家后即举行婚礼，一拜天地水火，二拜男方父母舅妯、叔婶、翁姑及爷爷奶奶，男方长辈每人送一份礼，新娘的父母要送金银首饰。三是新郎新娘互拜，女方伴娘将他们头发打成结，意为结发夫妻，两人唱结发夫妻歌：

蓝天，由彩云来连结，
草原，由绿草来连结。
树木，由根段来连结，
夫妻，由头发来连结。
高山，保佑我们白头偕老，
流水，保佑我们日日和好，
苍天，保佑我们福星高照，
大地，保佑我们良缘结牢。

民国时期男子已不留辫子，女孩也开始剪短发，往往以头缠的绸带代替举行结发仪式，婚礼闹洞房要通宵达旦，女方嫂子陪新娘一夜，要代替新娘给闹洞房的人唱歌。第二天新娘的母亲、姐姐带若干人给新娘揭床围幔，举行揭床围幔仪式后，男方的父母要给女方的亲属每人送一份礼物。揭床围幔的人当天返回，返回前把新娘的衣角缝在蒙古包上，表示夫妻永远相爱，白头偕老。婚礼结束，男女当晚合房，其他人不再闹房，如果王公贵族，要闹3天洞房。新娘见新郎的哥哥、姐夫，要以手绢遮脸，甚至终生不得正眼相看。如果男女家贫无法成亲，大家要帮助成亲。新娘在结婚3天内

不能出门远走，不能干活，新娘生育孩子后才能回娘家。如果两年后还不生孩子，可回娘家，但不能进房内，只能在门外见面吃饭，当天返回。

丧葬：土尔扈特人死后，遵行火葬、土葬葬法。人死后，将死者双手合十成祈祷状，右卧式，并于当天就去喇嘛那里告诉死者的死亡时间、属相，喇嘛按历法确定日子为死者送葬。送葬这天要请喇嘛为死者脱衣擦身，死者用白布包好，不穿寿衣，意即光身来人间，死时也光着身走向天国，死的时辰决定将死者的头朝什么方向，然后喇嘛端坐在死者的头部念经，超度死者亡灵，经毕确定死者丧葬形式。

火葬：是火命人、金命人、木命人所用的丧葬形式，就是把死者在墓地掩埋，过一段时间请喇嘛念经，取出尸骨烧成灰，再掩埋，将骨灰撒在高山河流最干净的地方，或死者生前最喜爱的地方，如果死者是有威望的喇嘛，则将其骨灰做成法体，供在喇嘛庙里。

土葬，是土命人和水命人所用的丧葬形式，选定墓地挖坑，安葬入殓前在墓坑边撒些糖果、酒肉等食品，祭祀土地神明，以示大地接纳死者入地。随葬品有盐、茶、米、麦、豆、糖、酒等食品，意为让死者仍然享用，埋葬时堆一个土包即可，不立墓碑。

办完丧事后，家属将死者生前所用的衣服、物品、坐骑赠送给喇嘛和邻居，如果死者没有什么新衣，要买新衣送喇嘛，表示死者所用物品都带到另一个世界，不缺日用。人死后3天内禁止从屋内倒、扔任何东西，也不往借任何东西，怕亡灵超度受阻碍。死者家的所有妇女7天内不洗头，不梳头。第3天、第7天、第49天3个祭日期间，死者家属要请喇嘛来家中念经，超度亡灵，家中人不杀牛羊，不剪发，以示哀

悼。每年清明节要拿马奶、酒肉、果品祭奠，周年再祭奠一次。但是祭奠时不立碑、不烧纸、不供牌位，只请喇嘛念经。人死后，妻子为丈夫守孝百日，子女为长辈守孝 49 天，守孝期间不穿红着绿，不理发，不欢宴。父母死后，子女要将其父母生辰年月、姓氏家族、主要事迹、等级身份都一一铭记于心，教育子女，熟记于心。

第三节 节日祭祀

土尔扈特人民节日有 8 个，其中最重要的节日是查干萨尔节和那达慕节。土尔扈特人民祭祀有 5 个，其中最重要的祭祀是祭天和祭祖。

查干萨尔节：即春节，也叫白年节，蒙语“查干”是白，“萨尔”是月，把正月叫白月^①。土尔扈特人以白色为高雅、吉祥和纯洁，故称为白年节。此节源于元代，那时到了农历正月初一，部落的首领要穿白袍，各氏族酋长要向他献白马，散白银，赠白哈达。

土尔扈特人在腊月就开始清扫蒙古包，备节用奶食、肉食、油食、面食、洗衣、调马、挂灯笼。除夕晚张灯结彩，在佛龛上插金银花，摆酒食，点长明酥油灯敬神。晚饭做好后，到蒙古包外，长辈念着 7 代祖先的名字，家人开始背诵祖先的生平和事迹，每念完 1 个祖宗，向天和地撒 1 盅酒。祭毕，围坐蒙古包内，不言不语守岁，子夜时分正，才开始用餐，晚辈向长辈敬辞岁酒，长辈向晚辈赠长岁果（吉利果）。年夜饭一是吉利果，二是饺子，三是土尔扈特馅饼和酒菜等，餐毕

^① 金向宏主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第 262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

开始尽情地弹琴、说书、唱歌、跳舞，通宵达旦尽兴。初一晨，男女老少穿上节日的新装，晚辈向双亲、祖辈叩头、行礼、敬酒、敬哈达，祝身体健康，晚年幸福。老人拥抱晚辈，斟满牛奶，祝孩子们长命百岁，终生幸福。初一至初三，人们骑马串蒙古包拜年，并问新年好和互相敬献哈达；尤其要到曾经有过纠葛的本部落的人家中拜年，以示和好和有肚量，并共图致福致仕之业。青年们利用串蒙古包拜年之时，赛马追逐，蔚为壮观。初三至初五向亲友们拜年，主人热情招待，唱歌、喝酒，来宾向亲戚点头祝愿，边歌边舞，十分热闹。

麦德尔节：也叫麦德尔经会。土尔扈特南路盟主庙为新疆和静巴仑台黄庙，即永安寺。修建落成时，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西藏达赖13世喇嘛赠给黄庙1尊麦德尔佛像，佛像揭幕的时间恰是农历正月十五日。以后每逢这一天，土尔扈特的喇嘛们要斋戒、沐浴、诵经，举行盛大的“禅木”经会活动，土尔扈特的人民也都赶来参加，朝拜麦德尔佛像，还要举行摔跤、骑马比赛。一些喇嘛扮作萨满，头戴假面具，扮作阎王鬼、滑稽神、白骨怪，不戴面具的喇嘛扮作菩萨，身着异服，手拿法器，跳神驱鬼，求神保佑。

涅槃节：农历二月十五日，是土尔扈特人民传统的节日。届时，和静黄庙和巩乃斯的阿嘉库伦寺举行涅槃法会，挂释迦牟尼涅槃图像，由大喇嘛率众僧侣，齐备花灯、香茶、甜果、佳肴，拜佛诵经。涅槃法会庄严肃穆，各小庙的僧众，甚至伊犁、新源、巩留等县僧众和人民都前来礼佛熬茶，敬歌祭奠，交友互拜。

打马印节：土尔扈特部落传统的交游节日。每年农历三月初八，人们在指定的草场燃起篝火，并选1名烙技精湛，德高望重的牧人执印，参加套马的人列队向他敬献哈达。印模

烧红，高呼打印。套马手围住马群，人欢马嘶，欢声雷动。骑手每套住1匹烈马，执印者便打1马印，印记都打在马的左胯骨中心部分，马印记每个畜群的各不相同。打马印始于12世纪，相传成吉思汗和王罕，为区分各自部落的马群商议打马印，打马印节成了草原的盛会，姑娘们趁机选择情人，而小伙子在姑娘面前尽力表现自己套烈马的技术。

狩猎节：土尔扈特人的交游节日，农历五月初五举行。因此时，草原上狼害、旱獭、野兔、草鼠危害严重。为保护畜群和草原，几十名小伙子腰挎猎枪，进山打狼；部落余下的男女老少在一位总指挥的带领下围猎开始，猎人们牵狗架鹰，拿棒使刀，射箭举枪，将猎物赶往中间，加以围打。对于草鼠则用水灌烟熏，使之逃出，拿个正着。中午拿猎物野餐，下午再围1个较大的猎场，比赛猎技，天晚和打狼队伍汇集，载歌载舞，带猎狗返回蒙古包。此节始于元代。一是由于打大围，一场报复性的仇杀得以幸免。二是通过打大围进行全民军事演习，告诫人们提高警惕，不忘习武。三是“和鄂尔勒克于1645年战死于俄国的阿斯特拉罕城下^①，”恰是这一天，为纪念这位英雄的祖先而举行的节日活动。

那达慕节：土尔扈特人传统交游节日，每年农历六月初四举行。“那达慕”蒙语是游玩娱乐之意。元代，成吉思汗征服了花刺子模，在新疆举行了那达慕大会，会上进行了射箭比赛。到明清两代举行那达慕大会有赛马、射箭、摔跤、下棋、说书、歌舞，又演变成了官方举办的节日，日期也由官方定了下来。又增加了许多内容，有赛牦牛、赛骆驼、赛猎

^①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犬、赛架鹰、赛套马、赛牛抵、拔河、田径、足球、篮球、排球、放映电影、进行戏剧观摩、比赛演出等。商贾从各地云集草原，叫卖不停，举行物资交流盛会。草原的牧民穿着节日的盛装，到寺庙熬茶礼佛，到大路上祭鄂博，到游戏的地方举行各种比赛。远来参赛的牧民临时架起蒙古包，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草原上，居住在县城、首府、京城等大城市的土尔扈特籍群众也专程来到故乡参加那达慕大会，各单位互相联欢，各个蒙古包相邀做客，敬酒祝愿，载歌载舞，共庆佳节。它是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大型的综合性节日，它即反映了土尔扈特部落人民的文化特点，又与当代生活相结合，日益受到全州、全疆、全国各族人民的喜爱，是高寒牧区的一个天暖草壮、畜肥肉香、花鲜人欢的全民性游艺节日。

塔格楞节：俗称祭敖包节，或祭鄂博，是土尔扈特人的传统祭祀节日。原在农历五、六月举行，现在土尔扈特人于农历六月四日和那达慕节同时举行。敖包即石堆之意，相传土尔扈特人为纪念始祖在肯特山、杭爱山游牧而形成的节日。敖包泛指高山，后来进一步发展又有了标志的性质，它可标志各级行政区划或草场使用的界线，又可标地理位置和道路方向，还有表示纪念意义，“如班禅敖包，是纪念前代班禅大师来此地的行留踪迹^①。”旧时祭敖包，必须在敖包的3面放上烧柏叶香用的垫石，1面摆 $3 \times 3 = 9$ 块石头，再摆上佛像法器，口念啊、嘛、呢、叭、咪、哞6字真言，再投石3块，向右绕行3圈，以敬3宝盐、茶、肉，上钱财，供以酒食，杆插经幡哈达，口念祭祖之语，吹号鸣锣，叩拜3下。然后回

① 张文强主编《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第7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到蒙古包，吃手扒肉，喝马奶子酒，说吉利话，唱丰收歌，跳安岱勒舞，老人们说书下棋，姑娘小伙谈情说爱。还要举行射箭、骑马、摔跤等游戏，热闹非凡，往往通宵达旦，连续7日方尽。平时路过敖包，也要下马绕行3圈，放石3块，口吐6字真言，或剪下马鬃，或撕下手帕，系于敖包幡杆之上。

明安珠勒节：也叫祖鲁节，千灯节，千佛灯节。这是土尔扈特人传统节日，在农历十月二十五日举行。晚间掌灯后，全家老少围坐一起，用荞麦面和酥油做“珠勒”佛灯，放在桌上，有的一盘佛灯33个，有的77个，有的99个，有的108个，有的300个，有的1000个不等。同时，做些单灯放在窗台上、门套上、牛栏、马棚边，然后合家围坐灯旁观灯，以示日子红火兴旺。土尔扈特人民也把这一天叫做满岁节或冬至节，不论哪天出生的人，只要到祖鲁节就增加一岁。祖鲁节又是喇嘛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圆寂的日子。宗喀巴（1375—1419）本名罗桑札巴，青海湟中人，藏族称湟中为宗喀，故名宗喀巴。“幼出家，长入藏，改革宗教，严守戒律，遍学显宗、密法，发起主持传召法会，兴建甘丹寺，形成格鲁派，著《密宗道次第广论》^①。”后将他圆寂的这一天认为是他成佛的大喜日子，因此这一天人们杀牛宰羊，念经点灯，唱祖鲁歌，祝人增岁，无论僧俗，都要终生祭祀。

祭雷：土尔扈特人的传统祭祀，每年农历四月十二日举行。元代至元七年（1271年），由元朝主管祭祀的大司命请命确立，规定全国立夏后申日祭雷。后在土尔扈特历史变迁中定为四月十二日祭雷师，祭请雷师万不可以雷击蒙古包和人畜，并请萨满教巫师来祭祀雷师，以禳除灾难。

^① 夏征农主编《辞海》第43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祭旗：土尔扈特部落的传统祭祀，每年农历五月十六日举行，始于元代。土尔扈特人古时出征时高举一面巨大白旗，洒酒、涂油祭旗方可出征。但遇有草原蝗灾、雪灾、雷击人畜和蒙古包时，人们举一面黑旗向西北方向祈祷。祭旗往往因事而行，祭祀时间并不一致。

祭天：土尔扈特人传统的祭祀，每年农历七月初七举行。分白祭和红祭两种祭祀方法。白祭是将1大碗马奶酒向1根木头顶洒去，木头顶有新鲜的羊羔肉，萨满教巫师念念有词，举行祭祀。红祭是将1大碗羊血洒向木头顶，用掏心法宰杀的羊心供在佛龕上，桌边香炉插上5色旗，中间香炉焚香，桌前放1锅烧牛粪火的煮全羊，肉煮熟后，家长领头向天唱祭祀歌，然后大家分吃。

祭祖：土尔扈特人传统的祭祀，“每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举行，起始于元代。祭祀时由萨满^①”或喇嘛喊着从王罕一直到渥巴锡，从渥巴锡又到满楚克札布的名字，像和鄂尔勒克、渥巴锡等人的抗俄英雄事迹还要叙述一番，并拿上供品焚香祈祷，然后开始祭祀自己的祖先，陈述他们的名字，叙述他们所干的事业，缅怀他们对部落对家人的种种恩德。

祭火：又称祭灶，又称拜火节，土尔扈特人的传统祭祀，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举行。届时念祭火经，祈祷火神，将肉、奶油放入火中，或供在灶旁。当天晚上还要迎送火神，全家人到蒙古包外面，供上祭品焚香，点1捆柴草，扔进丝线绵羊脯，全家磕头，家长念诵，请火神：“上天奏美言，下地保家安”等祈祷词。土尔扈特人把火神当女神，叫腾格里嘎林额格，即火神母，是光明、幸福、昌盛的象征；是消灾灭

① 《新疆风物志》第24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编，1988年版。

难，传承家业，净化万物的赐予者。

第四节 娱乐活动

土尔扈特人民的娱乐活动主要分两类：

第一类属于体育运动项目，如赛马、赛牛抵、赛骆驼、赛牦牛、赛叼羊、赛猎鹰、赛牧羊狗、赶天鹅、赛走马、姑娘追、摔跤、射箭、跃马比武、马上角力等。

第二类属于表演性质的，如唱歌，唱江格尔史诗，弹琴，跳战马舞、鹰舞、婚礼舞、驯马手舞。

土尔扈特的娱乐活动，主要是节日的庆祝活动举行，有的是在喇嘛黄教经会庙会时举行，还有的是在小孩满月、婚礼、老人生日、学生考上大学、留学前举行。另外就是国家集会，部落在明清时的盟会时举行。

下面把常见的娱乐活动介绍如下：

赛马：古时候，赛马、射箭、摔跤称为男子三项竞技。一般在婚礼和节日里举行，往往是压轴节目，赛马结束，庆典亦宣告结束。地点一般在广阔的草原，比赛人数多少不限，骑马一般 6 至 14 岁少年儿童参赛，但也有老、中、青赛马队，而大型节日都是少年赛马。参赛的马匹多经挑选和专门训练，赛马时要提前两个月告诉参赛者。届时，一个个小骑手俯伏马背、催马驰骋。他们身穿彩衣，头束各色绸带，英姿飒爽，竞相追赶，裁判数人拿名次牌号在终点等待，第一名骑手到来时，手执第一号的人交给骑手本人，皆此类推，最后骑手凭号领奖。

获奖的名次根据参赛马匹的数字来决定，如有 100 匹马以上参赛，评出 25 名优胜者，第一名奖品在清代和民国，可

奖 9 峰骆驼, 99 只羊, 19 匹马, 29 头牛等。如果哪位得了冠军和奖品, 每个冠军所在的旗和苏木的人都感到无比光荣, 冠军的奖品往往要分给大家和亲人。赛马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土尔扈特人培养的焉耆马、伊犁马等良种骏马就得益于赛马优胜劣汰, 从而得以天下扬名。

射箭: 起源于古代部落人民的狩猎和战争。“射箭分静射和骑射两种, 弓箭的式样、重量、长度、拉力均不限, 一般规定每人射 9 箭, 3 轮射完, 以中箭多少分胜负^①。”静射即远射, 射手站在距靶子数十米外, 搭弓射箭。骑射由射手骑马拉弓边跑边射, 靶子为草袋, 靶子离跑道 30—50 米, 发令后, 射手策马疾驰, 瞄靶劲射, 射中的靶落下来, 引来阵阵喝彩。此类活动奖品仅为赛马奖品的三分之一。

摔跤: 此项运动始于元代军事演习格斗, 民间则用摔跤暖身。摔跤少则两人, 多则千人, 捉对比赛, 单项淘汰制, 负者不再上场, 胜者与其他胜者交手。德高望重者担任裁判和组织者, 每位选手均有教练, 教练要介绍自己的选手, 比赛时指导并助威。出场前, 选手穿着上身打排扣的紧身摔跤衣, 下身穿宽大的摔跤裤。出场时高唱挑战歌, 3 唱互敬歌, 后踞虎步, 用摔、扭、拽、绊、拉、扑等技巧以取胜, 以任何一方膝盖骨以上着地为输。优胜者受奖, 奖品和赛马奖品不相上下, 多次获胜者, 人称巴特尔, 在人民中倍受尊敬。

赛骆驼: 在放牧中, 男子多骑马, 女性儿童多骑驼, 赛骆驼一般为女性、老人和儿童。平时骆驼走路较慢, 如参加比赛, 骆驼奔跑如骏马, 加上骑手身着盛装, 骆驼披红挂彩,

^① 李行力、加·奥其尔巴特著《中国新疆民族民俗知识丛书·蒙古族》第 101 页,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996 年版。

骆驼体貌独特，奔跑时样子怪异，骑手技巧精湛，一时引人入胜，引起草原上一片喝彩声。60岁以上老人，6岁以下儿童，如要参加，“要骑两岁小驼参赛”^①。

赛牦牛：牦牛外貌使人害怕，但性格温顺，能负重物走山坡石滩。每遇节日，牧民们到山坡石滩之地参加赛牦牛会，内容分别是跑山坡路、跑石滩路、角抵。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敲锣打鼓，歌声、掌声、笑声、欢呼声、乐器声响彻山间，喊声阵阵。经过较量，给优胜牦牛披红挂彩，这项比赛直接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深受牧民欢迎。

赛猎鹰：在重大节日举行。始于清代，参加人多在平时喜狩猎的牧民。届时，牧民带上亲自精心喂养的鹰、隼、鹞、鸢，在指定好的围栏、草滩，按一鹰两兔的比例，比赛前5分钟放到围栏草滩内，活野兔惊慌，四散奔逃，哨音一响，有不少的鹰能活抓四五只野兔，捉兔最多的鹰，能奖励20只羊、5匹马、2峰驼。这项娱乐活动原为王公贵族提倡。此项活动对保护草原有益，也深受牧民欢迎。

赛牧羊狗：重大节日举行，始于西迁伏尔加河两岸后，民国后很少举行。届时，参赛者带两只羊，各参赛者将羊放入1个羊圈，参赛者本人站在羊圈两公里处。随着一声哨响，参赛者将狗放出，牧羊狗跑向羊圈，嗅出主人的羊，并且把两只羊赶着送到主人的手中，早到的狗为胜。一般的牧羊狗做得很好，引来草原上一阵又一阵的喝彩声、掌声、歌声。此项活动深得人心，对畜牧业生产也有益处，草原部落统治者也大力提倡。但因回归祖国后，一些转种的狗退化了，不去

^① 周鸣崎、李人凤主编《中国各民族节日祭会大事典》第34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赶羊，还咬伤了别人，所以此项活动停止。

赛赶天鹅：一般在那达慕大会期间进行，始于清代，主要开展地区为土尔扈特南路盟驻地新疆天鹅湖地区。因土尔扈特视天鹅为神鸟，极力保护，不准任何人射杀。二百多年来，土尔扈特人成了天鹅的朋友，致使天鹅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的湖区落户以后，始称该湖区为天鹅湖^①。在举行那达慕大会时，去吆赶（借用暂时脱羽的）几只白天鹅，举行赶天鹅活动。白天鹅一副白领绅士派头，从容不迫地走，赶天鹅的人老想争第一，天鹅似乎和这儿的人都是老相识，你赶都赶不走。玩这种游戏，使人赏心悦目，顿时感到天鹅的高雅华贵，爱鸟之心保护环境之责油然而生。土尔扈特人为保护天鹅，规定最后一名的奖品最多，活动也是逗趣活泼，很受牧民欢迎。比赛完毕，立即将天鹅放归天鹅湖，奇怪的是天鹅竟然不愿归去，反而愿意和土尔扈特人在一起了。

赛走马：始于清代。主要开展的地域是土尔扈特南路盟人民聚居区。一般在冬季博斯腾湖水封冻以后，在湖区的大冰滩上举行。届时，几百匹披红挂彩的马，载着穿着盛装的骑手，在冰上来回走动或者奔跑。优者为胜，奖品和赛马一样多。因为这项运动充分显示了焉耆马能在冰上行走奔驰的特点，往往引来国内外众多的客户购买，价钱也一路上升，可以说是焉耆马交易博览会。

下面把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几种表演性质的主要娱乐活动介绍一下。

说书：始于明代，流行于土尔扈特各聚居区，一般在节日祭祀和婚典嫁娶喜事时进行。以土尔扈特四胡琴伴奏，主

^① 金向宏主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第14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要说民间故事即说书，像东归祖国的传说，《青史演义》、《聊斋志异》、《格斯尔汗的故事》、《古南乌兰巴特尔》等蒙古族的文学名著，一般以唱为主，说唱结合，说白为辅，散韵结合，形式多样，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唱江格尔史诗：流行于土尔扈特人各聚居地，一般在节日和喜庆活动时演唱。土尔扈特人把唱《江格尔》的人叫“江格尔齐”。江格尔齐弹着马头琴或土尔扈特的四弦琴演唱，严格保持《江格尔》史诗的诗韵美。中间无道白，4行至15—16行为1小节，稍作语段停顿后再唱。“江格尔齐”，要尽自己所记连续不停一次唱完，听的人也要聚精会神一次听完，否则听和唱的人就自感对不起江格尔英雄。《江格尔》虽有70多章，但一般的“江格尔齐”只会唱4章至20来章不等（色·道尔吉著《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第2页）。“有的‘江格尔齐’还关严蒙古包的门窗，点灯焚香，在蒙古包内昼夜弹唱^①，”以免跑掉《江格尔》神气。大部分“江格尔齐”已破陈习，他们在草原上为大众歌唱，今天唱不完，明天也可再唱。在清代和民国时期，许多王公贵族和官府对江格尔齐都有奖励，最多的奖99只羊。

手鼓舞：在各种节庆时由专人表演，起源于萨满教跳神。师傅单手执白色鼓，徒弟单手持红色鼓，手舞足蹈，唱着萨满祭词。清代演变为民间手鼓舞，有2人持2鼓，4人持4鼓，6人持6鼓，8人持8鼓，共4种，并以鼓点重轻来调整舞姿造型的变化。手鼓舞节奏明快，造型大方，舞姿豪爽，高潮迭起，是土尔扈特牧民特别喜欢的民间舞蹈。

安岱勒舞：始于元代。相传有一个土尔扈特部落氏族头

^① 《江格尔论文集》第1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领的女儿，得了一种不爱说话、闷闷不乐的病，医生（萨满巫师）治疗这种病采取边歌边舞相结合的方法，让她一起来欢歌乐舞，姑娘的病很快就好了。后来传到民间，“不少的抑郁病患者、心理疾病患者、更年期病患者等心理有毛病的人，都让其参加唱安岱勒歌，跳安岱勒舞，跳不了几次就好了”。由于其不用服药，却能治病而且疗效显著，又舞姿优美，造型奇特，无病也有很好的减肥健身效果，其它民族许多人有学唱学跳的，有推广之趋势。

驯马手舞：多在喜庆日子举行，其始于元代。土尔扈特人崇尚驯烈马，小伙子驯烈马时，往往是姑娘相意中人、岳父岳母选女婿的最佳时机。驯马舞跳起来，人们先饮酒唱歌，击鼓助兴，驯马手模仿套马、捉马、驯马等各种舞姿造型，在驯马时被姑娘相中，岳翁母假意互相推诿的情节，使舞蹈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歌声、笑声、舞步声，土尔扈特人最喜跳这种有情节、有歌唱，比较结合实际舞蹈，牧民不时为驯马手演员呐喊助威，阵阵鼓声、喊声响彻草原，如千军万马骤然而来，整个舞蹈台上台下热闹非凡。

第五节 风俗习惯

见面礼：土尔扈特人现行见面施握手礼。但是一般年轻人见到老年人不施握手礼，行点头鞠躬礼，并问“您好，健康平安吗？”老年人对青年人说“您好”，并简洁回答自己的健康状况。如果和尊贵的客人见面时，礼节十分隆重，骑马很远来接，并在一里外的道路两旁站立等候，客人到时，双手握手相迎，见面时献酒、献哈达，走进蒙古包后，敬肉和奶茶，并唱歌祝兴，客人离去，在地界路边送行，再敬酒献

歌，表达主人对客人真挚而热烈的感情。

敬奶酒：土尔扈特人对客人来访，热情好客，敬以奶酒。敬酒时，先唱敬酒歌，歌声真情而动人，而且因人而异，恰如其分，“敬奶酒时，土尔扈特主人要先喝一口^①，”以示奶酒像土尔扈特人一样真诚纯洁，绝不会有不洁之物，主人和客人就像同欢共饮的亲兄弟。客人以奶酒回敬主人时，还要让每个人都呷上一口，以示同饮一碗酒，成了一家人，亲切之情溢于言表。

满月礼：在婴儿出生一月时，亲戚和近邻以及朋友都要送一点小礼物，有的送羊羔美酒，有的送花布彩绸，有的送衣帽鞋袜，还有的送礼钱，礼都不重，意味着不让儿童财多压身。婴儿的父亲要备好酒食，请大家赴宴，宴会前，抱孩子到众人面前让大家看看，大家说些祝福的话，然后由宴席上最尊贵的人或者请喇嘛给小孩起1个名字，大家为婴儿祝福，向主人祝贺。如果是王公贵族给婴儿做满月礼，要请喇嘛念经，开展文娱活动助兴，并请高僧大德给小孩起名字。

留宿：如到晚上，有人到土尔扈特人的蒙古包投宿，要予以留宿（《敦多克达什法规》第2页）。因草原上一是野兽多，如不留宿，易被野兽所害。二是黑夜的草原易迷路。三是草原黑夜寒冷，易被冻死。土尔扈特人曾这样说：“傍晚放走投宿的客，到了地狱也有赎不清的罪过。”而且土尔扈特人古有定规，谁若傍晚不留投宿的客人，便可以报告氏族头领，这个家庭就可受到惩罚。实际上每一个土尔扈特人都会热情留宿的。

好客：土尔扈特人民自古以来就是殷勤而好客的，前来

^① 楼望皓著《新疆民俗》第15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拜访的客人，无论是认识不认识，也不管是哪个民族哪个地方的，也不管会不会说蒙古话，都会受到热情的欢迎，真诚而又热情的接待。他们让进客人，敬上奶酒，如他们家人已进过餐，他们会专门为你做饭，饭熟以后把餐桌摆上，有奶酪、新煮的羊肉、酥油、马奶，让你品尝。待酒足饭饱之后，给你弹琴唱歌，使你忘记了旅途的疲劳，仿佛置身于家中。如果这家人未用餐，你可以和他们一起用餐，而你的餐饮要比他们的好一些，吃肉让你吃最好的肉，如羊的臀部和肋骨的肉，而且主人一定让你吃饱，否则主人是不满意的。

捐资助学：是土尔扈特人优良的传统。“土尔扈特人特别注重教育^①，”部落中如有贫苦牧民的子女，或孤儿无钱上学，全氏族的人要帮助他完成学业，如果他有能力考上大学，或是留学，大家要视为这是土尔扈特人最光荣的事。助学的形式有多种多样，有的送衣食，有的送牛马，有的送钱财。大家捐助的财物由专人管理，使用情况向全体助学者公布。待其完成学业后，助学资财帐目销毁，不让受助者知道捐资助学的人员和数目等情况，大家只当默默地做了一件好事，以后不得提起，名曰“积阴德”。任何人不得拮据受助者，不得向受助者反索助资。否则将受到喇嘛、萨满和部落众人的谴责唾弃，视为人神共怒的人。

互助：土尔扈特人自古就有互助的优良传统，有人遭受了天灾，如风灾把蒙古包刮没有了，生活陷入困境，全氏族的人要予以济助，可以是送衣、送粮、送牛羊、送木头、送绳子、送毡帘。如果他拒绝帮助，当他再遇难时，大家都不

^① 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5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会帮助他，因他伤害了土尔扈特人的心灵和破坏了互助的风俗。如盖房子、丧事、转场，这些需多人帮忙完成的事，每1户人都要帮助他人。帮助别人从不索取报酬，能招待就招待1顿中午饭，不能招待，邻居要帮助他招待大家1顿中午饭。

腰别小刀：“土尔扈特的男子腰间皮带上都佩带1把小刀，或者在裤子小腿处插1把小刀^①。”每把小刀都有1个精致美观的刀鞘，其习俗古已有之，主要是为了生活的便利。他们吃手扒肉，宰杀牲畜，剥畜皮，刮羊头，收拾鞍具，套马具等，都离不开小刀。小刀还是男子汉的装饰品，有的在刀把上和刀鞘上镶金嵌银缀宝石；有的把小刀设计成月牙造型的；有的还把小刀制成三棱小刀、两棱小刀。土尔扈特的男子汉根据爱好佩带不同的小刀。

酒囊不送人：土尔扈特人盛酒皮囊，用牦牛皮或骆驼皮制成。制作时首先剃光皮子上的毛，压上精美的图案，在坑里烟熏十天左右，这样就制成了长期不腐烂不发臭，而且有异香的皮革。将皮革用香肠线缝实，再用牲畜骨胶将针眼里外抹密实即成。酒囊大的可盛50—60公斤，小的可盛1公斤。具有不走味，不撒酒，不怕挤压，不怕摔打，不怕颠簸的优点，便于驼背上，马背上携带。一个酒囊可用70—80年，传至三代。每一家祖父祖母要替未来的孙子制作2—3个酒囊做为遗传纪念，不送给别人。有的客人如果不懂客人的习俗想要，会得到说明式的婉拒。土尔扈特人的酒囊也从不制作往外卖。

献哈达：起源于土尔扈特人祭敖包时，在敖包上悬挂彩

^① 李行力，加·奥其尔巴特著《中国新疆民族民俗知识丛书·蒙古族》第46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版。

布绸条，表示对自然的崇敬。(有的学者认为是藏传黄教信徒礼佛时的供品)，以后献哈达这种礼仪传入土尔扈特部落社会生活中，就成为日常交往的礼敬用品。在喜庆大典迎送宾客时，献哈达表示隆重珍贵的礼品。哈达还是举行丧葬仪式时，表示庄重肃穆的哀悼祭物。哈达一般用绫绢绸布制做的，多为白色，也有蓝色和黄色的，一般的哈达长不过1米，宽不过的0.15米，重大礼仪使用的哈达长则要一米以上，宽则0.2米以上，献哈达时，双手躬身送给对方，对方弯腰接过，挂于脖颈，并表示谢意。

禁忌：吃饭不得在门坎上吃，不得大声说话，不得敲盆打碗，不得反复翻挑碗中、盘中的食物，不得将餐具胡撞乱响。进餐时不得打喷嚏咳嗽，万一忍不住，要转头或出门外进行。饭前不得将筷子插入碗中间，只有祭神祭祖时尚可，翁媳和大伯哥弟媳不同桌吃饭。递刀子时，借人烟点火时，不得将刀尖和火焰一头的烟朝对方，要朝自己。在草原上不要拔草，不要打鸟，包括乌鸦和猫头鹰，因土尔扈特人爱草爱鸟如命，草使牛羊充饥，使他们幸福。鸟使他们的生活不孤独，帮助他们捉草原上的害虫，对待牧民的牲畜，不打牛、马、羊、驼、驴、骡的头部，不打主人的狗，见畜群绕道走，不走畜群中间，故意闯入畜群，被牲畜抵死、撞死、踩死，被视为罪有应得。未经允许不数他们的畜群，在蒙古包的西南右后侧拴马桩前下马，“不在蒙古包门前下马^①。”土尔扈特人有幸做了别人后爹后娘，对待前夫前妻的子女和己生的要一视同仁，从不偏向，有了矛盾先训己生，土尔扈特人对于后爹后娘的概念是其比亲爹亲娘还亲。

^① 《新疆风物志》第24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附 录

附 录 一

参 考 书 目

1. 《蒙古源流》	萨囊彻辰著
2. 《元史》	宋濂著
3. 《异域录》	图理琛著
4. 《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祁韵士著
5. 《清高宗实录》	庆桂等编
6. 《清世宗实录》	鄂尔泰等编
7. 《清圣祖实录》	马齐著
8. 《西域图文志》	付恒著
9. 《土尔扈特投诚纪略》	七十一榕园撰
10. 《土尔扈特源流》	祁韵士著
11. 《土尔扈特归附始末》	何秋涛著
12. 《漂落异域的民族》	马大正、马汝珩著
13.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	白翠琴、马大正、 蔡家艺选编
14. 《世界史》	吴于廑、齐世荣编
15. 《中国史纲要》	翦伯赞主编

16. 《中国民间传说》 程 蔷著
17. 《中国经营西域史》 曾问吾著
18. 《江格尔》 色·道尔吉译
19. 《喀喇汗王朝史稿》 魏良弢著
20. 《从灵童到领袖》 张云、王维强、周炜、黄维忠著
21. 《明实录·瓦喇》 准噶尔史略编写组
22. 《准噶尔史论文集》 一二集 准噶尔史略编写组
23. 《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 和癸、张山著
24. 《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25. 《费希特行动的呐喊》 洪汉鼎著
26. 《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 准噶尔史略编写组
27. 《亚里士多德》 (英) W. D. 罗斯著
28. 《中国神话》 谢选骏著
29. 《中国古代民俗》 (日) 白川静著, 何乃英译
30. 《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
帕里莫夫著, 许淑明译
31. 《蒙古社会制度史》 符拉基米尔佐夫著, 刘荣俊译
32. 《准噶尔汗国史》 兹特拉金著, 马曼丽译
33. 《史集》 拉施特著, 余大钧、周建奇译
34. 《俄国、蒙古、中国》 巴德利著, 吴持哲、吴有刚译
35. 《卡尔梅克历史译注》 伯希和著, 米济生译
36. 《清代蒙古社会制度》 田山茂著, 潘世宪译

另参阅多种书籍, 在此不一一列举, 还参阅清史档案千余卷、民国历史档案千余卷。

附 录 二

土尔扈特部落大事记

公元 7 世纪（唐代）

土尔扈特先祖克列特部生活在望建河——即祖国的西北方额尔古纳河两岸的森林中。

公元 8—10 世纪（唐代，宋代）

克列特部聚居于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游一带。

公元 10 世纪中叶（辽）

克列特部被辽朝征服。

1092 年（宋哲宗元佑七年）

克列特部首领马儿忽思（王罕祖父）战败辽朝西北路招讨使耶律达卜也于镇州之地。

1100 年（宋哲宗元符三年）

克列特部首领马儿忽思领导的农牧民起义被辽朝契丹人镇压，马儿忽思被钉在木驴上杀害。

公元 12 世纪中叶（宋代）

克列特部脱罕邻勒（王罕）与成吉思汗父亲也速改巴阿秃儿结盟为“兄弟”。

1196 年（宋庆元二年，金承安元年）

成吉思汗与克列特部脱罕邻勒帮助金军打败塔塔儿部，金朝封脱罕邻勒以王号，遂与原有称号翁罕合称王罕。

1197 年（宋庆元三年，金承安二年）

王罕、成吉思汗征讨主儿乞部，执杀其首领。

1198 年（宋庆元四年，金承安三年）

王罕打败蔑儿乞部脱脱。

1199 年（宋庆元五年，金承安四年）

王罕在成吉思汗协助下，击败了乃蛮部袭击后，双方在土兀刺河流域盟誓，再次确立安答（父子）联盟，成吉思汗称王罕为罕父。

1200 年（宋庆元六年，金承安五年）

成吉思汗和王罕打败泰赤乌部于斡难河。

1201 年（宋喜宗元年，金泰和元年）

成吉思汗和王罕打败哈答斤散勒只兀部等 11 个部落于阔于田。

1203 年（宋喜宗三年，金泰和三年）

成吉思汗灭克列特部，王罕被杀。

1207 年（宋开禧三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年）

成吉思汗派长子术赤率军征服林中百姓，克列特部作为从属的军队协同参加。

1217 年（宋嘉定十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二年）

克列特部移牧秃马锡故地。又称为客列亦惕部。

1218 年（宋嘉定十一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三年）

客列亦惕部被蒙古大汗将军哲别所召，参加征讨屈出律军队的战斗，大败屈出律军队于塔里木盆地南部。

1260 年（宋景定元年，蒙古忽必烈元年）

客列亦惕部参加阿里不哥组成的联合军队征战忽必烈。

1264 年（宋景定五年，蒙古忽必烈五年）

阿里不哥所率领的卫拉特联军及客列亦惕部落被忽必烈所败，客列亦惕部投降忽必烈。

1270 年（宋咸淳六年，蒙古忽必烈十一年）

忽必烈派保定府刘好礼管理八河流域，刘好礼任用王罕之孙阿木胡兰做助手，协调各部矛盾，八河流域秩序井然。

1301 年（元成宗大德五年）

海都、阿里不哥残余势力同元朝作战，客列亦惕部退出内讧。

1305 年（元成宗大德九年）

海都长子同元朝作战之时，遇到客列亦惕部等部落背后袭击而失败，客列亦惕部加入忽必烈的统一事业。

1348 年（元惠宗至正八年）

秃黑鲁克贴木儿继察合台汗位。

1360 年（元惠宗至正二十年）

客列亦惕部参加秃黑鲁克贴木儿统一东西察合台的战斗，为维护元朝统一做出了贡献。

1368 年（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

客列亦惕部落人民没有跟随秃黑鲁克贴木儿返回蒙古草原，而是参加了反抗元朝的农牧民大起义。

1400 年（明建文二年）

明廷多次秘密派人和客列亦惕部首领阿木古郎凯联系安定边疆之事，使明廷挫败阿鲁台势力。

1409 年（明永乐七年）

明廷封客列亦惕部落阿木古郎凯为太平贤义王，同时受封的还有卫拉特的马哈木为顺宁王，秃孛罗为安乐王。

1424 年（明永乐二十二年）

七月马哈木子脱欢怕客列亦惕部对明朝忠顺，将贤义王太平杀害。

1426 年（明宣德元年）

明朝政府为了用客列亦惕部牵制脱欢，又袭封太平之子乃刺忽为贤义王。

1437 年（明正统二年）

日渐强大的绰罗斯部落的脱欢将客列亦惕部落更名为土尔扈特部落。同年土尔扈特部落作为绰罗斯部的附属部落加入大四卫拉特联盟。

1440 年（明正统五年）

脱欢去世，其子也先继位，遭东西蒙古反对，土尔扈特部落为了蒙古族的稳定，关键时刻帮助也先巩固在西蒙古的盟主地位。

1449 年（明正统十四年）

也先所领蒙古各部在土木堡俘明英宗。

1451 年（明景泰二年）

也先又攻杀脱脱不花王，自封为大元“天盛可汗”，引起东西蒙古的反对。土尔扈特人厌恶内讧，不接受也先的约束，并将部落迁移额尔齐斯河以北。

1454 年（明景泰五年）

也先在众叛亲离中被阿剌首相所杀。土尔扈特部落重回准噶尔盆地游牧。

1487 年（明成化二十三年）

贤义王乃刺忽去世，明政府封乃刺忽之子满哥王为野也，可力之地酋长之一的知院，同年满哥王率部落毅然退出大四卫拉特联盟，加入小四卫拉特联盟。

1496 年（明弘治九年）

西蒙古各部相攻，土尔扈特人民为避内讧，又移牧额尔齐斯河以北。

1562 年（明嘉靖四十一年）

鄂尔多斯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行兵四卫拉特于额尔齐斯河两岸，土尔扈特部深受其害，土尔扈特人存留仅一半，人民又一次经受了劫难。

1587 年（明万历十五年）

土尔扈特部出兵 2000 人加入瓦剌联军击败喀尔喀乌巴什洪台吉。

1606 年（明万历三十四年）

俄国侵入土尔扈特部辖地巴拉宾地区。

1607 年（明万历三十五年）

俄国外交使团到土尔扈特部，建议他们加入俄籍，遭到和鄂尔勒克等人拒绝。

土尔扈特人消灭入侵俄国哥萨克 200 人。

9 月，土尔扈特部使者到塔拉，表示愿意和俄国友好相处，并请允许土尔扈特人去卡麦什洛夫河一带游牧，遭到刁难。

1609 年（明万历三十七年）

俄国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派戈鲁平到土尔扈特部活动，胁迫该部效忠沙皇，遭到拒绝。

1618 年（明万历四十六年）

和鄂尔勒克派人到黑海和伏尔加河一带，作实地调查。

1620 年—1623 年（明泰昌元年—天启三年）

哈喇忽拉率卫拉特各部两次对喀尔喀蒙古之战，均遭失败。土尔扈特部卷入战争。

1628 年（明崇祯元年）

土尔扈特徙牧无主之地伏尔加河两岸。

1632 年（明崇祯五年）

俄国政府派使者往土尔扈特部活动。和鄂尔勒克派使者去秋明回访。

1636—1637 年（明崇祯九—十年）

和硕特蒙古部固实汗率众徙牧青海，史称青海厄鲁特。

1636—1651 年间（明崇祯九年—清顺治八年）

留居额尔齐斯河土尔扈特部贝果鄂尔勒克三弟翁贵及其侄保兰阿噶勒琥，莽海迁牧青海，与和硕特部错居。

1639 年（明崇祯十二年）

土尔扈特部和鄂尔勒克与俄国发生冲突，土尔扈特人进攻萨马拉。

1640 年（明崇祯十三年）

土尔扈特部和鄂尔勒克率领其子书库尔岱青和伊勒登返回准噶尔参加喀尔喀、卫拉特蒙古各部首领在塔尔巴哈台会盟，在调整彼此关系、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抵御外侮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制定了著名的《卫拉特法典》。和鄂尔勒克向各部通报了土尔扈特部在俄国的情况。

和鄂尔勒克携法典回伏尔加河下游，作为统治本部的法律根据，供奉于牙帐中。

和鄂尔勒克之女嫁与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

1643 年（明崇祯十六年）

土尔扈特部和鄂尔勒克营地迁往阿斯特拉罕附近。

1644 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

土尔扈特部和鄂尔勒克派人参加准噶尔部对哈萨克的战争。

土尔扈特部和鄂尔勒克率领部众越过伏尔加河西岸，渡过捷列克河进入卡巴尔达地区。

1645 年（清顺治二年）

和鄂尔勒克与俄国军队在阿斯特拉罕城发生冲突，土尔扈特部伤亡惨重。和鄂尔勒克牺牲。

俄国派库德里亚佛采夫使团至土尔扈特部，要求土尔扈特臣服俄国。书库尔岱青弟伊勒登、罗卜藏拒绝臣服，与俄谈判商定，允许土尔扈特兀鲁思在雅依克河、奥尔河、基伊尔河、萨马拉河及其它河沿岸游牧。禁止巴什基尔人侵犯土尔扈特部的兀鲁思。

1645—1646 年（清顺治二—三年）

出身于和硕特部的藏传佛教僧人札雅班第达赴伏尔加河土尔扈特部传教，为和鄂尔勒克亡故作法事。

土尔扈特部和鄂尔勒克长子书库尔岱青扩展权势，继为土尔扈特部首领。

1646 年（清顺治三年）

书库尔岱青赴藏，取得达赖喇嘛对其汗权承认。

1648 年（清顺治五年）

札雅班第达创制蒙古托忒文字。

1649 年（清顺治六年）

7 月，俄国政府以停止土尔扈特同巴什基尔人的冲突为由，致书库尔岱青，要求土尔扈特离开雅依克河和恩巴河，不得再于雅依克河、奥尔河、基伊尔河、萨马拉河游牧。

9 月，俄国政府派使臣昂乌钦至土尔扈特兀鲁思活动，书库尔岱青表示拒绝俄国人的干涉。

1650 年（清顺治七年）

书库尔岱青派使者向清朝进贡马匹。

1651 年（清顺治八年）

游牧青海之土尔扈特部莽海之子博第苏克遣使向清朝入贡。

17 世纪 50—60 年代

土尔扈特首领书库尔岱青扩展权势，组成常备军及兀鲁思行政长官，建立土尔扈特汗国。西方称其为卡尔梅克汗国。

1655 年（清顺治十二年）

3 月，俄国政府进攻克里木和波兰，土尔扈特汗国拒绝出兵。

4 月，莫斯科允许土尔扈特兀鲁思沿伏尔加河原诺盖人地方，沿赫图巴河、别卢日河及俄国城镇附近游牧。

土尔扈特汗国与俄国谈判，举行仪式。汗国台吉们保证，永世听命俄国沙皇，坚守信义。但俄国政府必须保证制止哥萨克人抢劫土尔扈特汗国的行为。

书库尔岱青派使者锡喇布鄂木布向清朝入表贡。

1656 年（清顺治十三年）

波斯国王与克里木汗的使臣携带“国书”访土尔扈特汗国。土尔扈特汗国派使臣回访波斯国王和克里木汗。土尔扈特伊勒登诺颜派锡喇克和硕齐向清朝政府入贡。

札雅班第达再次赴伏尔加河土尔扈特游牧地传播佛教，调整土尔扈特内部之争。

1657 年（清顺治十四年）

土尔扈特部和鄂尔勒克子罗卜藏及其子多尔济遣使向清朝贡马 200 余匹，又驱赶 1000 匹马市于归化城。

1658 年（清顺治十五年）

土尔扈特汗国台吉派使者访问波斯。

1658—1659 年（清顺治十五—十六年）

克里木汗再次派使臣赴土尔扈特汗国，洽谈建立反俄军事同盟，但未能实现。

1660 年（清顺治十七年）

俄国使臣戈罗霍夫访土尔扈特汗国。

1661 年（清顺治十八年）

书库尔岱青参加了反对俄国政府的巴什基尔人起义。

书库尔岱青之弟罗卜藏与准噶尔部交战中战死。

1662 年（清康熙元年）

土尔扈特汗国朋楚克率军向准噶尔地区发动攻击。

1664 年（清康熙三年）

土尔扈特汗国朋楚克参加俄国政府对斯杰潘·拉辛农民起义的镇压。

1670 年（清康熙九年）

土尔扈特汗国朋楚克卒，阿玉奇执政。

土尔扈特人与巴什基尔人到萨马拉附近，联合进攻喀山，参加农民起义运动。

1671 年（清康熙十年）

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汗动员 15000 土尔扈特士兵参加俄国对克里木汗国战争。俄国指令土尔扈特汗国派军 2000 人赴亚速夫战场，3000 军队开往顿河前线。

1673 年（清康熙十二年）

2 月 27 日，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在夏尔科克河畔做出保证，土尔扈特不进攻俄国城镇。

1674 年（清康熙十三年）

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按照俄国指令，装备 7000 人队伍，赴顿河参加彼列科普战役。

阿玉奇汗抗议顿河哥萨克侵袭土尔扈特汗国，拒绝出兵

克里木汗国。

土尔扈特汗国军队两次洗劫喀山和奥伦堡。

1675 年（清康熙十四年）

春，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向俄国使臣科兹洛夫提出控诉，要求归还被顿河、雅依克河哥萨克赶走的牲畜和抢去的财产。

5 月，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使臣抵达莫斯科，控告巴什基尔鞑靼贵族和顿河哥萨克的侵袭。

1676 年（清康熙十五年）

1 月 15 日，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在阿斯特拉罕附近作出效忠俄国沙皇的第二次保证，不去袭击俄国的城镇。

1680 年（清康熙十九年）

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袭击了俄国的平扎。土尔扈特汗国的台吉们袭击了顿河、伏尔加河以及雅依克河一带的俄国居民点。

1681 年（清康熙二十年）

3 月 13 日，在俄国阿斯特拉罕军政长官普西金的支持下，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重新保证不袭击俄国城镇和村庄。俄国政府保证哥萨克人不再侵扰土尔扈特汗国。

1682 年（清康熙二十一年）

俄国政府以邻国臣民的控诉为由，要阿玉奇交出 3 名人质。遭到拒绝。

6 月，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率军参加巴什基尔人民反俄起义，其 4000 部众向喀山、乌发进军，并与巴什基尔人联合进攻萨马拉。

1683 年（清康熙二十二年）

1 月 24 日，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在阿斯特拉罕附近举行了第四次保证，表示要遵守其所承担的义务，释放俘虏，惩

罚肇事者。

土尔扈特汗国诸台吉重新参与反俄起义。

1684 年（清康熙二十三年）

俄国和阿玉奇共同举行了第五次保证，互不侵扰。

1690 年（清康熙二十九年）

达赖喇嘛赐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以汗号，并派人送去汗号的大印。

1695 年（清康熙三十四年）

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派出军队 3000 人参加了俄国第二次远征亚速夫的战争。

1696 年（清康熙三十五年）

阿玉奇汗派诺颜和硕齐等向清朝入贡，庆贺清军二征准噶尔部噶尔丹取胜。

1697 年（清康熙三十六年）

3—4 月，康熙帝三征准噶尔部噶尔丹。

4—5 月，噶尔丹死于科布多的阿察阿穆塔台。

1698 年（清康熙三十七年）

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汗之侄阿拉布珠尔，陪同其母率众由伏尔加河假道准噶尔，去西藏礼佛。返归途中，被准噶尔部所阻，阿拉布珠尔留嘉峪关外，派使者去北京，请求归附清朝。

1699 年（清康熙三十八年）

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汗派使者额里格克逊等去北京，向清朝政府朝贡。

1700 年（清康熙三十九年）

俄国在致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的文件中，开始称阿玉奇为“汗”。

1701 年（清康熙四十年）

土尔扈特汗国和鞑靼人组成的 3000 骑兵在莫斯科操练。

1704 年（清康熙四十三年）

清朝封土尔扈特部阿拉布珠尔为固山贝子，允准游牧于党河、色尔腾河流域。

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汗下令破坏捷列什卡河受东正教洗礼的土尔扈特居民点，要这些居民返回土尔扈特兀鲁思；并向俄国政府声明，他永远有权夺回自己的居民。

1709 年（清康熙四十八年）

彼得一世下令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汗选送 3000 土尔扈特士兵参加俄国与瑞典军队在波尔塔瓦的大会战。

阿玉奇汗派出萨穆坦使团去清朝入贡，取道北路经俄国西伯利亚，在托波尔斯克，被俄国地方当局扣留。

1710 年（清康熙四十九年）

彼得一世下令奖赏征讨山民有功的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汗每年俸饷 1000 卢布和 30 普特火药。

土尔扈特汗国使团出访波斯。

1711 年（清康熙五十年）

土尔扈特军队在库班鞑靼人游牧区边界击溃库班鞑靼人，获得大量战利品。

1712 年（清康熙五十一年）

春，土尔扈特汗国萨穆坦使团经库伦、张家口抵达北京。萨穆坦向康熙帝递交阿玉奇汗奏书。

5 月，清朝政府组建出访土尔扈特汗国使团。使团由太子侍读殷扎纳，理藩院郎中纳颜、新满洲噶扎尔图、米邱及内阁侍读图理琛等组成。

5 月 26 日，康熙帝颁发“圣训”，要使团转达其对阿玉奇

的问候。

6月23日，图理琛使团一行由北京启程。

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

7月12日，清朝图理琛使团抵达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汗驻地马奴托海。阿玉奇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殷扎纳宣读康熙皇帝敕书。

7月21日，阿玉奇汗宴请使团，商讨阿拉布珠尔遣返问题。

7月25日，清朝使团在阿玉奇汗派兵护送下渡过伏尔加河，仍由原路返回祖国。

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

清朝图理琛使团自伏尔加河返抵北京。

1718年（清康熙五十七年）

达赖喇嘛委托土尔扈特汗国著名僧人硕乎尔喇嘛向阿玉奇汗转达：希望土尔扈特人脱离俄国庇护，回归中国。

1722年（清康熙六十一年）

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派军队参加俄国对波斯的远征。

1724年（清雍正二年）

2月19日，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汗卒，终年82岁。

9月20日，大喇嘛硕乎尔参加大会，宣布策凌敦多克为汗国督办。

策凌敦多克向俄国政府作了保证。不进攻俄国的城市和村庄。

1726年（清雍正四年）

土尔扈特汗国策凌敦多克不顾俄国政府禁令，收留并保护从库班逃来的巴赫塔·基列伊苏丹。

1729年（清雍正七年）

6月，清朝政府通过与俄国外交协商，筹建出访土尔扈特汗国满泰使团。

1730年（清雍正八年）

土尔扈特汗国策凌敦多克遣那木卡格龙、达尔罕格楚尔使团到北京，向清朝进贡。

1731年（清雍正九年）

清朝满泰使团由俄国外务委员会秘书陪同访问土尔扈特汗国。

5月1日，俄国政府授予策凌敦多克“汗”的封号。

6月15日，土尔扈特汗国策凌敦多克汗举行盛大仪式，隆重迎接清朝满泰使团抵达萨拉托夫。

6月30日，满泰使团回国。

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

3月7日，俄国政府承认敦多克奥木巴为土尔扈特汗国主要的管理者。

1737年（清乾隆二年）

土尔扈特汗国扎木巴·扎木索率领73人代表团到中国西藏参拜达赖喇嘛。

1741年（清乾隆六年）

7月31日，俄国政府宣布敦多克达什为土尔扈特汗国督办，其子萨赖被俄国政府扣为人质。

1744年（清乾隆九年）

敦多克达什之子萨赖死于阿斯特拉罕囚禁之中。

1741—1758年（清乾隆六—二十三年）

土尔扈特汗国敦多克达什制定《敦多克达什补充法规》。

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

土尔扈特汗国督办敦多克达什摧毁了一些受过东正教洗

礼的土尔扈特人的村镇。

1756年（清乾隆二十一年）

土尔扈特汗国敦多克达什派遣吹札布使团，于热河行宫觐见乾隆帝。吹札布等向乾隆帝呈献贡品。

176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

1月21日，土尔扈特汗国敦多克达什汗卒，幼子渥巴锡承袭汗位。

1762年（清乾隆二十七年）

俄国政府颁布改组土尔扈特汗国札尔固条例。

1770年（清乾隆三十五年）

俄国对土耳其战争，向土尔扈特汗国征调两万余士兵参战。

1771年（清乾隆三十六年）

1月16日，土尔扈特汗国渥巴锡汗在雷恩沙漠附近别尔图地区集合部众，宣布起义东返祖国。

1月17日，凌晨，宰桑桑杰策凌率兵袭击了俄国派驻渥巴锡牙帐的杜丁大尉兵营。宰桑马尔哈什哈歼灭了基申斯科夫派出增援杜丁大尉的援军。起义队伍分兵袭击了附近一些俄国城镇，渥巴锡亲自点燃烧毁自己的宫殿，踏上东归征途。

1月29日，土尔扈特东归队伍到乌拉尔河沿岸。

2月—3月，土尔扈特部众停留在恩巴河一带避风寒。土尔扈特部已渡过土尔盖河东进。

7月20日，土尔扈特部策伯克多尔济率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与前来相迎的清军相遇。

8月5日，渥巴锡离开伊犁，直奔承德。

10月15日，傍晚，渥巴锡在木兰围场伊锦峪晋见乾隆帝，进献礼品。

10月24日，乾隆帝封渥巴锡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哩克图汗。

10月27日，渥巴锡等参加普陀宗乘之庙落成典礼。乾隆帝在普陀宗乘之庙内建立《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通巨型石碑，以资纪念。

11月上旬，舍楞属众被安置在科布多、阿尔泰一带。

1772年（清乾隆三十七年）

巴木巴尔移居济尔噶朗，默门图移居精河，渥巴锡移居斋尔，策伯克多尔济移居和布克赛尔，恭格部安置在尤勒都斯草原。

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

5月，恭格部移牧于博斯腾湖以北以西的草原。

7月，渥巴锡汗率所部移牧尤勒都斯草原。

1775年（清乾隆四十年）

1月9日，渥巴锡病逝，终年33岁，其子策凌那木札勒袭爵。

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

策凌那木札勒病逝，其子霍绍齐继位。

1806年（清嘉庆十一年）

霍绍齐病逝，其弟丹津旺济勒继位。

1808年（清嘉庆十三年）

丹津旺济勒病故，其兄纳木札勒多尔济袭爵。

1809年（清嘉庆十四年）

年初，纳木札勒多尔济袭爵授盟长仅两个月去世。其子策登多尔济继位。

1826年（清道光六年）

土尔扈特部落千余青年组成骑兵主动请缨，随清军平定

张格尔叛乱。

1830 年（清道光十年）

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入侵南疆，策登多尔济请战，率 1000 名土尔扈特子弟出征阿克苏，担任城防，堵截叛匪。

1831 年（清道光十一年）

策登多尔济病故，其子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袭爵。

1834 年（清道光十四年）

由清政府拨款万两建成汗王府衙门竣工，汗王府移驻尤勒都斯草原。

1845 年（清道光二十五年）

林则徐由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陪同会勘焉耆北大渠、库尔勒上户渠，土尔扈特支援民工 2000 人，牛马 5000 头，捐修两渠。

1850 年（清道光三十年）

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去世，其族弟玛哈巴咱尔承袭其位。

1852 年（清咸丰二年）

玛哈巴咱尔去世，其子拉那特巴咱尔承袭父位。

1857 年（清咸丰七年）

拉那特巴咱尔祖母哈屯（因前 6 代汗王岁不及三十而夭折）请求咸丰帝赐寿名，咸丰帝着照所请，为其更名为布彦乌勒哲依图。

1864 年（清同治三年）

热西丁在库尔勒喊出了“伊斯兰的宝剑要砍到异教徒的头上”。在库尔勒、焉耆大肆屠杀蒙、汉人民达 4 万多人，其中土尔扈特部落人民达 6 千多人，拉那特巴咱尔率兵抗击热西丁，保卫了尤勒都斯草原。

1868 年（清同治七年）

阿古柏侵略军占领天山南北，拉那特巴咱尔率蒙部子弟 1500 人和徐学功等人往征乌鲁木齐。

1872 年（清同治十一年）

阿古柏占领尤勒都斯草原，土尔扈特人民在哈屯喇什丕勒率领下抗击侵略军，土尔扈特喇嘛为保卫人民不得不开杀戒，同侵略军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部落退至伊犁，继而退至塔城，最后迁至科布多。阿古柏侵略军焚烧汗王府 3 天不熄，疯狂屠杀突围的土尔扈特牧民 8000 余人。

1874 年（清同治十三年）

拉那特巴咱尔召集新土尔扈特部、东西南北 4 路旧土尔扈特部子弟 2500 人征剿阿古柏侵略军，因清军延误未能成行。拉那特巴咱尔在部落十分艰难之时，安置卫拉特各部 14 佐领官兵，以资生计。

1876 年（清光绪二年）

拉那特巴咱尔（布彦乌勒哲依图）在科布多病故。其子布彦绰克图继位袭爵。

1878 年（清光绪四年）

土尔扈特各路盟返回各自驻地。

1891 年（清光绪十七年）

布彦绰克图去世，其子布彦蒙库继位袭汗。

1913 年（民国二年）

新土尔扈特部密亲王南迁吉木萨尔，其不信日俄蒙间谍蛊惑，不怕分裂势力的威胁，毅然南迁。为挽救新疆危机，维护祖国统一，支持辛亥革命做出了贡献。

旧土尔扈特东路盟帕勒塔亲王抗击沙俄侵略军及哲布尊丹巴分裂集团的军队。

中国军队在察罕通古两次打败沙俄侵略军和哲布尊丹巴分裂集团的军队。

1916 年（民国五年）

9 月，布彦蒙库因天突然寒冷，诱发心肌梗塞去世，其长子满楚克札布继位，年甫两岁，北洋政府蒙藏院诏其袭汗位，授盟长之权，其母署理盟长职务，其叔生钦五世活佛协理。

1923 年（民国十二年）

生钦五世活佛在其嫂去世后，掌握部落诸权，土尔扈特部落走向政教合一的道路。生钦五世活佛对部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项改革，富有成效。同时由于政教合一造成弊端，遭到部落因改革被裁撤的冗员和有知识有思想的人反对。

1932 年（民国二十一年）

4 月 13 日，生钦五世活佛被新疆督办金树仁杀害于乌鲁木齐，满楚克札布执汗位和盟长印务。

1937 年（民国二十六年）

新疆督办盛世才借口阴谋大暴动案监禁满楚克札布以及土尔扈特一代思想家西里克。同年底，满楚克札布被折磨成精神分裂症，西里克在狱中被害。

1939 年（民国二十八年）

新疆实行改土归流，撤消新土尔扈特盟、旧土尔扈特 4 盟、和硕特盟公署，设立县、治局。

1944 年（民国三十三年）

新土尔扈特盟、旧土尔扈特东西南北 4 路盟人民都参加了新疆三区革命起义。

1945 年（民国三十四年）

7 月 12 日，新疆三区革命政权成立尤勒都斯革命政府。

1947 年（民国三十六年）

国民党政府恢复新旧土尔扈特部落盟旗制度，在三区革命根据地内的土尔扈特人民均回电复南京国民党政府表示反对，旧土尔扈特南部落汗王府回电呈谢。

10月26日，由于汗王满楚克札布患精神分裂症无法代行汗王之职，国民政府袭其子恭本德吉特为汗王之职。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

土尔扈特部落汗王恭本德吉特，老汗王满楚克札布，满楚克札布汗王第一夫人乌静彬，第二夫人西谋珍参加新疆省政府的九·二六和平起义，保卫了有大量金银财产的卓哩克图汗府。

附录三

人名索引

A

阿宝 259
阿拉 198, 238
阿刺 42, 349
阿格 232
阿沙 46, 47
阿辉 P3①
阿尤 P3
阿包图 238
阿巴赖 61, 62, 75
阿拉西 233
阿鲁台 39, 40, 41
阿岱汗 41
阿木布 P5
阿木哈 274
阿奇木 P4
阿喀木 P5
阿思海 80, 81
阿沙莱 69, 104, 105, P2
阿咱拉 P2
阿其格 113
阿尤锡 P3, P5
阿育锡 149

阿玉奇 8, 10, 60, 61, 62, 63, 64, 65,
67,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6, 87, 89,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9, 120, 122, 136,
155, 288, 299, 354, 355,
356, 357, 358, P2, P5

阿古柏 155, 169, 170, 172, 175,
176, 177, 181, 187, 254,
290, 363

阿木胡兰 8, 9, 31, 348, P1

阿尔萨兰 9, P1

阿拉布坦 P2, P5

阿勒坦汗 17, 54

阿沙尔瑚 272

阿歹不六 47

阿拉徐代 198

阿里不哥 30, 31, 348

阿噶札布 P5

阿特木尔 238

① 土尔扈特部落系谱表(一),
(二),(三),(四),(五),用 P1, P2, P3, P4,
P5, "表示。

- 阿黑麻汗 47
- 阿巴索夫 230,231,234 B
- 阿萨拉瑚 P2
- 阿布赉汗 133,134,137
- 阿·敦杜科夫 272
- 阿毕岱保齐 P4
- 阿楚克尤齐 P5
- 阿·科奇科夫 301
- 阿拉冬贝代 193
- 阿克萨哈勒 P2
- 阿尔太哈屯 259
- 阿尤尔札那 P5
- 阿尔格锡弟 P5
- 阿木古朗凯 40,348
- 阿合买提江 231,234
- 阿拉布珠尔 14,75,76,78,80,83,
84,87,263,267,356,
357,358,P2,P5
- 阿卜克拉辛 108
- 阿睦尔撒纳 124
- 阿拉泰道尔吉 240
- 阿拉西巴力吉 195
- 阿尔达拉鄂木布 80
- 阿尔吉·布尔吉汗 298
- 阿木尔巴依斯古楞 266
- 阿尔斯拉姆别克 111
- 爱玛特 175
- 艾尔德 230,231,232,233
- 艾尔戈里 233
- 艾力罕·吐烈 230,231
- 昂格 239
- 昂乌钦 91,352
- 巴歹 17
- 巴郎 146
- 巴依 P2
- 巴坦 P4
- 巴图 P2,P3,P5
- 巴生 236,237,238
- 巴伽 289
- 巴赫 231,232,233,234
- 巴尤 P5
- 巴巴楞 P3
- 巴德木 198
- 巴德利 3,345
- 巴德巴 274
- 巴哈布 167
- 巴勒布 P3
- 巴克库 P2
- 巴伦格 P2
- 巴图尔 274,P2,P3
- 巴特尔 8
- 巴咱尔 P3
- 巴亚尔 45
- 巴雅尔 9,P1
- 巴玉林 198
- 巴克锡 P5
- 巴库宁 62
- 巴达诺颜 88
- 巴格拉图 P2
- 巴克乌什 275
- 巴齐和济 P5
- 巴图孟克 P5

- 巴图那逊 P3
- 巴图尔和 P5
- 巴生哈拉 238
- 巴托尔德 4,33,100
- 巴德玛拉 232,233
- 巴特玛拉 168
- 巴雅尔泰 P2
- 巴彦达赖 P2
- 巴木巴尔 125,128,130,135,136,
147,149,159,209,255,
361,P2
- 巴尔丹拉什 P2
- 巴士巴以尔 197
- 巴夫斯别克 238
- 巴雅斯古楞 P3
- 巴勒都尔济 P5
- 巴勒丹达什 168
- 巴雅尔莽泰 P2
- 巴彦克什克 P2
- 巴赫麦耶夫 111
- 巴图尔乌巴什 P4,P5
- 巴图济尔噶尔 P3
- 巴拉丹多尔济 219
- 巴特玛乌巴什 P2
- 巴图尔琿台吉 52,53,60,85,86,
257
- 巴赫塔·基列伊 108,111,358
- 巴克萨尔德木齐 274,P2
- 巴克沙岱多尔济 64,P2
- 巴依尔吐司拉其 227
- 巴阿邻的豁儿赤那颜 20
- 八喇 31
- 八思巴 293,294
- 白和卓 146
- 白翠琴 344
- 白川静 345
- 拜济瑚 P2
- 拜巴吉什 53
- 拜巴嘎斯 52,61
- 贝果鄂尔勒克 9,P1,P4
- 班迪 196
- 班札勒 P5
- 班禅札布 P5
- 班禅喇嘛 72,81,82,83,84,222,
288,331
- 宝音 P2,P3,P5
- 宝勒克 P3
- 宝音德利 P5
- 宝音锡利 P5
- 宝音乌敦 P5
- 宝音特古斯 P5
- 宝音克希格 301
- 宝音德力格尔 P5
- 宝音德利格尔 P5
- 保兰阿噶勒琥 14,257,260,351,
P1,P4
- 鲍登 208
- 鲍图 238
- 鲍戈列波夫 206
- 鲍戈亚夫连斯基 58
- 包尔汉 203
- 比格尔木吉德 298
- 边恒 301
- 边百 236
- 别克托夫 126,127,130
- 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 99,110

兵布夏 236,237

李罗忽勒 20

李幹儿诺颜 16

李脱浑塔儿浑 20

波焦金 272

波波夫 275

波罗尼都 173

波·别克克曼 300

博罗 P2

博尔敦 140

博第苏克 74,353,P4

博克舍戈 P2

博敦多布奇布 P2

伯尔东 9

伯希和 345

伯尔哈什哈 P2

布克 P3

布娃 227

布珠 P5

布利罕 P1,P4

布木毕 P3

布尔卡 197

布拉文 100

布杰吉 238

布苏尔布 P2

布彦巴图 P2

布莱尔金 88

布彦楚克 160

布彦蒙库 11,171,190,191,224,
242,249,363,364,P2

布勒多尔济 P2

布彦绰克图 11,170,171,222,363,
P2

布莱特耐德尔 4

不亦鲁黑汗 16

播鲁只 32

C

才旦 232

才仁 194

才华丽 16

才登多尔济 P2,P5

才吉甫·查理 289

蔡家艺 344

曹雪芹 299

策凌 135

策·达赖 282,286

策凌巴图 P2

策凌恭格 P2

策凌达什 P5

策凌喇什 P5

策凌达尔济 P3

策凌多尔布 P3

策凌乌巴什 274,275,P2

策凌喇布坦 P2

策凌敏珠尔 P2

策凌敏格尔 P2

策伯克札布 167,168,P2,P4

策登多尔济 11,167,168,361,362,
P2

策凌敦多克 10,63,64,65,67,79,
80,81,84,87,88,92,
98,101,102,103,
107,111,120,358,
359,P2

- 策凌纳木札勒 10,12,13,143,159,
165,166,361,P2
- 策旺阿喇布坦 75,76,77,78,80,
81, 86, 87, 258,
264
- 策伯克多尔济 69,70,123,124,
125, 126, 128,
130, 132, 134,
135, 136, 140,
141, 144, 145,
147, 148, 149,
151, 156, 159,
182, 254, 360,
361,P2
- 策伯克乌巴什 272
- 茶汗 197
- 查汗 238
- 查汗敏仁 237
- 查干巴克 P5
- 查干宝音 P2
- 茶,恰克德 194
- 查干贺济克 P2
- 察伯尔 31
- 察汗丹津 259,262
- 察罕伯克 P4
- 察罕拉布坦 260
- 察克都尔札布 207
- 车臣 77,P1
- 车恩布 P3
- 车臣诺颜 P4
- 车凌札勒 P5
- 车得恩巴勒 P2
- 车凌多尔济 P4
- 车林多尔济 219
- 车臣多尔济 272
- 车登多尔济 P2,P5
- 车巴克札布 P5
- 车凌乌巴什 140
- 车凌德勒克 159,P2
- 车得恩多尔济 P2
- 车尔贝·丘缅涅夫 274
- 昌生祥 204
- 崇禎 43,257,351
- 成吉思汗 16,17,19,20,23,29,30,
32,35,42,225,330,346,
347
- 陈连和 196
- 陈潭秋 190
- 陈利源 250
- 程 藩 345
- 楚琥尔 53
- 楚克丹 P2
- 楚诺玛玛特 P5
- 吹札布 82,84,135,360
- 绰克图 P5
- 兹特拉金 4,55,85,345
- 垂尔济和硕齐 P4
- D
- 达什 198,199,P2
- 达尤 P2
- 达锡 192
- 达西 264
- 达希 226
- 达赖 61

- 达尔玛 P3
 达桑格 63,64,67,P2
 达孜巴 258
 达那拉 126
 达延汗 47
 达尔济 P3
 达克巴 P3
 达布什 79,81
 达赖喇嘛 58,73,74,77,81,82,83,
 84, 113, 125, 132, 160,
 165, 167, 168, 173, 256,
 288,352,356,358,359
 达赖十三世喇嘛 329
 达优额尔 83
 达维多夫 131
 达契台什 43
 达理札雅 256
 达什车凌 P2
 达尔玛巴拉 67,79,81,87,88,113
 达尔玛巴勒 P2
 达什喇布坦 P4
 达什敦多克 125, 128, 130, 144,
 149,255,P3
 达尔汗乌巴什 75
 达尔罕格楚尔 79,359
 达木拜札尔曼 P2
 达尔巴尔德克 P3
 达木丁策德里 219
 达木巴达尔札 80
 达克巴伊尔喀勒 P5
 大和卓 173
 大西俊仁 265
 旦孜 8
 旦苏隆格 P5
 歹都秃勒 20
 丹巴 P2
 丹津 77,P2,P3,P5
 丹忠 260,P2
 丹珠克 P3,P5
 丹津济伦 P2
 丹津陀音 P4
 丹津札布 P5
 丹比占参 208
 丹津旺济勒 10,13,166,361,P2
 丹津呼珠克 P3
 丹津多尔济 P2
 丹巴札勒津 P2
 丹巴都特克尔 P5
 丹达尔拉哈然巴 295
 道光 167,168,169,173,174,260,
 361,362
 道迪比 69,104,105,P2
 道尔吉 198
 道尔加拉 238
 道布腾札勒津 P2
 道尔济·纳扎洛夫 63,66,98,101
 德文 140
 德米济 232
 德勒克 P3
 德昆赛 131,156
 德勒德什 P4
 德勒德斯 P5
 德勒克乌巴什 P5
 董必武 234
 邓力群 234
 笃哇 32

- 都札 P5
- 都噶尔 P3
- 都布图尔 P5
- 都布珠尔 P5
- 都隆多尔济 P5
- 栋 P4
- 东东子 249
- 东贴木汗 39
- 东林济布特 207
- 冬古鲁甫·嘉姆措 165
- 杜丁 128,143,360
- 杜仙 198
- 杜重远 190
- 杜加尔 60,61,62
- 敦布彦 P2
- 敦多布 P3
- 敦德克车凌 P5
- 敦罗布车凌 P2
- 敦罗布喇什 P2
- 敦多克达什 8,10,13,66,67,68,
69,81,82,84,88,89,
103,104,111,112,
113,114,115,116,
119,121,123,124,
125,126,135,151,
155,274,288,299,
342,359,360,P2
- 敦多克粵木巴 10,13,63,64,65,
66,67,68,69,81,
84,88,89,101,
102,103,104,
105,111,120,
359,P2
- 敦罗布敦罗克 P3
- 多尔济 75,353,P2,P3
- 多尔济喇什 P2
- 多尔济札布 P5
- 多尔济喇布坦 62,77,79,86
- 多尔济乌巴什 P5
- 多诺鲁布多尔济 P4
- 多尔济班札诺夫 2
- 多尔济那木札勒 P2
- 多布栋策楞车敏(生钦五
世喇嘛) 8,189,191,222,223,224,
225,226,227,228,229,
236,242,243,244,245,
246,247,250,251,281,
282,291,364
- 洞克鲁布车得恩 P2
- 朵儿伯朵黑申 20
- 端多布车凌 P2
- E
- 额德尼 P2
- 额济内 P5
- 额勒锦 168
- 额尔德尼 46,P2,P3
- 额尔得尼 274,P3
- 额尔和翁布 P5
- 额里格克逊 75,87,356
- 额济内泰什 P4
- 额尔和措那木 P5
- 额尔和巴德玛 P3
- 额尔德尼台吉 P3
- 额默根乌巴什 159,P2

额尔德尼措那木 P5
额尔德尼巴克夏 274,P5
额尔客——合刺 15
鄂兰 153
鄂宝 140
鄂勒登 88
鄂尔泰 344
鄂日甫 198
鄂尔齐 P4
鄂木布 77
鄂齐尔图车臣汗 61,62
恩克 P5
恩克巴雅尔 P5
恩克济尔噶勒 P2
尔德尼 193,195,250

F

法福里 146
樊耀南 189,224
范长江 265
冯玉祥 226,264
费舍尔 4
付恒 344
符拉基米尔佐夫 26,345
伏罗西诺夫 276,277
福隆阿 146,147
赋静 173
甫尔瓦 232

G

噶丹 P2

噶尔丹 75,86,356
噶德木 P5
噶勒敦 P3
噶札尔图 76,357
噶尔达玛 P3
噶尔丹策林 81,87
噶尔丹丹津 67,103,P2
噶玛丹回旺 258
噶尔丹诺尔布 66,P2
噶札那奇伯克 150
嘎拉桑·贡布耶夫 300
尕杰 241
尕拉丁札冷 241,242
改乃当代尔 193
钢格尔 8,246
刚达什 80
格齐旺 80
格斯尔 298,338
格日玛 236
格桑喇嘛 134,137
格尔勒图 259,260,P4
格艾日登 238
格里其代 233
葛斯顿·加恩 119
戈鲁平 54,350
戈尔登 236,237
戈利琴 97
戈霍罗夫 59,354
戈尔斯通斯基 73,288
根坦 P3
根釐拉吾龙 242
根库藏巴格素尔 274
宫明喇嘛 165

- 公曼喇嘛 88
- 贡伯 197
- 贡楚克札布 P2
- 贡桑诺尔布 320
- 贡戈那木札勒 190
- 柴素 195
- 柴布 P2
- 柴坦 159,P2
- 柴格 130,141,144,146,147,149,
150,182,361
- 柴格车凌 P2
- 柴本德吉特(满光强) 8,11,12,13,
190, 191,
192, 202,
203, 204,
365,P2
- 柴格那木札勒 P2
- 古尔汗 15,16
- 古日加甫 238
- 固鲁 P2
- 固实汗 74,257,258,351
- 固鲁札布 80,P2
- 官苏尔喇嘛 193,194
- 甘杰喇嘛 198
- 棍楚克 P3
- 棍都利 P5
- 棍布札普 P2
- 棍布苏伦 207
- 滚木布济登 P2
- 袞札布 10,65,P2
- 袞布札布 P4
- 袞都鲁克 P2
- 袞布丹津 P2
- 袞济克札布 88
- 袞布伊勒登 83,P1,P3
- 袞诺木那木札勒 P2
- 郭守敬 309
- 郭成康 128
- 郭蕴华 78,81
- 光绪 170,171,209,289,329,363
- H
- 哈屯 166,169,362
- 哈斯巴 231,232,233,234
- 哈巴图 P5
- 哈其格 232
- 哈喇忽拉 43,52,53,54,350
- 哈密萨尔 78
- 哈尔·黑纳斯 301
- 哈屯喇什丕勒 168,363
- 哈尔滨木图根 P3
- 海都 31,32,348
- 海山 208
- 浩·巴岱 8,46,235,237,239,241,
296
- 和团 P2
- 和葵 345
- 和克津 P5
- 和勒布 P2
- 和鄂尔勒克 4,8,10,12,14,43,52,
53,54,55,56,58,60,
71,72,74,75,82,83,
85,89,90,119,124,
155,253,287,299,
330,333,350,351,

352, 353, P1, P2, P3,

P4

J

何燧 140

何乃英 345

何秋涛 52, 84, 344

恒德 140

横田 266

洪古尔 8, 301

洪固尔 199

洪汉鼎 345

呼布克 P3

呼利克贝 P5

呼尔内雅克散 P5

胡海英 199

胡尔加土司拉其 227

瑚利 P1, P4

花刺子模 330

忽必烈 30, 31, 42, 285, 293, 294,
309, 348

忽豁儿赤汗 17

忽都合都乞 19, 20, 23

忽儿札忽思——不亦鲁黑 9, 15,
P1,

16, 21

霍绍齐 10, 13, 166, 361, P2

霍渥斯 89, 99

贺希格陶克陶 280

黄颢 258

黄维忠 345

郝占文 195

韩儒林 20

杭达多尔济 206, 207

翰齐尔·哈布楚科夫 274, 275

纪风楼 235

基申斯科夫 127, 128, 130

济纳木 P4

济默特 P3

济布济特 P2

济克木德 P5

济勒德斯 P2

济克木德乌达尔 P2

加拉 198

加拉拉沙勃 47

加拉里丁 175

加·粤其尔巴特 317, 325, 335, 342

嘉庆 166, 167, 173

晋克巴图 170, 290

橘瑞超 264

翦伯赞 17, 22, 181, 309, 344

江格尔 8, 24, 25, 44, 279, 280, 283,
284, 297, 298, 300, 301,
324, 338

江载华 119

江畴寿夫 265

江布利道尔吉 193, 194

蒋松林 217

蒋介石 191, 224, 231

金峰 46

金木提 198

金向宏 6, 177, 190, 253, 290, 296,
302, 311, 314, 316, 318,
328, 337

金树仁 188, 189, 197, 222, 223,

224, 227, 228, 244, 249,
250, 364

精密特 P4

贾恩 66, 67, 68, 69, 70, 104, 105

贾汗 233

假真 262, 263

觉西 241

K

喀勒桑 P1, P3

喀木奇克 P2

卡格得尔 198

卡哈诺夫 274, 275

卡斯普拉特·切尔卡斯基 94

康熙 75, 76, 78, 79, 83, 86, 136,
258, 262, 263, 267, 309, 354,
355, 356, 357, 358

科兹洛夫 96, 355

克利克 P2

克里木汗 106, 108, 111, 112, 353,
354, 355

克列别依 66

克列皮可夫 85

克利格巴勒藏 P2

克勒藏依克巴 P2

克·郭尔斯顿 301

客列亦台 16

客勒克库珠克 P5

客勒克纳咱尔 P5

扣库 P2

库尼 54

库克 P3

库魁 P3

库木布 P5

库布斯 P3

库班苏丹 110

库如锡弟 P5

库朋斯基 210

库尔班苏皮 167

库孜敏斯基 211

库尔布囡尔丹 P2

库德里亚佛采夫 91, 352

库图克图御辰洪台吉 43, 350

昆木拜 195

昆库尼玛 P2

昆桑札布 190

昆都伦乌巴什 60

坤贴木儿 39

奎芳 208

堪布罗卜藏 P3

L

拉西 P2

拉腾 P3

拉占巴 P3

拉纳德 P5

拉施特 21, 29, 345

拉姆札 112

拉布坦 P3

拉玛达什 P4

拉玛札布 P5

拉苏峻札布 P4

拉那特巴德拉 47, 83, 288

拉那特巴咱尔(布彦乌勒

哲依图) 11, 169, 170, 176, 362,
363, P2

喇嘛札布 P3

喇德纳噶尔 P2

喇特纳巴咱尔 P2

喇特德巴咱尔 P2

喇德纳巴咱尔 P2, P4, P5

喇布坦敦罗布 P2

喇嘛布力格桑 P2

莱莫斯多尔普 130, 131

兰杜勒 69, 104, 105, P2

兰锡伊斯麻里 150

赖月多杰 257, 258

劳章札布 138, 139, P4

勒克 61, 62

勒克西德 P3

李溶 196

李人凤 5, 307, 336

李翰圃 266

李福祿 243

李泰玉 165, 175

李生昌 264, 265, 267

李行力 317, 325, 335, 342

李南达瓦 236

力克 197

里依札布 P2

莲子都隆布 P5

列夫申 131

梁申斯基 206

林则徐 168, 362

林基路 190, 236

刘好礼 31, 348

刘昆玉 219

刘荣俊 26, 345

柳巴 207

吕日甫喇嘛 231

罗卜藏 58, 74, 75, 83, 86, 91, 352,
353, 354, P1, P2, P3, P5

罗思珠特 P5

罗藏仁钦 P2

罗藏丹津 P2

罗卜藏苏努 87, 88

罗卜藏丹津 258, 259, 260

罗卜藏札布 P5

罗卜藏罗端 P3

罗卜藏喀敦 P5

罗卜藏喇什 P2

罗卜藏珠巴 P3

罗卜藏丹达尔 P3

罗卜藏达尔札 P2

罗卜藏札木齐 P2, P5

罗卜藏仁珠利 P2

罗卜藏噶尔丹 P5

罗卜藏札勒尔 P3

罗卜藏札罗津 P3

罗卜藏咱勒丹 P3

罗卜藏朋楚克 P2, P5

罗布藏丹津 P2, P3

罗布藏朋楚克 P2

罗布桑达尔札 288

罗桑劫吉坚赞
(四世班禅) 256, 257

罗卜藏巴尔珠尔 P3

罗卜藏育札尔津 P5

罗卜藏喀木克勒 P3

罗卜藏吉尔噶图 P2

罗卜藏珠依达尔 P3

卢睿 50

楼望皓 340

雷德唐兀特 266

凌札栋固鲁布 P4

洛纳木 P4

洛桑丹增 179,288

M

麻木布 P5

马齐 344

马大正 53,56,62,64,72,78,81,
94,95,98,108,109,119,
139,148,268,278,344

马汝珩 53,56,62,64,72,78,94,
95,98,108,109,119,139,
148,268,278,344

马曼莉 345

马哈木 40,349

马仲英 189

马鸿逵 256

马儿忽思 9,12,13,15,21,347,P1

马木别特 107

马卡罗夫 273,274

马桑巴图 107,108

马尔哈什哈 128,360

马格萨尔札夫 208

玛沙克 P2

玛玛德 P5

玛哈巴咱尔 11,13,169,362,P2

玛哈齐蒙克 9,P1

玛泰巴咱尔 P2

玛穆噶锡里 P2

玛克苏尔札布 193,216,219,P4

玛诺斯伊勒登 P5

麦德尔 329

满金 301

满泰 79,81,359

满都拉 P5

满哥王 42,46,47,349

满楚克札布 11,189,191,192,196,
197,200,201,202,
236,244,245,248,
281,320,333,364,
365,P2

蒙库那逊 P2

莽海 14,257,259,260,351,P1,P4

毛泽民 190,236

曼济多尔济 P2

买麻特·克里木 150

牟一之 261

孟库桑 P2

孟库图木尔 P3

蒙库巴雅尔 P2,P3

米邱 76,357

米斯 76

米济生 345

米格玛克 P2

米洛克多尔济 P2

米西克多尔济 P5

木勒 P3

穆尔札 107

穆利克 P2

密什克栋固鲁布

(密亲王) 191,207,215,216,217,

- 218, 219, 221, 270, 363,
P4
- 敏特 P2
- 敏津 P3
- 敏济克 P3
- 敏珠尔 P5
- 敏珠多尔济 P2
- 敏珠尔多尔济 P2
- 墨尔根 59
- 墨呼棍 P5
- 墨尔根和硕齐 P5
- 墨尔根特木纳 P5
- 墨尔根错纳木 P5
- 墨尔根汗额列克 86
- 莫库先 274
- 木勒木 P3
- 木花——贴木儿 15
- 默门图 128, 141, 147, 149, 160,
255, 361, P3
- 明琦 140
- 明太宗 41
- 明英宗 42, 47, 49, 50, 51, 349
- 明孝宗 42, 51
- N
- 那木卡格龙 79, 81, 84, 359
- 那木奇勒 262
- 那逊德勒克 P2
- 乃刺忽 41, 349
- 乃日尔布 265
- 纳尔玛 P3
- 纳颜 76, 78, 357
- 纳木吉利 249
- 纳木札勒 P2
- 纳木策凌 P2
- 纳德木特 274
- 纳木加旺登 219
- 纳札尔玛穆特 80, 263, P2
- 纳木札勒策凌 P2
- 纳木札勒车登 P2
- 纳木札勒喇什 P2
- 纳楚克多尔济 P5
- 纳木札勒多尔济
10, 13, 166, 167, 361, P2
- 纳木札勒诺尔布 P2
- 纳木达尔莫尔根 P3
- 纳木札勒玛穆特 P2
- 纳兀尔——不亦鲁黑 15
- 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
11, 13, 168, 362, P2
- 如来 77
- 内达金 78
- 尼满 199, 235, 238
- 尼克腾 236, 237
- 尼玛·道尔森 268
- 尼塔尔多尔济 64, P2
- 宁布 P2
- 努尔阿里汗 131, 132, 133, 154
- 拿那 78
- 诺尔布 60, 83, 96, 287, P4
- 诺颜丹津 88
- 诺颜桑济 P3
- 诺颜和硕齐 356
- 诺尔布策凌 P3, P4
- 诺伏列托夫 63, 68, 69, 103, 109,

110, 112, 114, 126,
133

N·列昂托维奇 275

诺尔博林沁 P2

O

哦日布新 236

返日格新 198

P

帕勒塔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8, 221, 363,
P2

帕拉斯 2, 3

帕里莫夫 62, 64, 68, 69, 70, 83, 88,
90, 94, 100, 101, 105,
113, 115, 125, 132, 272,
273, 274, 330, 341, 345

普西金 97, 355

普加乔夫 272

朋储克 P2

朋楚克 10, 59, 60, 85, 86, 89, 93,
94, 95, 96, 125, 354, P2

溥仪 255

溥润 208

彼得一世 95, 98, 108, 357

彼得二世 79

彼得三世 122

彼得罗夫 54

彼得申台吉 64

潘世宪 345

肅松齡 299

Q

七十一梯園 344

祁韵士 82, 86, 87, 124, 141, 344

奇旺 9, P1

奇哩布 159, P2

奇布騰 144, 160, P2

奇依楚札木珠 P2

乞失黑 17

恰力 233

恰克德 197

乾隆 3, 13, 82, 84,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4, 146, 147, 148, 150, 151,
152, 153, 157, 159, 165, 166,
167, 259, 261, 267, 289, 359,
360, 361

青格日甫 236

青巴图尔 P5

强自德 235, 236, 238

强佐索南绕登

〈五世达赖〉 256, 257

确巴 220

确基札布 P5

却吉翰斯尔 292, 294

庆桂 344

庆祥 173

全庆 168, 362

邱宗浚 194

丘切伊·通杜托夫 273

屈出律 29, 347

翟九思 49
齐旺 80
齐世荣 344
齐墨克札布 P5
齐木德多尔济 P5

R

热西丁 169,172,174,175,362
仁钦喇什 P2
仁钦沾巴 P5
仁钦德克巴 P5
仁钦多尔济 11,P2
仁钦乌苏尔 P5
雍正 79,80,81,84,136,258,259,
260,264,358,359

S

萨赖 103,104,359,P2
萨喇 P4
萨姆坦 75,77,78,357
萨赖占 173
萨哈勒 P3
萨迎阿 167
萨囊彻辰 344
萨尔维耶夫 54
萨木都布札木素 P4
赛力德丕勒戈丁哈屯 222
三多 207
三济贻 P3
三都克多尔济 P4
商济喇什 P3

商得克多尔济 P5
桑戈 198
桑格 198
桑杰 P2
桑格吉 198
桑杰达 83
桑杰策凌 128,360
桑杰札布 265
桑济米图克 P5
桑济德利格尔 P5
舍臣 P1,P3
舍量 8,235,236,241
舍梭 P5
舍楞 13,124,130,134,135,138,
139,140,141,142,144,145,
146,147,148,149,154,156,
160,215,255,361,P4,P5

施密特 2
释迦牟尼 77
硕通 134
硕垒乌巴什 43
硕乎尔喇嘛 358
斯大林 276
斯坦木 233
斯托雷平 207
斯文·赫定 128
斯杰潘·拉辛 94,100,354
松筠 161,167,228,289
松赞干布 298
松本平八朗 265
宋廉 344
宋哲宗 346
宋宁宗 32

宋熹宗 347
 沈江 276,277
 尚来福 233
 尚固尔喇嘛 80,81
 沙拉 P5
 沙日本 198
 沙莫洛夫 226
 沙喇扣肯 141,144,160,P4
 沙克巴勒 P5
 沙拉库克尼 P5
 沙拉贺济克 P2
 沙克西布特 75
 沙尔·古尔古 301
 沙克都尔札布 10,63,66,67,77,
 79,100,106,109,
 110,P2
 赛福鼎 191
 色克色那 126
 色·道尔济 25,301,345
 色特尔布木 P4
 色楞吉斯札布 P4
 色尔济布吉特 191,242
 色里特噶尔丹 171
 色布腾巴拉珠尔 140
 苏賁 9,P1
 苏阿吉 249
 苏炳茂 197
 苏斯都琴 266
 术赤 17,19,29,347
 舒哥 76
 舒赫德 134,135,137,139,140,
 143,146,147
 孙竹 293

孙中山 181,188
 散札布 86,87,P2
 书库尔洛桑丹增 124,125,130,132
 书库尔岱青 10,56,58,59,60,74,
 75,82,83,85,86,89,
 90,91,92,93,94,95,
 106,119,155,263,
 299,351,352,353,
 354,P1,P2,P3
 僧戈 P3
 僧格 P1,P3,P5
 史禄国 306
 生钦六世喇嘛 222
 生钦呼图克图 222
 索宾 273
 索尔多 61
 索鲍列夫 206
 索罗木策凌 62,96
 索罗木敦楚 P2
 索诺木珠拉克 P5
 索德纳木蕴旦 P5
 索德纳木多尔济 P5
 索德纳木珠德儿 P5
 索德纳木都布楚 P2
 索德纳木拉布坦 P2
 索罗木拉布坦多尔济 260,P4

T

塔阳汗 19
 塔巴克 P4
 塔勒克 P5
 塔尔巴 P4

塔旺嘉布 267
 塔吉谢夫 103,104
 塔尔加·陶尔部衣 298
 台一贴木尔太师 15
 太平贤义王 40,46,47,348,349
 铁木尔·杜希 283,284
 天野矢一 154
 唐阿特 P2
 唐喀禄 124
 唐格喇嘛 236
 田山茂 345
 陶克陶瑚 P2
 特布黑 P5
 秃字罗 40,41,349
 秃黑鲁克贴木儿 32,348
 屠奇 30
 图锡 P5
 图赖 P3
 图古勒 P3
 图理察 76,77,357,358,344
 图门巴雅尔 P5
 图布伸克什克 P2
 土谢图汗 84
 拖音 P3
 拖累 34
 陀察 P4
 托音 P3
 托时 81
 托·巴德玛 301
 托音罗卜藏 P2
 托乎提尼牙孜哈里 174
 脱欢 40,41,42,45,46,349
 脱脱不花 42,45,349

脱勒劣赤 30

W

瓦孜达 222
 瓦尔特·海希西 131
 旺丹 P2
 旺札勒车凌 P2
 卫利琥 P5
 卫察察布察齐 13,124,P1,P4
 魏良弼 345
 沃尔布谢 235
 文森 4
 溲巴锡 8,10,12,13,14,53,69,70,
 82, 84, 88, 89, 104, 105,
 110, 112,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30, 131, 132, 134, 135,
 136, 137, 138,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60, 166, 171, 182, 183,
 221, 289, 299, 333, 360,
 361,P2
 溲图纳逊 P5
 W·D·罗斯 345
 窝阔台汗 31
 翁贵 260,351,P1,P5
 武隆阿 173
 吴有刚 345
 吴持哲 345

吴干廬 344
 王罕(翁罕) 2,8,9,15,16,17,19,
 21, 23, 31, 32, 294,
 330,333,346,347,P1
 王震 191,192
 王佩兰 215
 王野苹 225
 王德淦 266
 王维强 345
 王充仁 197
 汪玉明 76,136
 乌巴什 274,P2,P3
 乌齐尔 P5
 乌尼太 107
 乌布锡 P5
 乌珠克 P3
 乌巴依 P3
 乌静彬 189, 192, 195, 197, 202,
 203, 204, 230, 248, 320,
 365
 乌郎海 P4
 乌梁海 P5
 乌尔藏 P3
 乌斯曼 267
 乌兰少布 256
 乌布苏依 P3
 乌鲁车臣 P1,P4
 乌图那逊 P5
 乌图纳逊 P5
 乌尔图那逊 P4,P5
 乌格珠德巴 P3
 乌兰格达尔 239
 乌郎恰克德 238

乌巴什洪台吉 300,350
 乌勒哲依特固斯 P2
 乌巴什额尔和台什 P5
 乌勒木齐木巴雅尔 P2
 乌勒哲依巴达贝呼勒 P2
 温道尔济 247

X

西里克 181,192,193,364
 西联华 239
 西谋珍 201,203,204,365
 西德库尔 298
 西拉·胡鲁库 25
 希特勒 276
 希尔科夫 94
 锡弟 P3
 锡喇达尔玛 P2
 锡喇布鄂木布 75,353,P2
 锡喇尼和硕齐 75,P2
 锡力克舍克尔图 P2
 夏格尔 246
 夏征农 293,332
 夏尔娃哥 244
 咸丰 169,362
 谢选骏 345
 薛宗正 37
 许淑明 62,64,68,69,70,83,88,
 90,94,101,105,113,115,
 125, 132, 272, 273, 274,
 330,341,345
 徐学功 169,362
 小和卓 173

Y

亚图 78

亚·涅克里奇 276,277

雅满 P5

雅林喀勒 P3

雅兰丕勒 141,144

俺答汗 43,49

彦德克 P2

养罕 46,47

杨福三 249

杨廷璋 140

杨德克 272,274

杨遇春 173

杨选娣 159

杨增新 171,185,188,189,190,
191,197,205,208,212,
213,215,216,217,218,
219,220,222,223,224,
242,243,244,245,247,

270

耶律达卜也 15,346

叶木沁 P2

叶尔莫洛夫 275

叶卡特琳娜二世 121,130,272

玉素甫和卓 167,361

育巴图尔 P5

于德一 193,194,195,196

喻世长 292

依布拉 P5

依斯哈克 169

依·米海依洛夫 301

伊班 P4

伊达木 P4

伊勒登 58,59,75,82,85,91,351,
352,P2

伊昌阿 134

伊勒图 157

伊巴拉 P5

伊布拉欣 108

伊达木车林 P2

伊达木策林 P2

伊斯哈克别克 231,242

亦勒合——桑昆 16

殷英 238

殷札纳 76,78,357,358

云丹嘉措

(四世达赖喇嘛) 256

尤曼 P5

尤尔嘎 106

严从简 49

也先 42,45,51,349

也速改巴阿秃儿 16,346

余大钧 21,29,345

鱼布札 66

元成宗 31,348

元惠宗 32,348

袁世凯 188,212,213

Z

载涛 255

咱纳木 P5

咱巴丹达尔 P2

咱巴珠拉克 P2

咱巴珠利克 P2
 曾问吾 157,171,213,220,243,345
 札布 80,P2
 札曼 P4
 札勒 P2
 札木杨 126
 札木楚 P5
 札尔拉 106
 札尔巴 94,95
 札噶察 P4
 札丹丹津 P2
 札敏札布 P5
 札萨克图 P4,P5
 札雅班弟达 47,83,288,292,352,
 353,354
 札木合薛禅 16
 札木巴·札木素 84,359
 札木合 16,17
 张穆 52
 张勋 213
 张铤 117,180
 张山 345
 张云 345
 张治中 242
 张文强 183,331
 张志成 243
 张德辉 35
 张格尔 167,172,173,174,362

沽布拉多尔济 P5
 哲别 29,347
 哲布尊丹巴 190,206,207,208,
 219,220,221,269,
 363
 长龄 173
 郑永泰 119
 周炜 345
 周越 196
 周恩来 192
 周建奇 21,29,345
 周建昌 222
 周鸣崎 5,307,336
 邹念之 205
 珠勒坦 P2
 珠尔德木 P5
 珠勃沙尔 P2
 珠拉克札木楚 P5
 珠勒札斡鄂尔勒克 10,12,P1,P4
 朱元璋 32,39
 卓林禅 P4
 卓特富俊 295
 宗喀巴 77,286,332
 左宗棠 176
 藏巴 274
 藏巴汗 256,257,258
 佐德巴 274
 占巴 P3

后 记

土尔扈特部落有史可考的 1200 多年可歌可泣的历史，其避免内讧的忍辱负重，宏伟的东归祖国的长征，使人不得不追忆其民族精神的风韵。英雄的土尔扈特人民创造了雄浑壮阔的历史，演出了一幕幕真实而又悲壮的爱国主义的活剧，这不得不催化人们热爱土尔扈特部落的因子。历史永远有两颗真实的眼睛，一颗看到的是土尔扈特部落辉煌和光荣；一颗看到是教训和错误，本书也只能从实照录。

由于土尔扈特部落是游牧行帐，迁徙频繁，可供参考的资料极度匮乏，经过笔者 10 下尤勒都斯草原，5 上京、宁国家档案馆，8 访恭本德吉特（土尔扈特最后一位汗王），无数次的请教土尔扈特牧民、教师和学者等，30 余载搜集资料，10 余载撰写，5 易其稿，这本书终于问世。本书许多方面不够成熟，不尽人意，但笔者实实在在的意旨是让每一个希望了解土尔扈特部落历史的人读懂土尔扈特，熟悉土尔扈特。

1992 年 7 月中国国际第三次卫拉特学术讨论会上，好几位外国史学专家指出：中国的历史写的博大精深，记载了五千年的文明，但缺少具体的分析史予以佐证，使世人颇多疑惑。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有部落史予以佐证自己的国史，有的国家甚至有几百部部落史，而中国一部部落史也没有。这

时我国史学前辈当即向大会宣布了我所写的《土尔扈特部落史》一书，该书的修改出版从此得到中外学者和专家的关注，并给了许多具体的指导和热情的鼓励。

根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的要求，少数民族五种丛书年代下限写至1949年，本书也同样遵照这一规定，但基于事物内在的连续性，个别问题的表述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本书使用的口碑资料，手抄资料，私藏资料，没有发表的史志档案资料未做注解。本书使用的密什克栋固鲁布亲王南迁吉木萨尔的史料，一部分转述于冯锡时老师《新疆吉木萨尔县蒙古族历史概况》一文，本书使用的土尔扈特部落系谱表系马汝珩、马大正《漂落异域的民族》一书的史料，但是，本书在使用史料时，根据笔者的考证和本书使用人名的标准作了增改。本书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牧民、僧侣、医生、教师、军人、学者、史志档案工作者，和广大的土尔扈特部人民以及崇敬和研究土尔扈特部落的外国朋友积极的协助和无私的奉献。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当代中国出版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卫拉特学术研究会、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学院、新疆大学、青海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兰州大学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当代中国出版社编审杜述胜、商务印书馆编审郑殿华、新疆人民出版社编审李振亚、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诺尔布，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额尔德尼等学者和老师的热情帮助。尤其是中国卫拉特学术研究会理事长浩·巴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两位老师，从1992年以来，给予许多有益的教诲，具体的指导。1999年春节期间，他们闭门谢客，为本书撰写前言和序言，并对书稿

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查，对保证提高本书的质量，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因为水平所限，仅是一家之言，本书还有很多谬误之处，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张 体 先

一九九九年